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



朝鲜 平壤

1993



第二版　序

自从美帝国主义挑起侵略朝鲜的战争已过了四十多年岁月。

这场战争，曾把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莫大的灾难带给我们朝鲜人民，使我们的和平劳动和蓬勃的新朝鲜建设中断。

我国的史学家们已多次撰写多部历史书刊，以具体资料为引证揭露了战争挑衅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论证了它们发动战争的准备过程。

其实，关于谁发动了朝鲜战争这一问题已在朝鲜战争时期，曾由美国的许多学者和记者究明并公布于世，随后日本等世界各国的许多学者也曾阐明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美帝国主义至今还在妄图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委罪于人，煞费苦心。他们抛出的所谓“根据”，概括起来：其一是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向南挺进的速度迅猛；其二是凭空捏造事件，说什么有过“秘密会谈”啦、“协商”啦，等等。前一项“根据”是属于战术战法优劣的问题，并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根据，至于后一项“根据”，是没有文献资料做立足点的空泛的滥调。

根据这些实况，本社编辑部决意再版曾于一九七七年编印的《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一书。

再版时，我们增添了若干资料。

编辑部　　　　一九九三年四月

目　　录

序　　言 …… 1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政策，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和实行“军政”统治 …… 5

（一）美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政策与朝鲜 …… 5

美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政策 …… 5

美帝国主义者阴谋把朝鲜变成它们称霸世界的前哨基地 …… 10

令人诅咒的三十八度线 …… 15

（二）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实行军事殖民统治 …… 21

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霸占南朝鲜 …… 21

“美军政”推行殖民奴役政策和军事基地化政策 …… 24

（三）炮制南朝鲜傀儡政权 …… 38

（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半部革命民主基地的加强，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 …… 51

二、为“北进”而进行的露骨的侵略战争准备 …… 60

（一）美国的经济危机 …… 60

（二）傀儡军的建立及其装备的加强 …… 66

“国防军”的建立 …… 66

美帝国主义掌握傀儡军的统帅权，“国防军”装备的现代化 …… 76

序　　言

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战争，已过了几十年。

人类还没有忘记那个战争，它曾给朝鲜人民带来无可估量的人力与物力损失，把朝鲜人民几千年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在东方一角创造的灿烂的民族文化破坏殆尽。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庞大的宣传工具力图把这一战争的责任转嫁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人被美帝国主义者的欺骗宣传所蒙蔽。

然而，玩弄历史是暂时的，真相总不会永远被掩盖。

随着岁月的流逝，战争罪犯更加显出原形，他们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和目的也大白于世了。

战争爆发还不到一年，就有外国进步写作家发现美国的官方宣传有矛盾，开始怀疑，并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毫无偏见地对比和分析资料，努力弄清事实，用锐利的笔锋揭露了侵略者的真面目。在这些写作家中间，有美国和日本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今天，根据许多资料深入研究的结果，更清楚地证明了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帝国主义者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

尤其是，国内外学者引证美国统治集团和李承晚匪帮的官方声明、秘密文件和当时有权威的通讯报道等确凿的资料，揭露了战争挑衅者的真面目。

举世皆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作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者一面梦想“对世界的领导”，一面谋

求从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中拯救自己及其同盟者。

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计划必然要成为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战争宣言，而这种宣言是按照“杜鲁门主义”付诸实践的。根据“杜鲁门主义”的要求，不论世界上何时何地，只要有人违抗“美国对世界的领导”，美国就要对这些国家和民族动用武力。

当时，另有一种因素，也促使美国的亿万富翁将其政府的决策人束缚于战争车轮上。那就是一九四八年末到一九四九年期间把美国推入恐惧之中的经济危机。正像范佛里特所告白的那样，为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必须接受战时利润的“祝福”，而为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朝鲜这样的战争对象。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期间发动战争的政治经济上的主要原因。战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詹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扮演朝鲜战争主角的麦克阿瑟和李承晚等人的不寻常的活动，都不过是为这种必然要求所摆布的木偶戏而已。

那么，他们为什么把朝鲜选定为战场，做美国推行称霸世界政策的第一个“试验场”呢？这个问题，也只有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正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那是因为当时朝鲜已变成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决一雌雄的决战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尚未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世界亿万人民的影响在日益扩大。对这一点，读者将在本书中读到其详细内容。

总之，我们并不是凭臆测、推理和伪造，而是根据敌方可靠的文件资料和战争罪犯的行动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我们用这种方法，揭露了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是美帝国主义者。

朝鲜战争以玩火者的可耻失败而结束，已将近三十年了。但是，今天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依然在为达到吞并整个朝鲜这一不变的目的，用同样的手法，企图在朝鲜半岛点燃新战争的火焰。他们曾用“共产主义

威胁”来装璜“北伐”，而在今天，则用“南侵威胁”来做他们北侵的借口。他们时刻梦想借着“南侵威胁”的幌子实现“胜共统一”。福特、基辛格、施莱辛格之流作为杜鲁门、杜勒斯、麦克阿瑟的继承人，曾用核讹诈吓唬人。今天的局势，使人不禁想起美帝国主义疯狂地用种种挑衅行为制造口实来对被害者宣告有罪的那个朝鲜战争前夕。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想《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这本书将有助于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并粉碎他们的辩护者的可耻的诡辩。

一九七七年四月

著　者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政策，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和实行“军政”统治

（一）美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政策与朝鲜

美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推行的战争政策，是与他们称霸世界的野心分不开的。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正是美国统治集团为称霸世界而做出的第一个冒险行为。因此，要弄清朝鲜战争的真相，应该首先说明美国统治集团的称霸世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被击溃，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遭到败亡，世界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取得了伟大胜利。

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胜利，给战后世界的政治力量对比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战后世界的政治力量对比，一句话，朝着帝国主义势力削弱、民主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方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社会主义超出一国的范围，扩大并发展到全世界的范围。几世纪以来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高涨起来，同国际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一起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我们时代伟大的革命力量。

与此相反，帝国主义阵营全面削弱，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进一步加

深了。

战后局势的这种发展，给美帝国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美帝国主义企图对日益成长壮大的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力量加强攻势，确立对世界的统治地位，来摆脱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战后，美帝国主义抛出称霸世界政策，是与现代帝国主义以美帝国主义为头子重新组成、国际反动的中心已转到美国这一事实有关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全面削弱了，但唯独美帝国主义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肥大了。

当别的国家正在战场上流血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在美国本土没尝过一次炸弹的洗礼，而且靠外国的大量军火订购，攫取了巨额的战时超额利润。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美国垄断财阀接受了一千七百五十亿美元的军事订货。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七年期间，美国的垄断财阀搜刮的纯利总额竟达六百亿美元。

截止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帝国主义通过提供武器，仅对盟国方面就拥有四百一十七亿五千一百万美元的债权。（注1）

在战争过程中，美国垄断资本用价值达二百六十亿美元的新设备扩建和新建了工业，从而使美国的工业生产力自一九三九年以来一跃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注2）

注1：昂利·格鲁德《对美帝国主义的历史分析》东京，第一五二——一五五页。

注2：《美国的过去和现在》平壤，第一一八页。

美国通过战时军需生产和提供武器获得巨额利润肥大起来，垄断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三分之二，变成了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最大的经济强国。

第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也成了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最大强国。

直到一九三九年，美国在资本主义六大强国(美、英、德、意、日、法)之中,还未能拥有那么大的军事力量。美国陆军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第十七位，海军也次于英国。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盟国中间军事损失最小，又致力于军需生产，因而到战后,所有军种、兵种的武装力量都超过了别的资本主义国家。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大小国家，不仅在战争中受莫大损失而衰弱，而且负了巨额的债务，不得不向美国乞求“援助”，并依赖它过活。

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的加强和壮大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在上述国家里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意向,要依靠变成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强者的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力量，阻挡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长壮大，以便维持资本主义世界。

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使美帝国主义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盟主，并以这一盟主地位重新组成了帝国主义体系。

美帝国主义以现代帝国主义的头子和世界反动的元凶出面，公然叫嚷“统治世界”论，把称霸世界规定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总的方向，发起了全面的反动攻势。

美帝国主义妄图压制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力量的壮大，把它们从内部和外部分裂、瓦解并加以消灭；在世界到处庇护和助长反动势力，镇压和扼杀民主力量；完全控制和奴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仆从国家，确立对全世界的统治体制，这便是他们的称霸世界政策的主要内容。

美帝国主义凶恶的称霸世界政策是来自极度肥大的美国亿万富翁的贪得无厌的野心的。因此，可以说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政策，既

反映了他们要摆脱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意图，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垄断财阀要把全世界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原料供给地、资本输出地的这种扩张主义野心。

美帝国主义者是根据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把“统治世界”定为美国的政策的。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宣称：“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取得的胜利，已经给美国人民赋予重大责任，要求今后领导世界。”（注1）

杜鲁门的这个“国情咨文”，向国内外宣布称霸世界政策是战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总纲。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杜鲁门在布特渤宁发表的演说中说：“经历了两次大战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占据领导地位。今天，我们希望保持这一优越的地位。”（注2）同年五月十日，他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发表的演说中也说：“第一次大战后威尔逊总统要我们确立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如今正由我们来承担了这项任务。……第一次大战后，我们曾推辞担负这个责任，但是我们在第二次大战中吸取了教训。……孤立主义者的主张是不符合我们所处的局面的。”（注3）这就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将要毫不踌躇地推行称霸世界政策的野心。

注1：《美国政治史概要》下册，平壤，第三二七页。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

注2：《U · S · A》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注3：《U · S · A》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

于是，在美国国内开始传播把二十世纪描写成“美国统治世界”的“美国世纪”这种傲慢的带有时代错误的谬论，并为实现这种反动主张，

由美国御用吹鼓手们提出了所谓“建设全世界性国家”、“建立全世界联邦支部——欧洲合众国”之类的显赫的计划。

这一狂妄的反动的建设“世界联邦”运动的根基里，蕴藏着美帝国主义要在二十世纪对全世界确立统治权的侵略性的“美国世纪论”，而这一运动的提倡者毫无例外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宣扬安格鲁撒克逊族的“优越性”，同时叫嚷什么只有这个种族才能担负“领导”世界其他“劣等”民族“开化”的使命。

这样，美帝国主义者从第二次大战以后起就把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作为侵略和扩张政策的总任务提了出来。

但是，向往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迅速成长壮大的这一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对美帝国主义实现侵略性的称霸世界政策成了很大的障碍。

在世界不以美帝国主义者的意图为转移的条件下，美帝国主义者把以核讹诈为主的“实力政策”看做它实现称霸世界野心的基本手段，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所有领域空前加强了对革命力量的反动攻势。

第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基于“实力政策”制定的第一个反革命战略，便是“封锁政策”。

美帝国主义的“封锁政策”的目的在于：在“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荒唐的借口下，集中主要力量全面“封锁”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对革命运动高涨起来的各个地区进行武装干涉。美帝国主义者推行这一“封锁政策”，企图阻挡社会主义超出一国的范围扩大并发展到世界范围的过程，同时阻止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遭到崩溃的过程，进而轻而易举地确立对全世界的统治权。依靠庞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形成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的包围圈，这是基于“实力立场”的“封锁政策”的主要手法。

美帝国主义者还从“实力立场”出发，在经济方面进行“美元外交”，通过对那些因战争而削弱的盟国和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企图把这些国家牢牢地束缚于美国垄断资本的枷锁；在政治方面则使用了在别的国家助长政治混乱和民族分裂以至发动内战等恶劣的手法。

所有这些侵略手法，都是美帝国主义者企图依靠他们庞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为建立世界性统治体制而进行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是这些都是过低估计革命力量、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极为冒险的侵略性战略，所以它从开头就难免遭到失败。

美帝国主义者阴谋把朝鲜变成它们称霸世界的前哨基地

美帝国主义者在推行侵略性的称霸世界政策方面，把亚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第二次大战后亚洲的革命力量迅速成长壮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第二，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这个地区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

当时，亚洲已经变成反帝斗争的基本战线和反帝革命斗争的基本舞台。

在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击溃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光荣的抗日革命斗争的辉煌胜利，在亚洲的东方一角第一次斩断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锁链。还由于中国人民、越南人民、印度尼西亚人民等东方的亿万人民奋起投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亚洲的这种形势发展，不能不给那些推行称霸世界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决策者们以深刻的影响。

亚洲的革命风暴，使美国统治集团越发注重起“亚洲第一主义”来了。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魏德迈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秘密报告中说：“如果共产主义加快扩张速度，顺利地波及到远东地区，那末就有可能对为实行民主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政治而心安理得的美国或其他别的国家的前途带来影响”，世界上的十亿四千万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的半数以上在亚洲这一事实“对资本主义各国来说是最大的危险”（注）。这句话如实地反映了切实感觉到把扩张政策的矛头指向亚洲的必要性的美国统治集团的动向。

因此，在那个时期，从表面上看，虽然以杜鲁门和艾奇逊为首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还占优势，大谈欧洲的“安全”，但正像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主要矛头实际上已指向了亚洲。

如果说，美国政府把对欧洲政策的重点放在彻底奴役自己的西欧盟国，把这些国家牢牢地束缚于以美国为“盟主”的侵略性军事联盟体系方面，那末，它在亚洲则把侵略政策的重点放在照旧维持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即殖民统治体系方面。因为能不能继续维持殖民体系，是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克服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决定帝国主义命运的问题，所以“亚洲第一主义派”跟欧洲中心主义者之间虽然有些争吵，但美国政府实际上已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在侵略亚洲方面。

当时，美国驻远东的兵力在美国海外驻军兵力中规模最大，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美国政府的扩张政策的主要矛头放在哪里。

一九五一年三月，“亚洲第一主义”的头号提倡者麦克阿瑟给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约瑟夫·马林的信中说：“欧洲的未来，将取决于在亚洲同共产主义的斗争的胜负。”还说什么“欧洲是濒于死亡的体系”，“濒临太平洋的拥有八亿人口的这个地区将决定今后一千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他还叫嚷什么当外交官们在濒于死亡的欧洲热中于口角的时候，士兵们却在亚洲流血，这一事实难道不就是在全球战略中亚洲应该成

为重点的证据吗？这句话如实地道出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基本方向。

注：魏德迈《魏德迈记录》第四五四页。

第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者把侵略矛头指向亚洲，不仅是与亚洲成为反帝斗争的基本舞台这一事实有关的，而且是与在这个地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分不开的。

第一次大战以前，亚洲曾是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扩大势力范围的激烈的角逐场。

但是，通过两次大战，俄国、德国、日本等退场，连法国也因为遭到这个地区人民强大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打击和战争损失而大大削弱了，所以唯独美帝国主义留在这个地区，变成了殖民统治体制的主要堡垒。

于是，美帝国主义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亚洲，摆脱连根动摇的帝国主义殖民体制的危机，取代老朽的老殖民主义列强，拼命为实现从它出生的头一天起就抱定的统治亚洲的凶恶野心而疯狂地进行活动。

如果说亚洲在美帝国主义的称霸世界政策中成了主要侵略对象，那末朝鲜也就由于她所占据的军事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上的原因，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第一个目标。因此，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把朝鲜变成称霸世界的最首要的战略要冲和“试验场”。

对现代帝国主义头子美帝国主义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作为单纯的商品销售市场或原料供给地之类的一般的殖民地朝鲜，更重要的是作为侵略亚洲大陆的跳板、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进而称霸世界的战略基地的朝鲜。

那么，美帝国主义为什么在称霸世界计划中把朝鲜看作如此重要

的前哨基地呢?

那是首先同朝鲜半岛所处的军事战略位置有关的。

朝鲜在地理上是同中国和苏联的亚洲大陆接壤的大陆的关口，又是位于离日本最近处的要冲。因此，美帝国主义者认为朝鲜处于从军事上能够打击东亚的任何地区的有利位置。

鉴于朝鲜这样的军事战略位置，麦克阿瑟叫嚷道：要是日本能做“将来的跳板”，那么“朝鲜就是适于作通往大陆的桥梁”。(注1)

“我们征服朝鲜全境,就能粉碎那连接苏联西伯利亚和南方的唯一供给线，……也能统治海参崴和新加坡之间的整个地区。……到那个时候，就将不再有我们的力量所达不到的。”(注2)

注1：依斯拉艾尔·史塔因《尚未完成的中国革命》。

注2：郝薛尔·梅厄《美国现代史》京都，第一四八页。

麦克阿瑟的上述狂言，使人联想起臭名远扬的“田中奏折”。麦克阿瑟的狂言说明：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就是使他们把朝鲜选定为美国统治大陆的战略基地的主要因素。

美国人郝薛尔·梅厄写道：“麦克阿瑟决心当‘远东的帝王’，清楚地记着田中奏折。”他又写道：“麦克阿瑟的话，不仅对亚洲第一主义集团，而且对我们最高金融界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注1)这些话说明,麦克阿瑟是把田中的侵略方案化为美国反动政府的政策了。

在美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中,朝鲜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因此,美帝国主义者虽然在表面上说,要把朝鲜放在美国太平洋“防线”之外,“在朝鲜驻军和维持基地也是几乎没有军事上的利益”(注2)，但实际上却认为：“由于朝鲜在东北亚所占的战略地位，摆布朝鲜及其人民……这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地位。”(注3)同时把对朝鲜的统治看做是

侵略亚洲的关键，把朝鲜看做是决定称霸世界计划成功与否的“试验场”。麦克阿瑟所说的“我们像保卫自己国家一样，像保卫加利福尼亚一样，要保卫朝鲜”(注4)这句话决不是偶然的。

注1：《美国现代史》京都，第一四八页。

注2：《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第二二九页。

注3：《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院情报调查局报告》第四八四九号。(《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据文件集》第六页)

注4：佛兰克·凯里和柯尼尔斯·里安《麦克阿瑟，善于实践的男汉》第一二七页。

美帝国主义者把朝鲜看做称霸世界战略的前哨基地的第二个原因，是与朝鲜所具有的政治上的重要性有关的。

美国统治集团对于这个朝鲜所具有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见解，在爱底温·玻利以美国总统的负责处理赔偿问题的特使，于一九四六年五月末到六月初访问南朝鲜后，汇总“关于朝鲜局势的见解、结论和建议”写给杜鲁门的信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了。他写道：“坦率地说，对美国有关朝鲜的立场深感忧虑。朝鲜是决定美国在亚洲的成功与否的思想战场。也就是说，我认为朝鲜是决定民主主义(美国式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作者注)向败亡的封建主义挑战取得胜利，还是共产主义成长壮大的一个决战场。”玻利接着对于美国对朝鲜的现行政策表示了忧虑，同时“建议”要进一步加强侵略朝鲜的政策。(注)

玻利的这个建议说明，美帝国主义者把朝鲜看做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展开政治斗争的“角逐场”、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战场”。

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第二二四页。

如上所述，第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政策，归根到底基于两种因素：其军事因素是把朝鲜看做“美国的军事机构和亚洲之间唯一的、牢固的连接点”；其政治因素是把朝鲜看做“思想战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决一雌雄的“决战场”。美帝国主义正是根据这两种因素，把朝鲜规定为侵略亚洲和世界的第一个前哨基地。

令人诅咒的三十八度线

美帝国主义者充分估计在实现称霸世界野心方面朝鲜在亚洲所具有的军事战略价值，企图把整个朝鲜半岛当作对日战争的胜利果实置于它的统治之下，获得侵略大陆的前哨基地，以便顺利解决称霸世界的先决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在朝鲜人民革命军和苏联军队全歼日本关东军之前，先下手占领整个朝鲜，进而占领中国的东北，这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居心。

美帝国主义者不希望朝鲜人民革命军在苏联军队协助下解放朝鲜。因为那将意味着共产主义者解放朝鲜，这会使他们的上述侵略计划一开始就落空，给他们的要控制中国和日本来统治整个亚洲进而称霸世界政策造成一个缺口。因此，美帝国主义者企图竭尽全力，让太平洋方面麦克阿瑟指挥下的美国陆军占领整个朝鲜，进而把中国东北的工业地区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注）

注：当时美国总统的负责处理赔偿问题特使爱底温·玻利在写给杜鲁门的劝告书中写道：“当考虑到有关赔偿问题和其他问题时，达到了这样的

结论：我们的军队要从南向北尽量更多地、而且更快地占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工业地区。”(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东京，第三一六页)另外，美国驻苏联大使哈利门也在劝告书里写道：“马歇尔将军和钦格提督在波茨坦说过，如果日本军队在苏联军队占领朝鲜和大连地区以前投降的话，(美军)可向朝鲜和大连登陆……我认为，必须实现这一登陆，至少也要接受驻关东州和朝鲜的日本军的投降才好。”(同上书，第三一六——三一七页)

但是，他们的野心一开始就碰到了暗礁。要想占领这么广大的地区，拿当时他们的兵力来说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了。

当美国统治集团为登陆朝鲜和支配全朝鲜而做美梦的时候，朝鲜人民革命军同苏联军队一道，消灭百万关东军，正怒涛般地向南挺进；当冲绳岛战斗中筋疲力尽的美军在日本列岛南端磨蹭的时候，朝鲜人民革命军同苏联军队进行联合作战，已在西水罗、清津等地登陆，开始解放朝鲜。在这种局势下，美国总统杜鲁门感到力不从心，为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感叹不已。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并没有驻那里(朝鲜——作者注)的兵力，而且也没有能够给除了半岛南部的一些地区而外的其他地区运送地面部队的船舶。国务院主张美国要在朝鲜全境接受日本军投降，但是美国如果不牺牲最先开进日本领土的登陆部队的安全，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把兵力派往北朝鲜。”(注)

注：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第二一九页。

此后，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后过了二十多天的九月八日才使它的军队在仁川登陆了。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美帝国主义者不

但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军队派往北朝鲜和南朝鲜去打日本侵略军，而且主要的也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军队派往朝鲜，而是根本不希望为解放朝鲜而流血。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为想出不流一滴血地占领朝鲜的途径而绞尽脑汁。他们打算如果不能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就是用尽一切办法也要掌握其一部分，以便为将来侵略大陆准备好跳板。对朝鲜的“不流血占领”计划，就是美国统治集团打这种狡猾的算盘而拟订出来的。

美国统治集团想到：要想不流一滴血地占领朝鲜的部分土地，就要在一定的界线上阻挡共产主义者向南挺进，为此有必要签订某种国际协定来做保证。美帝国主义从这种打算出发，订出把朝鲜分成南北两部分以阻挡朝鲜人民靠自己的力量解放祖国的那种罪恶的计划，并付诸实践了。这就是杜鲁门所谓的“实际解决途径”。（注）

注：杜鲁门对这一点写道：“把三十八度线作为朝鲜的分界线的问题，国际上从未列入议程。这是在日本的战争机构突然被解体后，美国方面作为实际解决途径而提出的方案。”（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第二一九页）

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把有史以来在一个疆土上作为单一民族生活的朝鲜民族分割成两个部分的所谓“实际解决途径”。

那末，实际上要把朝鲜半岛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的那条界线划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朝鲜人民革命军和苏联军队快速向南挺进的情况下，就成为美国统治集团要急忙解决的课题。麦克阿瑟的亲信、御用记者约翰·干瑟在《麦克阿瑟的谜》一书里写道：“对美国来说，采取某种措施，阻止苏联军队一口气南下占领整个朝鲜领土，是个燃眉之急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在半岛的某一

个地方划一条界线。"(注 1)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美国统治集团的阴谋诡计和焦躁的心情。

美国统治集团的这种阴谋诡计，在八月十一日讨论所谓"普通命令第一号"(注2)的过程中成了中心问题之一。

注1：约翰·干瑟《麦克阿瑟的谜》东京，第二七七页。

注2："普通命令第一号"是规定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本土和朝鲜、中国、中国的台湾、印度支那、缅甸、菲律宾、太平洋的岛屿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强占的地区，向苏联、国民党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军司令等任何一者投降的命令。这个命令，立刻传达到苏联政府，并由麦克阿瑟在九月二日公布。

当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了"最好尽可能在北方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但是陆军部反对国务院的提案，说那是由于离目前战线"距离太远，又有人员不足等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不可能实现。于是杜鲁门说，只想把"美军在不受敌人阻击的情况下能够北进到的地点作为标准"，亦即在朝鲜"半岛的偏南端的地点划界线"，并指出，这个问题要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最后解决。

据说，当天按总统的指示聚集到国防部的陆军军官，大部分都是些准将以下上校一级的低级军官。他们对朝鲜半岛的分割问题争论不休，最后认定"不管怎么样，朝鲜一定要分割成两个部分，而且也要在今天下午四点以前作出决定"(注)。后来根据当时苏美两国军队分别承担的军事作战任务，把北纬三十八度线定为分界线。

注：约翰·干瑟《麦克阿瑟的谜》东京，第二七七页。

这里所说的苏美两国军队分担的军事作战任务，一个是指根据空军、海军的作战任务分担的，另一个是指地面部队分担的作战任务。

苏、美、英首脑在波茨坦进行会谈时，估计到苏联将参加太平洋战争，就为使苏美两国海军和空军在朝鲜全境便于进行作战而划出一定界线问题达成了协议。美国军阀们以此界线为借口，要把三十八度线确定为分割线。

三十八度线又是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根据防御任务，改编军事统率机构时划定的界线。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在改编所谓"本土作战的统率机构"的时候，整编原来霸占朝鲜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朝鲜军"，把三十八度线以北的日本军归属于关东军指挥之下，三十八度线以南的日本军归属于大本营直属野战军第十七方面军的指挥之下。整编"朝鲜军"的目的在于：鉴于它驻扎在大陆和日本本土中间，对防卫大陆和日本本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把这个兵力分配给关东军和本土防卫军，以便加强兵力对付可能会有的苏联军队的南进和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登陆作战。

因此，参加对日战争的苏联军队将同朝鲜的三八线以北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作战，而美军则在进行登陆作战的情况下，就要同朝鲜的三八线以南地区和日本本土的军队进行战斗。按杜鲁门的指示聚集在美国国防部的军官们，正是以苏美两国海军和空军分担的作战任务和由日本侵略军统率机构的改编而来的以苏美两国地面部队的不同的作战对象为主要根据，在三十八度线上划定了分割线的。

于是，确定了关于要中国东北、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的朝鲜和库页岛的日本侵略军向苏联远东军司令投降，而日本本土、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的朝鲜和菲律宾的日本军向美国远东军司令投降的"最终方案"，并在这基础上拟好了包括中国、中国的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日军投降程序在内的"普通命令第一号"。

杜鲁门对根据“普通命令第一号”将不流一滴血地、“能够在朝鲜古都汉城接受日本军的投降”感到十分满意,便批准了这一命令。就这样,出现了给朝鲜人民带来在自己的悠久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国土两断和民族分裂的悲剧的令人诅咒的三八线。

如上所述，设计出以三十八度线分割朝鲜半岛并把它公布于世的就是美帝国主义者。

其实，国际上规定，三八线只不过是作为处理战后日本侵略军投降问题而划定的临时分界线。

尽管如此，后来，美帝国主义蹂躏这个基本精神，策划把三八线作为永久的分割线和壁障，使南朝鲜转变成它的殖民地和军事战略基地。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把三八线转变成分割我国国土为两个部分、分裂我们民族的永恒的‘国境’，进行阴谋活动。”

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一闯进南朝鲜,就别有用心地利用了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实行“军政”，推行了军事基地化政策和民族分裂政策，践踏了朝鲜人民要求建立统一的民主中央政府的愿望，把无形的三八线变成国土两断和民族分裂的人为的“国境线”，变成斩断单一民族的血肉关系的匕首，变成阻挠统一的令人诅咒的壁障。

就这样开始了美帝国主义企图把这条线作为壁障，把南朝鲜变成侵略亚洲的军事战略要冲的殖民统治历史,并制定了企图“把三八线推到鸭绿江外边去”的发动战争的计划。

（二）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实行军事殖民统治

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霸占南朝鲜

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后，南北朝鲜全体人民以民族复兴的无限感奋和喜悦的心情，迎接了祖国的解放，他们沉浸在兴奋之中，充满了热情。正当这个时候，美帝国主义企图把朝鲜变成称霸世界的前哨基地，划出三八线，以“解除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的日本军武装”为借口，闯进南朝鲜，当上了殖民统治者，给南朝鲜人民建设新社会的前进道路上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美帝国主义在把他们的军队开进南朝鲜之前，在“维持南朝鲜的治安”的幌子下，照旧保留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总督统治，使战犯日本侵略军继续留任了原职。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当时太平洋地区美国陆军司令麦克阿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朝鲜总督阿部信行打电报下“特别命令”，说“南朝鲜的治安”要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总督和朝鲜军司令负责“维持”，一概不承认其他任何人来“维持治安”。（注）

注：　关于麦克阿瑟“特别命令”的真相，前“美军政”“陆军防谍队”顾问、李承晚的政治顾问文学奉揭露说：“这个特别命令严格规定南朝鲜的治安完全要由朝鲜总督和朝鲜军司令负责维持，除朝鲜总督和朝鲜军司令两者以外，一概不承认其他任何人来维持治安。还严格规定，如果朝鲜总督和朝鲜军司令默认其他人来维持治安或者完不成责任，那就严惩不贷。”（文学奉《揭露美帝国主义侵朝政策的真相和发动内战者的真面目》平壤，第二〇页）

麦克阿瑟发布把美军霸占南朝鲜之前的南朝鲜社会治安交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总督和朝鲜军司令来维持的这条“特别命令”，目的在于阻止南朝鲜人民建设新社会的斗争，为他们霸占南朝鲜和确立殖民统治创造有利条件。

因而，美帝国主义禁止获得解放的南朝鲜人民为建设自主独立国家而进行政治活动的任何自由，还屡次发出“布告”强迫他们“接受”朝鲜总督的殖民统治。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美军第二十四军司令霍奇发布所谓“告南韩民众书”的“布告”宣布，“对民众发出的布告及各项命令，经由现有各官厅（“朝鲜总督府”——作者注）发布。盟军总司令发出的命令”，“应严格遵守并执行，若有违犯者，将不幸受惩罚”。还发出“告韩国国民书”的“布告”，威胁说：“居民的轻举妄动，就会招致无谓的牺牲，使美丽的国土变成废墟，拖延重建”，“现在的情况，即使不符合每个居民的想法，也要为将来的韩国着想而保持镇静，因此绝不容许在国内会引起动乱的任何行为”。

美帝国主义接二连三地发出这些“命令”和“布告”，为的是在它自己的军队登陆之前，借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阻止朝鲜人民依靠自己的双手建立自主的政权，蹂躏和扼杀南朝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为他们霸占南朝鲜和推行殖民统治创造有利前提。

美帝国主义事先做好霸占南朝鲜的准备之后，九月七日派第二十四军的“先遣队”从仁川登陆，第二天即九月八日，霍奇直接率领第二十四军的两个师四万五千名兵力开始霸占南朝鲜。

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的时候，麦克阿瑟于九月七日接连发出“布告”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并且用飞机向南朝鲜各地散发。

麦克阿瑟在“布告”第一号里宣布，在南朝鲜实行军事占领制度，保护地主和资本家所有，禁止自由进行政治活动，南朝鲜居民只有无条

件服从他的命令的义务，“凡对占领军有反抗行为者或扰乱社会秩序与治安者，严惩不贷”。同时，规定英语为官方用语(注1)。在继“布告”第一号之后发表的“布告”第二号，麦克阿瑟宣布要对南朝鲜人民的自由活动，加以管制，凡是对此有任何一点的反抗行为者，在“占领军军法会议”上判决“有罪”，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刑。（注2）

注1：“太平洋美国陆军总司令部布告”第一号。

注2：“太平洋美国陆军总司令部布告”第二号。

发布这些“布告”，是残暴地蹂躏朝鲜人民主权的行为，它预告了美帝国主义将要在朝鲜实行它在战败国日本也未敢实行的那种残酷的“军政”，并向全世界公布了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和开始实行殖民统治。因此，一个美国的御用记者也对美军霸占南朝鲜承认说：“我们不是解放军。我们是为了占领朝鲜，为了监督朝鲜人是否遵守投降条件而赶来的。我们从登陆的第一天起就作为朝鲜人民的敌人进行了活动。”（注）

注：马克·盖英《日本日记》下册，东京，第一六六页。

那么，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怎样建立了军事统治制度呢？

九月九日，闯进汉城的美军第二十四军司令霍奇，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首先从朝鲜总督阿部信行那里听取总督统治的具体内容之后，原封不动地接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警察等法西斯统治机构。接着，九月十一日公布，在南朝鲜设立“美军政厅”，然后把美国陆军少将阿诺尔特任命为“军政长官”，从而实际上在“军政”的幌子下建立了总督统治制度。设立“军政厅”的同时，在汉城和各道设所谓“军法会

议”，每个郡都设“军政审判”，管制和取消了南朝鲜人民的自由活动。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美国人在朝鲜自称为‘民主主义的保卫者’，但实际上他们在军政统治的幌子下，建立美国总督统治制度以代替了日本总督统治。”

结果，昨天的日本帝国主义“总督府”办公楼上，挂上了所谓“美军政厅”的招牌，美帝国主义者照旧保留和继承了原来的法西斯统治机构和统治方法，掌握了殖民统治权。霍奇说：“我所以利用日本人的统治机构，是因为它在目前是最有效的经营方法。”（注）这就是说，他照实招认了保存和继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机构，作为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侵略政策的一个环节。

注：《人民世界报》（旧金山）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这样，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殖民统治历史便开始了。从这个时候起，南朝鲜就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发动新战争的军事基地。

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霸占，给获得了解放的朝鲜人民带来了最大的民族不幸，这是给朝鲜人民带来了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国土两断和民族分裂的不幸的主要原因。从此，在朝鲜形成了美帝发动新战争的策源地，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军事基地化政策进入了全面推行的阶段。

“美军政”推行殖民奴役政策和军事基地化政策

美帝国主义从霸占南朝鲜的第一天起就依靠“军政”推行了殖民奴役政策和军事基地化政策。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美军一侵入南朝鲜，就开始推行它的殖民奴役政策，同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采取了两个根本方针。在政治上，压制反抗殖民奴役政策的获得了解放的民族的一切民主的创造性，镇压一切民主力量；同时，纠合和扶植有助于他们实行分裂朝鲜民族、变朝鲜为自己殖民地的侵略政策的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实行阻挠朝鲜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附属于美国经济的政策。”（《金日成著作集》第四卷，中文版第一七六页）

美帝国主义旨在变南朝鲜为殖民地的“美军政”的政治奴役政策的基本点，是用武力镇压和扼杀朝鲜人民的民主力量和爱国力量，纠合和扶植反动势力，从而巩固政治地盘以确立对南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对整个朝鲜的支配。

事实上，从“美军政”的设立之日起，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实行的一切政策，不论哪一项，都是与它要把南朝鲜变成殖民地军事基地，把它当作跳板以确立对整个朝鲜的支配这个侵略目的有关的。

美帝国主义认为在实现对朝鲜的侵略计划方面，首先重要的是扼杀朝鲜人民的主权，把朝鲜人民置于美国的奴役之下。作为它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军政”用刀枪镇压和解散人民委员会，禁止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的政治活动。一九四五年十月，霍奇宣布“军政厅是朝鲜的唯一政府”（注），并威胁说，“南朝鲜居民必须服从‘军政厅’的命令”，“如有不服从命令或者故意诽谤‘军政’者要加以惩罚”。同时策划使他的“军政”彻底奴役南朝鲜人民。

注：乔治·麦坤《今日的朝鲜》纽约，一九五〇年。

第一个“军政长官”阿诺尔特说：“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的朝鲜只有

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是根据麦克阿瑟元帅的布告、霍奇中将的普通命令和军政府的民政命令所建立的(军)政府。”(注)他还策划镇压和解散在南朝鲜各地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把一切权力集中在“军政厅”里。

注：《人民世界报》(旧金山)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

为此，美帝国主义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一切法令，同时还大批地制造并公布了新的恶法。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发布的美“军政法令”第二十一号，宣布：“从前的一切法令和旧朝鲜政府(即日本政府及朝鲜总督府)发表的具有与法令同等效力的、施行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规则、命令、告示和其他文件，……直至美军政发布特殊命令废除之前照旧生效。”(注)据此美国占领者不仅照旧采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法令，而且进一步制造并公布了军政法令等五百多个恶法。

注：《朝鲜中央年鉴》一九四九年，平壤，第一六六页。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美“军政法令”第五十五号，制定了“关于政党规则”。它规定“……由从事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的三名以上的人组成的各个团体……必须按政党登记”，“如果团体或者协会的活动，……给予政府的政策和对外关系以政治影响的倾向发生时”，应“禁止”那种“政治活动”。从而对南朝鲜人民的一切进步的政治活动宣告了极刑。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表美“军政法令”第七十二号，制定了“关于违反军政的罪行”。它规定“凡领导或参加、支持和帮助违背驻军利益的团体和运动，刊发和散发声援此种行动的印刷品和书籍，或者携

带宣传和扇动上述行动的文件，……组织、助长、援助或参加未经许可的一般集会和游行或示威运动，……刊发和散布助长不平和不愉快情绪的印刷品和书籍”等都构成“犯罪”，一概残酷地加以镇压。（注）

注：美“军政法令”第七十二号第一条，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如同美“军政法令”第五十五号和第七十二号所规定，只要三个人以上聚在一起就认为是政党活动；朝鲜人的任何言行，只要不合“美军政”的脾胃，就要无条件地加以镇压。“美军政”炮制这些法西斯恶法，加强了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强行解散了人民委员会。美国的一个御用记者也对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肆行的罪恶的镇压行为说：“我们单是为了把这个（指人民委员会——作者注）赶进地下去，就在两个月期间没能进行其他任何工作。”这说明了“美军政”为镇压民主力量而多么煞费苦心的。

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人民委员会在军政统治初期就被迫解散，从一九四七年夏天起，南朝鲜的所有进步政党、社会团体的活动完全被禁止，无数人民在美军的刀枪和大炮的威压下被监禁，遭到了残酷的屠杀。

据不完全的统计资料，仅在一九四六年一年，被屠杀的爱国者和人民，竟达四千二百多名。因此，美国人自己也写道：“我们占领朝鲜后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收获，便是我们在这里（指南朝鲜——作者注）阻止了革命。”（注）从而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镇压活动的真面目。

注：《星期六晚邮报》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

美帝国主义一面强行解散人民委员会和进步的政党、社会团体，残

酷镇压爱国民主力量的自由活动，一面为打下它自己的殖民统治的政治地盘，把"军政"的中心放在纠合亲日亲美分子、民族叛徒等反动势力方面。

一九四五年十月，美帝国主义为了纠合反动势力，把他们长期豢养的亲美走狗、卖国贼李承晚送回南朝鲜，作了纠合反动势力的总头子。

美帝国主义在纠合反动势力方面，首先对豢养买办资本家赋予了首要意义，同时实行了一面积极豢养地主、反动官僚集团，一面组织并积极庇护和助长代表他们利益的各种反动团体的政策。

一九四五年九月，根据美帝国主义的纠合反动势力的政策，出现了地主、买办资本家、亲日派的集团"韩国民主党"，同时南朝鲜的所有审判机关改编成"美占领陆军法院"，充当镇压人民的工具。由"美军政"一手扶植和组织起来构成为殖民统治的政治地盘的反动团体，除"韩国民主党"之外，还有"民族青年团"（一九四六年十月）、"西北青年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大同青年团"（一九四七年九月）、"大韩独立劳动总联盟"（一九四六年三月）、"大韩独立农民总联盟"（一九四七年八月）等。（注）

注：《朝鲜中央年鉴》一九四九年，平壤，第二二八——二二九页

"美军政"在炮制民族叛徒、亲日亲美派的各种反动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同时，为给美军政统治涂上民族色彩，建立反动势力的枢纽，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炮制了所谓"军政顾问会议"，并通过它进一步加强了对南朝鲜的政治奴役政策。

霍奇狡猾地宣扬"军政顾问会议"的设立，是为"使朝鲜人民更广泛地参加政治活动"（注1），但实际上是"企图组织能够成为纠合反对派势力的核心的、'美国可以信赖'的朝鲜人团体"（注2），以镇压人民委员

会的。

注1：联合国总司令部《总结》第一卷，第一七七页。

注2：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一卷，东京，第四三页。

就“军政顾问会议”而言，它就是由美帝国主义信赖的忠实走狗组织起来的纠合反动势力的团体，是“美军政”咨询机关式的殖民统治机构之一，它给“军政长官”的殖民统治“出主意”，使殖民奴役政策合理化。

美帝国主义炮制了“军政顾问会议”之后，把大地主、买办资本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学生兵”的鼓吹者、釜山大学“校长”、穷凶极恶的亲日分子金性洙拉进来安插到“议长”的宝座，还拉进日本帝国主义宾兵队的特务、密告无数爱国者使他们惨遭屠杀的宋镇禹，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作医药品承办商发了横财的买办资本家、世称“特许药品之王”的金容纯，太平洋战争时期对朝鲜人民鼓吹与日本“同化”的亲日派李容卨等牛鬼蛇神，急急忙忙打下了反动势力的政治地盘。

在南朝鲜纠合反动势力，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依靠“军政”巩固殖民地军事统治制度、确立对全朝鲜的支配而重新整编政治势力的殖民奴役政策的中心环节。

此外，在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殖民奴役政策中占重要位置的是，依靠军政使南朝鲜经济完全附属于美国经济的经济奴役政策。

经济奴役政策是巩固殖民统治的物质保证。

美帝国主义者从霸占南朝鲜的第一天起，就推行了阻挠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完全附属于美国经济的政策。

美帝国主义闯进南朝鲜后，首先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发表了美“军政法令”第二号“关于敌产问题”（注），接着在同年十二月六日发表了美“军政法令”第三十三号“关于接收朝鲜境内的日本人财产问

题”，宣布由“美军政厅”接收南朝鲜曾属于日本人的公私财产所有权，从而完全掌握了南朝鲜经济命脉，实际上建立了使南朝鲜经济服从于美国侵略政策并加以经营的整套体系。

注：美“军政法令”第二号“关于敌产问题”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以后，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日本人占有的公、私财产的利权，不问直接或间接、一部分或全部、其形式和内容如何，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由美军政厅接收其所有权。”从而美帝国主义垄断了南朝鲜经济的主要命脉（美“军政法令”第二号，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根据美“军政法令”第二号，“美军政厅”掠夺了占南朝鲜全部工业的百分之八十五的两千七百零七家工厂、企业。

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以“敌产”的名义掠夺南朝鲜经济的情况。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掠夺的工厂、矿山有两千六百九十起，动产有三千九百二十四起，船舶有二百二十五起，仓库有二千八百一十八起，店铺有九千零九十六起，耕地有三十二万四千四百零四町步，地基有十五万零八百二十七起，住宅有四万八千四百五十六起，林地有七万零三十九起，果园有二千三百八十六起等等。（南朝鲜《汉城新闻》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仅据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资料，“美军政厅”以“敌产”的名义掠夺的日本人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达南朝鲜全部财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此外，美帝国主义为把农业完全置于附属于它的地位，在一九四六年二月，把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土地和粮食的机构“东洋拓殖会社”改换名称为“新韩公司”，掠夺了该机关所属的所有耕地。当时“新韩公司”

所占有的财产总额达十二亿五千万美元，它所占有的耕地达二十八万六千七百六十七町步，寄命于这些土地的农户共有五十五万四千多户，占南朝鲜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于是，美帝国主义成了通过“新韩公司”掌握南朝鲜耕地二百六十七万多町步的十分之一和直接奴役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的最大的地主。据当时“美军政厅”缩小发表的资料，截止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底，美帝国主义通过“新韩公司”攫取的收入竟达二十七亿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七千二百多圆。（注）

注：《朝鲜中央年鉴》一九四九年，平壤，第一八九页。

通过“援助”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统治，是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推行的殖民奴役政策中运用时间最长的新殖民主义统治形式之一。

美帝国主义还通过“援助”，加强了对南朝鲜的支配。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对别国提供所谓‘经济援助’的目的在于从军事上和政治上统治那个国家。这在南朝鲜以最露骨、最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

截止到一九四八年年底，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提供的“援助”，是根据旨在推销和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陆军部未消耗完的军需消费物资和陈旧武器的所谓“占领地区行政救援计划”进行的。这是由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惯用的以“军火租借法”进行的军事“援助”转变而成的处理战时剩余军需物资的“救援”。

除推行“占领地区行政救援计划”之外，美帝国主义还推行了向南朝鲜强行推销他们的剩余消费商品的“援助”政策。结果，截止到一九四八年年底，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提供的“援助”总额达四亿零九百六十九万美元。这笔巨额的美元，变成了能够加强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

的军事、政治上的统治，使美帝国主义能够根据他们的政策上的需要，任意挥霍南朝鲜的一切财富的有力手段。

一九四七年三月，“杜鲁门主义”公布以后，美国刊物报道：美国“正在拟订给（南）朝鲜提供六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是杜鲁门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这充分说明，美帝国主义“援助”政策的目的何在。

注：《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

美国报刊指出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援助”政策是“杜鲁门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它是美帝国主义的全面的侵略政策的一环，即要把南朝鲜经济完全附属于美国经济，用美元任意操纵南朝鲜傀儡政权，从而使南朝鲜变成他们在远东的重要战略军事基地。

美帝国主义自从霸占南朝鲜的头一天起，就推行了政治经济附属化政策和军事基地化政策。

军事基地化政策，在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殖民奴役政策中占最重要地位，它是为达到殖民统治的总的目的而推行的基本政策。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殖民奴役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把南朝鲜变为美国的军事侵略基地和军事附庸。美帝国主义者自从他们侵入南朝鲜的头一天起，一向追求的阴险目的，就是企图把南朝鲜不仅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且作为侵略全朝鲜和亚洲的跳板。”（《金日成著作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三五九——三六〇页）

美帝国主义者从侵入南朝鲜的头一天起，就推行的殖民奴役政策的基本点，是把南朝鲜变为能够为霸占全朝鲜、称霸亚洲的新战争准备服务的军事基地。

美国陆军参谋本部早在一九四六年初宣称：“现时期，朝鲜是美国

疆域的一部分”(注1),在军事战略上应当把它利用于反对亚洲方面。同年六月，美国陆军部在有关建立永久性海外军事基地的计划中，把南朝鲜规定为其主要对象之一。(注2)

注1:《星期六晚邮报》一九四六年三月。

注2: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时代》杂志报道说:“朝鲜在亚洲东部海岸中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基地。”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纽约美国人日报》也透露说,把南朝鲜变为军事战略基地这一问题,“现时期成为华盛顿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作战部共同审核的对象”。这些报刊的论调如实地表明,南朝鲜是美帝国主义推行军事基地化政策的主要对象。

特别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闯进中国和南朝鲜进行现地调查后所作的秘密调查报告，清楚地表明了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军事基地化政策的真面目。魏德迈在调查报告中主张:“必须使驻朝鲜美国陆军继续占领南朝鲜”,“向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继续给朝鲜警察和朝鲜海岸警备队提供武器和装备”,“建立美国人指挥的朝鲜巡逻部队”，并要求大力扩充美国在南朝鲜的侵略武装。(注)

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北京，第七三三页。

魏德迈的这份调查报告，后来成了美国政府对南朝鲜的正式的侵略政策。对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就公布“魏德迈报告书”发表“声明”指出:“我们(美国政府——作者注)在朝鲜的路线，确实符合魏德迈准将的建议。”(注)

注:《美联社》华盛顿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讯。

艾奇逊的这一证言说明，美国政府在南朝鲜原封不动地实行了魏德迈在秘密报告中建议的军事基地化政策。

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实行军事基地化政策方面，首先对把南朝鲜变为发动新战争的侵略基地这一点赋予了首要意义。

美帝国主义者自从他们霸占南朝鲜的头一天起，就照旧保存了日本帝国主义曾在军事战略上的要冲地带建立的军事设施，并在三八线前沿地区修筑了阵地，大力新建和扩建了军用公路、军用机场和军港。

为了保障军事战略物资的迅速运输和大规模军事活动的机动性，美帝国主义就投入一百五十万美元，一九四七年十月底完成了汉城——釜山间的修路工程；同年，还扩建了汉城—仁川公路，使之变成了军用公路。他们还为了做好侵略全朝鲜的战争准备，在位于汉城与开城之间的临津江一带修筑了军事要塞。另外，在济州岛摹瑟浦、金浦、水原、乌山、光州、群山、大邱及其他南朝鲜地区大大新建和扩建了空军基地。美帝国主义对济州岛赋予特别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在这里增设了一般军事设施，同时以摹瑟浦机场为中心大大扩建了许多机场；一九四六年七月，把济州岛提升为道一级的行政单位，使它直属于美国驻军司令部，以促进军事基地化。（注）

注：对于济州岛的军事战略意义，可以从《纽约美国人日报》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报道中清楚地看出来。该报写道："济州岛是战略上很重要的地方，它和冲绳岛一样，是反对苏联的阵地。"

美帝国主义者投下三百万美元，把解放前的一个小渔港——浦项港改建成军港，还把仁川、釜山、丽水、镇海等地改建为军港，结果南朝鲜沿海地区全都变成了海军基地。

由于美帝国主义积极推行军事基地化政策，南朝鲜仅在解放后两

三年期间，完全变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军事基地。

在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化政策中又一个占重要地位的行动是，把南朝鲜变为廉价的炮灰供应基地。

为了搜罗更多的廉价炮灰，美帝国主义者自从霸占南朝鲜的头一天起，就在南朝鲜人民中间大力宣传“崇美”思想和“反共”思想，努力豢养忠实于美国的“反共战士”，并大肆掀起了战争骚动。正因为如此，当时美国战争贩子们和御用报刊公然制造战争气氛，说什么“朝鲜问题是火药库”，“目前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是朝鲜”。

为了搜罗廉价的炮灰，美帝国主义者早从一九四五年秋天起，就在南朝鲜加紧推进了组织傀儡军的准备工作，建立了各种军事机关和军事学校，编成了侵略性武装力量。

在南朝鲜组织侵略性武装力量时，他们掩耳盗铃，说什么这是为“防止私人组织武装集团”，打下“为建立独立国朝鲜所需的军队的基础”的。（注）

注：联合国总司令部《总结》第二卷，第一八五页。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美帝国主义发表“军政法令”第二十八号，成立“国防司令部”，任美军上校阿柯为第一代“司令”。“国防司令部”是由过去在镇压本民族方面和侵略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日本侵略军军官出身的亲日派和反动分子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给他们提供了相当于五千二百万圆的日本造武器和服装。（注）

注：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一卷，东京，第一三六页。

“国防司令部”，后来根据美“军政法令”第六十四号改称为“国防

部”，但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又改称为“统卫部”。

为了培养扩充傀儡军所需的指挥官，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开办了“军事英语学校”；第二年五月一日，撤销“军事英语学校”，在那里建立南朝鲜“国防警备士官学校”，培养了受美国式军事训练的军事警察“干部”。

美帝国主义在事先做好这种准备的基础上，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组织了拥有八个团（两万多名）兵力的南朝鲜“国防警备队”；同年二月七日，设立了以美陆军中将马谢尔为第一代“总司令”的南朝鲜“国防警备队总司令部”。（注）

注：陆军本部编《陆军战史》第一卷，大邱，第六六——六八页。

建立傀儡陆军武力的同时，还建立了傀儡海军武力。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在“美军政厅”运输部卡尔斯添少校的指挥下编成了所谓“海防兵团”；第二年六月十五日，它根据美“军政法令”第八十六号改编为“朝鲜海岸警备队”。（注）

注：同上书，第八五——八六页。

为了组织傀儡空军武力，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炮制并加强了傀儡“陆军航空部队”。同年七月二十七日，把这个“陆军航空部队”改称为“陆军航空基地部队”；九月十三日又改编成“陆军航空司令部”；第二年十月一日，把陆军航空司令部所属一千一百多兵力和二十多架飞机从傀儡陆军分离出来，建立了傀儡空军。（注）

注：同上书，第八一——八二页。

这样，美帝国主义自从霸占南朝鲜的头一天起，为了做好新战争准备，加紧建立傀儡陆海空军，并大大增强了傀儡军侵略武装力量。

结果，这些为发动新战争所需的、将充当美帝国主义炮灰的傀儡军兵力，截止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在炮制南朝鲜傀儡政权以前，增加到九个团，每个道都部署了一个团。从一九四七年末到一九四八年四月底，又增加到拥有十五个团的五个旅和一个独立装甲团的兵力。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八年六月这段期间，把那些培养扩充傀儡军侵略武力所需的指挥官的"士官学校"等各种军事教育机关增加到十所。同时大大加强了旨在反对北半部的"反共"思想教育和用美国式武装装备来进行的军事训练。（注）

注：同上书，第七〇——七一页。

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化政策，南朝鲜已在军政统治时期，就变成了军事战略基地和廉价的炮灰供应基地。这同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公约上所承担的义务——"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只解除日本军武装"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说明，美帝国主义一开始就为把南朝鲜作为跳板控制全朝鲜而加紧进行了战争准备。因此，《美国现代史》的作者写道："实际上，华尔街对朝鲜人民的战争是从它的将军们踏进南朝鲜的那个瞬间即一九四五年九月起就开始的。"（注1）法国《战斗报》揭露说："今天，把一切事实总括起来看，可以断定，美国早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初就准备了这个战争（朝鲜战争——作者注）。"（注2）

注1：郝薛尔·梅厄《美国现代史》京都，第一四八页。

注2:《战斗报》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三)炮制南朝鲜傀儡政权

向往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发展趋势,对于那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推行的旨在确立所谓“全球统治权”的美帝国主义罪恶的称霸世界的政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美帝国主义对革命力量的壮大感到极大的不安,为摆脱困境,大力推行冷战政策,并为称霸世界加强了全面的反动攻势。

“杜鲁门主义”的宣布,全面推进了这一攻势。

在东半球和西半球全境已开始大力推行“反共”政策的条件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参众两院联席委员会上,发表了以加紧准备侵略战争、称霸世界为基本内容的所谓“杜鲁门咨文”。

杜鲁门在“咨文”中说:“自由世界各国国民为了维持自由,希望我们提供援助”,“现在,世界要求美国行使统治权”,因此,美国承担了“新的责任和义务”,美国的“外交政策今后应当朝着建设和平世界(指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作者注)的方向”前进。他还威胁说:“不管直接或间接,和平若受到威胁(这是对民族解放斗争的诽谤——作者注),我们就认为它将关系到美国的国防”。他还说,美国“对于新的极权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诽谤——作者注)的挑战,应当毫不踌躇地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犹豫不决,失去领导力量,世界和平就会面临危险”。这样,他明目张胆地宣布了美帝国主义已经以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子登场,而且将作为头子行事。(注)

美帝国主义大肆叫嚷“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但这个“杜鲁门主义”本质上是一条侵略纲领,它公然宣布了对社会主

义国家的“冷战”，并以“维护和平”、“自由国家的要求”为借口，宣布了美帝国主义者对全世界的露骨的干涉。

“杜鲁门主义”又是一个向全世界发出的宣战。过去美国统治集团提出“门罗主义”，曾标榜“为了美国人的西半球”，而“杜鲁门主义”则标榜“为了美国人的全世界”，宣布要把“门罗主义”的侵略“原则”扩大到全世界。

注：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第八八——八九页。

应杜鲁门的邀请访问美国的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恶毒的“反共”演说。他说：“从波罗的海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布下了铁幕。”这等于他替美帝国主义者发表对外政策，是“杜鲁门主义”的序曲，它宣布了“反共十字军”的行军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

一句话，“杜鲁门主义”是美国进行做新战争准备的宣言，宣告他们要以“实力政策”为基础，全面加强侵略和干涉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斗争，击退其他帝国主义竞争者，称霸全世界。

美帝国主义于宣布把它的称霸世界的计划变成政策的“杜鲁门主义”后，在世界到处加强反革命攻势，把发动新战争的准备全面推向了新的阶段。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对濒于死亡的蒋介石匪帮加强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援，唆使国民党动员所有反革命兵力，扩大了反对中国人民的内战；同时在日本镇压民主力量，明目张胆地复活军国主义势力，进入了旨在加紧促进日本经济军事化的所谓“占领政策的转折期”。

在“杜鲁门主义”宣布以后，美帝国主义的侵朝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就是美国全面策划了在南朝鲜炮制傀儡单独政府的阴谋。

美帝国主义根本不想认真履行在“开罗会议”作出的“使朝鲜自由独立”这一宣言。

对美国统治集团来说，朝鲜只有在变成他们推行称霸世界政策的前哨基地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从这种目的出发，他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特别“关心”战后朝鲜问题的处理，每次都提出了把全朝鲜置于列强“托管”之下的侵略方案。（注）

美帝国主义所主张的“托管”，本质上是使宗主国继续统治殖民地的那种帝国主义惯用的殖民统治形式之一，终究是要把朝鲜变为像菲律宾那样的殖民地。

注：一九四五年二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美、英三国雅尔塔会议上说，为了“使朝鲜自由独立”，就像菲律宾那样需要有大约四十年的准备期间，并提出了由苏、中（中华民国）、美三国“托管案”；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古尔也提出了苏、美、英、中（中华民国）四国“托管案”。（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一卷，东京，第八六页）

可是，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美军是不流一滴血闯进了南朝鲜，而且只根据盟国方面的临时军事作战上的需要霸占了南朝鲜等事实。

这就意味着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是解放了的朝鲜人民自己，同时要在处理朝鲜问题时，必须先取得对日战胜国苏联及其他盟国的同意。因此，美帝国主义在讨论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谈上，起初尽可能掩盖他们的侵略野心，力图获得将来完全统治朝鲜的国际保证。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说，为了在朝鲜建立自由独立国家，“需要时间和耐性，……需要朝鲜人和盟国共同

努力”(注1)。可以说，这句话透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黑心肠。

杜鲁门在举行三国外长会议前几个月发表的这一声明追求的目的是：对解放了的朝鲜所发生的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视而不见，在世界造成舆论，说什么朝鲜人和过去一样没有自治能力，所以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外部支援等，以便在将来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按照他们的利益解决朝鲜问题。

实际上，解放了的朝鲜人民有充分的能力和力量，在没有任何外部的干涉和支援的条件下也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对此，当时连西方国家的报刊也不能不老实承认：“如果美国的政策追求的目的是实现朝鲜的独立，那末很可能不树立军政府，……而承认实际上的朝鲜的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同它共同努力。这样，虽有共产主义确立最终统治的可能，但朝鲜的独立和统一可能在初期就得到了实现。”(注2)

因此，杜鲁门所说的朝鲜要独立，就需要“时间和耐性”，需要“和盟国共同努力”这番话，不过是为掩盖他们的侵略野心散布的恬不知耻的、口是心非的言词。

从这种目的出发，美帝国主义秘密地推进了在南朝鲜建立美国的傀儡政权的准备工作。

一九四五年秋，美国国务院向南朝鲜派他们长期用“崇美”思想豢养的李承晚时指示说，“李承晚要专心建立政府”，“而这个政府必须是美国绝对支持的政府”。(注3)

麦克阿瑟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利门也持同样的论调，说：“要在朝鲜南部迅速建立另一个政府，这一政府必须使朝鲜南部变成美国在大陆方面的基地和防卫日本的边疆。”(注4)

这些事实说明，要在南朝鲜建立附庸性“政府”的这一阴谋早在一九四五年已经策划出来，而且这一阴谋是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遭到失败后，美帝国主义要把日本作为盟国，企图变南朝鲜为侵略大陆的

基地、“防卫”日本的“城堡”的这一亚洲政策的产物。

注1：格兰特·米德《在朝鲜的美国军政》第三一六页。

注2：李兰德·古德利取《对美国在联合国的朝鲜政策研究》第一四页。

注3：文学奉《揭露美帝国主义侵朝政策的真相和发动内战者的真面目》平壤，第二七——二八页。

注4：《现代朝鲜史》第一卷，东京，第一〇三页。

美帝国主义要在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的阴谋，是他们的侵略企图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举行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遭到破产后露骨地表现出来的。

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代表贝尔纳斯提出了旨在规定四国“托管”朝鲜的“提案”。（注）

注：美国的“提案”如下：

第一，截止到对朝鲜实行“托管”制，首先建立“允许外国军队定驻十年以上”的外国军队的军事行政，这一军政机关控制朝鲜的政治、经济生活。

第二，截止到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苏、美、英、中（中华民国）四国对朝鲜实行“托管”十年以上。为此，设置四国行政机关，行使统治朝鲜所需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等权力，其权限和任务，通过高级专员和由该行政机关参加国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实现。

美帝国主义所提出的这一提案，归根到底是要把朝鲜变成列强托管的领土，置于“高级专员”的权限之内和监督之下。这纯粹是旨在侵略和奴役朝鲜的“提案”，它使朝鲜人民不可能参加本国的国家事务，而

且对在朝鲜建立自主独立国家，根本不可能抱任何希望。

但是，三国外长会议否决了美国“提案”，通过了有关尽早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的积极的提案。而后，美帝国主义者为破坏三国外长会议决议，大肆掀起政治浪潮，把事态导向了使炮制单独“政府”的阴谋正当化的方向。

莫斯科外长会议美国方面首席代表贝尔纳斯由于他在会议上没有实现美国政府要把全朝鲜置于美国统治之下的企图，回国后立即受到了杜鲁门的惩戒处分。

另一方面，在南朝鲜，霍奇极力赞扬李承晚匪帮的所谓“反对托管”运动，说什么这是“忠于民族”的表现，并在背地里积极扶持了他们。而对于支持三国外长会议关于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决议的各民主政党、社会团体及各阶层人民的正义斗争施加压力，说什么“不能不表示忧虑这可能会拖延最后实现朝鲜的独立”。

这种形形色色的政治浪潮，如实地反映了美帝国主义者的焦躁和不安，彻底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反对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决议而要任意处理朝鲜问题的黑心肠。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公布，为了“援助”南朝鲜“民主政府”的建立，美国将提供一切财政上和技术上的“援助”。这就表明，美国政府为建立南朝鲜的单独“政府”，已经开始行动。(注1)

一月三日的公布引起了国内外舆论沸腾，美国国务院力图逃脱责任，又说什么“我们没有说过打算在南朝鲜建立单方面的政权”，“由朝鲜传来的风闻说驻南朝鲜的美军正在采取措施，准备把美军占领下的行政移交给朝鲜人，这是毫无根据的”(注2)。但实际上，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全境强行解散了根据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真正的人民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并为了平息南朝鲜人民日益高昂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要求祖国的统一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反美救国斗争气势，

正策划给法西斯“军政”披上所谓“民主政治”的外衣。

据《纽约时报》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汉城急电，驻南朝鲜的美国占领军司令霍奇说：“美国虽然表明了它根本不想采取单方面的措施来建立南朝鲜单方面政权，但是，现地军政当局将继续使朝鲜人做好自治的准备，以促进军政府的‘朝鲜人化’。一切权力和责任都掌握在国会手里，而且将越来越得到加强。”可以说，他的这番话公然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要在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这一侵略政策的基本方向。从这种基本方向出发，美帝国主义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就炮制南朝鲜“民主议院”，把崇美事大主义思想渗入骨髓的卖国贼李承晚安插进去作它的议长。

接着，十二月二日，炮制了所谓“立法议院”。第二年六月三日，给它换上“南朝鲜过渡政府”的招牌，好像要把什么部分统治权移交给亲美亲日分子和民族叛徒似地演出了“移交行政权”把戏。

演出这种鬼把戏的目的在于，美帝国主义企图标榜“民主政治”来麻痹南朝鲜人民，平息他们对“军政”统治的反抗，进而推进炮制傀儡政权的准备工作。

对此，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日本时报》刊登的美联社消息指出：“美国占领当局开始表现了要在美军占领地区建立实际上的‘朝鲜政府’的动向。”

这样，与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相反，要在南朝鲜炮制出一个单独“政府”的计划，已经进入了付诸实现的阶段。

注1：《现代朝鲜史》第一卷，东京，第一〇五页。

注2：《星条报》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

“要在美军占领地区建立朝鲜政府的动向”，露骨地表现在破坏苏

美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把朝鲜问题非法地提交联合国这一点上。

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即美国代表故意破坏第一次苏美联合委员会之后，把李承晚叫到美国，指使他说，今后将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决定，举行“单独选举”，建立“单独政府”，因此，回去后要积极开展这一运动。（注1）

另外，一九四七年夏，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闯进南朝鲜再一次对傀儡们明确地说，朝鲜问题将提交联合国讨论。

对美国统治集团要在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的既定方针来说，苏美联合委员会是一块绊脚石。

因此，美帝国主义者于一九四七年九月正在举行第二次苏美联合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二十六日）的时候，把朝鲜问题非法地提交联合国了。

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这是把有关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国际协约化为废纸的严重的挑衅行为。

那末，美帝国主义为什么片面地破坏苏美联合委员会，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呢？

这是因为朝鲜分裂对美帝国主义更有利，所以它们不愿意在朝鲜建立统一独立的民主自主国家。

对此，一九四七年夏访问南朝鲜的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给总统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写道：

美国政府需要制定对朝鲜的“现实性的行动”方针，这一方针无论如何要把重点放在变朝鲜为保护美国的“战略上利益”的战略基地方面。对美国来说，统一独立的民主朝鲜，将严重地威胁“美国在满洲、华北、琉球、日本即远东的战略上的利益”，因此，“使朝鲜永远保持军事上的中立，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的。要保证它的中立，除非占领，别无他法”。因此，一方面要“使美国陆军维持对它的临时占领”，另一

方面要对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大力扩充傀儡军。（注2）

一句话，魏德迈所说的所谓“中立”，意味着把南朝鲜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统治之下，变为永久的殖民地和侵略大陆的前哨基地。

因此，连美国的报刊也不得不揭露美国政府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的真相。报刊写道：其目的在于“尽早占据朝鲜的另一半土地——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建立受美国援助的南朝鲜政府”。

注1：《揭露美帝国主义侵朝政策的真相和发动内战者的真面目》第四〇——四一页。

注2：《纽约美国人日报》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

如上所述，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是出自反动目的的，而且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十七章一百零七条关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讨论战后处理问题的规定，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关于联合国不得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规定。

尽管如此，美帝国主义滥用当时他们在联合国中所占的统治地位，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竟然把朝鲜问题列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议程，甚至不让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

美帝国主义要在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的阴谋诡计，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的整个过程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大会利用他们的表决机器，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炮制“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授予该“委员会”在朝鲜“监督”“选举”和“成立朝鲜政府”等职权。

可是，“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遭到全朝鲜人民的一致反对之后，美帝国主义再次进行阴谋活动，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紧急召开“小型联大”，强行通过了在“该委员会所能进入的朝鲜地区内”即在美

军占领下的南朝鲜举行“选举”的决议。

根据“小型联大”的决议，“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要执行的任务，实际上是在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固定朝鲜的分裂。

但是，全体朝鲜人民一致反对并抵制了“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南朝鲜建立美国的傀儡“政权”只对李承晚和金性洙等亲美卖国贼有利，所以他们支持这一决议，说什么“如果不能在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建立政府，就是在一个道或一个郡也要建立政府”。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该“委员会”闯进了南朝鲜。全体朝鲜人民坚决反对并严厉谴责该“委员会”的呼声震撼了天地，全民性二·七救国斗争在南朝鲜全境爆发了。

这样一来，甚至那些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的该“委员会”也都怀疑成立单独“政府”的“合法性”，不得不对举行“自由选举”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忧虑。（注）

注：该“委员会”的主席、印度代表梅农写道：“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怀疑，只在朝鲜的一部分地区执行大会决议是否合法”，而且还“担忧是否能够在自由的气氛中举行选举和建立真正的国家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报告）

这样，美国政府要在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的方针，不仅遭到了全体朝鲜人民的坚决反对，甚至应执行这一任务的“委员会”也都怀疑它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了。可是，美帝国主义者为实现自己的侵略目的，不择手段，疯狂地企图在肆行空前的法西斯镇压和紧急戒严的气氛中举行单独“选举”。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美帝国主义为了在南朝鲜举行“自由选举”，出动了战舰和飞机，还在南朝鲜全境大量出动用坦克、大炮和机枪武

装起来的机动部队，布置了森严的警戒网。另外，在投票站和警察署附近构筑防寨，动员所有警察和“乡保团”等暴力团体，把爱国人民强拉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如果稍有反对，就恣意加以逮捕和监禁。（注）

注：当时目睹了杀气腾腾的“投票站”情形的美国《合众社》特派记者詹姆斯·洛巴在自己的手记中对“自由选举”的真相写道：

“在上空，美军侦察机在盘旋。在投票站，乡保团手拿球棒严守。在汉城有几千名警察和特别任命的民间人，在美军的支援下，在各重要地点和交叉点设置了防寨，各个街口都布置了警备队。民间警备队员拿着斧头把、球棒或木棒把守，南朝鲜警备队则用美国卡宾枪装备着。气氛犹如戒严中的城市。”（一九四九年《朝鲜中央年鉴》第一七一页）

据美国官方报刊报道：仅在举行单独选举前后两个星期内，占领南朝鲜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兵力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但是，南朝鲜人民不顾任何武装镇压，反对卖国的单独选举，奋起展开英勇斗争。

济州岛人民展开有组织的武装斗争，抵制反动警察，把选举弄得完全无效；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选民被拉到“投票站”去了。

南朝鲜工人们从五月八日开始举行总罢工，集体地拒绝参加亡国的“单独选举”。

由于南朝鲜人民的全民性斗争，美帝国主义者所策划的五·十亡国单独选举，完全遭到了失败。

尽管如此，美帝国主义捏造“选举”结果，公布了所谓“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的“成果”。接着，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悍然炮制“国会”，八月十五日宣布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所谓“大韩民国政府”

的成立。

美帝国主义还为了给非法地炮制出来的“大韩民国政府”赋与“合法性”，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联合国大会，怂恿“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歪曲事实，把南朝鲜单独政府描写成为“朝鲜的这个地区选民自由意志的正确表现”(注1)，并强行通过决议，承认南朝鲜单独政府是全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注2)

但是，这个南朝鲜的“大韩民国政府”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是掩盖新殖民主义统治的遮羞布，是忠实地执行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

“大韩民国政府”的这一附庸性和卖国性，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美国驻韩大使”穆乔给李承晚指示的所谓“国策”方向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穆乔指示说，傀儡政府必须彻底按照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韩大使”的指令编制预算和经营财政经济。至于军事问题，战时应服从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平时则应服从“美国驻韩大使”的指示。还“命令”说，长官一级的“人事”权和“国防部”的最高批准权也属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军事顾问团。(注3)

穆乔的这一指令清楚地表明：“大韩民国政府”形式上从“美军政”接受了“政权”，但它是没有任何政治自主、经济独立和军事实权的彻头彻尾的殖民地的附庸“政权”，只不过是为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政策和亚洲战略服务的御用工具。

注1：《大韩新闻》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

注2：《南朝鲜资料参考集》第一集，第四七——四八页。

注3：《揭露美帝国主义侵朝政策的真相和发动内战者的真面目》第五四——五五页。

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炮制傀儡政权，实现了要牺牲全体朝鲜人民的利益，把南朝鲜变为侵略大陆的军事战略基地这一侵略目的。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讲话清楚地表露了他们在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的目的。他说：“我们在韩国，……同联合国合作，建立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提供了莫大的援助，使它用自己的腿站起来，并正在向国会要求继续提供援助，直到这个国家能够站稳脚为止。……我认为中途停止对这个国家的援助”是“对我们在亚洲的利益的更彻底的失败主义的表现，是十足的狂妄行为”。（注）

艾奇逊的这番话很清楚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炮制“大韩民国政府”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始至终根据它在朝鲜和亚洲的侵略利益，企图加强对这一“政权”的“援助”，“巩固”它的“独立”，从而把傀儡政府更有效地用来推行对朝鲜和亚洲的侵略政策。

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只要给政治、经济、军事上完全附属于美国的这一新殖民主义统治工具——南朝鲜傀儡政权赋予所谓“合法性”和“独立性”，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要永久分裂朝鲜，把南朝鲜变为强占全朝鲜的兵站基地、强占亚洲大陆的桥头堡，进而变为称霸全世界的战略要冲这一侵略目的。

另一方面，美国统治集团在南朝鲜炮制傀儡政权的结果，使他们掌握了能够以此为据点发动内战，全面推进强占全朝鲜的战争准备的“合法”机构和手段。如果同南朝鲜“政府”缔结各种“协定”，把它更彻底地附属于美国，那末这一“政权”必将变成服服贴贴地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服务的工具。

首先，如果在南朝鲜大量搜罗廉价的炮灰来组织傀儡军，那末美国人就能少流血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还能调动南朝鲜的战略物资来充当战争的需要。而且通过各种“协定”，在南朝鲜主要地区和港口建

立军事基地,就能轻而易举地拥有亚洲第一流军事基地。更重要的是,由于炮制了傀儡政府,他们就可以利用两国政府遵守“平等”和“互惠”原则等言词掩盖他们的侵略行为,欺骗世界舆论。

同时,将来对北半部发动战争的时候也可以借南朝鲜傀儡的手,从而使美帝国主义用“援助”的形式容易组织称霸世界的“十字军行军”。当然,这一切事情用“军政”统治的形式是根本做不到的。

这样,以炮制南朝鲜傀儡政权为转机,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殖民奴役政策和侵朝战争的准备进入了新的阶段。

注:艾奇逊《亚洲的危机——联合国军的士气沮丧》美国国务院档案第二七卷,No.556,第一一七页,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八五页)

(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半部革命民主基地的加强,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

在南朝鲜炮制傀儡政权前后,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的民族分裂政策和发动战争的活动变本加厉了。

美帝国主义不希望朝鲜统一独立的态度已经更明显了,在三八线上对北半部发动的武装进攻越来越频繁,“北进”骚动闹得更加嚣张。

当时的形势要求进一步加强在北半部建立的革命民主基地。

只有进一步加强北半部的革命民主基地,千方百计地加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威力,才能完全制止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活动和侵略行为,主动地推进争取祖国的自主统一的斗争。

解放初期，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天才地洞察由于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和实行殖民政策，朝鲜革命带有长期性和艰苦性的特点，提出了把北半部建设成为强大的民主基地，用朝鲜人民自己的力量赶走美帝国主义，实现祖国的统一和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一独创的建立革命民主基地的路线，并英明地领导了朝鲜人民贯彻这一路线的斗争。

在北半部建立革命民主基地的斗争，首先是从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的工作开始的。

由于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上横着严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建立革命的参谋部——党，才能把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和加强争取祖国的统一和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的强大的革命力量，有力地促进建立民主基地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以在抗日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共产主义者为核心，团结曾在各地活动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北朝鲜共产党。

由于革命政党的建立，朝鲜人民有了能够建立革命民主基地的强有力的先锋队，能够有力地组织和动员南北朝鲜全体人民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

共产党成立后，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党的同时，有力地开展了争取群众、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斗争。

由于有力地展开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斗争，职业同盟、农民同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妇女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在极短的时间内先后建立起来，使数百万劳动群众有组织地团结起来了。这就为建立吸收各阶层爱国力量参加的统一战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同时，大力促进了同民主党、天道教青友党等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结果，胜利地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吸收各阶层广大群众参加的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加紧推进了组织革命力

量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把北朝鲜转变成强大的革命基地的工作。

还大力促进了建立革命的民主基地的建国事业。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了及时粉碎国内外敌人的阴险的干扰活动，大力推进建设新社会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建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

这样，在北朝鲜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政权问题，从而全面地推进了在北半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基地的斗争。

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仅在一两年的短时间内公布了土地改革法令、重要产业国有化法令、劳动法令、男女平等权法令等各项民主法令，并胜利地实现了这些法令，结果在北半部建立了牢固的人民民主制度。

与此同时，有力地推进了建军事业。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根据他在解放初期提出的建立革命的正规武装力量的方针，依靠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宝贵经验和基础，积极推进了建军工作。

他派许多抗日革命战士担负建军工作，并使他们在这项工作中起了核心作用。他还为了培养人民武装力量的政治、军事技术干部，建立了平壤学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央保安干部学校（一九四六年七月）和保安干部训练所（一九四六年八月）。做好了这种准备工作的结果，在抗日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壮大成了正规武装力量——朝鲜人民军。

由于有了正规武装力量，朝鲜人民才能够牢固地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使之不受敌人的任何侵犯，同时为将要建立的统一独立国家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

这样，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北半部胜利地完成

了建党、建国、建军的历史性任务，建立了统一祖国的可靠保证——革命民主基地。

由于建立了民主基地，北半部变成了能够粉碎敌人的侵略活动、可靠地保证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强大堡垒，从而给为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斗争的南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和信心。

革命的民主基地的建立，对专事民族分裂活动、一向对北半部虎视眈眈的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美帝国主义者对北半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惊人的发展惊慌失措，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了把南朝鲜变为侵略北半部和大陆的战略基地的阴谋活动。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蹂躏南北朝鲜人民对统一祖国的一致愿望，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在南朝鲜建立傀儡政权的阴谋活动，对朝鲜的侵略进入了更严重的阶段。

当时的形势要求铜墙铁壁般地加强革命基地。

要加强革命民主基地，首先必须加强政治力量。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了千方百计地加强革命的领导力量——党，把所有的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于一九四六年八月，把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建立了劳动群众的统一的政党——朝鲜劳动党。

共产党发展成为劳动党，这在扩大和加强政治力量方面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劳动党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劳动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从而能够在北半部促进把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加强民主基地的工作，更有力地展开争取祖国统一独立的斗争。

为了巩固和加强民主基地的政治力量，在劳动人民中间大力推进了思想革命。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亲自倡议的建国思想总动员运动，是使劳动人民反对旧思想、用新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思想斗争，这在加强政治力量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

在劳动人民中间消除旧思想残余和旧生活习惯的思想斗争，是和经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的。因此，建国思想总动员运动既是为建设新祖国和新社会而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又是和经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

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大力开展改造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的思想革命的结果，更加巩固了全体人民的统一团结，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力量。

为了加强政治力量，还加强了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武器——人民政权。

党提出了通过全民性民主选举，在从法律上巩固人民政权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这一人民政权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于一九四六年末到一九四七年初胜利地举行了选举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根据道、市、郡人民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平壤召开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成立了北朝鲜人民会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北朝鲜人民委员会。

北朝鲜人民委员会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武器，为执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任务，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而进行了斗争。

为了加强革命民主基地，在加强政治力量的同时，还大力开展了加强经济力量的工作。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还在过渡时期的开始阶段，就阐明了我们党最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基础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方向，并根据祖国光复会

十大纲领中的经济纲领，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

"要想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国家，就一定要奠定自己民族的自立经济的基础，而要奠定自立经济的基础，就必须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没有自立经济的基础，我们就不可能独立，不可能建立国家，而且也活不下去。"（《金日成著作集》第三卷，中文版第九六——九七页）

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是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发展，从经济上进一步加强北半部革命民主基地，从而能够建设富强的自主独立国家的最革命的经济建设路线。

为了根据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奠定民族经济的自立基础，北半部大力开展了复兴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结果，胜利完成了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执行的一九四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接着，又胜利完成了一九四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胜利完成两次国民经济计划的结果，同一九四六年相比，北半部的工业生产一九四七年增长到百分之一百五十三点三，一九四八年增长到百分之二百一十七点九；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部门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了。

农业部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计划期间，北半部的粮食产量大大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最高年度一九三九年的水平，这使北半部变成了粮食能够自给自足的地区。

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北半部民主基地从经济上也更加得到巩固了。

北半部在从政治经济上加强革命民主基地的同时，还为从军事上加强民主基地，大力进行了斗争。

结果，我们的朝鲜人民军壮大成为从政治思想上、军事技术上做好准备，能够随时随地一举消灭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钢铁般的革命武

装力量。

如上所述，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北半部在解放后短暂的时间内建立了牢固的革命民主基地，这就使朝鲜人民能够更有力地进行了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民族分裂政策和侵略活动，争取祖国的统一独立的斗争。

尽管美帝国主义为在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而进行露骨的民族分裂活动，朝鲜人民更有力地展开了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了消除由于美帝国主义阴谋举行“单独选举”和建立“单独政府”而造成的国土两断和民族分裂的危机，阐明了党的关于自主地根据民主原则，以和平的方法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不是在南朝鲜建立单独政府，而是在全国范围举行民主选举，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方针。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九四八年新年贺词、一九四八年三月在北朝鲜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在北朝鲜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中央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反对反动的南朝鲜单独政府的选举，争取朝鲜的统一和自主独立》里，阐明了关于选举代表全体朝鲜人民的意志的全朝鲜最高立法机关、建立全朝鲜的统一的中央政府的自主的祖国统一方针。

从一九四八年二月开始，对全朝鲜最高立法机关将要通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全民性讨论，而且为了以全民性运动反对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单独“选举”阴谋，采取积极的、进攻的措施，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平壤召开了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

参加四月联席会议的有南北朝鲜五十六个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南朝鲜的中间势力代表和甚至毕生以“反共”为业的金九等一部分顽固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尽管与会全体代表的政见和信仰彼此不同，但他们一致支持和赞同了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方针。会议决定：用南北朝鲜全体爱国民主力量的紧密团结来粉碎南朝鲜的亡国单独选举，使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建立统一的自主独立国家。

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的召开，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祖国统一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所带来的巨大胜利，是他的绝对的权威和威信、博大胸怀所带来的光辉结晶。

四月南北联席会议以后，南北朝鲜的全体人民展开全民性救国斗争，实际上完全粉碎了五·十亡国单独选举。

尽管如此，美帝国主义者还是厚颜无耻地捏造“选举”结果，在南朝鲜炮制了卖国政权。在这种形势下，朝鲜人民面临了这样的任务：揭露上述卖国政权的非法性，宣布“单独选举”无效，迅速地建立代表全体朝鲜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正的统一的民主中央政府。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依靠在反对“单独选举”的斗争中无比高涨起来的群众革命热情和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的南北朝鲜的广大革命力量，英明地领导了立即实现党的关于建立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路线的斗争。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

“我们必须立即建立代表朝鲜人民的意志的全朝鲜最高立法机关，实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不应该建立单独政府，而应该由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来建立全朝鲜的政府。”

只有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才能建立代表全体朝鲜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统一的中央政府。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南北朝鲜全境举行了旨在建立统一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普选。

在南半部，不顾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李承晚傀儡集团的残酷镇

压和森严的警戒，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五二的选民参加选举；在享有一切政治自由的北半部，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在南北朝鲜普选取得辉煌胜利的基础上，一九四八年九月，在平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向全世界宣布了全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会议反映全体南北朝鲜人民的一致愿望，衷心推举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

以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建设统一的富强的自主独立国家的斗争中取得的辉煌胜利。

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人民永远摆脱了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在自主独立国家的旗帜下，昂首挺胸地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并以和世界大小国家同等的权利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人民有了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武器，保证了全国的革命力量比之于反革命势力占决定性优势，能够在新的阶段大力展开争取祖国统一独立的斗争。

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亚洲东方一角出现了强大的自主独立国家，筑起了保卫和平的可靠堡垒；相反，南朝鲜傀儡政权的非法性则大白于世，在人民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

这对美帝国主义企图把南朝鲜作为侵略大陆的兵站基地，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全朝鲜和大陆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此，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为了诋毁共和国的声誉，颠覆共和国政权，一边进行罪恶的侵略活动，一边疯狂地进行了战争准备。

朝鲜人民面临了制止和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动内战的阴谋、实现统一祖国的历史性事业的刻不容缓的斗争任务。

二、为“北进”而进行的露骨的侵略战争准备

（一）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帝国主义者在南朝鲜制造傀儡政权后，全面推进了侵朝战争准备。

美帝国主义加紧备战，是同美国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关的。美国经济依靠第二次大战中攫取的莫大的战时利润和牺牲根据“马歇尔计划”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的利益，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期间一时有过起色，但是从一九四八年末开始又面临了资本主义的绝症——生产过剩的危机。

美国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进行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经济混乱，是一个规律，所以美国虽然获得了战时暴利，但它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经济危机。

特别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经济危机表现得更严重，更带有破坏性。因为它是与第二次大战后进一步加深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有关的。

美帝国主义者通过所谓战后复兴欧洲经济的计划——“马歇尔计划”，使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加附属于美国，并牺牲这些国家的利益，带来了经济的暂时复苏。

美帝国主义大肆叫嚣什么“这个计划把欧洲从经济肃条中拯救出来……从共产主义奴役中拯救出来了”，但它开的这个药方没有长期见效。

以允许美帝国主义者片面倾销美货为条件接受了“马歇尔计划”的这些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赤字逐年激增，不得不发生严重的美元荒。

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西欧十六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人超激增，一九四七年增到八十六亿美元，一九四八年增至九十五亿美元。这样，这个计划终于招致了破坏资本主义世界的对外贸易、更加降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购买力的结果。因此，美帝国主义虽然人为地增加了出口量，但它还是面临了严重的销路荒。结果，对欧洲国家的出口量不能不日趋减少。

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恶毒的封锁政策也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问题变得更严重了。

美帝国主义者为使接受它的经济及军事援助的国家奉行它的“封锁政策”和“反共”政策，把“援助”作为附加条件，强迫他们追随美国向“共产主义各国”禁运军需物资。于是，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由十五个受援国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他们以战略物资为名规定禁运的物资竟达三百种。

在战后，由于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瓦解，失掉广大的殖民地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面临了销路荒，在这种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政策反而成了进一步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更加缩小了，美国的资本和商品的输出范围更加缩小了。

由于上述的各种情况，膨胀到顶点的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一九四八年末开始的经济危机，首先从轻工业部门开始，接着席卷了重工业的许多部门。到了一九四九年三月，钢铁工业部门也开始面临危机。

由于经济危机，物价暴跌，对机械及设备的投资大大减少了。一

九四九年八月的物价指数由前一年同月的一百六十九点五(以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为一百)暴跌到一百五十二。

在整个工业部门,对设备的投资,一九四九年第一季度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十三点四(十三亿美元)。工业生产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开始缩减,在八个月内缩减了百分之十七;轻工业部门的棉花消耗量,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一九四九年七月这段时期大约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结果,产生了大批“过剩”劳动力,失业人数激增到六百万。(注)

注:据美国政府发表的资料,失业人数,由一九四八年十月的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增加到一九四九年七月的四百零九万五千、一九五〇年二月的四百六十八万四千。

美国电气工人工会正式申明的失业人数为六百万。(昂利·格鲁德《对美帝国主义的历史分析》东京,第二九五页)

美国垄断组织的利润,一九四八年九月有三百六十六亿美元,同年十二月减少到三百四十五亿美元,一九四九年三月激减到二百八十四亿美元。

主要经济各部门生产的增减情况如下: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经济危机时生产指数的增减

(生产指数以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为一百)

分类	单位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增加(+)或减少(-)%
一、生产和运输				
一般指数		192	175	- 8.9
钢铁		208	169	-19
机器		276	233	-16

纺织		170	141	−17
货车	100万	42.7	35.9	−16
二、农业				
耕作者收入	10亿美元	16.7	13.8	−17
三、出口				
出口总额	10亿美元	12.6	12	− 3
农产品	100万吨	2.8(下半年)	2.5(下半年)	−12
汽车	1000辆	440	230(1950年)	−35
四、失业者	100万	2.66 (1949年2月)	4.48	+69

(昂利·格鲁德《对美帝国主义的历史分析》东京，第二九四——二九七页)

上面的资料表明，根据骗人的“马歇尔计划”和臭名远扬的“杜鲁门主义”加强起来的“冷战”也并未能解决美帝国主义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寻找摆脱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危机的出路，已经走上了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道路。他们在这一目的下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促使附属国家的经济军事化，扇动战争歇斯底里，加紧进行反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宣传，妄图在可能的地区发动战争。”(《金日成著作集》第七卷，中文版第三三八页)

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狂妄地企图通过准备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来寻找摆脱当时的经济危机的出路。美帝国主义估计：只有“热战”和“战争经济”才能使他们摆脱这种破坏性的经济危机。

因此，造成战争气氛，“维持紧张状态”，就成了“杜鲁门外交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华盛顿……把和平看成一种绞索”。(注1)

美国垄断财团需要有一个能够从濒死状态中拯救自己的“强心剂”，说：“有充分的根据可以相信政府为了给经济注入新的生命，正在准备

新的大型注射针。"(注2)他们如此期望美国统治集团挑起新战争。

对挣扎在经济危机中的垄断资本家来说，侵略战争一向是"救世主"。因此，在生产过剩危机中挣扎的美国垄断财团叫嚷什么"为繁荣需要战争！"，渴望靠因战争激增的军需订货获得新的暴利。对此，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写道："美国需要有克服危机的机会，因而不得不发动战争。"

美国反动统治阶级决心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垄断财团，一面促进国内体制的法西斯化，一面为造成战争景气，热中于经济的军事化和军备竞赛，加紧推进了新战争准备。

加紧军备竞赛，是美帝国主义挑起新战争政策的最明显的表现。

从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征兆的一九四八年起，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在美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军备扩充。

当时美国政府为准备新战争开支军费的情况如下：

军 费 开 支 预 算

（单位一百万美元）

项　　目	按会计年度计算的军费预算		1949－1950年（预算）
	1947－1948年（决算）	1948－1949年（预算）	
国　防　费	10,914	14,700	15,900
原　子　能	466	632	725
航　　空	136	194	256
海　　运	183	152	182
总　　计	11,709	15,678	17,063

（根据杜鲁门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发表的《咨文》制定——

《对美帝国主义的历史分析》东京，第二七八页。本图表中

的11,709与内容不符，但原图表就是这样的——作者注）

正如上表，美帝国主义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会计年度的军费开支为一百一十七亿美元；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和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会计年度预计分别开支一百五十六亿七千八百万美元和一百七十亿六百三十万美元。这比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会计年度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只有大规模的军备扩充和侵略战争，才能给在危机中挣扎的美国垄断财团吹入活气，给“杀人为业的商人”带来好景气。

一九五二年一月败战将军范佛里特说：“朝鲜是为我们祝福的。若不在那里，那就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像朝鲜这样的对象对我们还是需要的。”（注3）他的这一告白，暴露了美国政府推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而且对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一九五〇年发动战争这个质问作了答复。

美国统治集团为渴望战争景气的美国垄断财团着想，计划在朝鲜或世界的某一地方燃起侵略战争的火焰，“消除折磨美国产业的所谓不景气的幽灵”，为垄断资本家“祝福”。他们考虑朝鲜特殊的政治、经济上的因素，把朝鲜指定为执行上述计划的舞台。

因此，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那个时期，美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推进了侵朝战争准备。（注4）

注1：I·F·斯顿《朝鲜战争秘史》下册，日文版第一四一——一四三页。

注2：《纽约商务日报》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

注3：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纽约美国人日报》引《合众社》美第八军司令部讯。

注4：美国学者郝薛尔·梅厄就美国统治集团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写道：“一九五〇年春，华尔街的老板们越来越加快促进了实弹战的准备，其原

因除了怎样防止李承晚政权的崩溃这种复杂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因素。

“假如前者把它引入朝鲜这个特殊的方向，那末代表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局面的另一个因素，使它朝着一般战争的方向前进了。”（郝薛尔·梅厄《美国现代史》京都，第一五六页）

实际上，通过美国垄断财团在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后发出的欢呼声，也可以知道发动这一战争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动朝鲜战争的那天，美国的军费开支一跃增加了一百五十五亿美元，七月增加一百零五亿美元，十二月增加一百六十八亿美元。美国政府的军需订货每月平均达到了五十亿美元的巨额，这笔巨款给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占去了。（《纽约美国人日报》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与军需生产有密切关系的七大工业的利润，一九五〇年第三季度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了，同前一年同期相比，机械工业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石油工业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新闻周刊》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因此，当时美国垄断财团高喊“战争景气万岁！”“军事通货膨胀万岁！”御用出版物也向财团暗送秋波写道：“朝鲜这个企业使经济复活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赶走了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一直折磨美国产业的所谓不景气的幽灵。”（《美国现代史》京都，第一七九页）

（二）傀儡军的建立及其装备的加强

“国防军”的建立

美国的新战争准备，首先是从大大扩充南朝鲜傀儡军的工作开始的。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九四八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我提出报告说，在下列三项中可以选定一项。即放弃朝

鲜；对朝鲜继续负军事及政治上的责任；给经过训练的、有一定装备的韩国政府的军队提供援助。……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劝我选择第三项的办法。我接受了这个劝告。”（注）

注：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二三一页。

杜鲁门说的这番话暴露了当制造南朝鲜的单独选举和傀儡政权这一事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由杜鲁门批准的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的基本内容。正如杜鲁门所写的，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是在南朝鲜建立单方面政府的基础上加强军事援助，大大扩充经美国式训练的和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以便“不使这个年幼的国家崩溃”。

美帝国主义从霸占南朝鲜的初期起就标榜所谓“国防警备”，炮制了傀儡武装力量。他们在建立“大韩民国”这个傀儡政权之后，在南朝鲜全面地推行了建立正规武装力量的活动。

美帝国主义认为，掌握南朝鲜傀儡军的统帅权，使傀儡军完全附属于美国，是扩充傀儡军的先决条件，并为获得这一权利，首先同李承晚傀儡政府缔结了军事协定。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霸占南朝鲜的美军司令霍奇，同李承晚缔结了所谓“关于过渡时期军事及安全的暂行行政协定”。

这个协定的本质在于：在把对南朝鲜的“警备队”、“海岸警备队”、警察、军事基地和设施的管辖和统帅权“逐步移交”给傀儡政府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招牌下，美军司令继续掌握对傀儡军的一切统帅权，使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长期驻扎南朝鲜“合法化”。

根据共有五个条款的这一协定，美军司令不仅“继续掌握南朝鲜治安部队的组织、训练和装备”（第一条），甚至保有“作战监督权”（第二

条)，而且美军司令依然“保有对他们认为需要的南朝鲜重要地区、设施(港湾、医院、铁道、通讯、机场)的控制权”。(第三条)

这里指的什么“过渡时期”、“暂行”等只不过是为欺骗朝鲜人民而用的空话而已。

所谓“关于过渡时期军事及安全的暂行行政协定”，是美帝国主义为实现自己的阴险的目的而炮制的侵略性“协定”。他们企图通过这个“协定”使美军掌握对南朝鲜傀儡军的全部统帅权，从而于发动朝鲜战争之前在南朝鲜大大扩充侵略武力。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美帝国主义者在霸占南朝鲜的初期，一边准备侵略共和国北半部，一边开始建立了以警察队和暴力团为骨干的‘国防军’。”

签定“行政协定”之后，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立即着手炮制“国防军”，来大大扩充傀儡武力的工作。

美帝国主义在建立所谓“大韩民国”之后，立即把美国造一〇五公厘炮、五七公厘炮、飞机、舰艇以及解除日本军武装时取得的大量日本造武器移交给南朝鲜，并以此为基础，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宣布建立了以“朝鲜警备队”(一九四六年，把“南朝鲜国防警备队”改称为“朝鲜警备队”)和“海岸警备队”为基干的所谓“国防军”这个正规化了的傀儡军。

李承晚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说，要在美国的“援助”下“首先编成十万国防军”，这是一项紧急任务(注1)。正如美国军事评论报《星条报》所指出的，美国统治集团也认为“要占领北朝鲜，就要尽快培养出装备得很好的十万兵力”(注2)，并给傀儡政府指出了培养十万“精锐部队”这一中心任务。

根据美国政府的这种要求，南朝鲜全面推进了扩充“国防军”的工作。

建立“国防军”后，为了“加强它的干部阵容”，李承晚匪帮把曾当

过日本侵略军军官的金锡源、刘升烈等和在美国军政时期带头屠杀了爱国人民的吴光善、李浩、李炯锡、尹致映等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大量拉进"国防军"来了。与此同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国会"通过了"国军组织法"，制定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讯、装甲、兵站、后勤、监察、军医、宪兵、航空等各军种和兵种。同时，还组织了步兵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等七个步兵团和"陆军特别部队搜查队"、"陆军特殊部队"、"游击大队"、"虎林部队"、陆军补充部队通讯队等许多"特殊部队"，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把原来的旅改编为师，同年六月二十日新编了傀儡军第七师和第八师。这样，"国防军"的陆军兵力共有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和首都师等八个师了。(注3)

注1：一九四七年八月末，李承晚在欢迎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访门南朝鲜的集会上提出保证说，如果美国提供五亿圆的"援助"，那末用它的一部分就能够培育十万"国防军"。(《劳动新闻》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注2：《星条报》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

注3：南朝鲜傀儡陆军本部编《陆军战史》第一卷，大邱，第七二——七四页。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防军"陆军每个师的组织情况如下：

"国防军"陆军师的组织一览表

师　别	组成年月日	师属团	团组成年月日
陆军本部		特别部队	1948年12月6日
		航空司令部	1948年9月13日
		兵工厂	1949年8月1日
		被服厂	

第一师	1947年12月1日组织旅 1949年5月12日改编为师	第十一团	1948年5月4日
		第十二团	1948年5月1日
		第十三团	1948年5月4日
第二师	1947年12月1日组织旅 1949年5月12日改编为师	第五团	1946年1月19(29)日
		第十六团	1948年11月20日
		第二十五团	1949年6月20日
第三师	1947年12月1日组织旅 1949年5月12日改编为师	第二十二团	1946年2月18日组织六团,1949年4月15日改称为二十二团
		第二十三团	1949年6月20日
第五师	1948年4月29日组织旅 1949年5月12日改编为师	第十五团	1948年5月4日
		第二十团	1946年2月15日组织四团,1948年11月20日改称为二十团
第六师	1948年4月29日组织旅 1949年5月12日改编为师	第七团	1946年2月7日
		第八团	1946年4月1日
		第十九团	1948年11月20日
第七师	1948年1月7日组织旅 1949年6月改编为师	第三团	1946年2月26日
		第九团	1946年11月16日
		第一团	1946年1月15日
第八师	1949年6月20日	第十团	1948年5月1日
		第二十一团	1949年2月1日
首都师		第二团	1946年2月28日
		第十八团	1948年11月20日
		第十七团	1948年11月20日,

首都师	1949年6月20日	第十七团	1950年3月1日改编为陆军本部直属部队
		装 甲 团	1948年1月1日
		炮 兵 队	

(陆军本部编《陆军战史》第一卷，附件九之1、3、4、5、6)

这样，南朝鲜傀儡陆军除了特殊兵种部队以外，由建立“大韩民国”前的十六个团(十五个步兵团和一个独立装甲团)增加到二十二个团。

这一事实证明，美国统治集团在南朝鲜制造“大韩民国”后，把迅速扩充傀儡军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加紧进行了占领北朝鲜的战争准备。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扩充南朝鲜傀儡军时，使过去在国家和民族面前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天皇”军队的军官充当了“国防军”的骨干。

美国侵略者在建立“国防军”的同时，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作过日本兵器学校教官的臭名昭著的日本侵略军少校蔡秉德为傀儡军总参谋长；任亲日走狗、解放后从北半部逃到南半部的李应俊为陆军总参谋长；任伪满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丁一权为陆军副总参谋长。重新改编的傀儡军各师的师长当中也有：曾任日本侵略军上校、带头对朝鲜人民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疯狂地进行“讨伐”的、万恶的亲日走狗金锡源(第一师师长)和刘升烈(第二师师长)、李亨根(第八师师长)等亲日、亲美分子。不用说中下级军官，就是军士一级也都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人类渣滓来充当。(注)

注：在日本出版的《陆战史集》就“国防军”的这种组成状况写道：“韩国军人的组成是很复杂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有：刘升烈（三十六期）、蔡秉德（四十九期）、李钟赞（四十九期）、金贞烈（五十四期）、丁一权（相当于五十五期）、刘载兴（五十五期）、李亨根（五十六期）、朴正熙（相当于五十七期）等将军，他们都是韩国军的核心。日本军志愿兵出身的有宋尧赞将军，学生兵出身的有金钟五、张都暎、白仁烨、韩信等将军。总之，这些将军可以说是日本派。据传闻，过去被日本征兵的人和当过日本警察的人以及第二次大战后由北朝鲜逃到南朝鲜的人（也被称为南逃者）也参加军队当了一般官兵；军士一级的大部分也是过去当过日本兵的人。”（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陆战史集》一集，东京，第一一页）

美国统治集团和李承晚匪帮在大力扩充傀儡陆军的同时，大力扩充了空军。

美帝国主义制造“大韩民国”后不久，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为了大力扩充傀儡空军，把从前的空军地面部队改编为空军地面司令部，新编了飞行部队和空军地面部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把“朝鲜警备队航空司令部”改组为“陆军航空司令部”，第二年十月一日，把空军从陆军中分离出来编成了独立部队。在扩大机构的同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京畿道金浦郡开办航空士官学校，培养了傀儡空军的骨干，甚至新建“女子航空教育队”，训练了南朝鲜妇女（注1）。结果，截至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傀儡空军在金浦、汝矣岛、水原、群山、大邱、光州（全罗南道）、济州分别拥有了地面部队。从人的组成方面来看，在外国空军部队（绝大多数是日本军队）里服务过三年以上的人约达四百名（其中驾驶员约一百名）。（注2）

注1：空军本部政训监室编《空军史》第一集，汉城，第六四页。

注2：陆军本部编《陆军战史》第一卷，大邱，第八三——八四页。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还大力扩充了傀儡海军。

美帝国主义在制造“大韩民国”的同时，把从前的“海岸警备队”改编为海军，大量吸收日本海军军官出身的人，扩充了海军兵力。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新编所谓海军陆战队，增强了海军兵力。仅据他们发表的缩小了的统计，截至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傀儡海军兵力竟达七千七百一十五名(其中，海军陆战队一千二百四十一名)。同时，傀儡海军接收美军的各种舰艇，在仁川、釜山、木浦、丽水、镇海分别建立了基地。（注）

注：陆军本部编《陆军战史》第一卷，大邱，第八六页。

傀儡陆海空军的大力扩充(注)，是如实地反映美国从“冷战”转向“热战”的政策的寒暑表。它很好地说明，一九四八年秋以后，美国多么加紧推进了在朝鲜的新战争准备。

注：在发动朝鲜战争前夕，南朝鲜傀儡集团发表的缩小了的“国防军”兵力如下：

陆军八个师	六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名
其他支援部队	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八名
计	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四名
海军	七千七百一十五名
空军	一千八百九十九名
海军陆战队	一千一百六十六名

总计　　　　　　　　十万五千七百五十四名

(《韩国动乱》第二〇八页)

这里加上和"国防军"一样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经过美国式训练的五万名以上的警察，其数目至少达十六万名。

一九五一年五月即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就公布《魏德迈报告》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在发动战争的前夕，南朝鲜傀儡军的武装装备和其人数。他说："……陆军完全用美国步兵器材装备起来了。警察和海岸警备队的一半左右携带着美国造武器和卡宾枪，其余备有日本造的同类装备。直到开始进攻时，这支保安部队，靠我们的援助，增加到十五万名。"(《合众社》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华盛顿讯)

用美国武器武装起来的"国防军"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毫无关系的、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的侵略工具。

一九五〇年六月五日，"驻韩美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国防军"说，它是"守卫美国资本的忠实的看门狗"(注)。并自夸说，美国在南朝鲜拥有用最少的费用维持能获得最大成就的兵力。这很好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武装侵略战争的工具——"国防军"这个雇佣兵的本性。

注：《中国周报》上海，一九五〇年六月五日。

曾任麦克阿瑟司令部外交司长的西巴尔杜也不想隐瞒"国防军"这个雇佣兵的本质。他说，在朝鲜爆发战争前夕，"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带领南朝鲜傀儡政府国防部长官申性模、总参谋长蔡秉德等"国防军"的头头，频繁地到日本去，同日本统治集团进行了密谈。他还揭露说，罗伯特每每把"国防军"叫做"我的军队"、"我的官兵"，大肆宣扬了它的"无敌"的战斗力。西巴尔杜还揭露说，从英国贸易船船长

一跃升到南朝鲜傀儡政府国防部长官的申性模在罗伯特或日本统治集团面前连连哈腰讨好说:“请叫我船长好了。”.(西巴尔杜《回顾对日本的占领外交》)

“国防军”不仅是美国的“看门狗”,而且是用枪炮镇压南朝鲜人民爱国的反美救国斗争的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工具。

“国防军”的反人民反民族的性质,首先表现在它的骨干由民族叛徒组成。他们过去做日本“天皇”军队的军官,为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尽忠,而如今做了凶残的刽子手,镇压南朝鲜人民的正义的爱国斗争。(注)

注:“国防军”从它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作为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干尽了反人民反民族的勾当。

一九四八年四月,当济州岛人民在南朝鲜傀儡政权成立的前夕,为反对亡国的单独选举而奋起展开斗争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强占者出动所谓“国防警备队”和“海岸警备队”,甚至出动傀儡空军,残酷屠杀大批爱国人民,残酷镇压了人民的斗争。(陆军本部编《陆军战史》第一卷,大邱,第八五——八七页)

“国防军”刚成立后,一九四八年十月,南朝鲜爱国军人和人民在丽水和顺天举行暴动时,美帝国主义又动员大批傀儡陆海空军,大量屠杀了爱国军民。

由于“国防军”的成立,美国在南朝鲜拥有军事力量,能够用枪炮镇压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维持殖民统治,发动侵略战争了。据麦克阿瑟的传记作家美国人干瑟透露,一九五〇年发动朝鲜战争的前一个星期,谍报系统的美高级军官表明自己的见解说:“如果爆发战争,韩

国军(亚洲最优秀的军队)就能一举击破北朝鲜军。”(注)这就是说，他们毫不隐讳地夸耀，美帝国主义没花多大的钱已在南朝鲜准备好发动朝鲜战争的“可靠”炮灰。

注：约翰·干瑟《麦克阿瑟的谜》东京，第二五八页。

美帝国主义掌握傀儡军的统帅权，“国防军”装备的现代化

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建立傀儡“国防军”后，为掌握对它的统帅权，用美国武器实现装备的现代化，加强其战斗力而付出了力量。

美国统治集团认为首先重要的是维持美军的长期驻扎，同时还有必要加强对傀儡军的统帅权和监督权。

但是，当时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撤退一切驻朝鲜外国军队的正当的建议，苏联军队已在一九四八年底以前全部撤离了北朝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美国军队同时撤出的呼声比任何时候更高昂了。美帝国主义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于是，美帝国主义想用与从前不同的形式，维持对南朝鲜的军事占领，继续掌握对傀儡军的统帅权。

美国政府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同李承晚傀儡政府缔结了所谓“关于新设驻韩美军事顾问团的协定”，这就是出自美帝国主义的上述凶险计划的侵略性协定。这个“协定”的目的在于：美国使自己的“军事顾问团”永久驻扎南朝鲜，根据自己的战争政策加强对“国防军”的指挥、监督和训练。

“协定”第一条规定：新设“美军事顾问团”的目的是“……在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国防军的组织管理和训练方面，对大韩民国政府提出意见，并提供援助，保证上述国防军有效地利用美

国的军事援助，以发展大韩民国的国防军”。这里说的在“国防军的组织管理和训练方面……提出意见”，提供“援助”，意味着“美军事顾问团”团长掌握对南朝鲜傀儡军的统帅权和指挥权。因此，这一“协定”再一次肯定了一九四八年八月的“韩美暂行军事协定”所规定的美军对“国防军”的统辖权。

“关于新设驻韩美军事顾问团的协定”缔结后，美国通过所谓“军事顾问团”加强了对“国防军”的指挥和监督，并根据他们的战争政策，实现了“国防军”装备的现代化。

美帝国主义把一九四八年组成的“临时军事使节团”改组成“驻韩美军事顾问团”，给“国防军”的师、团、营分别安插十多名“顾问”，指挥他们的训练和作战，完全掌握了对傀儡军的指挥和监督权。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夸夸其谈，说在“国防军”的每个师有十三至十四名“美军事顾问”，“他们同韩国军军官一起工作，一起在三八线前线作战和休息”（注）。这就说明“美军事顾问团”掌握了对“国防军”的控制权，特别是他们对三八线上的军事作战指挥权和监督权。

注：《中国周报》上海，一九五〇年六月五日。

美帝国主义通过“富有实战经验”的“美军事顾问团”成员，对“国防军”进行了美国式训练。在训练中，首先对傀儡军进行有关美国武器和日本武器的原理和使用法的基础教育，在这个基础上，从一九五〇年开始按照傀儡国防部的“教育备忘录第一号”，从班到团全面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战术训练。

美帝国主义者还系统地把“国防军”军官派到驻日本的美军部队去进行了美国式军事训练。当时，对“国防军”军官的这种训练，是在驻

日本九州和山口县的美军二十四师里进行的。据师长迪安的《回忆录》，“国防军”军官在美军二十四师里受的训练，一直进行到朝鲜战争爆发。(注)

注：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陆战史集》东京，第一集。

美帝国主义对“国防军”积极进行训练的目的何在呢？对这一点从罗伯特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五日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富有实战经验的五百名官兵(指“驻韩美军事顾问团”——作者注)，以自己的有效的和集中的活动”，在南朝鲜正在训练“将为你们打仗的十万个人(士兵)。”(注)

注：《中国周报》上海，一九五〇年六月五日。

美帝国主义在对“国防军”进行美国式训练的同时，还加强了“国防军”的军事装备。

美国统治集团一向认为，为了实现它的亚洲战略，武装南朝鲜傀儡是十分迫切的任务，它“比武装其他任何国家”还要紧迫，并且认为“他们比世界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更为正当的理由，要求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因此，美国政府从开头就加强了对南朝鲜的军事“援助”，一九四九年九月炮制“共同防御援助法令”，以图向南朝鲜大量提供军事“援助”。(注1)

据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魏德迈报告》的公布所提出的报告，炮制“共同防御援助法令”后，美国为实现南朝鲜傀儡军的现代化而提供的武器和战斗技术器材，价值达一亿一千万美元。这里包括：十万五千支以上的步枪和卡宾枪，两千挺以上的轻重机枪，五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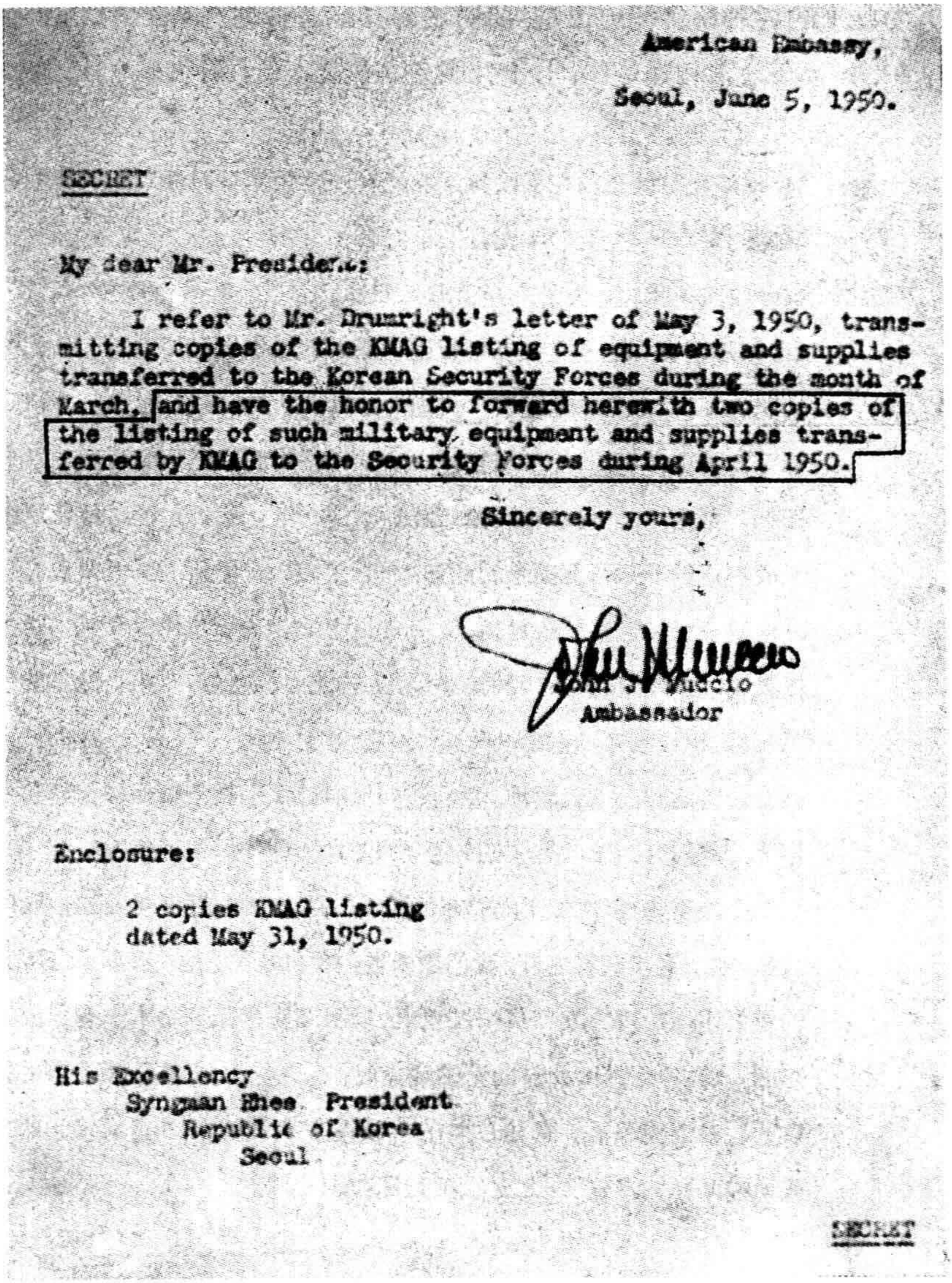
万发以上的各种枪弹和迫击炮、曲射炮和其他各种炮及其炮弹，五千辆卡车，五万个地雷和爆炸物，七十九艘各种舰艇，二十架飞机。（注2）

注1："参议院议员坤奈利在美国参议院就对外政策作证时谈到的有关朝鲜问题的发言"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注2：《合众社》华盛顿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讯。

"参议院议员坤奈利在美国参议院就对外政策作证时谈到的有关朝鲜问题的发言"更具体地指出了美国的这种援助的内容。他说："现在，部分阶层责备我们说，美国过去应该向南朝鲜提供相当数量的军事援助。可是，文件记载证明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给他们提供了成本达五千七百万美元的武器，而且要做一次更新，就需要比它多一倍的资金。这种装备包括：十万支以上的自动步枪和卡宾枪、两千挺机枪、五千万发三十卡利比弹（零点三英寸口径弹）及相当数量的重武器。这里还包括：六〇公厘至八〇公厘迫击炮、一〇五公厘榴弹炮、五七公厘炮和三七公厘炮。我们还向他们提供了数千颗榴弹火箭和手榴弹、有四万四千发炮弹的一百五十门反坦克炮、各种装甲车、卡车、数千个地雷和爆炸物、相当数量的通讯器材、七十九艘舰艇及通信联络飞机。除了这些武器之外，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价值达八千五百万美元的牵引用拖拉机、发动机、发电机、舢板及医疗品等军事上有价值的东西。当考虑到南朝鲜陆军的规模时，这些可以说是相当多的援助。"（"参议院议员坤奈利在美国参议院就对外政策作证时谈到的有关朝鲜问题的发言"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美国的这种军事"援助"在把"国防军"用美国武器武装到牙齿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此，当时《纽约时报》驻南朝鲜特派记者也写道："南朝鲜军队在由美国军官训练的所有外国军队中是最美国化的军队。他



American Embassy,

Seoul, June 5, 1950.

SECRET

My dear Mr. President:

I refer to Mr. Drumright's letter of May 3, 1950, transmitting copies of the KMAG listing of equipment and supplies transferred to the Korean Security Forces during the month of March, and have the honor to forward herewith two copies of the listing of such military equipment and supplies transferred by KMAG to the Security Forces during April 1950.

Sincerely yours,

John J. Muccio
Ambassador

Enclosure:

2 copies KMAG listing
dated May 31, 1950.

His Excellency
Syngman Rhee President
Republic of Korea
Seoul

SECRET

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给李承晚的信（一九五〇年六月五日）。信里附有驻南朝鲜美国军事顾问团于一九五〇年四月移交给南朝鲜国防军的军事装备和补给物资的货单。

们穿美国式军装，坐美国造汽车，带美国造武器，经多年的紧张的训练，像美国人那样行动了。”(注)

注：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劳动新闻》。

美帝国主义还指使南朝鲜傀儡政府把预算的许多部分拨给用来备战的军费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国防军”。

一九四九年度傀儡政府的岁出总额五百二十九亿八千九百万圆中，仅仅拨出八十四亿圆充作“产业对策费”；而拨出二百四十三亿圆作所谓“国防费”(“治安维持费”包括在内，其中，用在“国防”方面的有一百三十四亿圆，用在“治安”方面的有一百零九亿圆)，占岁出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六(注)。这很好地说明，南朝鲜统治集团多么不关心改善贫穷不堪的人民生活和复兴全遭破产的民族产业，而多么疯狂地加紧扩充军备。

注：《韩国产业经济十年史》汉城，第三六六页。

在南朝鲜一味疯狂进行扩军备战的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除了拥有正规军之外，还拥有大批预备兵力，以图做好战争准备。

所谓“护国军”，正是这种预备兵力中的主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承晚以“总统紧急令”公布“关于护国军兵役的暂行措施令”，强征南朝鲜所有青壮年组织了半军事组织“护国军”。结果，仅据南朝鲜傀儡军部发表的统计资料，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他们就编成了四个旅，拥有四万多名的庞大的预备兵力。

编入各个旅的“护国军”团及团部所在地如下：

一〇一旅

一〇一团(汉城市)

一一一团(水　原)

一〇二旅

一〇二团(大　田)

一〇三团(全　州)

一一三团(温　阳)

一〇三旅

一〇六团(大　邱)

一〇六旅

一〇七团(清　州)

一〇八团(春　川)

一一〇团(江　陵)

正如南朝鲜傀儡军部所说的那样,"护国军"是"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使命是加强正规军的战斗力。它分为战斗部队和特殊部队,……必要时将编进正规军"(注)。归根到底,"护国军"虽然用的名称不同,但它本质上是用美国武器武装起来的傀儡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陆军本部编《陆军战史》第一卷，大邱，一九五二年。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要扩充傀儡军，组织大批预备兵力的阴谋活动变本加厉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李承晚公布"兵役法",迫使南朝鲜所有青壮年服兵役充当傀儡军。而且为了强征"兵役法"所规定的青壮年，在各道行政中心设军事暴力机构兵事区司令部，做好一切准备，以便一旦发生战争，就能及时强征到征兵年龄的青壮年编进傀儡军。(注1)

同时，为了对那些根据“兵役法”的规定将服兵役而尚未入伍的青壮年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法西斯暴力团“大韩青年团”为骨干组织了半军事组织“青年防卫队”，并把傀儡国防部陆军本部报道局改组为“青年防卫局”，其下面设“青年防卫训练学校”、“青年防卫队训练干部学校”，对青壮年进行了“反共”教育和美国式军事训练。（注2）

注1：陆军本部编《陆军战史》第一卷，一九五二年，大邱，第七六页。

注2：同上书，第七七页。

“青年防卫队”的骨干“大韩青年团”原是制造傀儡政权后，把南朝鲜全境的所有反动青年团体（主要是由李范奭组织的纳粹式青年团体“民族青年团”和由李青天组织的暴力团“大同青年团”）合并起来组成的。所以当考虑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难推想傀儡陆军的预备部队“青年防卫队”的人数可能比正规化了的“国防军”多好几倍。对此，麦坤曾说：“李范奭将军的朝鲜民族青年团和李青天将军的大同青年团等几个青年组织，对右翼青年进行了军事训练。据说，一九四八年十月，前者拥有一百二十五万团员。”戴维德·坤迪援引这段话后写道：“像军政高级官员在一九四八年七月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就算北朝鲜有十二万五千的精锐军（这是大为夸张的数字——作者注），其比例还是十比一。这就给人暗示了这对韩国是大为有利的。”（注）

注：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一卷，东京，太平出版社，第五三五页。

把兵力扩充到相差“十比一”的程度，其目的何在呢？南朝鲜社会究竟陷进了何种境地呢？

由于把南朝鲜青壮年强征到“国防军”或束缚于各式各样的半军事组织进行军事训练，使美帝国主义强占下的南朝鲜变成了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一样。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战争目的，一面强迫所有朝鲜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一面以“志愿兵”、“学生兵”、“征兵”等名目强征他们入伍。战争歇斯底里笼罩了全社会。只要有人下命令，这些庞大的武力就能立刻开始“北伐”了。内战的危险已经临头了。

（三）发动战争的序曲——狂乱的“北伐”骚动

随着傀儡军的大大扩充及其装备的现代化，南朝鲜傀儡政府疯狂地掀起“北伐”骚动，企图用武力强占北朝鲜。

“北伐”骚动是南朝鲜执政者在美国政府的幕后操纵下，在扩充“国防军”的同时掀起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李承晚在同记者的谈话中明目张胆地表露对北朝鲜的侵略意图，说他们政府的军队希望打进北方。二月七日，他在所谓“国会”上发表讲话时鼓吹傀儡军官兵发动战争，说什么如果在“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帮助下也不能“合并”北朝鲜，那末“国防军”“应该向北朝鲜进攻”。(注1)

李承晚新年开头就掀起了散发火药气味的“北伐”骚动，继之，南朝鲜高级官员们也附和着他的论调，大叫大嚷起来了。

“国防军”总参谋长蔡秉德在谈到一九四九年度“国防军”的任务时说：“新年，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收复还未收复的土地，统一祖国疆土。”(注2)早在解放初期当“首都警察厅”厅长的臭名远扬的刽子手、傀儡政府外务部长官张泽相也说：“为收复失地，韩国政府将毫不踌躇地对北

方采取军事行动。”他甚至傲慢地说，如果北朝鲜人民“仍然支持北朝鲜政府，那就要干掉北朝鲜人”(注3)。另外，傀儡政府的内务部长官尹致映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说：“统一南北朝鲜的唯一途径，是大韩民国用实力收复北朝鲜这个失地。”(注4)他还毫不隐讳地透露说，“北进统一”才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而且要这样做。

注1：《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一九五四年，平壤，第四九七页。

注2：《共同社》汉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讯。

注3：《合众社》汉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讯。

注4：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在汉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转自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一卷，第九三页。

曾任内务部长官的妖僧白性郁曾向常驻景武台的记者暗示将在一九五〇年发动北侵战争，他说：“今年是檀君纪元四二八三年，把这个数字倒过来，就成为三八线迁移(二四)的一年(意为三八线将移往北方)，懂吗！”(“迁移”与“二四”朝鲜语同音——译者注)。

李承晚和南朝鲜高级官员们大肆掀起的“北进统一”和“收复失地”的骚动，自行暴露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已把将给南朝鲜人民带来流血悲剧的战争规定为“统一国土”的基本途径，并把发动内战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了。尤其是，他们异口同声地叫嚷说，北朝鲜是失地，为“收复失地”，就要进行“北伐”。这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想用和平的方法统一被分裂的祖国。

南朝鲜统治集团想用“实力”吞并北朝鲜这个狂乱的“北伐”骚动，是对为扭转祖国被分裂的危机、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而斗争的南北朝

鲜全体人民的露骨的挑战。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从崇高的爱国爱民族的意愿出发，提出争取祖国的自主统一的正确方针，并英明地领导全体朝鲜人民展开了实现这一方针的斗争。一九四八年，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政策，祖国分裂的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他教导说：

“要知道，在目前祖国面临分裂危机的这一严重时刻，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不采取击退美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重大救国对策，我们就将在民族和后代面前犯下永世洗刷不掉的罪过。

“我们要竭尽一切力量开展建设统一的自主独立国家，根据民主的原则建立统一政府的全民族的斗争。”

全民族团结起来，为消除民族分裂的危机，建设统一的自主独立国家而斗争，这是摆在继承同一血统的南北朝鲜全体人民面前的民族至上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六月，积极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采取重大救国对策的这一教导，在平壤召开了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成立大会。会上讨论了当时祖国面临的形势，并为粉碎南朝鲜执政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挑起内战的阴谋活动，为拯救祖国和人民，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案。（注）

注：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号召南北朝鲜的各民主政党、社会团体及全体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进行斗争，提出有关和平统一的方案，其内容如下：

1，靠朝鲜人民自己的力量统一祖国；

2，美军立即撤出南朝鲜；

3，使非法机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立即撤出去；

4，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南北朝鲜同时举行统一的立法机关选举；



敌人鼓吹“北侵”的口号，写着“今天在三十八度线，明天在平壤”字样。

5，保障各民主政党、社会团体的合法性和自由活动；

6，通过普选成立的最高立法机关应制定宪法，并根据宪法组织政府。

（《朝鲜中央年鉴》一九五〇年，平壤，第九三页）

任何人也都会清楚地看出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是正当的。

和平统一祖国的方案一经发表，南北朝鲜的全体人民热烈支持和赞同了这一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符合全体朝鲜人民意志的最正确的建议，并宣布将为实现这一建议而作出一切努力。

但是，南朝鲜执政者不仅不接受这一建议，相反地极力阻挠这一建议传到人民的耳朵里去，并为转移南朝鲜人民的视听，更加疯狂地掀起了“北伐”骚动。

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的和平统一方案发表后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南朝鲜傀儡国防部长官申性模出现在“大韩青年团”仁川分团训练示范大会，鼓吹“青年团员”要进行“北伐”。他说：“我们国军只等待总统的命令。我们有自信和实力，只要有命令，随时都能在一天之内完全占领平壤和元山。”为“北伐”狂妄到顶点的李承晚，十月初同合众社副社长约瑟夫·约翰逊的谈话中说，“国防军”的训练正在稳步而顺利地进行，并自吹自擂地说，“可以在三天之内占领平壤”（注1）。他在美国共和党出身的参议院议员史密斯来到汉城时也在一次公开场合发表讲话重弹老调，“胸有成竹”地说：“可以在三天之内占领平壤。”（注2）他甚至援引丘吉尔曾说的“给我们工具，我们就会工作 ”这句话，向美国主子表示，只要供给足够的武器，就能按照华盛顿的指令随时进攻北方。（注3）

注1：《汉城新闻》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2：《纽约时报》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

注3：《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李承晚给美国人教授罗伯特·缇·奥利伏博士的信》。(《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六七页)

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军事情报专家们吹嘘说：南朝鲜傀儡军“是亚洲第一流的军队，他们‘歼灭北朝鲜军队’是毫无问题的。”(注)

注：《麦克阿瑟之谜》，日本，时事通讯社，一九五一年，第二五八页

当南北朝鲜的全体人民支持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的和平统一祖国方案，热切希望实现这一方案的时候，李承晚匪帮却倒行逆施，要用实力进行“北伐”，强占北朝鲜全境，实现“统一”。这就是李承晚匪帮的立场和态度。

南朝鲜傀儡公开表示，只要美国有所要求，随时可以发动内战，他们的这一“北伐”骚动就是发动战争的序曲。

美国军事顾问团成员们合着这部序曲的节拍拟订了“北伐”计划。

(四）绘制“北伐”计划图

随着狂乱的“北伐”骚动，美帝国主义为了“胜利”进行“北伐”，从一九四九年晚春开始进入了全面推进备战的阶段。

一九四九年五月某日，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把傀儡政府的国防部长官申性模和内务部长官金孝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作指示说：“你们的背后有美国，希望你们万事依靠我们，忠实地执行我们的劝告和指示。一切问题的解决全靠实力。尤其是要解决世界问题，更需要靠

实力，而这个问题只有依靠美国的实力才能得到解决，所以要使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尽可能早日到来。希望你们好好了解这一局势和我们的意图，万无一失地做好一切准备，并努力促进向三八线以北总进攻的时机早日到来。”（注）

注：《金孝锡（前李承晚傀儡政府内务部长官）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一一三页）

穆乔的这句话给傀儡们作了暗示：到一九四九年晚春，美国已把发动朝鲜战争作为迫切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并鼓励“北伐”的直接执行者、下手人南朝鲜傀儡们要不误时机地及时做好战争准备。

美帝国主义在指示南朝鲜傀儡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直接制订了“北伐”计划。

以麦克阿瑟司令部情报局“G—2”所属旧日本军将级军官组成的“KATO”（注）机关和“G—3”的“历史研究协会”为中心，还有驻南朝鲜美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特以及丁一权、金锡源等几个南朝鲜傀儡军的头头们参加了这项计划的制订。

注：“KATO”，是由曾任旧日本军参谋本部次长的河边（K）和主要参谋人员有末（A）、田中（T）、小野（O）等人组成的秘密组织，从他们的姓取第一个音，命名为“KATO”。

麦克阿瑟司令部“G—3”的历史研究协会，是以旧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作战科长服部为中心组成的秘密组织。

这些秘密组织在麦克阿瑟司令部G—2、G—3的领导下，暗中执行制订对苏战争和发动朝鲜战争计划等基本任务。为完成这项基本任务，上

述旧日本的战犯们曾着用南朝鲜傀儡军或美军军服，频繁地出入汉城。（注）

注：《人物往来》，日本，一九六四年，第9期

这个秘密组织按照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指令，制订了远东侵略战争计划“A，B，C”。直接参加制订这个作战计划的旧日本军上校“O”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向《朝鲜战争中的日本人将军》一书的作者香村正光就这项计划做了告白，内容如下：

远东侵略作战，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其第一阶段，便是侵略朝鲜。

……首先、在三八线集结韩国军和美军十个师，分为东西部两个作战区。西部战线直取平壤，并在海、空军之配合下，在平壤以北地区开展登陆作战，以期与之相呼应。

另一方面，东部右翼直取阳德，以保障平壤与元山之间的连系，左翼则直取元山，同时，由海军部队推进在元山以北地区的登陆作战。

上述两个战区，合力向北挺进，直抵鸭绿江。此后，一面清剿被击溃的残余部队，一面突破满洲与朝鲜国境挺进。到此，作战的第一阶段才结束，我们根据旧日本军的资料，精密地订了这项计划。

随之突破满鲜国境，作战就转入第二阶段。预计在这个时期，由重新武装了的日本军和国民政府军（蒋介石的国军——援引者注）正式参加作战。（注）

注：《人物往来》一九六四年，第九期

这个第一阶段作战也就是计划A，其内容恰恰与我们在汉城缴获的美军用地图“北伐战略计划图”相吻合，这暗示此项战略计划图正是

由"KATO"机关绘制的。

作战的第二阶段，便是计划B，计划C，则是进攻西伯利亚的计划。他们已秘密约定这次作战一旦获胜，满洲归李承晚管辖，西伯利亚的远东地区则归日本统治。

另外，在南朝鲜的汉城，也按照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指令制订具体的战争挑衅计划。当时李承晚傀儡政府的内务部长官金孝锡，频繁地被穆乔叫到美国大使馆，直接接受有关"北伐"准备的指示。据他的证言，"国防军"的"北伐"军事行动计划是由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制订的，而且傀儡军第一师师长金锡源、傀儡政府交通部长官许政协助了这项工作。（注）

注：《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一一六页）

据罗伯特制订的"北伐"军事行动计划，决定七八月"在西部战线和东部战线"同时展开进攻，由将在西部战线行动的傀儡军第一师担任主攻。对此，金孝锡作证说："要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进行的所谓北伐计划的内容是这样的：在罗伯特的直接指挥下，由第一师担当主力，把第一师兵力扩充为相当于军的兵力。瓮津地区和开城地区的部队成为一师的主力，在罗伯特的指挥下，由金锡源直接负责，只在西部战线全面发动进攻，东部战线则只作掩护。甚至决定，如果情况变得好转，占优势，就在仁川设置卫戍司令部。就是要从开城发动进攻，占领金桥；侥幸搞得好，还要占领平壤。"（注）

注：《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一一五—— 一一六页）

当然，金孝锡的证言没有说明他们的“北伐”军事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金孝锡又不是傀儡军的头子，也没有直接参加过计划的制订，所以不可能说明其具体内容。但是，金孝锡的证言正确地说明了“北伐”军事行动计划的基本要点。这一点，朝鲜人民军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汉城时在傀儡陆军本部缴获的“北伐”军事作战图，很好地作了证明。(参看图片)

这个地图是一九四五年在美军军事地图印刷厂发行的百万分之一的地图。

这个地图上的线和箭标及其他标志表明了南朝鲜傀儡军“北伐”军事行动计划。

从地图上看，为了“北伐”，傀儡军两个军十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三八线沿线。

第一军在从开城东北方高浪浦到西海的界线，第二军在从高浪浦到东海的界线，同时开始军事行动。

第一军用以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编成的第一梯队和以第五师、三个独立团、几个炮兵部队编成的第二梯队的兵力，从开城和瓮津左右两翼同时开始“北进”，经过沙里院向平壤进攻。第二军用以第七师、第八师编成的第一梯队和以第六师和独立团、高射炮部队编成的第二梯队的兵力从东豆川、春川开始“北进”。第三师和机械化师是第一、第二地区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预备部队。

在基本战线——三八线上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的同时，傀儡军在空军的掩护下，在西海岸的汉川(平安南道平原郡)和东海岸的河南里(咸镜南道定平郡)的东西两海岸两个地点登陆。

从作战地图的内容来看，这无疑是把由“KATO”机关和“历史研究协会”制定的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计划照样标在地图上的。这一“北伐”军事行动计划规定：要把傀儡军编成两个军，主攻方向定为西部战线，沿

着金桥——沙里院——平壤一线向北推进；在东部战线则沿着涟川——元山方向进行“北伐”，在这个过程中同在汉川和河南里登陆的部队配合作战，一举占领平壤，进而强占北朝鲜全境。

在制订军事行动计划的同时，具体地计划并推进了保障这一军事行动计划的工作。其内容如下：

第一，牢固地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为“北伐”作好准备，计划在南朝鲜赶修机场。

金孝锡在“证言”中说：“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罗伯特、申性模、蔡秉德和我四个人聚在国防部长官室的时候，罗伯特说：‘为讨伐游击队，为今后进行北伐，迫切需要修机场，希望密切留心这一点。首先紧迫的问题是，望你们立即指示荣州和原州这两个地区，积极帮助修机场。这是紧急而又重要的工程，所以哪怕暂停其他工程，也要优先搞好这项工程。’这是为执行美帝国主义制订的所谓去年（一九四九年——作者注）七八月的北伐计划作好准备的一项工程。”（注）

注：《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一一四页）

在南朝鲜赶修机场的问题，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来说是一项迫不及待的任务，他们企图用它来运输军需物资，掩护开始“北进”的地面部队，还要用飞机进行“焦土化”作战。

罗伯特的要在荣州（庆尚北道）和原州（江原道）赶修机场的指示，说明他们的“北伐”计划的目的并不在于发动局部的军事行动或暂时的武装进攻，而在于要把空军也动员起来发动大规模的全面战争。

同时，从罗伯特的这一指示中可以看出，美国在预计一九四九年发动

的“北伐”计划中也估计到：除了出动当时拥有金浦机场和水原、大邱、群山、光州、济州岛机场的“国防军”飞行队以外，还大量出动美国飞行队。

罗伯特作指示后，李承晚傀儡政府的内务部就强征大批地方人民特别是正在处于农忙期的农民，在东海岸的三八线附近地区原州大力修建了机场。

美帝国主义还把美国海军舰队参加朝鲜战争也纳入“北伐”计划里，把舰队派到南朝鲜去，在现地重新调查了海军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分遣队“访问”南朝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九年夏，美国海军少将宾福得率领以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的太平洋舰队分遣队闯进了南朝鲜。美国舰队“访问”南朝鲜，表面上是所谓“友好访问”，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追求的却是别的目的。那就是要在“北伐”前夕，在现地重新调查南朝鲜各海军基地的实际状况，同时使南朝鲜统治集团再次肯定，一旦发生战争，允许美国舰队利用这些港口。

宾福得在“访问”中，特别“对镇海湾有了深刻的印象”，并从李承晚傀儡集团那里得到保证，有权把所有的南朝鲜海军基地“作美国舰队的临时行动基地”。这样他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注）

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李承晚给驻美大使张勉和全权特使赵炳玉的“照会”，对此写道：“我们又迎接了由宾福得海军少将率领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分遣队的来访。他对镇海湾有了深刻的印象。他暗示他将致函太平洋舰队司令，要求接受我们所提供的把所有港口当作美国舰队临时行动基地使用的权限。”（《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六〇页）

同一天即七月十八日，南朝鲜傀儡海军总参谋长孙元一向太平洋舰队司令正式通知说：他们“很高兴地要把仁川、釜山、丽水、墨湖、镇海

海军基地等包括在内的各港口”提供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临时行动基地”。(同上书，第六二页)

这样，美帝国主义在制订“北伐”计划的同时，最终地重新调查和确定了他们的海军将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基地。

第二，美帝国主义为保障“北伐”军事行动，计划在南朝鲜大量逮捕和监禁反李承晚政府势力和南朝鲜劳动党员，“安定”后方。(注)

注：《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一一四页)

一九四九年夏，在南朝鲜全境掀起大规模搜捕的骚动，逮捕和监禁了许多人，这是根据美帝国主义者制订的上述计划进行的罪恶勾当。

在制订“北伐”计划的同时，美国军事顾问团和李承晚匪帮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按照把“国防军”集中部署于第一线地区三八线附近的原则，把兵力重新作了部署。

其部署情况如下。

第一线地区：

江陵、注文津地区　第八师(师指挥部设在江陵)；

春川、原州地区　第六师(师指挥部设在原州)；

东豆川地区　第七师(师指挥部设在议政府)；

开城地区　第一师(师指挥部设在水色)；

汉城地区　首都师(师司令部设在汉城)；

瓮津地区　陆军本部直属第十七团(团指挥部设在瓮津)。

第二线地区：

中部地区　第二师(师指挥部设在大田)；



美帝国主义对共和国北半部的侵略计划示意图(一九四九年）。

岭南地区　第三师（师指挥部设在大邱）；

湖南地区　第五师（师指挥部设在光州）。

（陆军本部编《陆军战史》第二卷，汉城，第一〇页）

由此可见，随着“北伐”计划的制订，傀儡军兵力的大部分都集中于三八线附近。

而且，规定第二线的各部队在进行“北伐”作战时，在起第一线主攻部队的预备兵力的作用的同时，还要执行镇压南朝鲜人民的游击斗争和反美救国斗争的任务。

由于“北伐”计划的制订和改变兵力部署，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战争的准备工作可算是告一段落。

美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和南朝鲜统治集团所进行的这一切备战活动，同当时全国全民投入经济建设的北朝鲜现实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当南朝鲜制订“北伐”计划，强征人民赶修军用机场，动用恶名昭著的“国家保安法”，大肆逮捕爱国人民的时候，北朝鲜则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在提高人民生活和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国民经济两年计划（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举国展开热火朝天的增产斗争。

一九四九年夏天北方和南方出现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现实，很清楚地证明究竟谁在朝鲜积极促进了战争准备，谁在为和平统一被分裂的祖国而始终一贯作出了努力。

（五）三八线上的“小规模战争”

美国军事顾问团同疯狂的“北进”骚动采取同一步调，作为朝鲜战争准备的一环，驱使“国防军”和南朝鲜警察更加频繁地对三八线以北

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

原来，南朝鲜军警对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武装进攻，是早在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以前的一九四七年就开始了。

仅据不完全的统计资料，一九四七年，南朝鲜傀儡军警用班、排、连规模的兵力，先后侵入江原道、黄海道等地二百七十多次，干尽了杀人、绑架、抢劫、放火等种种暴行。

到一九四八年，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傀儡军警的兵力扩大到整连、整营的规模，强占江原道、黄海道等地的部分地区，干尽了种种坏事。

南朝鲜方面的这种武装挑衅，是对为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斗争的南北朝鲜全体人民的热切愿望的明目张胆的挑战。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

“……共和国政府为了避免李承晚卖国匪帮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操纵下闹出同族相残的悲剧，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顽强的忍耐性，一再耐心地对待了卖国匪帮的侵犯，以便不使三八线冲突事件扩大起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开始就从和平统一祖国的立场出发，耐心地对待了南朝鲜傀儡匪帮的武装侵犯。

但是，南朝鲜方面无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这一崇高的立场和耐心的努力，在三八线更加频繁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挑衅。

特别是，南朝鲜当局通过“北伐”计划的制订和兵力部署的改变，作好战争准备以后，便发动南朝鲜傀儡军警对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了空前大规模的武装侵犯。仅在一九四九年一年，“国防军”的第八师、第一师、首都师的营、团和“虎林部队”、“白骨部队”等特殊部队以及傀儡警察，对从黄海道碧城郡到江原道襄阳郡一带的三八线以北地区共发动了二千六百一十七次侵犯。

据曾任驻南朝鲜美军防谍机关的顾问和李承晚的政治顾问的文学

奉的证言，南朝鲜方面发动的这种武装侵犯，自始至终都是由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计划并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注）

注：文学奉对此作证说："罗伯特命令蔡秉德说，要试一试以北伐为前提的对北的进攻。截至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侵犯三八线事件，都是根据罗伯特的命令发动的。罗伯特命令蔡秉德进攻以北地区后，如果遭到北方的顽强反抗，弄得南方不利，就立即下令停止战斗。再小的冲突事件，也都是由美国顾问直接指挥的。"（文学奉《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朝政策的真相和发动内战者的真面目》第六九——七〇页）

对此，金孝锡也作了证言，他说："一九四九年七月，罗伯特曾指示傀儡军总参谋长蔡秉德和第一师师长金锡源，要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拂晓对三八线以北地区发动进攻。"（《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一一五页）

前"国防军"第一师十一团二营六连本部所属军人裴容植，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起义到北朝鲜后说，该团军事顾问、一个美军上尉和三个美军中尉指挥第十一团在三八线发动了武装进攻。（《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调查委员会关于三八线沿线武装冲突事件的调查报告》——《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第四九八页）

美国军事顾问团和南朝鲜统治集团驱使傀儡军警对三八线以北地区发动武装侵犯的目的如下：

第一，检查傀儡军警的"临战姿态"和培养他们的"实战能力"。一九四九年七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对蔡秉德和金锡源说："这次要发动的北进，对不久就要发动的内战来说是个很好的试验。从同敌人的直接交锋中会得到活的战斗知识。"（注1）罗伯特的这番话说明，他

们的武装挑衅的目的是，袭击共和国警备队哨所，杀伤战斗人员，刺探三八警备队的战斗能力，同时把它当做检查傀儡军警“临战姿态”的“试验场”，并使他们有机会积累侵略战争经验，学习“活的知识”。

第二，烧毁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村庄和农家，杀害和绑架无辜人民，从而在北朝鲜造成社会混乱和不安。“虎林部队”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时接受的任务，很好地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目的。这个部队侵入江原道襄阳郡干尽了野蛮暴行，但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八警备队完全歼灭了。当时从这个部队第五营营长白义坤的身上搜出的日记里写有由上级交下的工作任务：“……政治队着重供应武器、弹药、粮食、被服及其他必需品。……”“一方面破坏，另一方面袭击，……要用尽一切手段。……”“处决时一贯保持冷酷的态度，而不要发慈悲心。……”“尽可能冒充北方军官行动， 在民众中间激起反共思想。……”（注2）交给“虎林部队”的任务和活动方式说明，在破坏和袭击时不择任何手段和方法，杀害无辜人民时丝毫不发慈悲心，给北朝鲜人民灌输“反共”思想，这就是他们在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时追求的主要目的。

第三，美国和南朝鲜统治集团企图通过武装进攻，侦察共和国警备队的防御阵地，以便在发动全面的武装进攻时占据有利的战术支撑点。可以说，南朝鲜傀儡军警对黄海道碧城郡银波山、鸽子山的袭击和对松岳山的进攻，着重说明了他们在武装袭击中追求的战术目的何在。

注1：《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一一五页）

注2：《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调查委员会关于三八线沿线武装冲突事件的调查报告》。（《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五〇二页）

因为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统治集团追求这种目的，所以他们发动的武装进攻，从开头就带有大规模战斗行动的性质，很有可能随时可以扩大到全面战争，而不是在一定的地区发动的局部的单纯的武装冲突。

但是，由于共和国三八警备队警惕地守卫三八线警备哨所，南朝鲜傀儡军警的武装进攻每次都遭到了失败。结果，美帝国主义者和李承晚通过武装挑衅，没能达到任何政治及军事目的。

试举这个时期敌人发动的代表性武装挑衅事件如下：

对黄海南道碧城郡一带的武装侵犯事件

南朝鲜傀儡政府“国防部”陆军本部，为了占领黄海道碧城郡佳川面一带的战术要冲——高地，出动“国防军”第一师的武力，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了两万多发迫击炮、重机枪、步枪射击。接着，五月二十七日夜晚，派傀儡军第一师的三百五十多名兵力侵入了佳川面一带。可是，敌人遭到守卫此地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八警备队的反击，没能达到进攻目的而被击溃了。

敌人为了挽救失败，占领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国士峰、一一二高地、一二九高地、汉岘里、上直洞一带，从五月三十一日夜晚到六月一日白天，在飞机的掩护下，出动两个步兵加强营和“白骨部队”的一部分兵力发动了武装进攻。但是敌人的这次攻击也遭到共和国三八警备队的顽强抵御，再次被挫败了。这样一来，敌人又把第一师属下的五个营集结在瓮津界线之后，六月七日拂晓，在大炮、重机枪和飞机的掩护下，发动了进攻。

另一方面，敌人为了截断海州和长渊之间的公路，包围共和国三八警备队，派两个连侵入中直洞、玉泉洞，同时为分散共和国三八警备队力量，派一个营以上的兵力向银波山、喜鹊山、鸽子山方向发动了进攻。

碧城郡一带的战斗越来越扩大，而且也变得十分激烈了。敌人一时占领一一二高地、八四高地、银波山、鸽子山、喜鹊山，并为掌握这些高地，疯狂地进行了挣扎。

但是，南朝鲜傀儡军要占领碧城郡一带的企图立即被粉碎了。守卫此地的共和国三八警备队在地方人民的积极支援下，消灭南朝鲜傀儡军，完全夺回了敌人暂时占领的高地。

敌人为这一战斗，曾投入了三千七百多名傀儡军，但付出一千三百多个伤亡和六十多个俘虏，损失重机枪、火箭炮等大量武器之后，抱头逃窜了。

对江原道襄阳郡一带的武装侵犯事件

南朝鲜傀儡军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的指挥下，为挽回在碧城郡一带遭到的惨败，进而占据发动“北伐”所需的战术要冲，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频繁地侵犯了江原道襄阳郡一带。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一千三百多名“国防军”和傀儡警察，侵入襄阳郡高山峰，遭到守卫此地的共和国三八警备队的沉重打击狼狈逃窜了。但是，南朝鲜傀儡军警并没有放弃侵略野心，妄图强占此地，为后来的进攻造成有利的条件。

一九四九年七月，敌人把主攻方向定为襄阳郡县北面高山峰，助攻方向定为襄阳郡西面盈德里、公须田里一带，动员驻江陵的“国防军”第八师第十团属下的两个营和驻原州的第六师第八团属下的一个营及大量的炮兵，力图发动武装进攻。

七月五日，狡猾的敌人，为了不暴露自己的主攻方向，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进攻了襄阳郡西面盈德里、公须田里一带。但是敌人一遇到守卫此地的共和国三八警备队的强大反击后，随即对高山峰发动了

围攻。

七月六日拂晓，敌人先炮击高山峰约四十分钟后，从正面和左右两侧向高山峰发动了进攻。但是，敌人的这种冒险进攻，遇到共和国三八警备队的顽强抵御，被挫败了。警备队员们追击逃窜的敌人，给予歼灭性打击，把敌人全部打退到三八线以南去了。这样，"国防军"要占领高山峰的企图完全遭到了失败。

在这场战斗中，共和国三八警备队勇士们打死"国防军"二百五十多名，俘虏三十多名，缴获了大量的战斗技术器材。

对松岳山一带的武装侵犯事件

敌人在黄海道碧城郡和江原道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还企图占领位于三八线以北黄海道长丰郡岭南面的松岳山(四八八点二高地)，以便为以后的"北伐"创造有利条件。

松岳山对南北双方来说，都是军事上十分重要的地点。如果"国防军"强占了松岳山，守卫此地的共和国三八警备队便不得不退到后方纵深阵地。因此，李承晚军队为了占领这座高地，多次发动了突然进攻，但每次都遭到失败，向南逃窜了。虽然如此，因为这座高地位于战术上重要的地点，美国军事顾问团不甘心放弃强占松岳山的妄想。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初，他们出动南朝鲜傀儡军约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突然袭击了松岳山，但也遭到共和国三八警备队强大的反击，丢下一百多个死伤者狼狈逃窜了。

这一年夏天，敌人更大规模地侵犯了松岳山。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拂晓，傀儡军第一师第十一团属下的各营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突然发动进攻，占领了松岳山。敌人为了坚守这座高地，构筑防御阵地，补充兵力，架了许多门炮。敌人还烧毁附近的民房，惨杀人民，干

尽了野蛮暴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敌人遇到共和国三八警备队的反击，更加疯狂挣扎，接连把后方的兵力集中到开城一带。

但是由于共和国警备队员的猛烈反击，敌人遭到歼灭性打击，二十九日晚，从松岳山逃跑了。

在这场战斗中，共和国三八警备队各部队毙伤俘敌三百多名，缴获了大量武器和战斗技术器材。

对银波山一带的武装侵犯事件

敌人对黄海道碧城郡银波山一带的侵犯，是在他们对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武装侵犯中最凶的一个。

银波山是有利于防卫海州西北方的碧城、翠野地区的十分重要的高地。因此，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敌人出动一个营以上的兵力占领了银波山。在将近四个月的占领期间，他们强迫动员居民构筑防御阵地，继续增强了兵力。敌人在银波山北方坡地一带，用四十七个碉堡和战壕构筑主要阵地，配备了一个营以上的兵力，在其左右的鸽子山和肋达山各配备了一个连的兵力。同时，在康翎部署一个营，瓮津西方部署一个营、一〇五公厘野炮连和五七公厘反坦克炮连作为“瓮津战斗司令部”的预备队。

强占银波山的敌人自夸拥有“强大的预备队”，每天向海州地区进行炮击，一到夜晚，就袭击翠野、竹天洞的村庄，屠杀人民，掠夺牲口和财物等，肆行暴虐。

敌人遇到共和国三八警备队的反击，十月十四日从银波山地区狼狈逃窜了。但是，敌人这回也不甘心失败，同“瓮津战斗司令部”的预备队汇合，用两个营的兵力进行了反扑。在十四日晚到十八日期间，敌人进行反扑竟达三十二次之多。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

和李承晚傀儡集团为占据以后进攻北方所需的战术支撑点而进行了多么疯狂的侵犯。

可是，敌人每次都遭到惨败，在将近四个月的对银波山的侵犯事件中损失了一千二百多兵力。

从海上武装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的事件

敌人为检查“国防军”的“临战姿态”和培养“实战能力”，从海上也进行了武装侵犯。

试举一个典型例子。一九四九年八月发生了由美帝国主义指挥的南朝鲜傀儡军舰艇偷袭梦金浦的事件。

据当时的南朝鲜傀儡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李龙云后来透露，对梦金浦的偷袭，是在李承晚和傀儡国防部长官申性模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申性模在仁川前海的月尾岛上对傀儡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李龙云说：“据情报，八月十五日北韩为举行阅舰式，将在梦金浦集结许多舰艇。”还命令“要把它一举消灭”。为了保障作战，任李龙云为特别机动舰队司令，以六艘过去的日本海军舰艇组成了偷袭舰队。

李龙云接受申性模的命令后，八月十八日带着特别舰队侵入朝鲜西海岸的梦金浦（黄海道），突然对当时集结在该地的共和国警备艇和梦金浦进行炮击，劫走了一艘警备艇。李龙云吐露上述事实后说：“实际上，战争是由我们发动的、‘来自南朝鲜的挑衅’开始的。”（注）这说明，他们对梦金浦的偷袭是为发动全面的朝鲜战争而进行的一次预备作战。

注：《共同通讯》洛杉矶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讯。

南朝鲜“特殊部队”为“扰乱民心”进行的杀人、恐怖、破坏行为

美国军事顾问团和李承晚匪帮在驱使傀儡军警公然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还向三八线以北地区派受过特殊训练的破坏团和侦探、杀人、恐怖集团，力图破坏北朝鲜的民主建设，扰乱民心。破坏恐怖集团是由“大韩青年团”、“民保团”、“西北青年会”等法西斯团体的流氓组成的。它的活动基本上是根据傀儡陆军本部情报科制订的谍报计划进行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指挥下，臭名远扬的“虎林部队”这个“特工队”的两个营(第五、第六营)秘密地潜进了江原道襄阳郡西面真洞里、五色里一带。“虎林部队”的任务是：向三八线以北纵深渗透，破坏重要工厂企业，暗杀党、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干部，用杀人放火等行径来扰乱民心，截断元山和襄阳之间的交通，使驻襄阳郡的共和国三八警备队陷于孤立，以保证“国防军”主力部队顺利进攻高山峰。

“虎林部队”第五营潜入三八线以北的纵深地区，在襄阳郡降岘面和束草面的山地里设根据地，一到夜晚，就下山烧毁村庄，屠杀和绑架人民等，干尽了种种坏事。

“虎林部队”第六营深入江原道麟蹄郡北面、瑞和面等的山地，到处打家劫舍，干下了掠夺商店和诊疗所的物资和农民的粮食，绑架和屠杀居民等野蛮暴行。

这个“虎林部队”干出种种暴行的时间长达一个星期左右，在襄阳郡和麟蹄郡杀害二十八个无辜居民，绑走五十名居民，烧毁了许多民房。

可是，敌人并没有实现任何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目的。

七月五日，共和国三八警备队员追击对人民无恶不作的“虎林部队”，围歼了敌人。在这场歼灭战中，三八警备队打死了这个“虎林部队”全员一百五十名中的一百零六名，俘虏了四十四名。

“虎林部队”的暴行，如实地表明了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疯狂地企图挑起战争而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彻底暴露了他们叫嚣的“南侵威胁”这个欺骗宣传的真相。

上述的几个代表性的武装进攻事件，从投入战斗的军事力量的规模、战斗的激烈、战线的广度、时间的连续性等来看，实际上可以说是“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人们说朝鲜战争实际上是在一九四七年开始的，而不是于一九五〇年才开始的。当时，只是由于共和国三八警备队以强大的打击每次都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所以没能扩大到全面战争而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正像西方书刊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事件”是一次“小规模的战争”。

南朝鲜傀儡军警一九四九年对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武装进攻中，只是付出大批的伤亡和俘虏，损失各种炮、重机枪等大量战斗技术器材，并没有实现他们要通过武装进攻实现的任何目的。一九四九年十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在傀儡陆军本部召开的师长会议上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说：“对三八线以北的无数次进攻，都是根据我的决定发动的，这是事实。”但是武装进攻，“毫无收效，只费了大量弹药，更确切地说受到了莫大的损失”。（注）

注：《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一二二页）

由于南朝鲜傀儡军警的武装进攻失败，美国原定一九四九年七八

月开始“北伐”的计划，完全化为泡影了。(注)

注：美国原定一九四九年七八月开始“北伐”这一计划化为泡影，并不意味着南朝鲜傀儡军警对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武装进攻完全中止。美国军事顾问团和李承晚匪帮根据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计划，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目的，仍然企图检查傀儡军警的“临战姿态”，培养“实战能力”，确保战术性支撑点，在三八线频繁地制造了武装挑衅，直到一九五〇年发动战争前夕。

但是，南朝鲜傀儡军警一九五〇年的武装挑衅也每次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共和国三八警备队打死打伤了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南朝鲜傀儡军警两千六百五十名，俘虏了三千五百五十三名，缴获了重机枪和轻机枪两千零一十五挺、步枪四万二千二百六十六支、手枪两千一百四十二支、各种炮一千三百五十一门。

共和国三八警备队英勇善战，完全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活动，这完全是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

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从政治经济上加强了革命民主基地，同时，根据李承晚傀儡集团疯狂掀起“北进”骚动，傀儡军警对三八线以北地区频繁地发动武装进攻这种形势，有力地开展了从军事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主基地的斗争。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

“在古今内外的历史中，我们了解到许多这样的事实：有些曾经自夸为常胜不败的强大军队，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把敌人估计得过低，忽视战斗准备，后来遭到突然袭击，以至全军覆没。

“突然袭击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经常保持戒备状态，一旦遭到突然袭击，就会惊惶失措，陷于混乱，而且也可能来不及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就遭到失败。因此，重要的是对于敌人要经常提高警惕，时刻保持戒备状态，以便粉碎敌人的任何攻击；并且要密切注视敌人的一举一动，预先防止敌人进行阴谋活动。”（《金日成著作集》第四卷，中文版第四一八——四一九页）

对于敌人，经常提高警惕，保持动员的状态，这是能够卓有成效地粉碎敌人突然攻击的重要保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遵循伟大领袖的教导，采取重大措施，使全体人民和军人从政治思想上做好准备，提高人民军队和警备队的战斗力，巩固和加强后方，以便加强国家的防卫力量。

人民军和警备队，在军人中间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用伟大的主体思想牢牢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发挥无限的忘我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来保卫祖国。同时还加强了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军人们用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热爱祖国、憎恨敌人的精神把自己武装起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军人们从政治思想上做好准备的同时，针对当时的形势，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人民军和警备队的战斗力，使他们壮大成为以一当百的革命军队，加强了前沿和东西海岸的防御及对空防御。

共和国政府在加强三八线防御的同时，深切关心加强东西海岸防御，以便粉碎敌海军陆战队的登陆企图和敌舰艇的非法侵犯。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前沿和海岸线的防御后，使之成为铜墙铁壁了。

共和国政府还针对南朝鲜傀儡军飞机频繁侵犯领空的情况，重视建立对空防御体系，于一九四九年夏，在三八线附近的主要地点和后方各处设防空岗哨，加强了对空监视。

除了加强正规武装力量以外，还展开全民性运动，支援了人民军和警备队。

一九四九年七月，也就是美国军事顾问团和李承晚正在驱使傀儡军警，对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武装进攻的时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祖国保卫后援会，有力地推动了保卫祖国不受敌人侵犯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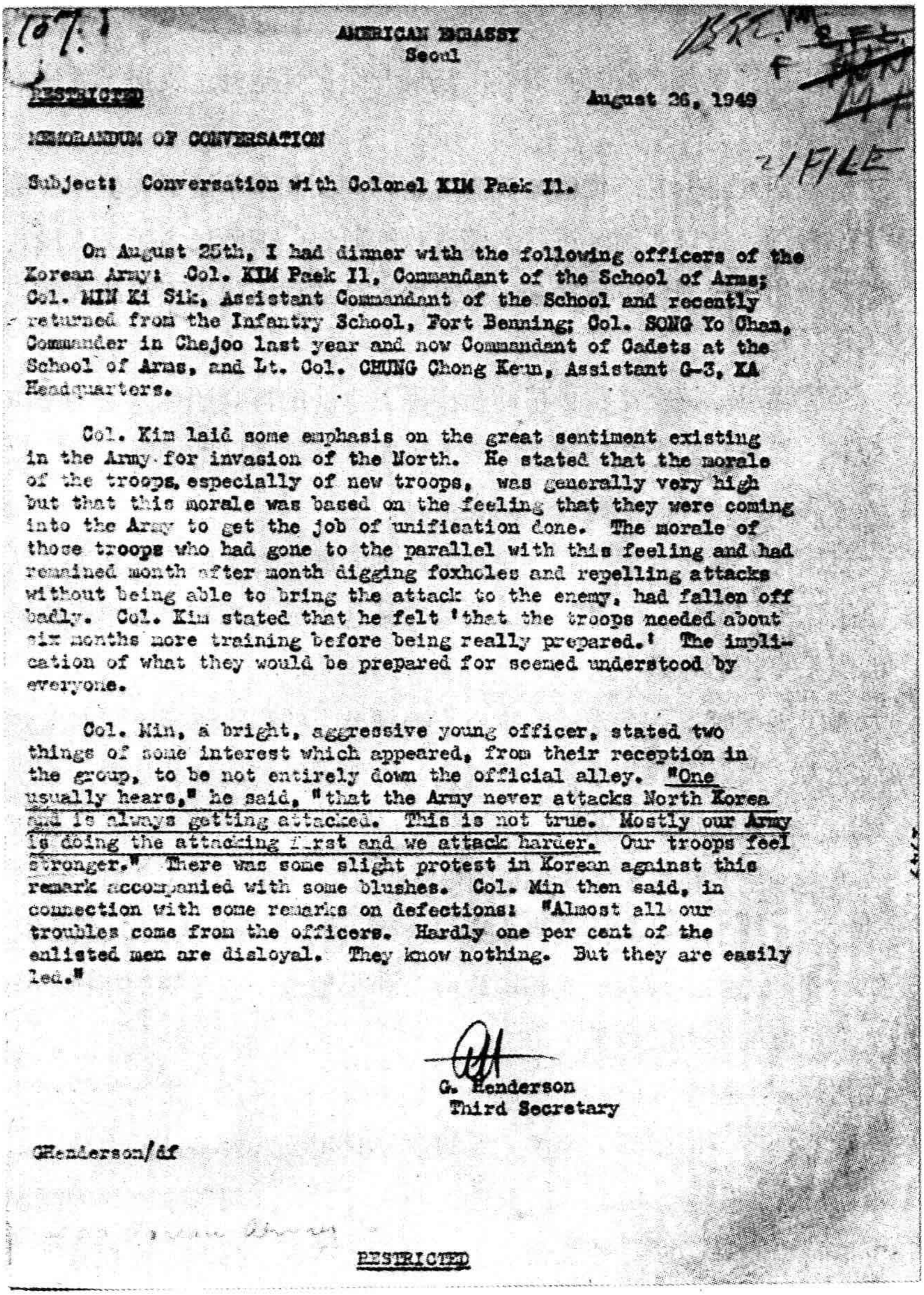
祖国保卫后援会是积极帮助祖国保卫事业的群众团体，它的基本使命是，在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人民军队和警备队的同时，揭露和粉碎敌人企图破坏民主建设的阴谋活动。

祖国保卫后援会成立后，更加活跃地开展了对人民军队和警备队的全民性支援工作。结果，人民武装力量壮大成为拥有更加牢固的后方的战无不胜的力量了。

人民军和警备队在人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积极支援下，日益加强战斗力，做好了战斗准备，所以南朝鲜傀儡军警的武装挑衅，次次遭到破产，这是理所当然的。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傀儡集团根据他们的一九四九年七八月“北伐”计划在三八线上发动的武装进攻所以遭到失败，没有扩大到全面战争，是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和平地统一被分裂的祖国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结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从和平统一祖国这一崇高的立场出发，耐心地对待南朝鲜方面的武装进攻，只用三八警备队的力量击退了南朝鲜傀儡军警。因此，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也在“国防军”师长会议上不得不承认说：“我的同僚和我都相信，纠纷是由南朝鲜方面挑起的，北朝鲜方面对南朝鲜的一切攻击只不过采取了对应措施而已。”（注）


AMERICAN EMBASSY
Seoul

RESTRICTED

August 26, 194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ubject: Conversation with Colonel KIM Paek Il.

On August 25th, I had dinner with the following officers of the Korean Army: Col. KIM Paek Il, Commandant of the School of Arms; Col. MIN Ki Sik, Assistant Commandant of the School and recently returned from the Infantry School, Fort Benning; Col. SONG Yo Chan, Commander in Chejoo last year and now Commandant of Cadets at the School of Arms, and Lt. Col. CHUNG Chong Keun, Assistant G-3, KA Headquarters.

Col. Kim laid some emphasis on the great sentiment existing in the Army for invasion of the North. He stated that the morale of the troops, especially of new troops, was generally very high but that this morale was based on the feeling that they were coming into the Army to get the job of unification done. The morale of those troops who had gone to the parallel with this feeling and had remained month after month digging foxholes and repelling attacks without being able to bring the attack to the enemy, had fallen off badly. Col. Kim stated that he felt 'that the troops needed about six months more training before being really prepared.' The implication of what they would be prepared for seemed understood by everyone.

Col. Min, a bright, aggressive young officer, stated two things of some interest which appeared, from their reception in the group, to be not entirely down the official alley. "One usually hears," he said, "that the Army never attacks North Korea and is always getting attacked. This is not true. Mostly our Army is doing the attacking first and we attack harder. Our troops feel stronger." There was some slight protest in Korean against this remark accompanied with some blushes. Col. Min then said, in connection with some remarks on defections: "Almost all our troubles come from the officers. Hardly one per cent of the enlisted men are disloyal. They know nothing. But they are easily led."

G. Henderson
Third Secretary

GHenderson/af

RESTRICTED

同南朝鲜傀儡军高级军官进行的谈话记录。在葛利高里·亨德逊记下的他同南朝鲜傀儡军高级军官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进行的“谈话记录”里，记有当时的南朝鲜陆军士官学校副校长闵基植上校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人们常说，我们的军队从不攻击北朝鲜，一味在受他们的攻击，这是不符事实的，多半是我们的军队先攻他们，而且攻得又很猛，看起来我们军队好像比他们强得多。”

注：美国民主远东政策促成委员会编《谁发动了朝鲜战争》东京，第一六二页。

这种对应措施，证明共和国政府始终一贯反对内战，主张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且它还表明了共和国政府决不允许南朝鲜方面的任何侵略活动的那种坚定的立场。

美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武装进攻遇到以一当百的英勇的共和国三八警备队员的反击而遭到失败后，不得不重新评价“国防军”，也不得不重新检查原定七八月发动“北伐”的计划了。对此，前美军防谍机关顾问、李承晚的政治顾问文学奉写道：“美国军事顾问团通过几次冲突事件刺探人民军的战斗力后，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李承晚军队毫无战斗能力，所以它绝不可能作为一个战争单位，然而，人民军却与它相反，是一个优秀的战争单位。美国‘军事顾问团’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开城战斗（指松岳山战斗——作者注）后作出这种评定，呈报了美国国防部和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司令部认真研究了怎样利用这个不可能成为一个战争单位的李承晚军队的问题。”（注）罗伯特不得不这样承认了他们在武装进攻中遭到的惨败，并向华盛顿的国防部和东京的麦克阿瑟报告说，既然断定“李承晚军队没有战斗力”，就必须迅速采取另一种措施。

注：文学奉《揭露美帝国主义侵朝政策的真相和发动内战者的真面目》平壤，第七〇页。

这是一直在朝鲜准备发动冒险战争的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应得的结果。但是，美帝国主义者不但没有老老实实地从武装进攻的惨败中吸取教训，反而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上了加紧备战的道路。

（六）修改了的发动战争计划

他们在三八线向共和国北半部发动的武装进攻的失败，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要在一九四九年实现李承晚的“北伐计划”的那个战争挑衅计划完全遭到了破产。

罗伯特曾经一手组织对三八线以北的武装进攻，并说什么南朝鲜“国防军”是“我的军队”“我的兵力”，大肆吹嘘它的“强大”和“所向无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作战的失败，并“断定李承晚军队没有战斗能力”，便向美国国防部提出报告，说“国防军绝不能作为一个战争单位”。(注1)

美国国防部的军阀们接到罗伯特提出的关于截至一九四九年夏季在三八线进行的“小规模战争”的战斗总结报告之后，不得不重新检讨要把三八线“推到鸭绿江以北去”的当初的战争计划了。他们不像罗伯特和李承晚那样狂妄(注2),他们断定只动用李承晚傀儡军，是无法打败已在开城战斗(松岳山战斗)时认为是“优秀的战争单位”的人民军，占领北朝鲜。

注1：文学奉《揭露美帝国主义侵朝政策的真相和发动内战者的真面目》平壤第七〇页。

注2：李承晚尽管知道他的军队在侵犯三八线的事件中遭到了惨败，他们还是大肆叫嚷要用武力占领北朝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停泊在仁川前海的一艘美海军战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朝鲜不能不用武力实现统一，并吹嘘说：“只用三天，我们就能占领平壤。我们的军队已作好准备，随时进攻北朝鲜。”(《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五〇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样，美帝国主义再次全面检讨原来的战争计划，修改了其中的一部分。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正如在汉城缴获的文件所证明，李承晚匪帮早在一九四九年就试图过‘北伐’。

“但是，由于在南朝鲜广泛展开的游击队运动和不可信任的李承晚军队及其他情况，使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把朝鲜同族相残的国内战争推到一九五〇年。”

美帝国主义考虑到不利于发动战争的各种条件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新的困难业已造成这种情况，就把发动战争的时间推到日后，对最初的计划作了一番修改。把从那以后发生的各种事件综合起来看，就可以把他们可能从一九四九年年底起变更的发动朝鲜战争的计划归纳为如下几点：

1，发动朝鲜战争的日期推到一九五〇年夏季（七月以前），并利用这段时间，在美国和日本特别是在南朝鲜彻底作好战争准备。

美国政府的这一新的计划，是由他们一直责难的狂暴轻率的老牌走狗李承晚暴露出来的。李承晚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毫无隐讳地透露了他要在下一年用战争的方法统一国家的黑心肠，他说：“明年，我们全体人员将毫无异议地努力收复失地。

“直到今天，我们适应国际局势，根据美国和联合国的和平政策，一直实行了和平政策（实是备战政策——作者注）。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在明年不能不独自统一南北朝鲜。”（注）

注：美国民主远东政策促成委员会编《谁发动了朝鲜战争》东京，第二七页。

李承晚所说的“南北统一”指的是什么呢？对此当时李承晚派驻美国的特使赵炳玉在给李承晚的信中写道：“我相信，统一韩国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只有在行使我国政府主权的条件下才能统一。妥协或会谈政策，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冷战再不能这样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所有世界问题，不经过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能得到解决。……我国政府这个期间的至高无上的任务，就是准备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全权特使兼李承晚的私人代表兼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赵炳玉给李承晚的报告》——《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七七——七八页）后来，傀儡外务部长官林炳稷说：“当然我们的目的是在李承晚的领导下统一国家。我们开始战争，为的是达到这一目的。”（纽约《工人日报》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

李承晚和他的部下之间来往的秘密信件证明，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本来计划把一九五〇年定为由冷战转变成热战的一年，并策划在一九五〇年推行一九四九年惨遭失败的、“用武力统一”和“收复失地”的计划。

那么，美帝国主义为什么把战争推迟到一九五〇年了呢？

那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战争准备，还不能保证实现他们的海外侵略野心。特别是美国统治集团为应该直接承担这一战争的“国防军”不可靠又无能为力，南朝鲜的战略后方很不“安全”而大伤脑筋。

南朝鲜人民积极响应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一致奋起展开广泛的反美救国斗争；傀儡军接连不断地、集体地起义投诚北方；越来越多的傀儡军部队参加游击队，傀儡军士兵中间爱国精神日渐高昂，加上傀儡军的战斗力又很薄弱等这一系列



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检查武装侵犯共和国北半部的准备情况。（一九四九年七月）

情况，使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认为如不采取措施“安定后方”，加紧南朝鲜社会的法西斯化，就不能发动朝鲜战争。同时，日本民主力量的壮大，和日本扩张军备政策的失败等情况，也使美帝国主义深切感到要有一定的准备时间。因此，美帝国主义把在南朝鲜“安定后方”和加强傀儡军以及在日本加紧复活军国主义等项目纳入了发动朝鲜战争计划里，并认为要实现这一当前任务，至少需要半年多时间。（注1）

但是，不管情况怎么样，不能不在一九五〇年内发动战争。这是因为由一九四八年年底开始的美国的经济危机，到一九四九年进一步加深的缘故。到了目前，如果不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动战争，引起战争景气，就无法挽救濒于崩溃的美国经济了。这一经济上的原因，就是美帝国主义不能不在一九五〇年内发动战争的必然的因素。

另一方面，那时美国军阀们依然认为当时的军事局势仍对他们有利，因此，只要加紧备战，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局势，就可以实现侵略战争的目的。（注2）

注1：为了加强“国防军”，美国政府就把早日执行李承晚提出的以培养常备军十万、预备军五万、警察五万、“民兵”二十万为基本内容的武力扩张计划的问题纳入备战计划里，并通过艾奇逊对张勉作出保证，一旦发生战事，“美国将从军事上予以积极的支援”。（《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南朝鲜驻美大使张勉给李承晚的报告》——《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四八——四九页）

注2：他们认为当时的军事局势仍对他们有利的根据如下：他们认为“1，苏联考虑到国际形势，决不会派苏联军队进攻韩国；2，中共军队也不可能进攻韩国；3，北韩共产军也不可能主动地南伐，因为它的实力和装备还不及南韩；4，南韩军不论就其数量或装备上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南朝鲜驻美大使张勉给李承晚

的报告》中谈到的魏德迈和他的幕僚廷勃孟准将对张勉和赵炳玉所说的话。《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四五——四六页）

美国统治集团估计到这些情况，决定把朝鲜战争推到一九五〇年，但要最大限度地加紧备战，并计划最迟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内结束“没有把握的冷战”，发动热战，强占全朝鲜。

2，修改了的战争计划中的基本点是，修改了一九四九年的原订计划中有关只用南朝鲜傀儡军来“北伐”的一条，决定战争一开始就全面地投入美军参加朝鲜战争。

这个罪恶的计划，是由曾在麦克阿瑟司令部作为“精通美国关于实现朝鲜统一计划的情报”的专家工作过并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起担任美国驻伊朗军事顾问的艾得上校透露出来的。他在同伊朗军参谋们会谈的时候说，关于统一朝鲜的“美国的计划是，在李承晚军的直接参加下，靠美国陆海空军的援助，占领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印度的一家报纸也曾报道说，艾得上校“因为知道还不那么广为知晓的这一事实而洋洋得意，后来同伊朗陆军大学学生会谈时，又重谈了这些话”。（注1）

美国军官的这些话，如实地暴露了：美国早已制定了占领北朝鲜的计划，并决定用叫李承晚挑起内战之后派美军参战的办法执行这个计划。

前李承晚傀儡政府的内务部长官金孝锡所作的证言也揭露了美国修改最初要给李承晚提供军备来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决定直接进行军事干涉这一事实。根据他的证言，一九五〇年一月，美国代理国防部长路依尔和麦克阿瑟司令部外交局长西巴尔杜访问汉城时，对李承晚作保证说：“一旦开始‘北伐’，驻日本的美国军舰和飞机，将站在南朝鲜一边参战，因此，你不必再为海军和飞机担心。”（注2）把这些话的意思归纳起来，不外乎就是告诉李承晚说：“你要挑起战争。以后的事，全由美国包下来。”当考虑到麦克阿瑟一年前就美国“防卫”韩国的问题对

李承晚所作的诺言，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局长西巴尔杜所说的这些话，并非是一种以私人资格作的单纯的外交辞令。（注3）

注1：《十字路口》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孟买。

注2：《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一二六—— 一二七页）

注3：一九四九年春，麦克阿瑟把李承晚召到东京后，他轻轻地拍着醉心于“北伐”的李承晚的肩背作保证说：“我将抱着捍卫我的祖国的心情保卫韩国，因此你千万不要担心这一点。”（约翰·干瑟《麦克阿瑟的谜》东京，第二六三页）

这样，美帝国主义在这次修改了的发动战争的计划里规定，由李承晚傀儡军挑起内战，而后要全面投入自己的陆海空军，一举攻占北朝鲜。

美国的战争计划制定者们充分估计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李承晚傀儡军大有可能吃败仗这一情况，而且以这种情况为前提制定了这个新的计划。对这一点，前李承晚的政治顾问文学奉说：“事实上，美帝国主义虽然充分估计到了这一点(指傀儡军的战斗力很薄弱 —— 作者注)，但他们这样做，不外乎是要公然地有效地得到对朝鲜开始武装进攻的机会和借口。……”（注1）

据前傀儡政府内务部长官金孝锡的证言，一九五〇年六月闯进汉城的杜勒斯曾对李承晚和申性模说：“如果国防军能坚持两个星期，那么美国就在这个期间向联合国提诉北韩进攻南韩，使联合国不能不采取措施以它的名义动员陆海空军，保证一切顺利进行。”（注2）

正因为这样，当时在美国，指南朝鲜傀儡军说，只能用“一个周的部队”或“两个周的部队”。甚至资产阶级报刊毫不隐讳地说，美方对南

朝鲜只抱有一个希望，即南朝鲜“国军”在北朝鲜军进攻时起到一定的作用，抵挡一周至两周，以待驻日美军赶到朝鲜战场。

注1：《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文学奉在广播中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一〇四页）

注2：《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同上书，第一二八页）

根据修改的战争计划，作战计划也作了一些更动。

原来在一九四九年春天制定的“北伐计划”规定，配合东西海岸（河南里和汉川）的登陆作战，动用李承晚傀儡军两个军。但新的计划规定把所有兵力集中于突破三八线的作战上。

对此，艾得上校说，根据战争计划的更改，“早在六月二十五日开始军事作战之前，撤消原定在朝鲜的东西海岸登陆的美国的（最初）计划，把兵力集中到突破三八线的作战上了”。（注1）

他们所以这样更改作战计划，可能是根据下列原因的。那就是因为制定计划的人们知道：如果对纵深地区进行东西海岸的登陆作战，就无法捏造出“北朝鲜军队发动武装侵犯”的借口，因此，也就无法找出得以使美军的全面干预“合法化”的“根据”；同时，把李承晚傀儡军投入到纵深去，那也是没有把握的一着。

根据作战计划的更改，日本作为攻击基地和后方基地所起的作用，更受到了重视。驻日美军的全面武装干涉已成为新计划的中心点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提高了日本的军事价值。

结果，这个新的计划，把日本规定为侵略朝鲜的重要军事基地和后方基地，并采取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其军事经济潜力的措施。扩大和新设驻日美陆海空军的出动基地、加紧实现“远东军械厂”政策、纠集日本军国主义者尽快组织“反共十字军”、最大限度地利用发达的日

本海上运输能力运输战争手段等项目，成了新计划的重要内容。这就意味着驻日本的美军在侵朝战争中担当主力的条件下，日本和美国本土被指定为战略后方了。这样，自从制定战争计划时起，美帝国主义就把整个朝鲜半岛看做前线，推行了“使朝鲜变成灰烬和血海”的“扼杀朝鲜的政策”。（注2）

注1：《十字路口》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孟买。

注2：《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文学奉在广播中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一○一页）

3，其次，在修改了的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计划中占最为重要内容的，便是美国国务院要策划外交阴谋，从政治上保证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作战计划的执行。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南朝鲜傀儡军一挑起内战，立即捏造舆论说“北朝鲜军先开始了武装进攻”，同时，由美国国务院向联合国提诉“北朝鲜的侵略”，并使它组织“联合国军”，以便在联合国招牌下使美军在朝鲜的军事作战“合法化”。

于是，为保障“更积极的北进计划”，美国国务院担负了如下的任务：事先组织文件起草小组，事先起草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提诉的提诉文件和将在会上通过的“提案”。这一无耻而狡猾的政治阴谋，是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咨询会议上由当时的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詹·希卡逊所透露的。这一事实虽已广为知晓，但下面不妨援引他的一段答辩：

“参议院议员巴卡逊问：（如果朝鲜战争爆发）准备怎么做？对此是否制定过计划？

“希卡逊：对，这个问题也曾考虑过。

“巴卡逊：只说曾考虑过，说得不够明确。你在文件上作了什么指示，制定了什么计划？

“希卡逊：制定了提交联合国、要求它立即采取行动的计划。

“巴卡逊：这么说，已草拟好提案了吗？

“希卡逊：提交联合国问题已经决定，在联合国说什么，也大体上作了决定……还拟好了提案的基本内容。”（注1）

巴卡逊提出质问说，如果苏联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打算怎么办？对此，希卡逊作了如下的答辩：

“希卡逊：我们打算提请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紧急大会（大会采取的是多数表决原则，所以美国可以在这里利用它的表决机器——作者注）。如果苏联代表行使否决权，我们准备发表声明。为此，已经以少数人员组成了草拟声明的小组。”（注2）

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决定指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作好了向联合国提诉的准备，并拟好了“提案”，甚至采取了苏联代表行使否决权时应付的措施。在新的计划里，美国国务院将扮演可耻的贼喊捉贼的角色了。所有这一切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为在朝鲜实现侵略目的，厚颜无耻地不择任何手段和方法。

注1：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就一九五二年对国务院、司法部、商务部和法院等机关的拨款情形进行的咨询会记录，第一〇八六页。

注2：同上书，第一〇八七页。

《十字路口》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刊登了如下的文章：“有些人批评说，如果苏联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为制止美国实现它的计划，行使否决权，那末即使是美国，也无法公开进攻北朝鲜的。”可是美国驻伊朗军事顾问艾得上校“对于这些批评，用嘲讽的口气回答说：‘即使

那样做了，局势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美国军队将依旧发动进攻，在朝鲜登陆的'。"

要演出美国国务院的这一阴险的政治把戏，就要有第三者提出美国捏造的有关"北朝鲜进行侵略"的局势报告。于是，美国国务院指定"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来扮演这个第三者的角色，并计划给该委员会另设"军事观察员"制，又重新赋予它以在三八线"监察治安情况"和"监察可能导致军事纠纷的局势的发展情况并提出报告"的权限(注)。这是出自极其狡猾的目的的诡计，他们企图利用它现在把三八线武装侵犯事件的责任转嫁于共和国，将来他们自己发动侵略战争时，就叫该"委员会"和"观察员"事先准备好用联合国的名义把战争的责任转嫁于共和国的"监察报告"，按照美帝国主义的指示立即向联合国"提诉"。

注：由于局势紧迫，这个计划立即付诸实践了。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赵炳玉给李承晚的秘密信件，联合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以更顺从美国的国家来更换了"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成员国。像叙利亚那样"爱闹意见的成员国"被挤掉，澳大利亚被辞退，由像土耳其那样的仆从国补充了。

同时，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联合国给"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追加了一项新的"监察军事纠纷的任务"。当时，美国代表说，因为给该委员会赋予这项新的权限，"一旦发生纠纷，联合国就可以通过正式规定的机关接到有关纠纷及其原因的……一切所需的情报了"。这番话，可以说如实地暴露了美国为什么强迫联合国采取这一措施的真正意图。它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计划的一环。美国企图给自己捏造的这个"情况报告"赋予"客观性"和"合法性"，编造向联合国提诉朝鲜问题的法律根据，以便一开头就用联合国的名义来进行朝鲜战争。换句话说，美国利用给这个委员会新追加的权限，可以任意歪曲朝鲜局势，使之有利于

他们推行侵略政策。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该委员会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关于"北朝鲜进行侵略"的报告，正是根据美国的这些事先准备写的。(美国国务院《有关朝鲜统一的记录，一九四三年——一九六〇年》第八五页)

4，在新制定的战争挑衅计划中，占其次重要内容的是谍报工作计划。

一九五〇年六月解放汉城时缴获的秘密文件里，有：由"陆军本部情报局第三科"制定的"檀纪四二八三年(一九五〇年——译者注)谍报工作计划"(A)和(B)及由"第三科侦察室"制定的"檀纪四二八三年自三月至五月间侦察队工作计划"(注1)。据这个"谍报工作计划"，为了搜集军事秘密情报，计划向平壤等二十三个主要城市和邑派间谍破坏分子搜集秘密情报，破坏所有主要铁路干线、发电站、广播电台和主要工厂企业，甚至要放火烧毁各民主政党的本部和国立艺术剧院等文化设施。在这个"工作计划"里，甚至对北半部的九个主要城市和上水道水池投细菌大量杀害居民的罪恶阴谋和暗杀党、政府、军队的主要负责人等，都作了具体的计划。

在"侦察队的工作计划"中规定的重要侦察工作，不但包括对北半部的所有生产、运输设施和工具进行战略侦察，还包括对军事设施和军队的动态的情报，和对山峦、海岸、河川、港湾、湖泊等自然地形地物等的侦察。这个计划甚至规定，为以后的"北伐"做好准备，要组织"进军"时做向导的"有机的固定支部"，并决定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以前基本上完成这一切计划。

反映在这个"工作计划"中的有关对共和国北半部的谍报活动的方向和内容表明，这个罪恶的"工作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和破坏北半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潜力；散布流言蜚语，开展心理战，扰乱

民心；侦察地形，组织"固定支部"，为对共和国北半部进行的全面军事行动造成有利条件。（注2）

注1：《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一三二——二一〇页。

注2："谍报工作计划"的目的在于为发动战争作准备。该计划的开头写的"方针"足以证明这一点。该计划(A)的序言里写道："……应当把用秘密战的形式消灭北韩的各种组织当作目的。另一方面，为尽早破坏北韩的各种组织，收复失地，必须加速推进有权威的、重要的、有成效的谍报工作。"该计划(B)的序言就截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做好进攻准备和做好对应准备以配合进攻一事写道："本第三科拟定在今年五月为止，用谋略和挑衅行动来给北韩集团以空前未有的打击。……与此同时，本第三科将破坏北韩集团特别是军队的……行动，并由防御转入反攻，……在北韩地区掀起暴动。"（同上书，第一三二页，第一五五页）

傀儡陆军本部的这个"谍报工作计划"，是在美帝国主义军阀的鼓舞下，按照他们的指示或在他们的直接参加下制定的。下列事实充分说明这一点。魏德迈曾在美陆军参谋长会议室指示张勉说："要向北韩派训练有素的、可靠的、得力的青年，使他们打进那里的同胞中间，制造对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不信任，设法使他们为韩国工作。"接着他作出诺言说，他也为这些事将"作出最大的努力，并打算同国务卿艾奇逊商讨"。（注1）

事实上，美帝国主义为加强对北朝鲜的谍报工作，不但利用了南朝鲜的傀儡，而且由自己包办了这一工作。美国已在一九四九年把驻马尼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本部"迁到日本东京，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局（G—2）局长威尔路比于一九四九年六月组织了名为"韩国联络事务所"（KLO）的驻南朝鲜谍报机关。他从这个谍报机关每月平均接

收一百件“谍报资料报告”转报了华盛顿。据说，在截至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一年里，“从东京的麦克阿瑟司令部派到朝鲜秘密机关”的谍报员，系统地接收并转报给华盛顿的情报资料共达一千一百九十五件，其中几乎全部资料是属于傀儡陆军本部编的“谍报工作计划”里规定的为发动朝鲜战争所需的资料。（注2）

所有这一切事实表明，对共和国北半部的侦察和破坏活动，在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

注1：《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张勉给李承晚的信》。（《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九页）

注2：查理滋·威尔路比《麦克阿瑟，一九四一——一九五一年》第三五一——三五四页；《韩国战争秘史》汉城，第三——一〇页。

上面所谈的内容，就是美帝国主义者在三八线挑起的武装进攻遭到彻底失败后，把过去的侵略计划加以修改和补充最后完成的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罪恶的发动朝鲜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

上面已谈过，制定这一罪恶的战争计划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作为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核心参谋人员参加并起了骨干作用。参加这个秘密团体的前日本军官，都是些在侵略朝鲜和大陆时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参谋人员，是战争罪犯。他们按照主子的命令，搜集由清日战争直到俄日战争、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日本主要侵略战争的军事作战文件，以它为基础编制了适应当时形势的侵略大陆计划，而在这个计划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发动朝鲜战争的计划。（注1）

美日合谋制定的发动朝鲜战争的计划，是于一九四九年底——一九五〇年初完成，立即得到批准并变为行动的。

南朝鲜傀儡驻美大使张勉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给李承晚的秘

September 30, 1949

To : Dr. Robert T. Oliver

From : President Syngman Rhee

I received your letters and thank you for them.

I do not want to register Mr. Krock as lobbyist or anything of that kind. Please contact Mr. K. and Mr. Mead in a very confidential way and find out all what is necessary. In case you think that it would not be advisable to employ Mr. K. in regard to what Mr. W. told you we may have to drop the matter. In my last letter I asked you to find out from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more about K. We simply cannot engage anyone who has not a good business reputation. Please be very careful in dealing with this matter.

There is some criticism about the work we are doing. But I wrote to them that you are doing all right, so do not let that worry you but be on friendly terms with everybody and carry on your work at your best ability. The more I think of your work the more I feel convinced that you can be more helpful here in Korea. I need someone to take care of my important work and I am thinking seriously of asking you to come at the end of your term of service in the university. Do not whisper it to anybody but keep it in mind and as soon as you can get out I wish you would come and work for me right in my office. How often I wish we had you here.

I wish I had time to write out from time to time some of my thoughts relating to the changing events both here and in America. So far it has been impossible. I will try however. One thing is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briefly concerning our situation.

I feel strongly that now is the most psychological moment when we should take an aggressive measure and join with our loyal communist army in the north to clean up the rest of them in Pyengyang. We will drive some of Kim Il Sung's men to the mountain region and where we will gradually starve them out. Then our line of defense must be strengthened along the Tuman and Yalu Rivers. We will be in a 100% better position. The natural boundary line along the river and the Paikdoo Mts can be made almost impenetrable with sufficient number of planes and two or three fast running naval vessels standing at the mouths of the two rivers with fighting planes defending all the coast lines including Cheju Island. What Koreans of old did repeatedly during the last 2,000 years in defending their nation against great invasions of Emperor Tang, Emperor Soo, the Mongols and the Japs. I believe we are ready to repeat the successful defense of our nation against

李承晚给他的私人政治顾问奥利伏(美国人)的秘信(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李承晚在信里说:"我坚定地相信:现在是心理上最有利的时机,去采取进攻性的步骤,……然后我们的国防线将推展到豆满江和鸭绿江。我们的地位也将比现在好上百倍。"

"PERISCOPE ON ASIA"
45 NEWSPAPERS IN KOREA

PHONE: NATIONAL 3700
CABLE ADDRESS, KORPAC

Rd

Korean Pacific Press

WASHINGTON BUREAU
1620 EYE STREET, NORTHWEST
Washington 6, D. C.

October 10, 1949

Dear President Rhee:

Your letter of September 30, and the copy of your Sept. 30 letter to Ambassadors Chang and Chough, have been read with utmost care, and I have come in to Washington to confer with them.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n it to which I give you my best answers:

1. On the question of attacking northward, I can see the reasons for it, I think, and sympathize with the feeling that offense is the best and sometimes the only defense. However, it is very evident to us here that any such attack now, or even to talk of such an attack, is to lose American official and public support and will weaken our position among other nations. It is too bad that this is true, yet I am positive that such is the fact. The tension is equally great in Korea, Germany, and Yugoslavia just now, and not much less so in Greece. The strong feeling in American official and public circles is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lean way over backward to avoid any semblance of aggression, and make sure the blame for what happens is upon Russia. I can fully concur in your disgust that we must still continue to retreat and appease, after four years -- but I do think the time is not too far away when a turn will come and Russia will be thrown back.

I have written a Periscope on the military situation which I hope is in accord with what you have in mind, and (if it is) I'll do my best to get this point of view set before various influential public figures and in the magazines and press. But to approach Truman or any other high official now to suggest an attack across the 38th° would, I feel sure, be disastro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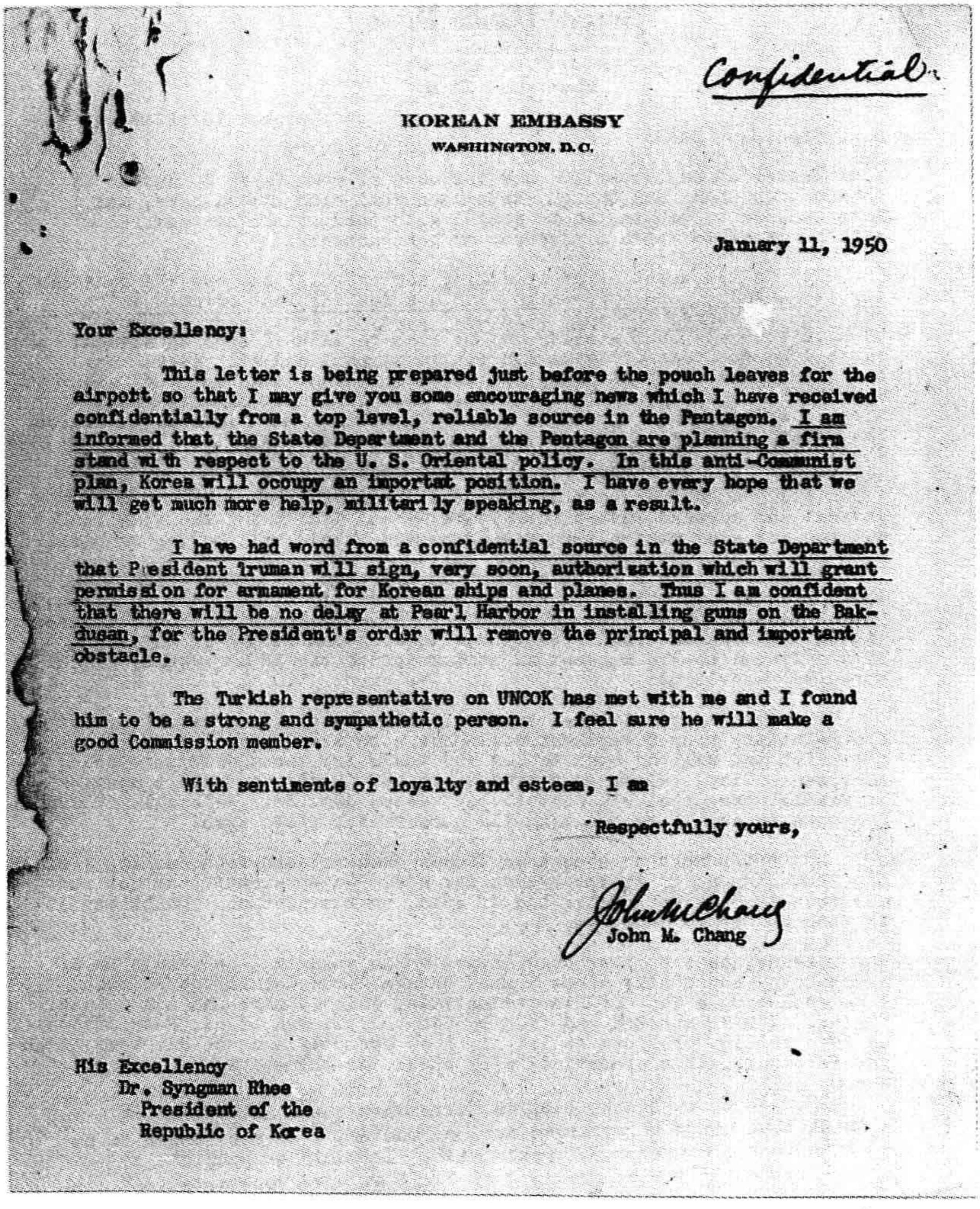
The statements you have recently made (on the 38th parallel, and on the relations your Government will have with the UN Commission) are masterful and will do much to lay the basis for the slowly developing American policy. Also, your efforts to get Quirino to call a meeting at Manila, are precisely what the situation demands. We shall, of course, continue to do all we can to build support for these aims.

2. After further checks on Thomas Krock, I can find nothing against him, but also no great enthusiasm for him. He apparently has not made a strong impression, either bad or good, on the newsmen. Doubtless it is much better to drop him.

Meade, on the other hand, seems worth engaging, and would be a great help, especially since I must be away from Washington so much. I am enclosing a copy of his credentials, which I have had since last Spring. I have checked and find he can be relieved of his Navy duties by November 15, provided we let him know promptly that he has been hired for this work. His credentials will speak for themselves.

3. As to my coming back to Korea when the college year is over, I think that could be arranged and, of course, I am most eager to be of help to you wherever you would wish.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get away from Penn State by around June 1. I am sure you would feel as I

李承晚的私人政治顾问奥利伏（美国人）给李承晚的回信（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信里有如下一段话：“至于北进问题，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也同意认为攻击有时会变成最有效的或唯一的防卫手段这一看法。……美国的政界和社会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认为应小心行事，以免被人怀疑有侵略意图，至于发生的一切事，应把其责任扣在苏联身上。”



Confidential.

KOREAN EMBASSY
WASHINGTON, D.C.

January 11, 1950

Your Excellency:

This letter is being prepared just before the pouch leaves for the airport so that I may give you some encouraging news which I have received confidentially from a top level, reliable source in the Pentagon. I am informed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Pentagon are planning a firm stand with respect to the U. S. Oriental policy. In this anti-Communist plan, Korea will occupy an importat position. I have every hope that we will get much more help, militarily speaking, as a result.

I have had word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President Truman will sign, very soon, authorization which will grant permission for armament for Korean ships and planes. Thus I am confident that there will be no delay at Pearl Harbor in installing guns on the Bak-dusan, for the President's order will remove the principal and important obstacle.

The Turkish representative on UNCOK has met with me and I found him to be a strong and sympathetic person. I feel sure he will make a good Commission member.

With sentiments of loyalty and esteem, I am

Respectfully yours,

John M. Chang
John M. Chang

His Excellency
Dr. Syngman Rhe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南朝鲜傀儡驻美国大使张勉给李承晚的秘信(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张勉在信里说：我最近得知，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正在“计划”采取关于美国的远东政策的坚定的立场，“韩国在这反共计划中已占据重要地位”，“杜鲁门即将签署关于承认装备韩国舰船和飞机的法案”，不久将“在珍珠湾毫无拖延地载运准备架设在白头山上的火炮”。

密信件中报告秘密情报说，他最近“从五角大楼的一个最可靠的高级官员秘密接到一分好消息”得知：“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正在计划采取关于美国的远东政策的坚定的立场，韩国在反共计划中已占据重要地位”，同时，根据杜鲁门的命令，“巨大的主要障碍将被扫除”，不久将“在珍珠湾载运准备架设在白头山上的大炮”(注2)。这里说的“巨大的主要障碍”，指的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势力在加紧武装南朝鲜傀儡，驱使它“北伐”方面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美国政府对正在计划的远东政策的“坚定立场”，就是指的李承晚盼望已久的通过战争实现“北进统一”的立场。这封信还表明：旨在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反共计划”中朝鲜问题占有重要地位，也暴露了美国政府已制定好要用“把大炮架设在白头山上”的方法即用挑起战争和强占北半部的方法解决朝鲜问题的那种发动朝鲜战争的计划。

美国报纸也曾透露，这个计划已于“一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全场一致通过”(注3)。美国报纸的报道和张勉的秘密信件，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计划已制定完毕。

注1：《人物来往》(日本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九期，第六五页。

注2：《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张勉给李承晚的信》。(《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七九页)

注3：《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七）为“安定后方”大肆掀起“肃清”骚动

南朝鲜社会的法西斯化

在修改的发动战争计划中，“安定后方”是战争准备的基本任务。而

在"安定后方"中，南朝鲜社会的法西斯化占首要地位。因此，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为尽早作好战争准备，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以"安定后方"为名，大肆掀起"肃清"骚动，加紧推进南朝鲜社会的法西斯化。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

"众所周知，竭力反对和平统一祖国的李承晚匪帮，很早以前，就在准备内战。他们榨取南朝鲜人民的血汗，疯狂地扩充军备，拼命做后方的准备工作。他们实行史无前例的恐怖的暴力镇压，宣布南朝鲜所有的民主政党和社会团体为非法，逮捕、监禁和杀害爱国的进步人士。只要对李承晚反动制度有任何微小的不满的表现，他们都加以残酷的镇压。"（《金日成著作集》第六卷，中文版第九页）

走法西斯化的道路，是帝国主义者备战的必经之路。美帝国主义妄图残酷地镇压他们认为是阻挠他们作好战争准备的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加紧推进南朝鲜社会的法西斯化来"安定"后方。

美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实现南朝鲜社会的法西斯化，要李承晚匪帮首先炮制各种恶法，并根据这些恶法，把镇压的矛头指向爱国民主力量。

李承晚匪帮遵照主子的意图，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炮制恶名昭著的"国家保安法"，对于一切要求统一祖国和实现南朝鲜社会民主化的言行，都扣上"反政府罪"加以镇压，并逮捕、监禁和屠杀了许多爱国者和人民。

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密谋"北伐"的预备性措施的会议上，当时的"美国驻韩大使"穆乔对"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南朝鲜傀儡政府的美籍警察顾问贝阿得、国防部长官申性模、内务部长官金孝锡、法务部长官权承烈等人训示说："今后到七八月间开始北伐时，需要做各种准备，但要紧的是严厉运用国家保安法，大量逮捕反政府势力和南

朝鲜劳动党系统的人，以彻底防止发生内部冲突。希望你们着重逮捕这些人。"（注）并指示他们要大力推进南朝鲜社会的法西斯化。

注：《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一一四页）

穆乔作了这场训话之后，他们便严厉运用"国家保安法"，加紧推进了南朝鲜社会的法西斯化。

据"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向第五届联大提出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仅在一九四九年一年根据他们炮制的"国家保安法"逮捕和监禁的人数，包括十三名"国会议员"在内竟达十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一人。（注）

注：《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报告》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傀儡匪帮除了炮制"国家保安法"之外，还成批地炮制"国家公务员法""暂行邮件管理法""教育法"等各种恶法，剥夺了人民的最起码的权利和自由。（注）

注：戴维德·坤迪就这一时期在南朝鲜对爱国人民施加的法西斯镇压写道："……韩国转变成了恐怖盛行的军事监狱。动员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多的警察来统治民众，在警察署外面，'帮助'警察的青年，带着来福枪替他们站岗放哨。所有监狱里挤满了囚犯，其数达三万之多，为收容其余的囚犯，临时搭了特殊的帐棚。……严刑拷打在韩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以前的八个月当中，李承晚的警察逮捕的朝鲜人竟达八万九千七百一十名。据朝鲜消息灵通的人说，截至一

九四九年底，这个数目竟增加到四十七万八千人。其中有十五万四千人被监禁在李承晚的监狱里，其余九万三千人已被处死或杀害。被捕的人中有十九名国会议员。……青年们也为之遭了殃。一九四九年初的三个月里，共发生过二千七百六十六起青少年犯罪案件，而其中已判明所谓违反了'国家保安法'的案件达一千八百起。李承晚如此动用依靠由美国装备并供应军粮的军队来执行的法律恣意妄为扼杀了朝鲜人的民族主义。他的这种做法，比当年日本人干的更甚一层。"（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一卷，东京，第五五三——五五四页）

他们不但空前加强了对爱国人民的镇压，而且完全禁止了所有民主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活动。一九四九年九月至十月间，被迫解散的南朝鲜政党和社会团体竟达一百三十二个。

他们还加强了对民主报刊的镇压。一九四六年强行封闭了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朝鲜人民报》、《现代日报》等十多家报社。一九四九年初又炮制"报纸法"，彻底蹂躏了言论出版的最起码的自由。

美帝国主义在加强对爱国民主出版物的镇压的同时，大大增加他们的御用刊物，大肆掀起了反对共和国北半部的战争骚动和"反共"骚动。

由于炮制和实行"国家保安法"等各种恶法，更加加速了南朝鲜社会的法西斯化过程，把南朝鲜推进了法西斯和恐怖盛行的、战争前夜杀气腾腾的空气笼罩着的深渊里。

"绥靖后方"和"肃军"骚动

有压迫的地方，必有反抗；有反抗的地方，必有革命斗争，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

南朝鲜人民为反抗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傀儡匪帮的野蛮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他们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强占南朝鲜和发动新战争的活动，为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一致奋起展开了斗争。

南朝鲜人民的斗争以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救国斗争和四月三日济州岛人民的暴动为契机逐渐转变为人民游击斗争，而游击斗争以同年十月丽水军人暴动为契机迅速扩大起来。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驻丽水傀儡军第十四团的三千名士兵拒绝执行要他们去屠杀济州岛人民的命令，举行了暴动。丽水、顺天等地的居民响应军人的暴动，反对李承晚傀儡政府，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支武装队伍开进白云山和智异山，建立根据地，在这一带广大地区连续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傀儡匪帮。

人民游击队不断扩大队伍，到一九四九年一月编成智异山一带的游击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游击队和庆尚道地区的游击队等大游击部队，进行了活动。

特别是，民族的太阳、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建立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通过宣言发表共和国政府的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方案后，南朝鲜人民支持这一方案，更加有力地展开了斗争。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南朝鲜工人支持这一和平统一方案举行了总罢工。后来，这一罢工转入了反抗南朝鲜傀儡匪帮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南朝鲜各地的农民也汇合这一斗争，为支持祖国的和平统一，反对李承晚傀儡匪帮反人民的阴谋活动而展开了斗争。一九四九年七月，南朝鲜各地农民为反对“征收夏粮”而举行暴动，与展开武装斗争的人民游击队汇合起来。

在南朝鲜傀儡军内部，那些拒绝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卖命，因而个别地或集体地起义到共和国北半部或投奔人民游击队的人数急剧增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为“讨伐”智异山游击队出动的傀儡军大邱团的部分人员，在庆尚北道达城举行了暴动；同月二十日，傀儡军第六步兵团的部分士兵反对“肃军”，向人民游击队投诚。一九四九年五月驻春川的一个营和驻洪川的一个营起义到共和国北半部来；在同一个时期，“J·I号”等傀儡海军舰艇和“F·P·M110号”等军用飞机起义到共和国北半部来了。

南朝鲜人民声势浩大的反美救国斗争和傀儡军内部接连发生的起义事件，给了疯狂进行发动新战争准备的美帝国主义者和傀儡匪帮以沉重的打击，成了他们“安定后方”的巨大障碍和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为促进新战争准备，最重要的是首先大力“绥靖”后方，保障后方的“安定”。

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匪帮掀起的“绥靖后方”的骚动，是按照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直接命令进行的。

杜鲁门接到南朝鲜傀儡匪帮在三八线武装挑衅事件中连续遭到惨败的消息后，于一九四九年初对李承晚傀儡匪帮说，在他们挑起战争后，“如果北朝鲜军队进行全面的反攻，我们知道李承晚政府必将面临很大的危机”，“因此，我希望你们尽最大的努力，在自己的地区（指南朝鲜——作者注）保持安定”，“并采取措施反对共产主义扇动分子，尽可能谋求农民的繁荣”。（注）

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第二三二页。

杜鲁门所说的“安定”和农民的“繁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句话，那就是美帝国主义要镇压阻挠他们备战的一切障碍即爱

国民主力量，特别是怀柔和欺骗积极支援游击队的山区农民，强迫他们迁往平原地区，以便隔断游击队同人民的联系，“安定”山区农村，进而“安定后方”。这是他们准备战争的一环。

“美国驻韩大使”穆乔和美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按照杜鲁门的指示，把傀儡国防部长官、内务部长官等人屡次叫到美国驻韩大使馆里，为“肃清”爱国人民和人民游击队进行了秘密会谈。

一九四九年四月，穆乔在美国大使馆对李承晚傀儡政府的警察顾问贝阿得和内务部长官金孝锡等人训示说：“为了维持政权，确保治安，要镇压和粉碎反对派，这时只需考虑如何达到目的，而不必关心所用的手段和方法是否对头或善恶。”（注）

注：《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一一〇页）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美驻韩大使”穆乔、警察顾问贝阿得、金孝锡等人在美国大使馆聚会的时候，罗伯特也向人追究责任，追查了在三八线武装侵犯遭到失败的原因，他指示说，“不管什么时候，终究还是要北伐”，“因此，为这个北伐，绝对需要完全控制后方”，为此，要进一步加强“警察的军事训练，以镇压在后方活动的游击队，维持一般的治安”。（注）

注：同上书，第一一六—— 一一七页。

这样，穆乔和罗伯特打算为“北伐”做的准备是，首先在后方“维持治安”，加强对人民游击队的镇压，来执行杜鲁门的关于“安定后方”的命令。

为“安定后方”，他们用空前残酷的手法进行了“肃清”。

美帝国主义首先残酷地镇压了南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更加加强了对人民游击队的“讨伐”。

美帝国主义镇压南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多么残暴，这在他们对济州岛人民一九四八年四月为反对李承晚傀儡匪帮的五·十亡国单独选举而举行的暴动和同年十月在丽水和顺天举行的军人暴动的镇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济州岛人民举行暴动后，罗伯特就亲手制定“讨伐”计划，为镇压济州岛人民，动员美国潜水艇和军舰运送了军队和警察。据金孝锡的证言，罗伯特和穆乔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李承晚、申性模、金孝锡等傀儡头子聚集的场所，对他们说：“从军事上来看，济州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因此，为准备北伐，镇压济州岛是绝对的先决条件，再者，从同日本的联系上来看，也是需要控制的”（注1）战略地点，并指示他们，要立即镇压济州岛人民的暴动。同年二月，罗伯特在美军事顾问团团长室进行的会议上，对贝阿得、申性模、蔡秉德、金孝锡指示说：“需要马上把讨伐济州岛的警察增援队运往济州岛，而已决定由美国潜水艇和军舰保证载运，所以你们不必为运输问题费心，希望专心做好其他的准备。”根据这一指示，三千名傀儡军和一千二百名“警察增援队”被美军舰和潜水艇载到济州岛，在罗伯特的直接指挥下对济州岛人民的抗争肆行扫荡战。（注2）

注1，2：同上书，第一一一页。

由于穆乔和罗伯特直接指挥下对济州岛人民肆行的镇压，仅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到一九五〇年二月的期间，济州岛竟有七万多名无辜人民被杀害，在四百多个村庄中，有二百九十五个村庄的民房被完全烧毁了。（注）

注：仅据南朝鲜傀儡政府一九四九年四月发表的资料，敌人在济州岛完全烧毁了五万七千户住房中的两万户住房，竟屠杀了三万三千名居民。（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一卷，东京，第四八一页）

一九四八年十月对丽水、顺天军人暴动的镇压，也是在罗伯特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为镇压这个暴动，甚至出动了全部飞机、坦克和舰艇。他们在顺天市逮捕三百多名无辜居民押在顺天郡“国民学校”里，第二天就地枪杀了其中的二百名。

据南朝鲜傀儡政府发表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美帝国主义和傀儡军竟屠杀了六千多名居民，烧毁了五千多户民房。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傀儡军第二旅美国军事顾问的直接指挥下，枪决了曾参加过丽水、顺天军人暴动的六十九名士兵。美陆军情报局（C·I·C） 第九七一分遣队大田地区办事处对枪决这些士兵的情况提出报告说：

“分别对事先指定的俘虏发射了指定数量的子弹。

“每次发射用了M1步枪的一梭（五发）子弹。打完之后，负责执行枪决的军官（宪兵）到那个地点进行检查，对还有气的人，给他再添了一至三发子弹。对有的尸体，再次进行第二次射击，共打了三次。

“由军医进行检查，宣布完全气绝后，把这些尸体搬到旁边的土坑里去。在土坑里又响起了枪声，这显然是对有的直到那时还没有完全气绝的人再给他添了几枪。

“用这种方法共进行四次枪决，第一次二十名，第二次十八名，第三次十八名，第四次十三名，共六十九名。”（注）

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美陆军情报局第九七一分遣队大田地区办事处提出的报告》。（《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平壤，第

四页）

对这些野蛮暴行，“美国驻韩大使”穆乔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末竟大言不惭地说：“我认为果断地处决嫌疑分子，这显然是贤明的措施。……用紧急手段有效地进行镇压，是值得赞扬的，根本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余地。”(注)这就如实地暴露了嗜血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注：《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同上书，第一一二页)

对人民游击队的“讨伐”，在美帝国主义肆行的“绥靖后方”的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随着南朝鲜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傀儡军内的反政府势力的壮大，他们要同人民游击队汇合的气势在高涨，游击队的活动越来越变得积极的缘故。特别是，他们把预定在七八月间进行的“北伐”计划推到一九五〇年之后，对人民游击队的“讨伐”就成了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和迫不及待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在“安定”战略后方方面，把“绥靖后方”这种骚动的重点，首先放在加强对人民游击队的“讨伐”方面。

对南朝鲜人民游击部队的大“讨伐”攻势，也是由美国军事顾问团直接计划和执行的。

美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按照华盛顿的指示，于一九四九年秋天召集南朝鲜傀儡政府和军事部门的头子开了所谓“大田会议”，会上决定组织“讨伐司令部”，指示要加强对人民游击队的“讨伐”攻势。

根据罗伯特制定的“讨伐”人民游击队的计划，在大田设了“讨伐总司令部”，决定统一指挥对“游击队的讨伐”，并把“讨伐地区”划分为智

异山地区、太白山地区、五台山地区、东海岸地区和中央地区等五个地区，各地区设“讨伐司令部”，在其下面部署了傀儡军好几个师和数万名傀儡警察及恐怖团，驱使他们“讨伐”人民游击队。

罗伯特对参加“讨伐”人民游击队的傀儡军士兵下达指示：“只要对征服游击队有效或战术上需要，什么事也都可以搞，什么方法也都可以用。”（注）

注：同上书，第一一八页。

甚至飞机、坦克也都参加了对人民游击队的“讨伐”。

这样，他们发动了对济州岛人民游击队的“三月攻势”、对智异山游击队的“四月攻势”、一九四九年对五台山和太白山、小白山地区“游击队的讨伐作战”等对人民游击队的大“讨伐”攻势，杀害了许多无辜居民，烧毁了很多民房。

一九四九年十月，罗伯特把南朝鲜傀儡的头头们叫到美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办公室，指示他们为积极“讨伐”人民游击队，要烧毁山区村庄。到第二年一月，他又说，“疏散”山区村庄居民的“办法在扫荡游击队方面得到了成功的实际效果。……要促进疏散”（注），并命令他们要强行驱逐山区村庄居民。

注：同上书，第一一九页。

美帝国主义者为加强对人民游击队的“讨伐”而推行的强行驱逐、大批屠杀、大批烧毁民房等政策，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说的“农民的繁荣”这一甜言蜜语的真相，是当时醉心于战争准备的美帝国主义掀起的“绥靖后方”骚动的本质。

由于美帝国主义对人民游击队肆行大规模的“讨伐”和“焦土作战”，南朝鲜的所有山区村庄都变成了灰烬，许多居民惨遭屠杀或被强行驱逐了。仅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五〇年二月这一段期间里，由于“讨伐游击队”而被烧毁的民房有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二户，被强行驱逐的山区农户有八万八千二百三十七户。仅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到同年十二月中旬这一段期间，竟有六万二千多名爱国人民惨遭屠杀；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五〇年一月的“冬季讨伐作战”期间，有四万多居民遭到了屠杀。仅在庆尚北道闻庆郡、奉化郡等七个郡，有一万九千多名无辜居民惨遭了敌人的屠杀。

一九五〇年一月，穆乔在美国大使馆拿出一张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闻庆郡的一个山区村庄把妇女和孩子们包括在内的五十多名居民赶到土坑前用机枪集体屠杀的野蛮暴行的照片，给傀儡政府的头子们看，他说：“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或许说是恶行，可是，为了扫荡游击队，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们要记住，你们要是希望达到你们的目的，就会随时碰到这种事。”(注1)并鼓吹他们去大量屠杀人民。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任何手段和方法，甚至蹂躏伦理道德，这就是大加宣扬“人道主义”的美国“绅士”们的逻辑。因此，穆乔和罗伯特把屠杀同族的刽子手、当时的傀儡军总参谋长蔡秉德比作“野蛮国的典型的警察局长”，还大加赞赏，说他的“残忍性和杀戮性是军人的果断性的典范”，并向美国国防部报告了他的为人。（注2）

注1：同上书，第一二〇页。

注2：文学奉《揭露美帝国主义侵朝政策的真相和发动内战者的真面目》平壤，第七〇——七八页。

美帝国主义在“绥靖后方”的同时，为“整顿”殖民统治的堡垒、侵

略的突击队“国防军”，竭力加紧推进战争准备，大肆掀起了“肃军”骚动。

所谓“肃军”，是在肃清傀儡军内的“共产主义者”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肃军”的矛头指向军队内的爱国的和进步的军官和士兵。

本来，在傀儡军内反政府势力的壮大、同人民游击队的汇合以及起义到共和国北半部等事件的增多等等，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但是，惯于颠倒黑白的美帝国主义者却胡说什么傀儡军内发生的这一切事件都是“共产主义者搞的”，并企图以此为借口，铲除“共产主义者”，把不“可靠”的傀儡军变成可靠的“战斗单位”，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对共和国发动战争时，有效地利用它来实现侵略计划。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大肆掀起“肃军”骚动，镇压了傀儡军内的爱国青年，而这一“肃军”旋风一直波及到了中下层军官以至广大的士兵中间。

据敌人发表的资料，截止到一九四九年七月，被当做“共产主义者”清洗的军官和士兵竟达四千七百四十九名之多。虽说，其中大多数是士兵，但旅参谋长、团长一级的高级军官和营长、连长一级的中下层军官也为数不少，达几百名。在那以后，直到发动侵略战争前夕，多次掀起“肃军”旋风，给八千多名傀儡军将兵“贴上红党分子的标签加以清洗”，大多数爱国青年被残杀。（注）

注：《朝鲜战争韩国篇》（上）原书房，一九七六年版第三四二页

美帝国主义在傀儡军内大肆掀起“肃军”骚动的同时，把“西北青年会”等反动团体的成员及其头头大批编进傀儡军，提拔他们作各级军官，用反动分子和民族叛徒来“整顿”了傀儡军的指挥成员。

这样，美帝国主义在“安定后方”的美名下大肆掀起“绥靖后方”和“肃军”骚动，仅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到一九五〇年一月的七个月期间，竟残暴地屠杀了十万二千多名无辜人民，这比美帝国主义强占南朝鲜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的四年当中屠杀的人民还要多九千多名。这一事实，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

所谓为“安定后方”的“绥靖”骚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其残暴性变本加厉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到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初，美帝国主义发动新战争的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在全面加以推进。

（八）在美国本土和日本进行的战争准备

根据修改了的发动战争的计划，华盛顿的美国统治集团在南朝鲜加紧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在美国本土和日本也集中力量加紧战争准备。

这是因为在修改了的发动战争的计划中，美军的全面的武装干涉成了基本问题，所以，美国本土和日本自然也就随之变成朝鲜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特别是日本被指定为对朝鲜前线的出击基地、修理基地、供应基地。

这样，“杜鲁门主义”宣布后全面推进的美帝国主义的新战争准备，以拟好发动朝鲜战争的计划为契机更加迅速地得到了推进。

在美国本土进行的战争准备

“杜鲁门主义”这个称霸世界的计划宣布后，美国统治集团决定朝鲜战争为实现其称霸世界计划的“十字军远征”的序幕，在美国本土把

战争准备推向了新的阶段。

美国统治集团首先加紧推进了作为备战一环的社会法西斯化。

美国垄断资本家及其代表人物在实现社会法西斯化方面，把镇压工人运动作为重要的政治思想手段，力图使他们的恐怖统治和战争政策合法化。

美国实现国内法西斯化的头一个措施就是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为此，美国政府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制定了“塔夫脱——哈特莱法”。由于这项恶法的制定，资本家就有权宣布工人阶级的罢工为非法，也可以下令停止罢工，不准团体交涉等，任意专横，无止境地剥削工人阶级，榨取高额利润。与此相反，工人阶级被剥夺了旨在争取生存和民主权利的起码的工人运动权利。

美国统治集团在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残酷镇压共产主义运动，促进了社会的法西斯化。

继“塔夫脱——哈特莱法”之后，美国政府为了抑制共产党的活动，恢复了一九四〇年以来一时停止使用的恶名昭著的“史密斯法”，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给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扣上“阴谋并教唆以实力和暴力推翻政府”这一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了全体成员，一九四九年十月提交法院审理。(注)

注：一九四九年十月，对他们进行审判时，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丹尼斯所说的话，很清楚地说明了美国政府的处事是多么非法。他指出，检察当局连一件证据也没能提出来证明共产党“企图教唆和组织起义、叛乱、暴动”，或“同谋筹办武器和教给使用法，主张对美国的叛逆、叛乱、骚扰”。(丹尼斯《不能监禁思想》一九五〇年，纽约)

美帝国主义保障给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的权利，甚至捏造莫须有

的"罪名"来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阴谋活动说明，他们在挑起朝鲜战争的前夕，急速推进美国社会的法西斯化。

和社会的法西斯化一起，扩军在美国本土备战中占重要地位。

从一九四八年起，美国政府开始大力扩军，而其规模之大在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托罗伊后来声称："一九四八年这一年，是我国军事外交政策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革的一年。……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美合众国参议院在美国历史上头一次通过了和平时期的征兵法，第二天，又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潘典勃哥决议。这些决议为合众国和自由世界的各国制定了集体安全保障的路线，……而我们从那时一直坚持了这条路线。"(注)在美国的扩军备战上，一九四八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注：《前卫》一九六〇年第六期，东京。

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会计年度美国国家预算中，直接军费开支为一百一十七亿美元，而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会计年度竟达到了二百二十亿美元。这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二点二倍。

军费预算总额中对陆军的拨款一九三九年占百分之四十五，而一九四八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五。

对海军的拨款，一九三九年为六亿三千三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八十八美元，而一九四九年达到三十七亿零四百九十五万美元，约增加到六倍。

对空军的拨款，一九三八年为五亿八千六百一十八万四千美元，而一九四九年达到三十二亿三千三百二十万美元，约增加到六倍。(《朝鲜中央年鉴》一九五〇年，平壤，第六七五——六七六页)

随着军费的增加，具有军事意义的工业扩大起来，越来越多的半成品和原料拨到非生产性的军事部门，或作为战略性储备大量囤积起来。

美国政府把巨额美元拨作军费，大力扩充了武装力量。

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责成好战将军克林斯制定了名叫“克林斯计划”的扩军计划。计划规定，大战一结束，就把陆军和空军扩充到一百零七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扩充到六十六万二千名，总共把现役军人扩充到一百七十三万二千名，并通过征兵制解决兵源问题。不是在战时，而是在和平时期，预计实行征兵制来维持庞大常备军的这一计划，实在是罕见的军国化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在挑起朝鲜战争的前夕，开始付诸实践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美国政府不顾本国人民的反对，终于炮制了“征兵法”，接着加紧扩充兵力，大大扩充了空军和海军。结果，美国的兵力数目在和平时期的美国历史上达到了最高水平。(注)

注：一九四九年，美国陆军增加到一百万，而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九三八年和平时期拥有的兵力十八万零四百多名相比，增加到五点五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兵力曾占世界第三位。以大战为契机，海军舰艇的总吨数大为增加，一九三九年增至一百万吨，一九四七年达到三百八十万吨，在资本主义列强之中占据了第一位。随之，海军兵力也从一九三九年的十万七千七百多名，增加到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五十万名。称霸世界的计划“杜鲁门主义”宣布后，美国统治集团放弃“美国海军要守卫海岸”这一骗人的旧口号，公然提出了“美国海军要以进攻进行决战”的口号。

美国统治集团重视空军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九四七年七月，把以前属于陆、海军的空军分离出来，在国防部下面设了空军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防部和空军部甚至把生产民航机的公司也改成生产军用机的公司，大量生产了B—29等轰炸机和战斗机。结果，空军兵力和飞机大大增加了。一九三七年空军兵力为一万八千六百多名，飞机为一千架，而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则审核了预计要把空军兵力扩充为七十个航空联队，其人员为四十万一千人，飞机两万零五百四十一架的空军扩充计划。(《朝鲜中央年鉴》一九五〇年，平壤，第六七五——六七六页)

这个时期美国在推行扩军、军国化政策的同时，在国内比任何时候更猖狂地掀起了战争骚动。

一九四八年，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所谓关于“美国国防措施的性质”的战争文件。在这里，美国统治集团大肆宣传说大有可能将与社会主义各国交锋。美国海军部长麦叙逊公然叫嚷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开始“预防战争”。一九四八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报道说：“陆军参谋长布莱德雷在反复地说，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大。国务院也根据这种可能性制订方针。高级军官们叫嚷的战争恐怖，完全使一亿四千万美国人变成了疯子。最高决策者们和国会也就努力把更多的美元拨给国防方面，甚至比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和估计的还要多。如今，要使战争狂热病镇定下来，比鼓吹战争狂热病还要难。”(注)这说明，由于猖狂的战争骚动，在美国战争气氛达到了顶点。

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

美帝国主义还估计到朝鲜战争的战火扩大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面加紧推进备战，并强硬要求“盟国”实行经济军事化，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十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九四九年互助防卫援助法（MDAA）”。美国在这个援助法中规定：对别国的“军事援助”，只作为“谋求美国安全所需的手段”提供，而受“援助”的国家有“义务”“同意”扩军和建立美国军事基地，从而强迫受“援助”的国家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美国的新战争准备计划，加强军备，提供他们的领土作“军事基地”。

结果，从那以后，美国对欧洲各国提供的商品供应量逐年减少，相反地，武器等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量增加了，而这些受“援助”的国家不得不为美国强加给他们的扩军，把越来越多的财政充当军费。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的一年军费开支，一九四九年已经超过根据“马歇尔计划”从美国得到的“援助”额二十亿美元之多。只看这一点就知道，要接受强使受援国扩军的美国的这种“援助”，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美国新战争挑衅活动中，又一个占重要地位的是拼凑军事联盟。

美帝国主义提出要对“共产主义威胁”进行“地区性防卫”这一荒唐无稽的口号，在全世界范围内拼凑了以地区为单位的侵略性军事联盟，以图从军事上包围社会主义国家，为发动新战争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的这种计划中的头一个计划，首先在美洲地区付诸实践。一九四八年九月，美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美洲国家外长会议上，在以美洲国家要基于“军事上的紧密互助”，加强“地区性集体防务”的幌子下，强行签订“美洲互助防务条约”，拼凑了美洲军事联盟。美帝国主义通过这一条约，把为美洲“安全”而“互相援助”的“义务”和参加“集体行动”的“义务”强加给拉丁美洲国家，从而获得了动员这些国家推行它的战争政策的“权利”。

美国在欧洲也拼凑了侵略性的军事联盟。

一九四八年六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潘典勃哥拟定的有关美国对外政策“新方针”的决议。这个新计划预计

要同美洲以外的国家结成侵略性军事联盟。根据这个计划，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拼凑加拿大及西欧各国参加的庞大的军事联盟,大肆活动,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联盟”。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华盛顿会议上，成立了以“防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帝国主义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使更多的国家从属于自己，以便把它们拉进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战争，实现它的称霸世界的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纯粹是用借刀杀人的办法达到侵略目的的美国式侵略手法的产物。

美帝国主义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继而策划拼凑亚洲式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太平洋联盟”，但未能如愿以偿。

华盛顿的美国统治集团如此加紧推行备战阴谋活动，说明他们称霸世界的计划已进入了全面推行的阶段，同时又表明他们将要挑起的作为实现称霸世界计划一环的朝鲜战争的日期日渐逼近了。

在日本进行的战争准备

美帝国主义为了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也全面进行了战争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很重视日本将在他们加紧推行侵略朝鲜和亚洲大陆方面所起的作用，从占领日本的头一天起，就一贯推行了要把日本变成侵略朝鲜和亚洲的“跳板”、亚洲“反共基地”的政策。自从宣布“杜鲁门主义”后,美帝国主义首先在日本复活了军国主义势力,同时复活了垄断财阀,把日本转变成了“远东军械厂”。美帝国主义的这一对日政策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华盛顿的美国统治集团对日本将在侵略朝鲜和亚洲方面所起的作

用赋予重大意义，是有它一定的理由的。美国统治集团把日本看做是他们侵略朝鲜和亚洲大陆的特等基地，这是因为日本不仅具有有利于作军事战略基地的地理条件，还拥有发达的军事经济潜力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以及丰富的侵略战争经验。

因此，美国从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加紧推行了把日本变成美国军事战略基地的阴谋活动，而且修改发动朝鲜战争的计划后，在日本本土更加加紧推进了备战。

美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在一九五〇年的"新年演说"中宣称："日本宪法并不否认自卫权"。从而在"自卫"的幌子下，公然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海外侵略。他在演说中说，不能认为"日本依照宪法放弃了靠战争和武力的安全保障"，又说，"这项宪法的规定(指第九条摈弃战争，不进行武装——作者注)，无论列举什么样的理由，决不能解释为它完全否定应付对方的攻击的自卫……权利"。(注)

注：《战后二十年史料》第三卷，东京，第五六页。

麦克阿瑟的演说表明，进入一九五〇年，美国的战争政策要求日本加紧备战，同时公然宣布，朝鲜或其他亚洲地区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可以打起"维护自卫权"的旗号，直接参加战争。

继麦克阿瑟的演说之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演说时说："日本是亚洲的反共堡垒。必须在整个远东地区重新确立它的影响力。"(注)两天后的十二日，又在名曰《亚洲危机》的就亚洲政策的声明中明目张胆地声称，要把日本本土置于美国"防御圈"之内，在那里维持牢固的军事基地。

注：艾奇逊在演说里说："……我可以提出保证，不但没有一点想抛弃或削

弱日本的防务的意图，而且有决心， 即使永久取得解决或者通过其他方法缔结了任何协定，也决不能不维持而是必须维持防务。”（《战后资料，日美关系》东京，第一三页）

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一面明目张胆地滥发狂言要在日本建立牢固的“亚洲反共堡垒”，一面在日本加紧备战。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美国陆军参谋长克林斯在国会上说：“驻日本和欧洲的美国陆军在几个月内将作好一切准备，出色地执行对付敌人的攻击的任务”，“陆军提出了四十亿两千万美元的预算案，但这是维持十个师所需的费用，其中的四个师将驻扎于日本”(注)， 并吐露，为了在几个月内完成朝鲜战争准备，要加强驻日美军。

注：《日本史讲座》第八卷，东京，第一七二页。

根据增强美远东军的计划，给驻日美空军补充了B—26和B—29轰炸机三个联队、六个歼击机联队、两个输送机联队，增强的空军部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日本九州集结。此外，给美国第七舰队增派了两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美远东军司令部属下的步兵、坦克兵、炮兵以及运输部队的能力也用追加的军费大大增强了。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起，美军地面部队开始迅速集结于日本九州地方，开始了模拟实战的猛烈训练。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起，美军第二十四师十九团在海上放实弹进行的“作战登陆与进攻”训练，便是这种训练的一个突出例子。（注）

注：《朝鲜研究》(日文)一九六六年第六期

在发动朝鲜战争前夕，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大力新建和扩大了军事基地。

美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命令日本政府订出“五年计划”，扩大和整修公路，使之利用于军事目的，并根据计划积极推进了这项工程。美帝国主义原来预计六年才能完工的冲绳空军基地，只用半年时间就完工主要部分，可以使用了。《日本时报》报道当时在日本建设美空军基地的情况说：“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整个日本境内建设着许许多多机场，它们的硬面跑道可供最大型轰炸机着陆”（注1）。不只是机场建设工程，还有海军基地、陆军兵营等设施的建设工程几乎同时在冲绳、神户、横须贺、吴、青森、秋田、札幌等日本所有主要战略地点进行。据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揭露，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在日本境内恢复或新设了六百一十二个美军事基地和设施，相当于每六百平方公里有一个。（注2）

注1：《日本时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

注2：《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文件汇编》第四三页。

还明目张胆地推进了把日本变成朝鲜战争的补给基地和修理基地的活动。这首先表现在急速推进对日本的“远东军械厂政策”方面。

一九五〇年三月，美国底特律银行总经理、麦克阿瑟的最高财政顾问约瑟夫·道奇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说，与紧迫的备战相关联，“目前，日本是决定美国远东政策的焦点”，并说，“为美国将来的远东政策将需要增加对日本的援助，把日本变成对远东地区的跳板和供给源泉”（注）。这就是说，他公开宣布了当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某一国挑起战争时，日本必须起到对这一地区的“供应基地”的作用。

注：《战后二十年史料》第二卷，经济，东京。

把日本建设成“供应基地”的工作，是美帝国主义修改发动朝鲜战争计划的一九四九年秋季起全面推行了的。

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在日本储备军需物资，另一方面把曾被指定当作战争赔款的前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所属的八百多个军需工厂及其他许多日本军械厂都置于美军管理之下，生产了军需品。(注)

注：原来，日本的“被指定当作战争赔款的工厂”，截至一九四八年一月有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其后，美帝国主义在把日本变成侵略亚洲的“兵站基地”的过程中，对不少“被指定当作战争赔款的工厂”免除了义务，或者允许在附加“限制”条件的情况下经营。一九四九年五月，美国指示日本政府，不要把剩下不多的“被指定当作战争赔款的工厂”作为战争赔偿交给别的国家，而要开动工厂来生产军需品。(《战后二十年史料》第二卷，第二二二页)

以前叫“三菱重工业”的“东日本重工业”、“富士汽车”、“小松制作所”等厂转变成为美军修理和装配军用汽车和坦克的修配厂，“日本制钢所武藏制作所”从农具厂变成了制造登陆艇的工厂。日本最大的染料厂“三池染料厂”变成了生产ＴＮＴ(三硝基甲苯)炸药原料及毒气原料的工厂。(注)

注：《产业工会月报》一九五〇年第七期，第六五页。

还有，由一九五〇年四月起日本的所有造船厂突然开始进行把美军的坦克登陆艇(Ｌ．Ｓ．Ｔ)改装为兵力运输舰的作业，并在很短的时

间里，改装了七十多艘舰艇。(注1)并且为了储备血清，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设置了名为“输血对策委员会”的机构，到第二年二月，建立了“血液中心”(注2)。（人们不该忘记上述舰艇和“血液中心”，从朝鲜战争初期起进行积极活动这一事实。）

注1，注2：《朝鲜研究》(日文)一九六六年第六期

美帝国主义通过对日本的军事基地化政策和“远东军械厂”政策，已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具备了可以把日本利用为朝鲜战争的出击基地、修理基地、供应基地的条件。（注）

注：据美国方面发表的数字，自发动朝鲜战争的第二天即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到十月三日的一百天期间，从日本的美军基地向朝鲜前线出动的美军飞机竟达四万零六百架次。

从一九五〇年六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的一年里，日本为美帝国主义生产供应的军需物资价值达三亿一千五百一十六万美元。其中占最大比重的是军用汽车，其数达一万零二百八十五辆。(《对被占领下的日本的分析》(续)北京，第一六页)

以上的统计不过是说明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利用日本这个出击基地和补给基地的一两个例子。美国从朝鲜战争初期起就可以充分利用日本这个美军的出击基地、补给基地的事实，使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战前在日本有计划地推行军事基地化政策和“远东军械厂”政策的目的何在。

作为在日本备战的一环，美帝国主义空前加强了对日本民主力量的镇压和对旅日朝鲜公民的迫害。

使社会法西斯化，是反动统治集团在发动侵略战争前夕的惯用手法。

在挑起朝鲜战争的前夕，美帝国主义为了把日本变成自己牢靠的战略基地，加强了对民主力量的镇压。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驻日美军司令部下令强行解散了日本民族民主战线东京筹备会主办的人民总动员大会，接着，六月二日，采取法西斯镇压措施禁止了一切露天集会和示威，蹂躏了起码的民主权利。正如日本人所说，这“从当时的国内情况来看,实际上是实行根本没有必要的戒严令。”（注）

注：日本人对此说,那是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直接关系的。他们说:“当时,日本国内未能清楚地观察到占领军要在这戒严状态下干些什么。”但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迫使日本国民一时变成瞎子、聋子和哑巴，推行了准备历史性大事变的一系列措施。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一爆发,才领悟到这种实际上的戒严状态意味着什么”。(《日本现代史》第三卷，东京，第三〇〇页)

“实际上的戒严令”宣布后，美远东军司令部把镇压的矛头指向了日本共产党。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麦克阿瑟“致函”日本政府首相吉田，指示他镇压日本共产党。麦克阿瑟在“函件”里说，以共产党为首的日本民主势力是“不吉利的势力”，他们“企图以武力颠覆日本的立宪政治”，“直接拒绝美国的占领目的和意图”，因而会“招致日本民族毁灭的危险”,他们就这样捏造荒唐无稽的借口，指示革除二十四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公职，第二天，又下令放逐该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赤旗报》编辑部的干部。

日本吉田反动政府立即执行了麦克阿瑟的指示，六月十六日，又按照美远东军司令部情报局长威尔路比的指示，采取措施，在日本全境禁止人民举行集会和示威。

由于美日统治集团的法西斯镇压，日本人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完全遭到蹂躏。他们只承担了无条件地服从美国战争政策的义务。美帝国主义甚至蹂躏日本人民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来加紧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化的行动表明，他们的战争狂热病，到挑起朝鲜战争的前夕达到了顶点。

美国在推行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化和加紧备战方面干下的最毒辣的行动是，对旅日朝鲜公民的迫害。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至于谈到在日本的六十万朝鲜人的问题，那本质上是由于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殖民统治而产生的问题。”（《答外国记者问》中文版，第二〇二页）

旅日朝鲜人是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殖民统治下，被“征兵”“征工”到日本去的人或为了寻找活路流浪到日本去的人和他们的子孙。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后，旅日朝鲜人应当享有作为外国人的民主民族权利和自由。

然而，美日统治集团不但不承认旅日朝鲜人的法律上的权利，把他们当作“敌国”公民对待，而且借口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展开了争取民主民族权利和自由的斗争、争取生存权利的经济斗争，把镇压的矛头指向了旅日朝鲜人。（注）

注：对旅日朝鲜人的镇压是早从一九四八年起就露骨地进行的。一九四八年四月，日本政府借口旅日朝鲜人联盟不接受他们的所谓朝鲜人学校要用日语和日本教科书进行教育的不当的“指示”，采取了强行封闭兵

库县、大阪、东京的所有朝鲜人学校，逮捕学校校长等敌对措施。

旅日朝鲜人举行示威，对这种无理的镇压措施表示了抗议。但是日本政府出动警察，对他们施加暴行，逮捕并监禁了许多示威者，甚至把十五岁的朝鲜少年当作活靶打死，干下了野蛮暴行。

不只是日本反动统治集团，占领日本的美军也从一开始就镇压了旅日朝鲜人。

一九四八年年初，占领日本的美军“宪兵司令部”在神户地区宣布战后日本的第一次紧急戒严令，大肆逮捕了旅日朝鲜人。当时，在神户、京都、大阪一带，有一千八百四十名旅日朝鲜人被美军宪兵逮捕并监禁。(《战后二十年史料》第六卷，东京，第二五四页)

此后，美第八军司令召集记者信口开河地诬蔑旅日朝鲜人维护民主民族权利和自由的正义斗争，说这是“野蛮的朝鲜人的暴动”，甚至毫无根据地捏造事实，说这一“叛乱是由共产党员筹划的”(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一卷，东京，第二九五页)，以图使他们的镇压措施“正当化”。这一事实表明：美军把镇压旅日朝鲜人当作压制日本民主力量这一“反共”政策的主要环节。

麦克阿瑟和日本政府对旅日朝鲜人的迫害和镇压，随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全面推进备战而登峰造极了。这表现在：日本政府炮制旨在镇压民主政党和社会团体活动的恶名昭著的“团体等规正令”后，最先用它来镇压了旅日朝鲜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日本政府按照麦克阿瑟的指示，捏造荒诞无稽的“罪名”，说什么旅日朝鲜人联盟和旅日朝鲜民主青年同盟“行使暴力”，“反对”美军的对日政策，便采取法西斯的、强盗的措施，对这些组织下了“解散令”，没收了达数亿美元的全部财产，并解除了干部的公职。他们为了阻挠旅日朝鲜人建立新的组织，竟威胁说：“如果朝

鲜人重建这类团体，将严惩不贷。”

日本政府制定法西斯恶法“团体等规正令”后，最先把它运用于旅日朝鲜人这一事实意味着美日统治集团在实现日本社会法西斯化方面，把镇压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朝鲜人。同时，作为备战的一个环节实行的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化把旅日朝鲜人当做主要牺牲者。这一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备战的目的在于反对朝鲜人民。

上述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者多么周密细致地、广泛地、恶毒地进行了侵朝战争准备。

对于在美国本土和日本已做好备战的美国统治集团来说，往后只剩下的一件事便是把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拉进朝鲜战争，使他们与南朝鲜统治集团勾结起来，并指示李承晚挑起战争。

拼凑“太平洋联盟”阴谋的破产，麦克阿瑟的“十一条训令”

在南朝鲜和日本加紧侵略战争准备的美帝国主义，忙于使南朝鲜傀儡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起来，最终地完成备战。

拼凑侵略性“太平洋联盟”的阴谋，就是这种活动之一。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

“美帝国主义者正在远东筹划拼凑所谓‘太平洋联盟’，其目的是重新武装日本帝国主义者，使其充当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的‘突击队’，并且利用它来镇压太平洋沿岸许多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反帝反美斗争的旗帜，促进世界革命》中文版，第一三—— 一四页）

拼凑“太平洋联盟”的阴谋是美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一环，是要用

它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在全世界范围完成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性军事联盟体系的。拼凑这个联盟的目的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纠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仆从国，随意利用它们来推行自己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而作准备方面，非常重视把日本军国主义拉进这个“联盟”。

那是因为把日本拉进“太平洋联盟”，并通过“联盟”加强日本军国主义同南朝鲜傀儡的勾结，就会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条件，在侵朝战争中容易同日本军国主义者“合作”。

但是，和美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相反，当时的日本还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不给它披上“独立国”的外衣，就不能公开地把日本军国主义拉进拼凑太平洋地区“反共”联盟的阴谋之中，而且，没有日本参加的太平洋联盟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麦克阿瑟等美国的一些军阀和国务院官员主张早日缔结对日和约，并施展狡猾的战术，标榜在这以前，美国不正式插手拼凑太平洋联盟的阴谋。

于是，美帝国主义为了早日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制度，恢复日本的“独立国”地位，并用新的奴役性条约把日本束缚于主从联盟关系而加紧准备，另一方面，唆使蒋介石和李承晚傀儡出面筹划拼凑太平洋地区“反共”联盟。

根据美帝国主义的这一策略，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蒋介石指示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建议缔结“太平洋公约”，继之澳大利亚总理奇夫利和李承晚分别在五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发表了希望缔结“太平洋公约”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这种伎俩，向全世界造成一种印象，拼凑“太平洋联盟”是出自慑于“共产主义威胁”的亚洲国家的自愿的。

美帝国主义在幕后操纵的丑剧继续演了下去。

一九四九年七月，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和蒋介石在菲律宾碧瑶进行了有关拼凑“亚洲反共联盟”问题的会谈。八月八日，蒋介石和李承晚在南朝鲜镇海湾海军基地又讨论了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以“反共”为主要内容的“太平洋公约”方案，并就在菲律宾召开结成“太平洋联盟”的会议一事达成了协议。（注1）

蒋介石和李承晚所主张的“太平洋联盟”是彻头彻尾以美帝国主义为轴心的、受它积极援助的亚洲仆从国和傀儡的“反共”军事联盟。

这是出自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略的，它企图在亚洲也拼凑一个像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广泛的“反共”军事联盟，把对“共产圈”的“封锁政策”扩大到太平洋地区来。

事实尽管这样，狡猾的美国统治集团考虑到亚洲政治局势的动向，不想公开表示他们对太平洋联盟的支持。尤其是，蒋介石和李承晚不可能承担起像美国所希望的那种“主动作用”。因此，美帝国主义仍然认为，没有日本参加的“太平洋联盟”是毫无意义的，并认为蒋介石之流的“行尸走肉”和李承晚之流的“老马”本身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就拼凑“太平洋联盟”问题想得到美国的积极支持，去了华盛顿。可是，杜鲁门在八月十一日只是对他提出保证说：“美国‘怀着同感注视’远东非共产方面要形成集体安全保障的问题。”（注2）

在这以前，李承晚多次提出“建议”，说“美国应积极努力加强保证太平洋公约或与它类似的集体的安全的亚洲各国的团结合作，并给予援助”。对此，七月十一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回答说：“……美国还不能出面正式参与这种联合。”这照实地暴露了美国政府狡猾的策略。（注3）

注1，2：I·F·斯顿《朝鲜战争秘史》上册，东京，第三八——四〇页。

注3：《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南朝鲜驻美大使张勉给李承晚的报告》。

（《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四八页）

但是，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拼凑"太平洋联盟"采取消极的或袖手旁观的态度。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南朝鲜驻美大使张勉给李承晚的函件中写道：对于"太平洋联盟"，美国虽因有顾虑而没有"正式加入，但从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姆特先生昨天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到，美国头一次对抗拒共产主义势力的亚洲各国的联合表示关心。因此，我们可以预测：美国在适当的时期就会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可见，美国政府只是因为时机还未成熟而没有积极参与。

美国统治集团认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这期间，美国主动出面拼凑"太平洋联盟"不是"适当的时机"。直到那时，还没有同日本缔结对日和约的可能，再者，如果公开拼凑亚洲的"集体安全保障"组织，会引起世界的注目，因此对暗地里进行侵朝战争准备也不利。

当时正是美帝国主义者发表所谓有关"不干涉台湾主义"和"防卫线"的声明，并以此为烟幕，力求掩盖他们的侵略本性的时候。因此，他们不想用"太平洋联盟"惹起世界舆论，成为攻击对象。尤其是，同那些要在朝鲜战争中起急先锋作用的李承晚和从各方面干与朝鲜战争的蒋介石一道结成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就等于不打自招，向全世界自我暴露罪恶面目。

因此，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菲律宾碧瑶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没有拼凑地区性军事联盟，也没有发表"反共"声明（当时正是叫南朝鲜傀儡停止"北伐"骚动，努力制造"汉城的沉默"、"五六月的寂静"的时期）。这个会议，不用说美国没有参加，就是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也没有参加。特别是，李承晚和蒋介石之流拒绝参加会议，是

耐人寻味的，这自然而然地使人们把这一事实和“汉城的沉默”联系起来考察。

由于美帝国主义采取认为“时机尚早”的立场，会议只讨论了一般问题，结果，“太平洋联盟”一时未能发展成军事联盟。

要等待“适当的时机”，这便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对“太平洋联盟”的政策。

然而，美帝国主义认为，同那些希望受到“核保护伞”庇护的太平洋沿岸的其他国家缔结双边或多边军事联盟，倒可以满足它们的要求，又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对暗地里准备战争也有利。

因此，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一方面加紧准备缔结对日单独和约，另一方面策划不久拼凑诸如美澳新理事会、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等联盟，当前为准备朝鲜战争，加紧使日本军国主义同南朝鲜傀儡勾结起来。

只有和日本缔结“和约”，使日本成为“独立国”之后，让直至那时标榜“排日”的南朝鲜同日本“和解”并勾结起来，才能组成“太平洋联盟”，而且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亚洲军事联盟才能成为美帝国主义用来实现称霸世界计划的实用的工具。

如上所述，由于美帝国主义的这一战略，“太平洋联盟”流产了。

但是，美帝国主义在加紧准备同日本缔结单独和约的同时，极力策划使南朝鲜傀儡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起来。

这两个环节都是美帝国主义在策划拼凑“太平洋联盟”中追求的目的，是组成亚洲“集体防务组织”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是他们当前完成朝鲜战争准备的关键问题。

在挑起新战争计划中把日本定为出击基地和后勤基地的条件下，如不使南朝鲜傀儡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就不可能进行朝鲜战争。因此，美帝国主义巧妙地利用日本军国主义者梦想恢复在朝鲜和亚洲

大陆的旧地位的野心和李承晚匪帮的所谓“排日”政策的动摇性以及利己主义的一面，加紧推进了使他们勾结的工作。

一九五〇年二月中旬，美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把卖国贼李承晚叫到日本去。

李承晚接到麦克阿瑟的召唤，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前去日本，十七日与麦克阿瑟进行了秘密会谈，也同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了军事密谈。在十七日进行的秘密会谈中，麦克阿瑟对李承晚作了如下的指示：

1，李承晚军队全部置于麦克阿瑟的指挥之下；

2，李承晚军队应与日本军队进行联合作战；

3，在同日本军队进行联合作战时，应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作战指挥之下，应任命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日本空军司令、旧李王朝王族李垠(注1)为总司令；

4，截至六月三十日，李承晚应把一百万石大米运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充作日本军军粮；

5，李承晚军队应挑起内战；

6，李承晚应把军需工厂在日本人监督下设在日本境内；

7，李承晚军队的高级军官应在日本受日本人军官的训练；

8，李承晚军队内应多录用日本人军官；

9，未经训练的军队，不仅对战争无益，反而会成为累赘，考虑到这一点，停止增加李承晚军队，而应大批录用日本军队；

10，麦克阿瑟将在战争时期和战后，保障李承晚的地位；

11，麦克阿瑟司令部准备好将要参加朝鲜战争的日本军队和它够用六个月的武器和弹药。（注2）

注1：李垠是李王朝的后裔，亡国后被日本拉去作人质。后与日本王族梨本

之女结婚，成了拥有五百万圆（当时的货币）以上财产的完全日本化了的亲日分子。

注2：《有关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一〇二页。《揭露美帝国主义侵朝政策的真相和发动内战者的真面目》第七一——七二页。

所谓麦克阿瑟的"十一条训令"，其目的在于要在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南朝鲜傀儡军和日本侵略军的联合作战，为此，使两者勾结起来，最终地完成战争准备。

这"十一条训令"是以麦克阿瑟和日本吉田政府事前密谋为前提的、为伺机重新侵略朝鲜的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铺平道路的彻头彻尾的侵略勾当。

这"十一条训令"是以继续给李承晚戴上"总统"帽子为代价，使他起誓按照美国主子的指示，把日本侵略军拉进朝鲜境内，组成"反共十字军"，为美帝推行远东侵略政策效劳到底的罪恶的指令。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

"李承晚匪帮在准备所谓'北伐'的过程中，竟然按照美帝国主义者的旨意，肆无忌惮地走上了同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日本军国主义者相勾结的道路。"（《金日成著作集》第六卷，中文版第九页）

这"十一条训令"又是一份李承晚匪帮的求刑状。它暴露了李承晚匪帮是为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和"北进统一"的梦想，肆无忌惮地同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日本军国主义者相勾结、出卖国家、背叛民族的党徒。

李承晚完全接受麦克阿瑟的"十一条训令"，为了执行主子的指示，接连派"总参谋长"蔡秉德等高级军官去东京，还把一百万石军粮运往日本，以此表示了对主子的忠诚。

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积极庇护下，为了直接参

加侵朝战争，周密地进行了准备。

总之，早在战争前，美、日、“韩”之间秘密推进了军事勾结，一步一步完成了把日本军国主义者拉进侵朝战争，动员和利用日本的一切军事经济潜力的准备工作。

三、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

（一）暴风雨前夜的平静

“要在朝鲜发动战争”，这是美国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政策。他们根据这一既定方针，极其秘密地拟订了发动战争的计划，加紧备战，到了一九五〇年进入了最后阶段。美国《生活》周刊驻南朝鲜特派记者奥斯苯写道：“在我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战争像这次战争那样事先彻底做好准备的例子。”（注1）正如他写的那样，美国在专事欺骗、讹诈、威胁和恫吓的海外侵略史上，从来没有像侵朝战争那样施展阴谋诡计和彻底准备武装的例子。

美帝国主义一切都按照计划做好了准备，然而，它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为发动战争事先创造好令人信服的条件。

从这一打算出发，他们为掩盖自己的侵略面目，把发动战争的责任转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策划了一个阴谋。这个阴谋便是先让世界“相信”美国不再把朝鲜的“安全”当做自己的安全看待，美国对朝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于是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突然改口宣传说朝鲜在美国的远东政策中没有任何战略价值。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在联邦俱乐部所作的演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这个演说中说：“美国的远东防卫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本州联结琉球群岛，……从琉球群岛再与菲律宾相连。”他故意把南朝鲜放在防卫线之外。他说：“对于上述防卫线外的国家，没有人给它保障安全不受军事攻击。”这显

然指的是南朝鲜和台湾。这样，力图使人相信，“保卫”南朝鲜，并不是美国的政策(注2)。接着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坤奈利也发表谈话说，朝鲜不属于美国的“防卫最前线”。另一方面，一月五日，杜鲁门在美国政策声明中宣布他们“对台湾的不干涉主义”(注3)，说“美国政府不想走干涉中国内战的那种路线”，对台湾的蒋介石军队“不想提供军事援助或出主意”。与此同时，美国统治集团一再声称，美国在亚洲不正式参加太平洋条约组织等任何地区性军事联盟。

当时，世界上有不少的人对于美国政客们从一九五〇年年初起就连续发出的这种声明和谈话，表示半信半疑；美国是否真的要从南朝鲜和台湾缩回手？但也有不少的人对此抱着很大的疑团，认为正当美国统治集团大叫大嚷“亚洲的危机”和“南侵威胁”的时候，宣布从台湾和南朝鲜缩回手，是不可置信的，并努力弄清“防卫线”声明的背景。

布袋里的锥子总是要露尖的。这种声明和谈话，证明是欺骗宣传，是为麻痹世界人民特别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对美帝战争政策的应有的警惕而抛出的麻醉剂，是为掩盖他们发动战争的计划而放的烟幕弹。早在一年前，麦克阿瑟曾声称，“今天的太平洋是……安格鲁撒克逊的湖泊”(注4)，并秘密地许下诺言道：“将以保卫自己祖国的心情防卫韩国。”(注5)艾奇逊本人也在他的同一个演说的后一部分未能掩盖他的声明的本质。他说：“如果受到攻击，……应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要使受攻击的国民进行抵抗，然后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依赖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约定。”他还强调说，那些要放弃对韩国的援助的主张，和“不愿再照顾这个国家使之更加巩固的那种想法，是对我们在亚洲的利益的十足的失败主义”(注6)。把这句话的言中之意运用于南朝鲜问题来看，可以作这样的解释：首先唆使傀儡发动内战，捏造“北朝鲜的攻击”后，让所谓受攻击的南朝鲜傀儡“进行抵抗”，然后美国就按照“联合国宪章，以整个文明世界”的名义，全面参预朝鲜战争。

由此可见，艾奇逊的关于“防卫线”的声明，正好反映了美国要以联合国的名义参预朝鲜战争，强占全朝鲜的这一修改了的发动新战争的计划。

注1：《生活》周刊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

注2：艾奇逊《亚洲的危机，美国政策的考验》。（国务院通报二二，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第一一六页）

注3：杜鲁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国务院通报二二，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六日，第七九页）

注4：《纽约时报》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

注5：约翰·干瑟《麦克阿瑟的谜》东京，第二六三页。

注6：同上注2。

美国统治集团把朝鲜和台湾放在“防卫线”之外，说他们与美国的“安全”无关，这不过是他们为掩盖他们不久将进行的侵略行为放的烟幕弹而已。艾奇逊把他在一月作的演说抛到脑后，“把韩国的安全”和美国的“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了。这就如实地暴露了他们的居心何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动朝鲜战争后，他说：“对朝鲜的攻击，……是决定我们的集体安全组织继续存在或崩溃的试验。”三军参谋长对“朝鲜的共产化将威胁日本这一见解，都表示了同意”（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一八三页）。杜鲁门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声明中推翻了一月五日“不干涉台湾”的声明，下命令占领台湾。不言而喻，后者是真的，前者是假的。

因此，所谓“防卫线”的声明，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那种愚蠢的骗人把戏。

美帝国主义为掩盖他们的真面目，把战争的责任转嫁给共和国所

用的第二个诡计是：制止李承晚匪帮狂妄的好战言论，散布所谓“来自北方的南侵”的谣言。

如同《纽约时报》驻汉城特派记者所报道，原来“好战的谈话……几乎都是韩国的领导人发表的”(注1)。五月五日李承晚说：“五月和六月，也许在我们国民的生平中成为极其重大的时期。”(注2)并宣布将立即开始“北进”。五月六日，他又发表挑战性广播演说，鼓吹“热战”，要求北朝鲜人民为了赶走根本不存在的“外来势力”而动员起来。他甚至“预计”在占领北朝鲜，任命北半部五个道的“知事”后，在汉城将设“临时办事处”(注3)。给共和国主权范围之内的地区，任命他们的“道知事”，为统治北半部设立像“北方五个道的道厅”之类的“临时办事处”，这意味着他们“北伐”的准备已经达到了顶点。继李承晚挑战性广播演说后，傀儡国防部长官申性模在五月十日发表“反共”声明，说大批北朝鲜军队转移到三八线，“侵略的危险”已经临头。(注4)

然而，以傀儡国防部长官的“声明”作尾声，那样大叫大嚷的“收复失地”、“北进统一”之类的狂乱的战争骚动，很快又销声匿迹了。在汉城，与此类似的挑衅性声明在记者招待会上或在“国会”上也没有发出来，在东京也听不到任何反应了。那些听惯了南朝鲜好战言论的西方记者们，对突如其来的沉默表示极大的疑惑，讽刺地把五、六月的南朝鲜叫做“平静的国家”。

那末，这一沉默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暴风雨前夜的平静。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继“防卫线”声明之后而来的这一不寻常的寂静，不过是为麻痹朝鲜人民的警惕，“说服”世界相信“来自北朝鲜的突然侵略”而抛出的诱饵而已。

注1：《纽约时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注2：《美联社》驻汉城记者芩格的有关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记者招待会的报

道。（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八九页）

注3：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二卷，东京，第七七页。（美国记者罗斯汉城讯）

注4：《美联社》汉城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讯，《纽约时报》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

（二）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

暴风雨前夜的平静状态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掩盖世界耳目的烟幕弹也有它发生效力的限度。加上，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统治集团面临了不能不赶快发动战争的紧张局势。其一是，李承晚"政府"面临全面遭到破产的政治经济危机；其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指日可待"的说法。

在美军政的统治下一直遭到破坏的南朝鲜经济，从一九四九年起更加恶化了。由于生产全面遭到破坏和纸币的滥发，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物价指数以一九三六年为标准，一九四八年平均上升到七百二十五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上升到八百三十一倍，当年七月则暴升到九百零九倍。

经济的破产，直接威胁了人民生活，使更广大的群众投入反美救国斗争，加剧了李承晚"政权"的政治危机。

随着人民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气势高昂，在南朝鲜"国会"议员中间出现了"南北协商派"等反李承晚势力，围绕着"政府不信任案"展开了反"政府"运动，这使李承晚的专制政治陷入"混乱"了。

南朝鲜的这种政治经济危机，使在最后阶段加紧战争准备的美国统治集团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躁。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

……对李承晚政府不想办法克服这种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示过深深的忧虑。可是除了支持李承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注1)

为了消除美国统治集团的“深深忧虑”，国务卿艾奇逊于四月七日警告李承晚收拾政治经济危机，寄去照会说：“……如果韩国不安定通货膨胀的经济，不在五月举行普选，美国将重新考虑对韩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其结果将会有必要的修改。”(注2)

注1：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二，纽约，第三二九页。

注2：科甸克《联合国与朝鲜的和平统一》第一七三页。

李承晚根据主子的警告，要求“国会”议员编制能保持收支平衡的预算，解雇六万公务人员等，实行了所谓“经济紧缩政策”。然而，“紧缩政策”不仅没有奏效，反而更加加深了经济的破产局面。特别是从根据麦克阿瑟的“训令”把一百万石大米开始运往日本的时候起，南朝鲜的物价无止境地暴涨，汉城市场断了米，逼得有三分之二的市民吃不上饭。

为了消除政治危机，五月三十日提前举行了本想推到六月或十一月举行的“选举”，但只带来了李承晚的惨败。“选举”前，他对自己的反对派和所有中间势力都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加以镇压，甚至监禁三十名反对派候选人，进行了法西斯暴行。但是举行“选举”的结果，在“国会”二百一十个席位中，他的“独立促成国民会”同僚只占十二席，把所有支持者都拼凑起来，也不过四十七席。

新国会的召开，明确地表明了李承晚已经走上了末路。占绝大多数议席的在野党强硬要求修改宪法，限制总统的权限，实行内阁负责制，从而，连根动摇了李承晚这个专制君主的政治地盘。这就需要采取某种紧急措施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承晚的唯一的出路，究竟是哪一条呢？如同美国作家郝薛尔·梅厄写的那样，那就是“把生存的最后希望寄托于战争”，尽快发动战争。陷于窘境的李承晚确信，只有战争才能把自己从日薄西山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只有战争烈火才能烧毁这一切政治经济危机。

这样，他急忙派张勉到华盛顿，于六月十二日向美国主子“报告政府面临垮台”的局面，为了摆脱这一危机，“请求美国尽早给予援助”。(注1)

当时，李承晚请求美国“尽早给予援助”，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此，《纽约先驱论坛报》揭露说：“韩国大使张勉向国务院高级官员通告本国已面临总的崩溃”，并“乞求提供某种保证，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进行武装干涉”(注2)。换句话说，李承晚向美国主子乞求的所谓“尽早给予援助”，就是乞求美国尽早实现战争计划。

杜鲁门接到李承晚的急报，如同他已透露的那样，“除了支持李承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不能不防止李承晚政府的垮台，并且为此除非提早发动预定的战争，没有别的出路了。可见，张勉作的李承晚“政权”面临垮台的报告，成了使美国政府提早发动战争的重要转机。

注1：《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

注2：《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杜鲁门政府所以提早发动朝鲜战争，还有别的原因。其一是在朝鲜要求实现和平统一的气势达到了高潮。

根据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倡议，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召开的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扩大会议，认真讨论当时的形势，通过了“关于促进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的呼吁书”。呼吁书建议，采用从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到八日举行南北普选，建立统一的最

高立法机关的办法，建立统一独立的民主中央政府；并提议，为了讨论建立指导普选的中央指导委员会问题，从六月十五日到十七日，在海州或开城举行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协议会。

这个呼吁书反映了朝鲜人民要统一祖国的热切愿望。为了向南半部各政党、社会团体，科学、文化、教育、言论、出版、宗教等机关和团体，个别人士以及“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转达这一呼吁书，三名特派员于六月十一日离开砺岘车站前往汉城。然而，由于这些和平使节被李承晚匪帮非法逮捕，呼吁书未能传到南朝鲜。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统一，于六月十九日召开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建议南朝鲜“国会”，采取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国会”实行联合，成立单一的全朝鲜立法机关的办法实现祖国的统一。

但是已经决定要“靠实力实现统一”的美帝国主义者和李承晚，指使蔡秉德和公报处长发表叛逆的警告声明，威胁南朝鲜人民，他说：“南北协商和和平统一是不可容许的”，“接受祖国战线的建议参加南北代表会议的人，……将认做卖国贼”。还为阻挠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协议会的召开，从六月九日起在三八线一带及其他南朝鲜各地，实行了“特别监察警备”(注1)。总之，由于民族叛徒集团的战争政策，和平统一的大门被关死了。(注2)

注1：《美联社》汉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讯。(摘自《劳动新闻》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

注2：李承晚“政府”根据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只醉心于“北进统一”，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统一方案，对和平统一的任何一点表现， 都说成是“不忠诚的表现”，一概加以镇压。对此，连“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也不能不报告说：“李承晚政府表明了，他们不仅不为统一而参加与北方的

正式协商，而且也不赞成为统一进行的非正式努力。李承晚政府明确表明了：即使是非正式的尝试，只要是南北协商的建议，就一概看做是不忠诚的表现。”(《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九五〇年九月)

然而，用任何壁障也没能阻挡高昂的和平统一气势，也没能把陷于绝境的李承晚“政府”从垮台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当时的局势使华盛顿的主子们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了。把李承晚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唯一药方是，提早执行原定的行动计划，在战争的烈火中烧毁一切“不吉利的预兆”。曾在麦克阿瑟司令部情报教育部当过电影科长的戴维德·坤迪，在《现代朝鲜史》一书中，在充分考虑过这一切事实之后，作了如下的结论：“……战争是精神失常的李承晚所采取的最后措施，这样推理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李承晚政权由于面临经济破产的局面，国内又造成不安的气氛，五月的失败后又在敌对的国会上受折磨，后来，加上人们都积极响应北方的和平声明，所以它抛出最后的赌注，把国家引向内战。”(注1)可以说，坤迪的这种见解较突出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走上战争道路的原因。

美帝国主义所以提早发动朝鲜战争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一份假情报，说中国人民将在夏天解放台湾。

据前李承晚的政治顾问文学奉的告白，美国政府接到中国人民再迟也要在七月进行解放台湾的作战的情报资料（这个情报资料没有正确的根据，所以这个资料可能是完全假设的或捏造出来的)，决定在这之前来个先发制人，于是就把发动朝鲜战争的日期提到六月了。从当时的美国报刊上也可以找到证实他的证言(有关解放台湾的假情报)的证据。当时《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九五〇年六月中旬左右以第三野战军为中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做好了进攻台湾的一切准备”；格林·

培吉在他的《美国与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美国情报局直到一九五〇年晚春搜集到的情报资料证明，“中国共产党仍然想进攻台湾，进攻将在夏季的某一天开始”（注2）。发动朝鲜战争前的六月下旬，美国的各家报纸一齐揭露政府的秘密消息说：“将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的第三周，国防部准备强硬要求总统取消关于台湾的决定”（指一月五日发表的不干涉台湾政策——作者注）。（注3）

美国报刊的这种论调说明什么呢？第一，美国统治集团自行暴露了他们在一月发表的“防卫线”声明和“不干涉台湾”政策声明完全都是虚伪的，而实际上是要找借口来占领“防卫线”之外的朝鲜和台湾的诡计；第二，美国统治集团一开始就把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当作一个相连的环节对待，实际上比起“防卫线”内的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更重视这两个问题。当时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地方发表过要解放日本、琉球群岛或菲律宾的声明，而且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预告发生那种事的任何微小的苗头。换句话说，“防卫线”内的地区，“安全”已得到保障，再不需由美国发表要“保护他们不受侵略”的那种威胁性声明。既然如此，就不难看出“防卫线”声明所追求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保障“防卫线”内的“安全”，而在于“保障”“防卫线”外的台湾和南朝鲜的“安全”，而且他们企图以这个地区的“安全”为借口，制造来自中国本土和北朝鲜的“侵略”的舆论，以便用武力完全占领台湾和全朝鲜。杜鲁门的臭名远扬的六月二十七日声明如实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声明中正式宣布了美海空军用武力干涉朝鲜战争，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占领台湾。

因此，可以肯定，美国统治集团一接到关于中国要“解放台湾”的情报资料，根本不想核实它的真伪，就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台湾作战之前急忙发动了朝鲜战争，这种观点是有它充分的根据的。

注1：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二卷，东京，第一〇四页。

注2：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八〇页。

注3：《华盛顿邮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如上所述，李承晚“政府”的政治经济危机到六月达到了顶点，再加上出现了所谓六七月间中国要“解放台湾”的论调，这就使美帝国主义处于紧迫的局势，为拯救亚洲的两个傀儡，再不能拖延发动朝鲜战争的日期了。美帝国主义为了从这一窘境寻找出路，决心一并解决这两个“危机”，并认为在六月间发动旨在确保侵略大陆的桥头堡的朝鲜战争是最适宜的。杜勒斯身负发动朝鲜战争的重要任务，在六月二十五日前夕要到朝鲜“视察”的时候，张勉乞求他说美国要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并恳求说：“台湾位于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战略地位，因此我们希望由美国来袒卫台湾。”（注）这一事实从另一方面暴露了战争挑衅者的这种计划。

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张勉给李承晚的信》。（《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八三页）

（三）四巨头的东京会谈和杜勒斯走访南朝鲜

在华盛顿、东京和汉城，一切工作都根据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制定的发动朝鲜战争计划进行。

有关“李承晚政府垮台”的急报、乞求“武装干涉”、“台湾危机”论等，使杜鲁门政府得出结论，再不能把战争推到六月以后了。于是行动很快就开始了。紧张的空气笼罩在华盛顿上空。杜鲁门在接到张勉

报告后的第三天，为最终检查将在三八线点燃战火的分子们的准备情况，并为通知“北进”的开始，决定向东京和汉城急派替他行使全权的军政头目。其中包括国防部长詹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总统特使杜勒斯。他们约定以讨论“对日和约”问题为借口，分头离开华盛顿到东京，假装“偶然地”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碰面进行会谈。所谓“东京四人会谈”就是这样产生的。

那末，四巨头的使命和东京会谈的中心议程是什么呢？对此，当时常常透露麦克阿瑟司令部的秘密而叫当局头疼的美国报刊驻东京特派记者们，揭露了其重要的一面。《纽约时报》说：“从会谈守秘密的情况来看，不难推测它讨论的不是兵营的条件、训练的进展情况及其他日常问题，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注1)《美联社》东京电指出：“要失去台湾，将给美国远东防卫线带来重大威胁。”(注2)《纽约时报》在六月二十日的报道中肯定地说：“看来，麦克阿瑟将军在强调这样一种见解，认为不能把日本问题与它(与朝鲜、台湾问题——作者注)分离开来对待。所以，看来他们在讨论朝鲜问题或台湾问题。”(注3)参加会议的詹逊在六月二十四日返回华盛顿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在远东视察了所有重要部队，可以说，我们还了解了实际情况。”(注4) 这些报纸的报道和詹逊的声明说明，东京会谈讨论的并不是杜鲁门所说的单独签订对日和约问题，而是对有关发动朝鲜战争的军事问题为中心议程进行了讨论。

这个会谈是在张勉通告“李承晚政权要垮台”，要求迅速进行武装干涉后过了五天举行的，讨论的议程又是朝鲜和台湾的问题，他们还根据需要视察过驻日美军部队。这些事实使人确信，他们凑在一起唆使李承晚发动朝鲜内战，然后讨论并最后决定美军全面进行武装干涉所需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上的问题，并给麦克阿瑟和李承晚下达了有关加强远东军问题和开始战争所需的某种指令。因此，《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纽约邮报》都揭露说：四巨头决定“绝对需要新的积极的

政策”，并“命令包括最新巨型飞机在内的美国特别轰炸机编队，立即飞往远东”。（注5）

注1：《纽约时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注2：《美联社》东京电，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

注3：《纽约时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

注4：《华盛顿邮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注5：《纽约邮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四巨头的使命和东京会谈的罪恶阴谋的真相，通过狂妄的“热战”鼓吹者、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杜勒斯走访南朝鲜的足迹，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杜勒斯是李承晚通告“政府要垮台”，“要求紧急援助的结果……访问南朝鲜的”（注1）。据张勉给李承晚的报告，杜勒斯是在“国务院制定远东政策的准备工作方面有权作重要发言”（注2）的情况下闯进南朝鲜的。杜勒斯走访南朝鲜的这种动机和他具有的重大权限，就表明他的访问目的究竟何在。

据前李承晚“政府”的内务部长官金孝锡和前“陆军防谍队”顾问文学奉的证言，可以说杜勒斯的使命是，检查李承晚的战争准备情况，给他下达有关发动内战的具体指令，并指出发动战争后的行动方向，以给美国的远东政策带来“决定性的转变”。

张勉所说的“美国国务院远东政策的改变”和“决定性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呢？对此，戴维德·坤迪作了具体的注释。他写道：“从当时朝鲜和中国的主要形势来看，可能会有的唯一的‘根本变化’，可能是指美国政策而言的，即美国倒转逆行，由承认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倒车反而拯救……蒋介石，对李承晚赋予统治全朝鲜的权利。这种‘根本变

化'意味着美军的大规模的积极的干涉。"（注3）

注1：《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注2：《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张勉给李承晚的信》（《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八二页）。

注3：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二卷，东京，第九五页。

闯进汉城的杜勒斯为了完成他所负的这种使命，东奔西走。他一到南朝鲜，就领着傀儡国防部长官申性模等人，先"视察"了三八线一带。

他在三八线眺望北半部的防御情况，检查南朝鲜傀儡军部署状况后（从当时照的"留作纪念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杜勒斯当时正摊开作战图指示进攻北方），对"国军"士兵作了如下的演说："无论怎样强大的敌人也敌不过你们的。你们为自己发挥自己的巨大力量的那天，为期不远了。我希望你们多加努力。"（注1）

这一天正是六月十八日，离六月二十五日还有一个星期。然而，当时许多人还不大了解被他誉为"亚洲第一流军队"的"国防军"，将怎样"发挥自己的力量"；所谓"为期不远"，到底指的是哪一天；尤其是，根本没想到他在演说中暗示的"北进"就在一个星期后开始。

十九日杜勒斯出现在李承晚遭到失败后首次召开的"国会"上，他对"国会议员"发表演说，说"自由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在你们身上"，并向他们提出保证，美国将对同共产主义战斗的"韩国"，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他最后说："你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只要你们在执行维护人的自由的伟大计划中，很好地起到自己应起的作用，你们就决不会孤独的。"（注2）李承晚也在这个"国会"上，向杜勒斯表示决心说："如果我们由于怠慢而在冷战中遭到失败，那末我们将展开热战，收复自

由世界”，“决心……战斗到消灭共产主义者时为止”。（注3）

杜勒斯在南朝鲜“国会”上作的演说，“是重申美国对韩政策的官方立场的声明”（注4）。据说，他的演说稿事前受了负责远东事务副国务卿帮办勒斯克的审阅，特别是最后的一句是国务院官员们留心写的。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通过杜勒斯的演说，鼓吹南朝鲜傀儡同共产主义交锋，并正式通告傀儡，如果今后李承晚发动内战，那末美国即使没有正式条约，也会全面支持“韩国”。杜勒斯鼓励傀儡说，南朝鲜傀儡只要在执行美国的关于维护“人的自由”的计划中很好地起到自己应起的作用，“你们就决不会孤独”。这句话小心翼翼地表露了上述意图。

根据后来被揭露的资料，杜勒斯在“半岛旅社”的美国大使馆，同李承晚、申性模等人进行密谈，重新审查“北伐计划”，然后指示他们，要按照原订计划“在进行关于北韩先侵犯的反宣传的同时，开始进攻北韩”，无论如何要坚持两个星期，并再次确认“如果能坚持两个星期，美国就在这个期间，控诉北韩进攻南韩，让联合国用它的名义动员陆海空军”（注5）。杜勒斯还鼓舞南朝鲜傀儡的士气说，假如战争按照原定计划进行，那末“共产主义者终究会丧失对北朝鲜的统治”。（注6）

杜勒斯从十七日到二十日在南朝鲜的这种“旅行”日程，就是格林·培吉所说的“他在韩国要执行的特别任务”的内幕，也是真正的本质。

注1：《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一二七页）。

注2：《南朝鲜国会会议记录》（译自美国大使馆文件）；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八二页。

注3：《南朝鲜国会会议记录》（译自美国大使馆文件）。

注4：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八二页。

注5：《金孝锡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

朝鲜内战的证据文件集》第一二八页)。澳大利亚的著名作家贝却敌在他的《奇怪的战争》中写道:“毫无疑问,杜勒斯的访问, 为的是通告攻击的开始,并对李承晚作最大限度的保证,即攻击一开始, 美国空海军就提供援助。”(《奇怪的战争》第一一四页)。

注6:《合众社》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汉城讯。《纽约时报》报道:杜勒斯在“国会”上警告说:“我们反对同共产主义者妥协或让步。 那是毁灭的道路。”(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这的确是对他们施加的一种压力,也就是要他们拒绝接受共和国在六月提出的关于自主和平统一的建议,又是要他们立即开始“北进”的信号。

正当杜勒斯大肆鼓吹傀儡军士兵“北进”,并给李承晚下达具体的战争命令的时候, 詹逊、 布莱德雷、 麦克阿瑟在日本东京皇宫前广场检阅了美第8军的大规模武装示威。(《朝日新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

这是对争取和平统一而战的朝鲜人民的一种挑战,是对他们施加的军事压力,同时,也是一种有意显示“积极行动”的真意的挑衅活动。

但是更确切地说明杜勒斯来汉城的目的和使命的,是他写给李承晚和“外务部长官”林炳稷的告别信。他在六月二十日的信中对李承晚说:“我非常重视贵国在即将开幕的伟大戏剧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注1)对林炳稷说今后“希望两国互助合作”,并在信的结尾说了这么一句不寻常的话:“尤感庆幸的是我有机会同你和李总统商谈了我们当前的几项困难问题,即需要勇气和英明判断的那种问题。”(注2)

回到东京的杜勒斯,立即同麦克阿瑟、詹逊、布莱德雷进行会谈,根据对南朝鲜情况的报告,确定了开始战争的日期(注3), 最后确认李承晚傀儡军将在发动战争时应起的作用和战争开始后美国远东陆海空军的行动程序,然后向世界宣布了即将开始采取“美国要采取的积



战争贩子杜勒斯到三十八度线前沿战壕里，最后审核对共和国北半部的武装侵略计划。（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

极行动”。(注4)

当时世上的人们都弄不清楚，杜勒斯所说的“即将开幕的伟大戏剧”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所说的“需要勇气和英明判断”的“当前的几项困难问题”指的又是什么；美国即将开始采取的“积极行动”又意味着什么。这些话包含的真正意思，只有那些在这部“戏剧”里将起“决定性作用”的几个人和“需要勇气和英明判断”的“积极行动”的组织者们才懂。

世上的人们从那以后过了三四天才理解了拧在一条绳上的这些谜语的真正意思。那就是如同美国记者斯顿所揭穿的那样，其谜底便是“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政府关于对太平洋地区的共产主义进行大规模干涉的决定”。(注5)

注1：美国民主远东政策促成委员会编《谁发动了朝鲜战争》东京，第四一页。

注2：《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杜勒斯给林炳稷的信》(《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八八页)。

注3：据说，驻韩美军事顾问团团长就决定六月二十五日发动战争一事，给李承晚作了如下的说明：“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二十五日，这里有我们慎重考虑过的意图。二十五日是星期日。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或南朝鲜把星期日规定为安息日。所以可能不会有人相信我们在星期天发动战争。换句话说，为的是让人们相信我们没有先发动战争。”

六月二十五日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要选择星期日，除了二十五日以外，没法推迟，也没法提前。美国接受李承晚的紧急援助请求，是在六月十二日，根据这一请求把杜勒斯派往南朝鲜是在十四日，他离开南朝鲜是在二十一日，詹逊和布莱德雷离开日本是在六月二十三日。因此，在七月以前六月下旬的日子里，星期日只有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天。

注4：杜勒斯结束会谈后，对记者说："美国为了维护远东和平，准备采取'积极的行动'。"(《纽约时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注5：斯顿《朝鲜战争秘史》上册，东京，第三七页。

(四) 六·二五前夕的三八线

自从战争的组织者们结束东京会谈回去的那天起，三八线的局势急剧紧张起来了。

但是早从一九五〇年一月批准修改了的发动新战争计划以后，在三八线以南地区的全线，大规模地改变了傀儡军的部署，庞大的兵力采取了进攻北半部的态势。

随着"安定后方计划"的执行，为了"讨伐"游击队，部署在大邱、大田、光州等后方地区的"国防军"二师、五师也都调到开城、汉城、议政府一线，同首都师一起，充当了第一线的八师、六师、七师、一师、十七团的作战预备队。一九五〇年四月末，用部署在三八线沿线第一梯队的五个师，组织两个"战斗司令部"，由傀儡军总参谋长蔡秉德和金锡源分别掌管前线东部和西部(注1)。还增强了第一梯队的兵力，给第一梯队的各师调配原属陆军部队的炮兵和技术兵种部队，把一切军需物资和装备也集结到汉城、议政府一线了。

如同一九五一年四月，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公开咨询会上所作的证言，"国防军"把自己的一切"补给品和装备集结在三八线附近"，他们部署的队形也不是"纵深部署"(即纵深防御形——作者注)，而是攻击态势，结果，"三八线和汉城之间的所有地区成了兵站地区"。(注2)

注1：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文学奉的广播稿（《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一〇四页）。

注2：《麦克阿瑟的公开答辩会》第二三〇——二三一页。

在战争开始一个月前的五月十九日，美国对韩援助处处长詹逊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说："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由美国军事顾问训练出来的十万南朝鲜军官兵已经受完训练，确立了随时可以投入战争的体制。"（《美国失败了》东京，第一七页）詹逊的演说和麦克阿瑟的证言说明，美帝国主义已经在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采取了只要下达命令就随时可以"北进"的姿态。这就彻底揭穿了御用喇叭手们说什么六月二十五日前夕南朝鲜"国军"只采取防御姿态，根本没有做战争准备这一欺骗宣传。

麦克阿瑟司令部情报局长威尔路比也告白道："在战争临头的时候，……李承晚军的大部分实际上已部署在三八线沿线。"（注）

注：威尔路比《麦克阿瑟，一九四一——一九五一年》第三五四页。

南朝鲜傀儡军十万大兵力在三八线沿线已结束部署，做好进攻准备，这意味着战争放火者随时可以开始侵略，朝鲜局势已接近战争边缘。

因此，共和国的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随着三八线局势的紧张，不得不进一步加强防御，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以便随时一举消灭任何侵略者。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〇年五月初，得到正在准备侵略北方的确凿情报，所以能够及时采取了击退侵略的措施。"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科学地洞察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所造成的局势的基础上下达命令，要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击退敌人的突然进攻。

朝鲜人民军和警备队官兵遵循伟大领袖的教导，增强队伍，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努力提高战斗力，同时，以最大的警惕注视敌人异乎寻常的动态，从五月初起采取了对付紧急情况的措施。但这完全是为粉碎敌人的侵略而加强防御的。正因为如此，驻韩美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也在五月二十八日同记者会见时不得不承认："目前在三八线沿线看不出北朝鲜军增强的迹象。"(注1)

战争放火者们企图充分利用在三八线"看不出"人民军"增强"的迹象这个"绝好的机会"。杜勒斯视察三八线以后，到东京可能报告了这一情况，也可能劝告最好在预定的六月二十五日发射"北进"的信号弹。

以这种动态为背景，六月二十五日前夕的三八线，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澳大利亚的进步作家贝却敌写道："美国的参谋军官们在三八线整装待命，美国侦察机不断地在三八线上空盘旋。巡逻队经常越过三八线进行周密的侦察，高度组织化了的间谍网在三八线的背后展开活动。"(注2)

据投降的前傀儡军第十七团作战兼政训军官韩洙焕的证言，在五月举行的师长会议上确定旨在"北伐"的A、B、C案作战计划后，撤销原来要以营的命令推行的"北伐计划"，向全体"国防军"部队下达"总司令部方略"的新计划，并只进行了攻击战训练。

随着六·二五的接近，"国防军"陆军本部的军官们"越来越频繁地访问前线"，斯特拉奇等八名美国顾问控制十七团，建立了战争体制。傀儡军官们为了鼓起傀儡军士兵的士气，叫嚣什么"用最新武器装备的……国防军是世界第一流的军队"，不仅要"占领北韩，收复失地"，而且还要占领昔日属"我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满洲。

据韩洙焕的证言，自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到十七团后回到汉城的六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又是东京四巨头会谈的参加者们返回华盛顿的日子）起“前沿的空气变得更加紧张”，因而所有的士兵都能预感到“会有什么不平常的事”发生。二十四日是星期六，可是一律禁止军官及其他军人外出，命令他们保持警戒状态。（注3）

据共和国内务省的报道，从六月二十三日二十二时起，进入“紧急状态”的三八线前沿的傀儡军部队，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炮击。直到二十四日为止，他们共打了一〇五公厘榴弹炮和八一公厘迫击炮七百多发。继东京会谈之后开始的这一炮击，是预告美帝国主义全面武装进攻的开始的试点射击，是预告“伟大的戏剧”的开幕和“积极行动”的开始的前奏曲。

注1：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八日罗伯特的话是由美联社记者苓格记录的。（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八九页）

注2：贝却敌《奇怪的战争》第一二一页。

注3：《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韩洙焕作的证言》（《有关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内战的证件集》第九〇——九三页）。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傀儡军情报局长张都暎给一师师长白善烨和驻抱川的第九团团长尹忠根下达了特别警戒指示，同时向北半部派了间谍。六月二十三日，傀儡军现地谍报队间谍从土城里和梁文里正面潜入，侦探人民的动态；六月二十四日，傀儡军本部谍报队长金炳利从土城里正面潜入。然而，他们都报告说：“没能搜集到可以证明六月二十五日事变的资料。”（注1）韩洙焕说的所谓以“营的命令”推行的“北伐计划”，可能指的是一九四九年的战争计划或者是侵犯三八线事件，他所说的所谓“总司令部方略”，可能指的是经修改的一九五

〇年的新战争发动计划，这是以美军全面武装干涉为基本内容的。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直到发动战争的前夕，从没有忘记玩弄种种把戏，掩盖他们的侵略面目。例如他们传播谎言说：二十四日夜晚，“第一线地区指挥官、国防部和陆军本部的大部分要员，解除紧张，参加傀儡陆军本部军官俱乐部的开馆宴会，一直到深夜”；又如，二十四日解除“紧急戒严令”，允许所有官兵休假和外出，兵营里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这只不过是他们玩弄的笨拙的诡计，企图借此使“北朝鲜军的武装进攻”的主张合理化，把他们发动战争的责任转嫁给共和国，并制造败战的借口。

正如威尔路比所告白，实际上“所有韩国军从（战争开始）几个星期以前起就受警告，部署在三八线沿线”（注2），再说，他们本人也都说过他们已知道“北朝鲜的攻击正在逼近”，那么，他们怎么能空出第一线呢？从军事角度来看，允许三分之二的第一线部队人员休假或外出，脱离部队的现象，凭常识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在杜勒斯宣布开始“积极行动”的第二天，解除三八线的“紧急戒严令”，也是奇怪的现象。当时守在前线东部的“国防军”第八师师长李成嘉回顾陆军俱乐部开馆宴会一事所说的甚为幽默的一句话，说明了这完全是骗人的。他说：“我是第一线部队的师长，不知在京部队是否有过这种事，可是当时我们都处在紧急状态，禁止外出，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就投入了战斗。”（注3）

注1：（《陆军战史集》一，原书房，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六页）

注2：（《世界人》一九五一年十二期）

注3：（《思想界》汉城，一九六五年第六期《韩国动乱秘话》）

这样，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总指挥下，已经决定了往战争导火线上点火的人和点火的时间，也开始了打破“五、六月宁静的国家”暴风雨

前夜的平静的预备射击。现在剩下的只是地面部队按照麦克阿瑟司令部和美国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命令，发动全面进攻的问题。把战争灾难强加于朝鲜人民身上的、将把世界人民再次推进世界大战烈火的这一罪恶的战争挑衅阴谋，即将在三八线上付诸实践了。

（五）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美陆海空军进行全面武装干涉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晓，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集团向年轻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美帝国主义根据早已拟定的发动战争计划，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直接指挥下，南朝鲜傀儡军在三八线全线发动了武装进攻。

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省六月二十五日报道，这一天拂晓，敌人在三八线全线，向共和国发动进攻，在海州、金川、铁原一带侵入共和国纵深一至二公里。(注)

在战线西部的瓮津、桃城岭一带，傀儡军第一战斗司令部所属部队展开两个梯队的作战队形，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发动了进攻。其中，傀儡军首都师第十七团向苔滩和碧城两个方面开始进攻；在开城地区，第一步兵师分三路从延安向平泉、从开城向金川、从长端向九化里进攻北半部地区。

在涟川地区，傀儡军第七步兵师展开两个梯队的战斗队形，分两路由东豆川里向涟川、由抱川向金化发动了进攻。

战线东部的傀儡军第二战斗司令部所属部队展开一个梯队的作战队形，第六步兵师展开两个梯队的战斗队形，分两路从春川向华川、从鱼论里向杨口发动进攻，继之向华川方向发展；在东海岸，第八步兵

师分三路从牛峙里、西林里、北分里向襄阳发动了进攻。

作战预备队第二步兵师先头部队经议政府向铁原发展；第五步兵师已做好准备待命机动。

美帝国主义者这样把南朝鲜傀儡军的一切兵力总动员起来，突然发动进攻，妄图一举突破三八线，“在海州吃早饭，在平壤吃午饭，在新义州吃晚饭”。

警惕地守卫三八线的共和国三八警备队，为了保卫党和人民政权，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人民的和平劳动，一面制止敌人的进攻，一面展开了激烈的防御战。

共和国政府坚决要求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立即停止冒险的战争行为，并严正警告他们如不停止侵略行为，我们就为制止敌人的侵略将采取决定性措施，并警告他们要对他们的这种冒险的战争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不顾共和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不仅不停止战争行为，反而疯狂地企图进一步扩大战火。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针对当时形势，立即召开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内阁紧急会议，为坚决打击敌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并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和人民军立即转入反攻。朝鲜人民为击退美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保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注：《麦克阿瑟的谜》的作者约翰·干瑟写道，六月二十五日由不便公开名字的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一个高级军官陪同干瑟一行游览了日光。当时在十二时左右，他接到总司令部的紧急电话，回到他们那里小声说：“告诉你们一个了不得的消息，韩国军向北朝鲜发动进攻了。”（《麦克阿瑟的谜》第二五七页）接着，干瑟在这本书里提出一大套理由，反复辩

解说，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很不正确，但是，那个高级军官说的这句话却恰恰透露了事态的真相。还有一个证据证明傀儡军有计划地向北半部发动了全面进攻。那便是在发动战争的前夕，美帝国主义用船运走了旅居南朝鲜的美国妇女，而且事先拟定了疏散美国人的计划。《纽约先驱论坛报》就同一个挪威轮船“拉因布尔德”号船长进行的谈话内容作了如下的报道：“挪威船的船长谈到了他和他的船员怎样在北朝鲜共产主义者开始南侵的两三小时以前，从南朝鲜仁川港运走六百五十名妇女的事情。船长杰克逊说，他在船上早晨五点钟睡醒时，一个美国传教士请求他，希望把临危的六百五十名妇女运走。”（《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当时他们说，在三八线以北找不到一点点迹象表明会有战争（穆乔曾报告说，人民军早晨六点越过了三八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还没有交战就估计战争失败，疏散妇女呢？如果他们没有先发动战争的计划，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威特尼也就发动战争以前美国已订好疏散美国人计划问题写道：“那天是星期日。这天较晚些时候，穆乔大使打来电话问了疏散计划是否得到执行。”（威特尼《麦克阿瑟，和历史相会》第三二〇页）

《纽约时报》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报道说：“美国根据事先拟好的计划将向韩国急运大量‘援助武器’。”

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给了侵略者歼灭性打击。美帝国主义考虑到傀儡军可能会失败，采取了旨在针对朝鲜人民军的反攻，立即派美国陆海空军进行全面武装干涉的下一个阶段的措施。但是美帝国主义甚怕世界舆论的谴责，采用了极其狡猾的手法。其一是把战争的责任转嫁给共和国；其二是在“击退侵略”的招牌下，借联合国的名义进行全面的武装干涉。在进行武装干涉时，他们开初（联合国通过六月二十五日决议以前）借口掩护“美国人的撤离”，首先投入了海空军，紧接着

在下一个阶段，借用联合国的名义把武装干涉“合法化”之后，动员包括地面部队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进行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因为他们早已计划了这种“逐步升级”的方案，所以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在政府头子们的集会上毫无异议地通过了他们的方案，并在五六天的短短的时间内全面地付诸实践了。

这一阴谋活动的过程如实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真面目和狡猾的本性。

发动战争初期，美国统治集团企图歪曲事实，说什么朝鲜战争“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变”，他们受了“突如其来的侵略”。

南朝鲜傀儡军在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发动内战时（美国时间是二十四日下午二——三点钟左右），战争的元凶们采取了若无其事的伪善态度。他们以“周末休假”为名，像孩子们捉迷藏一样都躲藏起来了。当时基督教国家西方世界的人们不大注意这种怪诞的行径。

据说，那时杜鲁门正值“周末休假”，带着家属回到密苏里州的家乡；艾奇逊也回到马里兰州自己的农场；杜勒斯到京都做了“周末旅行”；詹逊和布莱德雷刚越过太平洋飞回来；麦克阿瑟和穆乔在家里“睡觉”；罗伯特为奉命回国在横滨港上了船；他的后任拉伊特上校也到横滨送他的妻子乘同一艘船回国。据说，陆军部长培伊斯和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勒斯克一起到乔治敦参加了某一家的晚餐会；甚至在离朝鲜很近的东京，麦克阿瑟司令部的高级军官直到星期天战争开始后过几个小时的正午为止还“一无所知”，去游览了各地，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在那里“接到了关于战争的最初的通告”。尤其令人奇怪的是美国政府不是通过麦克阿瑟、穆乔和李承晚，而是通过《合众社》汉城特派记者詹姆士发出的电讯得知了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至于通过正常的通报系统得到消息是在战争开始七小时以后，而且还是“未经核实”的。这对在全球密布发达的通讯网和周密的谍报网的美国政府来

说，是大大超出人们常识的事。当然，美国政府的这种不合常理的宣传，当时就引起了不少人的疑惑。

那末美国政府为什么不管青红皂白地制造那种不合常理的事呢？约翰·干瑟说："我们不仅闭了眼睛，而且熟睡了。"（注1） 就是他说的这句话里有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他们企图制造一个"根据"来进行欺骗宣传，说他们正在高枕无忧的时候，受到了北朝鲜的"突然侵略"，朝鲜共产主义者重演了"珍珠湾事件"等等。他们制造那种骗人的躲藏把戏的真正目的就在这里。

美国统治集团编造的下一个阶段的把戏，便是盗用联合国招牌。美帝国主义为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提出穆乔的报告作了"法律上的根据"。据说，穆乔大使给美国国务院的所谓"最初报告"，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过了六小时即二十四日下午九时二十六分（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比朝鲜时间晚十四小时）到达的。报告中写道："根据美驻韩军事顾问团现场顾问的情报部分核实了韩国军情报。根据这一情报，北朝鲜军从早晨开始在几个地点侵入了韩国领土。获悉战斗从黎明四点开始，瓮津遭到了北朝鲜的炮击。到上午六时左右，北朝鲜步兵部队在瓮津地区、开城地区、春川地区开始越过三八线；在东海岸的江陵南方，从水陆两方进行了攻击。据报道，上午九时，约有十辆北朝鲜坦克参加战斗，占领了开城。据报道，北朝鲜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包围了春川。据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报，北朝鲜军切断了公路，但不大明确。我在今晨，与驻韩军事顾问团和韩国当局对这一局势进行了讨论，从攻击的性质和开始攻击的方法来看，认为是对韩国的全面攻势。"（注2）

注1：约翰·干瑟《麦克阿瑟的谜》东京，第二一九页。

注2：美国国务院《美国政策与朝鲜的危机》纽约，第一页。

同一天"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也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同一内容的

报告，其资料都是根据李承晚“政府”提供的情报资料，并强调这是“未经核实”的资料，所以他们并不否认结论也是根据推测的。例如，这份报告开头说：“大韩民国政府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四时左右，北朝鲜军在三八线全线开始了大举进攻。……传说，上午十一时，北朝鲜通过平壤广播宣战了，但这是在哪里也没有得到核实的。……委员会以后将寄去得到充分考证的劝告”。(联合国文件$\frac{S}{PV}$473)

如同穆乔本人承认的那样，他的报告是基于“未经核实”的“不明确的”资料提出的。但是，美国统治集团不仅不想核实这一“未经核实”的片面的资料，而且也根本不必要那样做。报告是事先拟好了的，而且该报告的使命在于捏造出“北朝鲜的侵略”。只要把这份报告作为第一个“法律根据”，向联合国提诉“北朝鲜的侵略”，敦促它通过“决议”，以联合国的名义派支援部队击退“侵略”，就可以使美国的武装干涉“合法化”。

正因为有这种拟好了的计划，杜鲁门认为首先有必要向联合国“提诉北朝鲜的侵略”；杜勒斯在京都，艾奇逊在华盛顿同时要求联合国召开安全理事会(注)。于是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希卡逊一接到穆乔的报告就立即找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二天(二十五日)上午三时，在纽约，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罗斯叫醒正在睡觉的秘书长，给他读了经国务院官员们修改的穆乔的报告(他们加了穆乔的原来报告里没有的，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有的北朝鲜“宣战”一句)，并要求他“根据美国政府的紧急请求”，“立即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注：二十四日晚十时(美国时间)，由艾奇逊给在密苏里州自宅的杜鲁门转告了成功地发动朝鲜战争的消息。艾奇逊通过长途电话“建议”杜鲁

门说，对朝鲜的局势，“详细的情况虽还不明确”，但“美国还是需要向联合国提出建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召开会议（由联合国）宣布对韩国的侵略已经开始”；而杜鲁门则命令他提出建议，要求紧急召开安全理事会，并指示要他准备在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召开陆海空三军部长、总参谋长、作战部长会议。（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第二三四——二三五页）美国统治集团说他们还不大了解战争初期的实况，但他们竟然想把“未经核实”的资料提交给联合国，硬使它召开安全理事会，宣布北朝鲜为“侵略者”。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动说明，希卡逊所告白的他们在发动战争以前已拟好联合国“决议草案”这一事实完全属实。

美国政府按照既定计划很快地安排了下一步的工作。据评论家的评论，美国政府的这种雷厉风行的作法，在美国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在美国的强迫下，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安全理事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苏联代表没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被剥夺了合法地位。召开会议和讨论问题的“根据”，是穆乔在六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报告和同一天比它迟到一步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这份报告，正如穆乔本人所承认，是根据他未经核实的资料写成的文件，是以傀儡政府根据杜勒斯的事前指示捏造并提供的资料作为基础的。（注1）

实际上，当时“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是“什么也没有看到的”。他们在报告中并没有提供任何客观的资料供联合国“讨论”，只是援引李承晚傀儡政府的虚伪报告故意重复了穆乔的见解。

从美国受惠不少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不顾一些国家的反对，把这份骗人的文件作为唯一的“法律根据”召开了会议。他们召开会议的目的，从开头就在于“给北朝鲜下有罪判决”，而不在于弄清谁发动了朝鲜战争。

会议上，美国代表格罗斯在拿不出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就提出了把共和国规定为“侵略者”的“提案”(注2)。这个提案是根据美国国务院官员早在战前拟好了的“提案要点”加油添醋写成的。经过讨论，把美国提案中的“北朝鲜的武装侵略”一句改成“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强行通过了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为”，要求“北朝鲜军撤退到三八线”的“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所以它完全是非法的。而且，它又是把“未经核实”的报告作为唯一根据进行讨论通过的，又是横暴地干涉朝鲜内政的，所以它是根本行不通的。

注1：英国情报局远东局长约翰·普莱特，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八日在《和平新闻》发表文章揭露说，六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安理会失去公正而客观的态度，根本不分清是非，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行动了。他举例谴责说：安理会是“根据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从汉城打来的电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下了“有罪”判决的，“而该电报说，至于哪一方先开始战斗，还没有弄到证据。他们把从汉城打来的电报原文压了起来，没有公开”。换句话说，他们甚至没有把穆齐或“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军事监察小组的报告原文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只根据美国政府捏造“北朝鲜宣战”这一莫须有的事实加工的文件召开会议，并通过了“决议”。

注2：《朝鲜战争秘史》的作者美国记者斯顿也对本国政府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规定为侵略者的宣传表示反对，他列举了如下的论据。他说，……当时，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要开始战争有不利的条件。那是(一)正如麦克阿瑟司令部七月三十日战况报告指出，当时“北朝鲜军直到战争开始的六月二十五日，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动员计

划（十三至十五个师），……只有六个师作好了战斗准备”；（二）当时苏联没有参加安理会，所以无法行使否决权。这些情况，使人很难相信，他们在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且不能对美国行使否决权的条件下，会先发动战争。他还指出，当时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和平攻势和南朝鲜五·三十选举的失败，李承晚已面临垮台，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成心对“可能将由愿意立即讨论统一问题的新政权来交替的现政府”动武呢？这些就是他列举的重要论据。（《朝鲜战争秘史》东京，第八七——八九页）

然而，六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对美帝国主义全面武装干涉还没有赋予“合法性”。正因为如此，在会议结束后，格罗斯在同成功湖广播电台记者的谈话中横暴地说：如果北朝鲜不接受这项“决议”，那末，到那个时候，“安全理事会有可能采取……包括使用经济手段、动用军事力量和施加其他某种制裁在内的各种手段”（注1）。他的这句话向内外暗示了美国将在下一次采取的措施究竟是什么，并且不打自招地暴露了盗用联合国的名义全面干预朝鲜战争，这是美国已拟好了的既定方针。

格罗斯所暗示的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安理会在六月二十 五日通过“决议”过三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在安理会六月二十七日通过决议“承认”美国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前两天采取的。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八时左右，根据杜鲁门的命令，国务卿、副国务卿、国防部长、三军部长和总参谋长在总统迎宾馆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密谋了美军干预的“合法途径”。会上原封不动地通过了艾奇逊提出的“备忘录”。会议决定了下列事项：（一）授权麦克阿瑟给南朝鲜提供除了“韩美互相防卫援助协定”注明的军事装备以外的军事装备；（二）在疏散美国人的名目下，动员空军。这个空军部队有权消灭“阻

挠救出美国人"的朝鲜人民军飞机、坦克;(三)派第七舰队到台湾制止解放台湾;(四)应考虑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六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和将要通过的"决议"(这也和格罗斯所说的一样,是美帝国主义事先拟好的计划),对南朝鲜提供什么样的"援助"等。(注2)

注1: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一三三页。

注2:同上书,第一三八页。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第二三六——二三七页。

然而,美国国务院已在召开这个会议前两小时,通知穆乔说,几小时后将通过有关美军进行武装干涉的决议,并指示,不要撤离准备从朝鲜撤走的美军事顾问团,要它"继续留在南朝鲜积极协助南朝鲜军"(同上书,第三五页)。这一事实说明美军进行全面干预的问题并不是在总统迎宾馆初次讨论,而是早已纳入了战争挑衅计划里的。

事态的进展表明,他们的实际行动走在事务性决定的前面,还证明所有这一切决议只不过是先行动,而后追认的。

麦克阿瑟的行动走在美国政府的指示前面;美国政府的行动又走在联合国的决议前面。这说明美国的一切战争行为都是按照已在战前拟定的总计划进行的。而且它又说明美军并不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行动的,联合国的决议不过是事后"追认"美国的侵略行为的。

六月二十五日夜晚在第一次总统迎宾馆会议上讨论的,实际上也不过是早已计划好的美国陆海空军全面进行武装干涉的步骤问题。

因此,杜鲁门在安理会二十七日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支援南朝鲜以前,即在二十五日夜晚就声明美国提供南朝鲜的一切"援助",都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行的,并指示三军参谋长"要事先拟好必要的命令,以便用联合国的名义总动员美军武装力量"。(注)

注：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东京，第三三五页。

六月二十六日，是在华盛顿正式决定对朝鲜进行全面的武装干涉的一天，是批准关于美军肆意破坏朝鲜的城市和农村使之变成废墟，大量屠杀朝鲜的老人和儿童的命令的一天，也就是在血迹斑斑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历史上犯下最大罪行的一天。

这一天晚上九点过后，战争元凶们在总统迎宾馆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提出的“南朝鲜军不能抵抗北朝鲜的进攻”，“完全的失败就在眼前”的情况报告之后说：“要立即拯救韩国，以免被践踏。”并且他“实际上不加修改地承认”了艾奇逊提出的关于动员美国海军和空军投入朝鲜战场的五点提案(注)，还下达命令要向麦克阿瑟传达总统迎宾馆会议的决议，要他立即加以执行。

注：提交会议讨论的艾奇逊的五点提案如下：

(一)“美国海空军要竭尽全力支援南朝鲜军”；(二)“派第七舰队制止中共军攻击台湾，同时限制国民党军对大陆的行动”；(三)“在增强驻菲律宾的美军的同时，增加对菲律宾政府的军事援助”；(四)“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军事援助，派遣军事使节”；(五)责成奥斯汀向联合国报告美国根据这一决议采取的行动，同时为使安理会通过关于对韩国提供“特别援助”的决议而做准备。……(《美国与朝鲜战争》第一七三页)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在亚洲促进称霸世界的计划，在总统迎宾馆作出正式决定，要进行“反共十字军远征”了。杜鲁门则在二十七日正午发表总统声明，正式向世界宣布了这个事实。约翰逊说，这个会议是“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瞬间”。因为这个决定宣告了他们为执行称霸世界计划的全面战争以朝鲜为战场正式开始。

他们虽发表说，总统迎宾馆会议上没有讨论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问题，并决定海空军只把三八线以南作为它的作战地区进行干预，但这只不过是为欺骗世界舆论所采取的形式上的步骤而已。实际上，包括地面部队在内的全面武装干涉早已开始，海空军从开头就以朝鲜全境为作战地区。麦克阿瑟派的飞机（B—29）已在二十六日中午（朝鲜时间），飞到朝鲜进行了狂轰滥炸；同一天，第七舰队也驶往台湾海峡了。

派地面部队的问题也是早已决定的。下列事实充分说明这一点。据《华盛顿邮报》揭露，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三点（美国时间，即开完第二次总统迎宾馆会议五小时后），傀儡陆军情报局长用朝鲜话作了如下的广播：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朝鲜时间），从麦克阿瑟司令部接到了一项通报，说即刻要在汉城设该司令部的野战指挥所。美国空军将从明天早晨起直接出动，地面部队也将逐步投入战斗。国军要死守现在的位置。……"（注）

这个消息每隔十分钟同进行曲一起播送，一连播了好几次。这是美国政府根据麦克阿瑟的劝告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也就是要事先把美国的总计划告诉给面临灭亡的南朝鲜傀儡军，以提高他们的战斗士气。因为杜鲁门一律禁止在他二十七日发表官方声明以前发表任何声明，所以，美国的高级决策者们都同意用朝鲜话报道（禁止用英文）他们的计划，于是利用了汉城的广播电台。

注：《华盛顿邮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乔治·肯纳，后来把这种狡猾的阴谋说成是"美国高明的智慧所带来的胜利"，但这个阴谋却在世界面前自行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者的狡猾的本色。有过这个广播以后，美国广播和麦克阿瑟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了他们自己指使的汉城广播电

台的报道，从那以后，过两天，竟又推翻这个声明，下达了派遣地面部队的命令。

这一切事实说明，美国空军和海军逐步升级地参战问题（首先以掩护美国人撤离为名参战，并把它的作战地区局限于南朝鲜，后来立即扩大到朝鲜全境）和派遣地面部队的问题是从发动战争的头一天起就纳入杜鲁门、艾奇逊、詹逊等美国统治集团头子们的计划里的，而且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六·二五以前拟好的。杜鲁门从艾奇逊那里接到朝鲜战争爆发的电话通知之后，并不要求报告具体的资料，而指示要立即向联合国“提诉”，并且对副官说“要狠狠地打击北朝鲜”等，这也是一个他们有计划地发动战争的证据。

他们在讨论干预朝鲜战争问题的总统迎宾馆会议等各种会议上，不听取国防部长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出的有关朝鲜军事形势的任何具体报告，就很顺利地就武装干涉朝鲜和台湾，给越南、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等问题作出了决定。如果事先没有深入进行研究和拟好行动计划，要作出这种决定是绝对不可能的。据他们说，艾奇逊两次提出的提案，都是充分考虑了苏联和中国的态度之后拟定的。他们既然说慎重地考虑过，那就很难使人相信，分散到各地过“周末休假”的官员们会如此在同一天同时作这种“慎重的考虑”。总之，他们以在美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速度，而且“小心翼翼地”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阶段，对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重大的军事问题作出了决定。这就使人不难看出他们战后的一切决定和声明、命令和军事行动，都是按照他们在幕后早已制定的阴谋和计划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后来世界各国的报刊发表文章谴责说，当时美国政府采取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一切行动，都是根据事先拟好的总计划表进行的，至于各种会议、决定和命令，实际上是为“事后追认”已采取的行动或者为留下“文件上的

凭据”而采取的形式上的步骤而已。

联合国与美国同流合污，事后承认战争放火者的罪行，也是上述勾当的一例。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举世皆知，凶恶的美帝国主义者出动空军支援李承晚匪帮的军事行动，是从匪帮侵犯北半部发动同族相残的内战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的；联合国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通过所谓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是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开始武装干涉以后的事情。尽管如此，美帝国主义者恬不知耻地进行卑鄙的欺骗宣传，说什么他们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的。”

美帝国主义者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企图按照计划把联合国变成使他们的侵略行为“合法化”的工具。

正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空军进行军事干预后，于六月二十五日才通过了决议一样，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于六月二十七日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事后“追认”了总统迎宾馆会议在六月二十六日夜晚通过的罪恶决定和杜鲁门在二十七日正午发表的声明，并给美帝国主义者野蛮的侵略行动披上了联合国的遮羞布，贴上了“合法”的标签。

美国代表奥斯汀在会上提出一种“提案”，要求“联合国……促请联合国会员国，为击退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恢复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必要的援助”。虽然有些国家的代表对美国提案表示反对或弃权，但美国还是强迫联合国在当天夜晚十一点四十五分，无理地通过了允许联合国会员国(美国及其追随国)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恶名昭著的声明，正式申明美国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十二小时，也是第二次总统迎宾馆会议结束后二十四小时通过的。这样，美国这回也用联合国的名义掩饰了他们野蛮的武装干涉，而联合国则违反它的宪章，起了极其不光彩的作用，把

美国横暴的内政干涉行为加以“合法化”了。(注)

注:后来,美国统治集团本身也承认了美国在未经联合国的“承认”就先进行军事干预的事实。在这里介绍布莱德雷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在“麦克阿瑟的公开报告会”上答参议院议员勃德问。

布莱德雷答:六月二十六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承认对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军动用美国海空军的命令。

勃德问:这么说,我们的军队实际上是在联合国承认以前干预的吧?

布莱德雷答:为了掩护美国人避难,空军在前一天,海军也在前一天已开始了干预。

勃德问:可是在“关于对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军动用美国海空军的命令”里没有提到掩护美国人避难一事。这是不是说明美国海空军立即投入了战争?

布莱德雷答:是的。

勃德问:这就是说,他们是在联合国承认这件事的十二小时以前就干预了,是吗?

布莱德雷答: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掩护我们国民避难。

勃德说:就算说的对,可是你昨天曾声称我们的军队是根据联合国决议开到朝鲜的,然而,这与你刚才的回答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我认为在联合国通过决议的前一天,实际上美军已同北朝鲜军交战了,这才是事实。(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二卷,东京,第一六二页)

美国统治集团在组织“联合国军”和设“联合国军司令部”问题上,也利用了他们可以随意摆布的联合国。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加修改地正式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关于设美国指挥下的

"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由美国任命"联合国军司令"的可耻的"提案"，从而，联合国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留下了给侵略军戴上联合国军帽子的污点。然而，通过这个"决议"的前一个星期，也就是说世界还没听说过有什么联合国军司令这个官衔的时候，杜鲁门已声称"麦克阿瑟是美国远东军司令，同时也是联合国军司令"，并说，从此以后，美国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根据联合国的措施的(注1)。尤其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从美国政府的观点来看，从六月二十五日发动战争的时候起，美国远东军司令部就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并命令麦克阿瑟从那时起做"联合国军司令"行动(注2)。正因为如此，连右翼书刊也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七月七日通过的"决议"，不是联合国的产品，而是"美国的决定"，是"杜鲁门的决定"。(注3)

注1：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十一时，在与国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上，坤奈利议员问美国派遣陆军的问题是否得到联合国决议的支持，对此，杜鲁门说："美国的一切行动都是根据联合国决议采取的措施，麦克阿瑟是美远东军司令，同时也是联合国军司令。"(《坤奈利》第三四九页)

注2：威尔路比在他写的一本书中援引了《合众社》社长的话："麦克阿瑟对我(指《合众社》社长——作者注)说：今早四点打来长途电话指示我，要我替联合国负责韩国的防务，我实在大吃了一惊。"(威尔路比《麦克阿瑟一九四一——一九五一年》第三五〇页)

注3：日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神谷不二也在他写的《朝鲜战争》中不得不评论说："联合国安理会在六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七日通过的三个决议，实际上是美国的决议"；联合国大会在十月七日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是"杜鲁门的决议"。(《朝鲜战争》东京，第五一页，第七七页)

美帝国主义进行卑鄙无耻的阴谋活动的结果，使得美军可以借联合国的名义对朝鲜战争进行全面的武装干涉了。于是美帝国主义者一个一个取消过去受一定限制的命令和措施，走上了扩大战争的道路。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美国时间），杜鲁门召开第二次国家安全会议，取消六月二十六日关于把海空军作战地区限于三八线以南的命令，决定授权麦克阿瑟把海空军的作战扩大到共和国北半部地区，并“为防卫釜山地区的海港、机场和登陆地点，配备有限的步兵战斗兵力”（注1）。会后，他们立即向麦克阿瑟传达了这个决定。第二天早晨九点三十分在白宫举行的部长会议，根据麦克阿瑟的提议取消了关于把有限的地面部队派往朝鲜的六月二十九日命令；杜鲁门授全权麦克阿瑟动用他指挥下的兵力（指美远东军——作者注）（注2）。下午一点二十二分他们给麦克阿瑟通告了这个命令。美第八军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则在下午八时四十五分接受向朝鲜出动的命令，立即用“C－54”运输机向朝鲜前线急派了史密斯营。（注3）

注1：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二四九页。

注2：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二）第三四三页。

注3：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第二六四页。

但是，离六月二十九日国家安全会议通过决议还有七个半小时的时候，麦克阿瑟在飞往水原的飞机上，也不请示政府，直接命令第五空军司令巴特里吉“立即打北朝鲜！”（注1），并在水原设了前方指挥所，甚至部署了五〇七自动高射炮部队（注2）。这时候，其他地面部队也为掌握“港湾、机场和登陆地点”，开到了釜山附近待命。因此，连华盛顿的代言人格林·培吉也不得不承认：七月五日在乌山一线被打垮的史密斯部队“不是最先到前线的地面部队，而是最先交战的美国步

兵”(注3)。一个野战军司令不待上级的正式命令，就擅自决心并处理这样重大问题，这一事实说明，他早已知道战争的总计划了。

美帝国主义者从发动朝鲜战争后在不过五天的短时间内，按照既定计划，按部就班地把战争的责任转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动员海空军和地面部队等一切军种、兵种进行全面的武装进攻，甚至采取措施完善了为用联合国的名义使其罪行“合法化”而该采取的一切形式上的步骤。到这个时候，剩下的问题，是把这五天为“自由世界”建立的辉煌“业绩”总括起来公布于世，以便“合法地”干预朝鲜战争，愚弄世界舆论，大力扩大战争。

为此，白宫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谨小慎微地报道说：总统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指示美国空军，如在作战上必要的话，可以轰炸北朝鲜的一切明确的军事目标，并命令封锁朝鲜半岛的整个海岸”，“还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动用部分地面部队作某种支援”。(注4)

注1：艾普曼《南至洛东江》第四四页。

注2，3：格林·培吉《美国与朝鲜战争》东京，第二六〇页。

注4：同上书。

照这个官方报道解释，对共和国北半部的轰炸只限于作战上必要时，而且只允许对明确的军事目标；派往朝鲜的陆军也只能是数量上有限的“地面部队”，而且只参加支援作战。但是向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却允许他无限制地动用远东军司令部管辖的所有兵力。而且，对北半部的轰炸，一开始就根据“把北朝鲜的所有城市从地图上炸飞！”的横暴命令，不分军事目标或和平设施，也不限于“作战上必要”与否，不间断地进行了狂轰滥炸。

从那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以对“军事目标”进行轰炸为名，进行了

“焦土化作战”；以“封锁海岸”为名，对城市和农村疯狂地进行舰炮射击；在派遣“部分地面部队作支援”的名目下，向朝鲜战场派了数十万精锐部队进行“大屠杀作战”。美帝国主义为强占全朝鲜，倚仗数量上和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用尽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战法，野蛮地屠杀了朝鲜人民。

然而，由于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站起来的英勇的朝鲜人民军的反击，美帝国主义者的战争计划接连破产了。

六月三十日，按照杜鲁门的命令，麦克阿瑟有权可以把远东军司令部管辖的所有地面部队投入朝鲜战场了，随即他又掌握了对第七舰队和第五空军等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陆海空军的统率权，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设立“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七月七日“决议”，行使了“联合国军司令”的权力。到了七月十五日，根据李承晚的“书面委托”，甚至兼任了傀儡陆海空军总司令。从此，麦克阿瑟以“远东的帝王”自居，妄图一举强占全朝鲜。

麦克阿瑟动员美第八军司令渥克、迪安、卡伊格、凯等所谓在每次战争中出过名的杀人将军和从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屡次战争中显示过“无敌”本领的“常胜师”投入了战斗，但这也根本未能扭转越来越不利的战局。

由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卓越的军事战略和英明领导，美帝国主义在它发动战争的第三天就被赶出汉城，接着，“史密斯特攻队”在乌山一线被打垮。怒涛般挺进的人民军紧接着攻克了敌人要做“第二根据地”的水原。

西方报刊曾推测说：“只要美军一出现，就会鼓舞南朝鲜军队的士气，就会使北朝鲜军队后退。”华盛顿的军阀们坚信了这一点，麦克阿瑟也曾吹嘘说：“只要投入美军两个师，就能够保持住朝鲜。”

但是现实完全推翻了他们傲慢的推测。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我们英雄的人民军在全体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支持下，到处击溃侵犯我们疆土的美国侵略军，胜利地解放了几乎所有的南半部地区。在这个战争过程中，美军第二十四师和骑兵一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战线向南推进到洛东江沿岸了。”

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的进攻面前，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七零八落。以“远东的帝王”自居的麦克阿瑟不止投入两个师，而投入第八军的全部兵力、第五空军和第七舰队的所有兵力，也未能阻挡朝鲜人民军的进攻。

在数十次的侵略战争中自夸为“常胜师”的美军第二十四师，在大田被完全歼灭，师长迪安被活捉了。第二十五师和骑兵一师紧跟着从日本赶到朝鲜战场，但也未能保住“第二首都”大田。当时，他们扬言道：“由于第八军的大部分部队已赶到朝鲜战场，战斗的第一局告终，与此同时北朝鲜军获胜的机会也已经过去了。”但是自吹数量和技术优势的第八军，遭到小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年轻的人民军的打击，继续向南逃窜，到八月被困在联结浦项、大邱、马山一线的狭窄地区。

被赶到釜山这个桥头堡的美帝国主义雇佣兵，把他们的身世比做“公共屠宰场的牛犊”，在“绝望、悲哀和死亡”的恐惧中发抖。在这个时期，西方报刊也对美军的这种丑相发表评论说：全世界作为证人证实“强大的美国武装力量怎样进行毫无希望的激烈而凄惨的战争，最小的国家北朝鲜军怎样击退美军并把他们赶进海里”(注1)。连美帝国主义的御用作家们也用惊异的目光观望朝鲜，说：“小小的国家——北朝鲜的人像猛虎一般打得很猛”，而美军和“国军”为什么“像绵羊一样只是在被赶呢?”最后不得不承认说，朝鲜人民“打仗打得漂亮，叫美国尝到了在它的历史上最可耻的惨败”。(注2)

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自吹为世界“最强”的神话，在朝鲜开始遭到粉碎了。

注1，2：约翰·干瑟《麦克阿瑟的谜》东京，第二九七页。

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战斗，南半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和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南朝鲜居民，从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解放地区组织了党、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实行了土地改革等各项民主改革，南朝鲜人民投入伟大领袖的怀抱，走上了创造幸福的新生活的道路。

由于美军的惨败，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叫苦连天，说“在华盛顿可能会发生悲剧”，同盟者都在嘲笑它的盟主在远东的小国挨打，被赶到洛东江畔流血的丑相。

然而，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从中吸取教训。连续遭到惨败而恼羞成怒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摆脱“被赶进海里的命运”，用尽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战法，进行垂死挣扎。

四、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大屠杀暴行

美国统治集团从发动朝鲜战争的头一天起，就倚仗数量上和技术上的优势，用尽美国佬式的一切野蛮的、残忍的战争手法，妄图以此吓倒并毫不费力地征服朝鲜人民。

在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后，美国战争狂人丁斯谈到美军要运用的战争手法时叫嚷道:“我赞成细菌战争，也赞成使用毒气、原子弹、氢弹。我们对医院、教堂、学校以及任何居民区都不能采取同情的态度。对任何一个对象表示的慈善，都不过是伪善而已。”(注)

注:《真理报》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从发动战争的头一天起就以这种法西斯刽子手的野兽本性，大量屠杀了朝鲜人民。

他们遭到英勇的朝鲜人民军的坚决反击，向南逃窜时，在南朝鲜所到之处干尽了杀人、放火、掠夺、破坏等种种暴行。他们在南朝鲜各城市和农村屠杀的朝鲜爱国者和人民不计其数，据已判明的不完全统计，列举部分地区其数如下：水原有一千一百四十六名；忠州有二千零六十名；公州和平泽各有六百多名；扶余和清州各有二千多名；大田有八千六百四十四名；全州有四千多名；安城有五百多名；群山和

安养各有四百多名；乌致院有一百五十八名；统营有八百多名。（注）

注：《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调查委员会关于美国武装干涉者和李承晚匪帮暴行的调查报告》第二号，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三八页）

仅据美国《合众社》报道，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向南逃窜时，在南朝鲜屠杀的居民竟达一百万人。（注）

注：《合众社》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傀儡匪帮向南逃窜时，竟这样大量屠杀了南朝鲜人民，但他们决没有使朝鲜人民屈服，也未能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面临被赶进釜山前海的命运，不仅不从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据守釜山这个桥头堡，疯狂进行挣扎。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拯救面临灭亡的第八军，企图包围打到洛东江一线的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一九五〇年九月中旬，出动五万多兵力和三百多艘舰船、一千多架飞机，进行了大规模的仁川登陆作战。

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天才的军事战略家、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针对这一军事政治局势，为了做好准备给敌人以新的决定性打击，为了扭转战局使之有利于我们，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并组织和指挥了人民军的战略后退。这样，朝鲜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又抱着一口气吞掉全朝鲜的侵略野心，在人民军暂时后退后，在他们一时强占的地区干下了超越人的想象的、世界

历史上没有前例的大屠杀暴行。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过去有一个时期,恩格斯曾说英国军队是最野蛮的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其野蛮程度上则超过了英国军队。人的头脑是很难想象得出比希特勒匪帮当时所干的野蛮暴行更凶残、更可怕的野蛮暴行来。

“但是,在朝鲜,美国鬼子竟远远地超过了希特勒匪徒。”

憎恨人类的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渗入骨髓的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争中向全世界暴露了远远超过过去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性和残忍性。

“要占领汉城,那里有姑娘和妇女,这个城市将属于你们三天。你们将占有汉城的姑娘和妇女。”这是一九五〇年九月“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向在仁川登陆的美军官兵发出的“特别命令”。

从麦克阿瑟的这一“特别命令”中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挽救它在朝鲜战争中遭到的惨败,完全撕掉它所一直标榜的“文明”和“人道主义”的假面具,毫无踌躇地暴露了自己的豺狼本性。

继麦克阿瑟之后,第八军司令也向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士兵命令:“联合国军士兵们!……即使站在你们面前的是儿童或者是老人,也不要手软。统统把他们杀掉!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拯救自己,免遭毁灭,并能尽到联合国军士兵的义务。”他们就是这样驱使士兵在暂时强占地区大量屠杀人民。

憎恨人类的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渗入骨髓的美国刽子手的头子们命令:“朝鲜人和美国人不同。所以,不要留情。对他们应该残忍,再残忍。”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队按照这一屠杀命令,从一九五〇年十月初越过三八线,向共和国北半部伸进侵略魔爪的那一瞬间起,就干下了大量屠杀的暴行。于是,美军所到之处,没有一刻停息过屠杀朝鲜人民的令人诅咒的枪声,也没有一天朝鲜人民不在流血。

当时，美国士兵对朝鲜人民的屠杀暴行，被认为是值得表扬的“功劳”而受到了鼓励。

在侵朝战争中成了黄泉客的美军第三步兵师军官李奇，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圣诞节前夜，我们的连杀死了十八名朝鲜共产党员。……师长约好要给我们发奖。……”

美国佬的祖先从他们出世的头一天起，就杀害美洲土著民，使美洲变成一片血海之后，在那上面建立了强盗的国家，甚至设“特别基金”剥印第安人的头皮，对野蛮地屠杀印第安人的行径“发奖”。

上面谈到的李奇的日记，反映了继承这一野蛮传统的现代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个吃人生番的兽性和残忍性。日记里谈到的杀人暴行不过是他们在朝鲜战争中干下的无数杀人暴行中的一个片断记录而已。

侵犯共和国北半部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它暂时强占的地区，按照它的这种种族主义观点，用美国佬式方法大量屠杀了朝鲜人民。

不仅美军屠杀朝鲜人民，而且在“谍报队”这个特务组织的指挥下，傀儡宪兵队和收罗亲日亲美派、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本家、叛徒等形形色色的喽罗组成的“治安队”、“灭共团”、“警察队”、“白骨团”、“西北青年会”、“大韩青年团”等各种反动暴力团体，也总动员起来屠杀朝鲜人民。

他们在暂时强占的共和国北半部地区，干出了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惨无人道的杀人暴行。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共和国北半部干下的无数的杀人暴行中最典型的，便是在黄海南道信川郡干下的大屠杀暴行。

信川大屠杀暴行是在占领信川地区的美军驻黄海南道信川郡司令哈里逊中尉的直接指挥下干的。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信川地区的头一

天，哈里逊说：“我的命令就是法律。违反者，一律枪毙。”他便收罗被推翻的反动地主、恶霸宗教徒、高利贷者、流氓等人类渣滓，驱使他们干出杀人暴行。结果，在信川地区发生了空前的野蛮杀人暴行事件，信川霎时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场。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信川地区的第二天即十月十八日，把包括三百多名儿童和妇女在内的九百多名居民关进前信川郡党委防空洞里，浇上汽油点火，全部烧死了他们。十九日和二十三日，在前信川郡党委防空洞周围的战壕里，活埋或烧死了六百五十多人。这样，他们三次在前郡党委防空洞及其周围的战壕里，杀害了一千五百五十多人。

十月二十日，按照哈里逊的指示，把包括一百五十多名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五百二十多名居民关进前信川郡内务署防空洞里，堵死出入口，爆破事先装上的炸药，全部杀害了他们，干下了野蛮的杀人暴行。

这些刽子手在用人民的尸体堆满信川的所有防空壕以后，这回又用了新的杀人方法，于十月二十一日把居民载在五辆美军卡车上，拉到南部水库(现在的书院水库)投进水里杀害了。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末，他们在南部水库和龙门水库(现在的信川水库)，共杀害了一千六百多名无辜人民。

十一月中旬，美帝侵略军去“讨伐”九月山人民游击队，遭到惨败，恼羞成怒，疯狂地对无辜居民泄愤，逮捕山脚下村庄的居民，把他们押到信川的途中，在闵村里成批地屠杀了五百多人。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下旬，英雄的朝鲜人民军进行反攻时，即将被驱逐出共和国北半部的侵略者的杀人暴行，更是达到了顶点。

十二月七日信川地区的美帝国主义者在被撵走之前，在信川面猿岩里的火药库，竟屠杀了几百名妇女和儿童。这一天，出现在火药库的驻信川郡美军司令哈里逊，看到孩子们在母亲的怀里，就命令：“母亲和孩子在一起，未免太幸福了！马上把他们分开来关在别的地方。让

母亲想着孩子焦心而死，让孩子寻找母亲而急死。”

这个杀人命令如实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用法西斯憎恨人类的思想豢养出来的以杀人取乐的吃人生番——美帝雇佣兵的本性。

根据哈里逊的命令，美帝雇佣兵们，从拼命反抗的孩子的母亲们的怀里夺走孩子们，把他们关进了另一个仓库里。孩子们喊妈妈的惨叫声和母亲叫孩子的喊叫声，响彻了信川的天地。美帝国主义刽子手给哭叫着要水喝的不懂事的孩子们灌汽油，使得孩子们烧心难熬，扒着胸膛死去，并让孩子们饿死，冻死。他们在妇女和孩子们的头上蒙上一层稻草，上面浇汽油点火烧死了。他们这样做还嫌不够，又从窗户投进一百多颗手榴弹，惨无人道地炸死他们。这样，他们在这两所仓库竟屠杀了九百一十多名居民，其中包括四百名母亲和一百零二名孩子。（注）

注：信川郡从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一时强占下获得解放后，负责掩埋在这个“死亡的仓库”惨遭杀害的人们的尸体的某人，谈到当时的惨状时说：“打开仓库门一看，孩子们的尸体重重迭迭地堆在仓库门旁，这显然是孩子们拼命想走出门才挤在一起的。

“除了冻死、饿死的以外，还有很多是被烧死的。大部分的孩子，指甲都脱掉了，尸首上满是血痕，毫无疑问，这是孩子们为了摆脱痛苦，一直挣扎到最后一刻的痕迹。”（《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九四页）

现在，在黄海南道信川郡有揭露美帝侵略者在战争时期干下的滔天的大批屠杀罪行的“信川博物馆”，还有四百名母亲之墓和一百零二名儿童之墓。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信川郡不但成批屠杀了无辜人民，而且个别

地杀害了许多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杀人方法，在其残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野兽。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美帝雇佣兵在信川郡草里面月山里，用铁丝穿上一个模范农民的鼻子和耳朵，在他的两手上插上刺刀，把他荣获的模范农民奖状用钉子钉在他的前额上，拉着他游街，然后加以杀害。

这种事实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者在信川郡干下的野蛮暴行中的一个例子。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时占领信川郡时就成批地或个别地屠杀了占全郡居民四分之一的三万五千三百八十三名，其中孩子、老人、妇女有一万六千二百三十四人。

美帝国主义刽子手用沾满鲜血的手在信川郡弓兴面弯弓里屠杀了全里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七，在温泉面龙塘里杀害了全里居民的百分之六十八，在信川面良长里杀害了百分之百的男人。

这些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在拥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八名人口(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统计)的一个郡里制造的惨案，是在他们占领的一个多月的期间干下的暴行。

“开枪打中人的脸庞，真叫我快意极了。……我举枪瞄准怒视我的伤兵时，真正感到说不出的自豪。……我从正面开枪打他的前额，把他的头盖骨给打碎，眼珠也给暴出来了，这时候，我就知道打得最漂亮。”这就是登在《拥护者报》上的一个美国侵略军士兵写的骇人听闻的朝鲜战争“经验”之谈的一部分。对美帝国主义刽子手来说，杀人是个娱乐，好像打猎一样。

美帝国主义雇佣兵的这种杀人暴行，不但发生在信川一地，而且发生在他们所到之处。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闯进殷栗矿山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在

这个矿山抓了二千多名工人及其家属，把每十个人作一批，用铁丝穿透他们的肚子，拉到坑里用矿石压死了；他们还用铡刀铡死了三百多名居民。同年十一月在平安北道定州郡临浦面獐岛登陆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屠杀了五百八十名岛内居民；十一月中旬在咸镜南道咸州郡上朝阳面凤鸣里逮捕二十多名劳动党员家属，用斧子砍死后烧掉了尸体；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咸镜北道鹤城郡鹤城面，把二十八名居民拉到山里去，浇上汽油烧死了。

嗜血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不仅在这些地方，而且在他们强占的所有大小城市和农村，都干下了这种野蛮暴行。

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一时强占地区所犯下的野蛮的杀人暴行中的一部分，按地区统计如下：

美帝国主义在一时强占共和国北半部一部分地区时期干下的杀人暴行统计(只统计部分地区)

地名	杀害人数(名)	地名	杀害人数(名)
平 壤	15,000多	温 泉	5,131
信 川	35,383	沙里院	950多
安 岳	19,072	安 州	5,000多
殷 栗	13,000多	江 西	1,561
海 州	6,000多	南 浦	1,511
碧 城	5,998	介 川	1,342
松 禾	5,545	顺 川	1,200多
松 林	1,000多	博 川	1,400多
苔 滩	3,429	宣 川	1,400多
凤 川	3,040	定 州	800多
延 安	2,450	楚 山	900多

载宁	1,400多	熙川	850多
长渊	1,199	襄阳	25,300多
乐渊	802	铁原	1,560多
平山	5,290多	元山	630
兔山	1,385	咸州	648
凤山	1,293	端川	532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不但用枪毙、绞死、打死、活埋等方法屠杀了几十万无辜人民，而且用铁丝穿活人的鼻子和耳朵，游街后杀死；剜掉眼珠，割掉乳房，剥头皮或身皮杀死；割掉嘴唇，剪掉舌头杀死；砍断四肢杀死；把身子锯成几断杀死；把人放在火柴堆上点火烧死；把人投进滚开的水锅里烫死；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杀死；用坦克轧死等等骇人听闻的、空前残忍的惨无人道的方法屠杀了人民。这些美帝国主义刽子手沿用他们祖先的“伎俩”，甚至把爱国者的头皮剥下来作“纪念品”带走。这种野蛮暴行对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

这就是在印第安人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戴着“联合国军”帽子，在朝鲜战争期间干下的所谓“警察行动”的真相，也是大肆宣扬“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并以其“维护者”自居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明国”的士兵干下的、他们为之自豪的行径。

的确，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性和残忍性，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在世界上是恶名昭著的，并在朝鲜战争时期达到了顶点。

由于英雄的朝鲜人民军的反攻，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从一时占领地区溃逃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之大为惊慌失措，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提出核讹诈政策，说什么“正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任何种类的武器”，以图挽回他们的失败。

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按照上司的指示，向南逃窜时，威胁说要“投原

子弹”，把大批和平居民强行拉走，在途中加以大批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四日和五日从平壤溃逃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威逼市民过大同江桥，等市民走上江桥时，他们就炸毁这座桥，杀害了四千多名无辜人民。据当时的目睹者说，十二月四日大同江沿岸一片人山人海，被炸死的人们流下的鲜血染红了大同江水。一九五一年一月，从汉城溃逃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移监”的名目下，把监禁在汉城监狱的三万多名爱国者强拉去南方，途中同时屠杀了一万多人。此外，在江原道襄阳等许多地方也干下了大批屠杀的暴行。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在他们发表的报告中，就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暂时占领地区和向南溃逃时干下的野蛮杀人暴行指出：

“美国军事部队对包括妇孺在内的朝鲜平民的成批屠杀和个别屠杀及所干的暴行的证据，无论在所干的罪行的数量或使用的方法之繁多上来说，都是非常多的。”（注）

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三六九页）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国际民主妇联调查团的报告指出：“美国军队和李承晚军队在一时占领的地区，对数十万的和平居民包括家属，不分老人或年轻人，干下了拷打、烧死、打死、活埋等暴行。他们还毫无根据地、不经审判和判决就把无辜的几千人监禁在狭窄的监狱里，使他们饿死、冻死。

“这种成批屠杀和拷打，比希特勒纳粹在一时占领的欧洲干下的野蛮暴行更残忍。”（注）

注：同上书，第三五七页。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战俘也干下了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

美国粗暴地践踏关于战俘的国际协定，用中世纪的杀人方法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共和国方面的战俘，甚至把他们作为细菌武器和化学战的实验对象，作为实弹射击的活靶子和检查武器性能的对象进行屠杀。

美军在巨济岛、济州岛、峰岩岛的战俘营，对共和国方面的战俘所肆行的野蛮屠杀暴行，是举世皆知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在巨济岛第六十二号战俘营，美军把一百多名战俘当作美军机枪射击的活靶子加以屠杀，并把百分之八十的战俘当作他们细菌武器的实验对象，因此，这些战俘都患了各种疾病，受到死亡的威胁。正如埃及《共和国报》所揭露的那样，南朝鲜各地战俘营的一千四百多名战俘被拉到太平洋，充当美国原子弹试验对象遭到了屠杀。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破坏停战谈判，企图实现所谓“自愿遣返”战俘的荒唐主张，对共和国方面的战俘肆行了空前的野蛮暴行。一九五二年二月和五月在巨济岛战俘营里，美帝国主义者所干下的屠杀暴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注）

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被收容在巨济岛战俘营的六千二百多名共和国方面的战俘签名的呼吁书写道：“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在六十六号战俘营里，美国佬……公布：希望回到北朝鲜的全体战俘到晚七点为止做好乘船的准备，在自己的房前列队待命。……当我们排好了队的时候，美国士兵发射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甚至出动坦克，杀害我们的同志一百二十七人，打伤了许多人。第二天和第三天，即五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两天，他们从

这个战俘营的四个收容所把一千多名我们的同志强拉到美军警备所和战俘营长的房子里，强迫进行所谓‘自愿遣返’的‘甄别’审问，其中有四百二十二名迄今还没有回来，一百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回来了。他们的两支胳膊被绑着，胸膛上有刀伤，在脊背、胳臂和胸膛上烙上了可耻的烙印。……美国刽子手的残忍性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拿铁棍毒打，用皮鞭抽打我们。他们用脚踢，放狼狗咬我们。他们还把我们的同志放进蒸气室里蒸死，勒脖子或撕开四肢杀害。穿美国军装的吃人生番们把我们的爱国者野蛮地充做试验细菌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的对象。”(《朝鲜中央年鉴》一九五三年，平壤，第一七四页)

如同从巨济岛战俘营的战俘们秘密寄来的呼吁书所谈到的，美军强迫战俘表示拒绝返回共和国去，如有人不接受他们的这一无理要求，就向那些赤手空拳的战俘们投毒气弹，进行机枪射击，大批屠杀或活埋，烧死，使他们饿死、冻死，放狼狗咬死，对女战俘进行种种野蛮暴行，最后把她们杀害等等，干下了超越人的想象的惨无人道的杀人暴行。

由于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野蛮的屠杀暴行，在战争期间有许多共和国战俘惨遭杀害、受伤或成了终身残废。

在古今内外的人类历史上，即使是在最野蛮的暴君统治的和法西斯刽子手专横跋扈的黑暗时代，或者在最残酷的侵略战争时期，人们还未曾看到比美帝国主义杀人魔鬼在朝鲜战争时期干下的暴行更残忍、更野蛮的屠杀暴行。

这就是自命为二十世纪“文明国”的美国所宣扬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榜样”，也是“和平”的说教者们干下的血腥的杀人暴行的一部分。美国在朝鲜战场彻底暴露了它的“文明国”的真面目。

美帝国主义者妄图用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暴行吓倒朝鲜人民，使

他们屈服。但是，他们不但没能使为祖国的自由和幸福而奋起展开忘我斗争的朝鲜人民屈服，相反，他们在朝鲜所干下的杀人暴行，更加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愤怒和满腔的仇恨。朝鲜人民为了替被害的父母兄弟报仇雪恨，向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千百倍地讨还血债，进行了更加顽强的斗争。

（二）“焦土化”作战和“扼杀”作战

“焦土化”作战

在朝鲜前线，美帝国主义者被英勇的朝鲜人民军打得落花流水，妄图挽回前线的失败，疯狂地推进野蛮的“焦土化”作战，大批屠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严重地破坏了和平设施。

美国远东军空军司令乌登纳在“麦克阿瑟公开报告会”上说，战争初期，他们的目的是“首先彻底破坏北朝鲜的城市，使它变成灰烬”，使朝鲜人民“为这一可怕的冲击，大为惊慌，缩回手”。（注）从这类发言可以看出，美帝侵略者推行“焦土化”作战的目的在于不管是和平的居民地区还是产业地区，要把整个朝鲜都变成灰烬；不管男女老少，要把朝鲜人全部杀掉，从而吓倒朝鲜人民，使他们屈服。

注：《麦克阿瑟公开报告会记录》。

美军从朝鲜战争初期就进行了在世界战争史上未曾有过的野蛮的“焦土化”作战。当然，华盛顿的美军部头子们为了欺骗世界人民，起初说，他们飞行队的作战区划在三八线以南，任务是“保护美国难民”、“搬运作战物资”，而在两三天后则宣布，他们的作战区扩大到三八线

以北的整个地区和所有军事目标。但实际上，美第五航空队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一开始就不分和平居民区和军事目标，一律进行狂轰滥炸。

美帝侵略者为了进行"焦土化"作战，调动了"B－29"等轰炸机和驱逐机、喷气式战斗机等最新式飞机，承担"封锁朝鲜海岸"任务的美第七舰队舰艇也参加了作战。

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飞机和舰艇，从参加朝鲜战争的头一天起，就对朝鲜的和平城市、农村、渔村等朝鲜人居住的所有地区，进行轰炸、炮轰和机枪扫射，大批屠杀朝鲜人民，烧毁和破坏民房和学校、医院、剧场等文化设施以及工厂、矿山等产业设施，把朝鲜变成了一片废墟。（注）

注：朝鲜战争初期，美帝侵略军肆行的狂轰滥炸的几个主要实例如下：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三、四、五、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八日，共有几十架次的"B－29"等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平壤肆行了狂轰滥炸。结果，几千名和平居民惨遭杀害，一千多户住宅以及粮食加工厂医院、交通省医院、西平壤第一人民医院、工业大学、莲花里教堂、博九里教堂、柳城里教堂，还有纺织厂、织袜厂、酱油厂、铁道工厂等遭到破坏或烧毁。

七月二日到二十七日，一百二十八架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元山进行十二次轰炸，投了五百公斤至一吨重炸弹七百一十二枚，破坏了四千零二十八户住宅，杀死和平居民一千六百四十七名，这里包括妇女七百三十九名、儿童三百二十五名。

七月三日到八月三日，约有二十架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八次轰炸咸镜南道兴南地区，投掷约二千枚炸弹，完全炸毁或烧毁了一千八百一十一户住宅，炸死了许多居民。此外，由于美帝空中强盗的野蛮轰炸而

被炸毁或烧毁的还有化学专科学校、第三小学、第七小学等好多学校和解放剧场、图书馆、综合医院、结核医院、传染病医院等许多文化机关、医疗机关以及本宫电石厂、化肥厂、制药厂、冶炼厂等产业设施。

七月三、四、六、八日，几十架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南浦进行了四次狂轰滥炸。特别是，六日和八日，野蛮的美帝空中强盗利用下暴雨的机会，大肆轰炸了住宅区。由于美帝空中强盗的滥炸，南浦市十四个里当中有十一个里遭了殃，四百多名惨遭杀害，五百五十八户住宅被炸毁或烧毁。被炸起火的住宅竟烧了一个星期之久。

七月三日，两艘美军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侵入离注文津五百公尺的海上，向毫无防备的居民区进行炮击，完全烧毁了注文津一带的一百六十四户住宅，使一千多户四千一百二十二人变成了难民。

七月十六日，五十多架“B－29”轰炸机对汉城连续进行了一个小时以上的狂轰滥炸。结果，只在龙山区就有一千零九十六人惨遭杀害，七百四十三名负了重伤；有一千五百二十户住宅和十四所医院、两所学校被炸毁或烧毁。

七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八月五日，累计十三艘美军舰艇六次侵入江原道襄阳海面，发射五百一十四发炮弹，炸毁了许多住宅，破坏了大面积耕地。

七月二十二日，十架美军轰炸机对罗南市进行了狂轰滥炸。结果，五百零六户住宅被炸毁或烧毁。（《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韩国战乱一年史》汉城）

战争开始后只过三个月的一九五〇年九月，美远东军空军司令部公布：以工业设施为目标的第一期轰炸计划已告完成，今天可作轰炸目标的工业设施已“所剩无几”（注1），美远东军空军司令乌登纳在“麦克阿瑟公开报告会”上说，由于朝鲜战争初期，美空

军的轰炸，“朝鲜半岛已彻底遭到破坏，支离破碎，没有一处可以举出名的街道平安无事没遭轰炸”（注2）。这些发言确切地说明，他们从战争初期开始，进行了多么大规模的、野蛮的“焦土化”作战。

注1：I·F·斯顿《朝鲜战争秘史》下册，东京，第一一三——一一四页。

注2：《麦克阿瑟公开报告会记录》。

从乌登纳在“麦克阿瑟公开报告会”上对密士失必州出身的参议院议员斯坦尼士的质问所作的回答，也可以知道美国空军进行了多么野蛮的“焦土化”作战。

乌登纳说：“……朝鲜半岛的惨状，简直是令人可怕的，一切都遭到了破坏。凡是可谈的东西没有剩下一个，真叫人不可言状。……在中国军队参战以前，我们就没有飞行的任务了。朝鲜已经没有可轰炸的目标了。”（《麦克阿瑟公开报告会记录》）

美帝侵略者在前线接连吃了败仗后，更残忍、更野蛮地、更大规模地进行了罪恶滔天的“焦土化”作战。

麦克阿瑟要在一九五〇年九月调动大批兵力从仁川登陆，在短时间内占领整个朝鲜的如意算盘完全是痴心妄想。美帝国主义者虽然靠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洛东江一线和仁川——汉城一线，突破人民军的防御阵地，侵入了三八线以北地区，但他们并没能完全占领。

朝鲜人民和人民军队进行忘我斗争，英勇地战胜战略性后退的艰难困苦，从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起转入了全面的反攻，彻底粉碎了敌人要“速战速决”打到鸭绿江边的企图，打扁了叫嚷“战争即将结束”的麦克阿瑟那骄横的鼻梁骨。

敌人主力在清川江和长津湖畔遭到人民军大规模的围歼，全军覆没，“联合国军”的所谓“十二月的总退却”就此开始了。

与此同时，垂死挣扎的惨败者更加猖狂肆虐了。

丧心病狂的麦克阿瑟大肆叫嚣，要进行“报复”，要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大陆。十一月三十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说，“正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任何武器”；十二月十六日，他们甚至在本国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闹得丑态百出。

但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核讹诈也好，“紧急状态”也好，都没能拯救他们失败的命运。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谓“联合国军”和李承晚傀儡军完全被赶出共和国北半部地区了。

半年战争期间，美帝侵略者在军事上遭到了莫大的损失，政治道德上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所谓美帝国主义“强大”的神话彻底被粉碎，它的“威信”完全扫地了。

美帝侵略者在朝鲜前线遭到无可挽回的沉重打击后，更加变本加厉地疯狂进行“焦土化”作战。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美帝侵略军遭到人民军的反攻而从汉城逃走时，以所谓“军事作战上的需要”为借口，大肆破坏和烧毁了汉城市内的主要建筑。美军的这种破坏行为，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那样，麦克阿瑟的部队按照“不要留下敌人可以利用的任何一个设施”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焦土化’政策”（注），有组织地破坏和烧毁了汉城，这是完全按照麦克阿瑟基于华盛顿的指令制定的“焦土化”作战计划进行的暴行。

注：《纽约时报》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

一九五一年一月，美帝国主义逃出汉城后，派空中强盗在金浦投下了五十万加仑汽油和煤油以及二万三千加仑凝固汽油，转眼间，把金浦机场及其周围变成了一根草也不能生长的不毛之地。一月下旬，在

水原西北方二十六个村庄等广大地区，投下了八千加仑凝固汽油，并向已变成火海的这个地区发射了二十四万七千发重机枪弹，犯下了野蛮罪行。（注）

注：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二卷，东京，第三〇六页，第三〇七页。

在敌人退却时，美国空军烧毁一切城市和村庄的"焦土化"作战，其野蛮程度更是超越人的想象。

朝鲜人民和秀丽的三千里锦绣河山根本不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只懂得杀害一切生命，毁掉一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焦土化"作战可以说是文学奉所揭露的"扼杀朝鲜政策"或布莱德雷所招认的"杀人作战"的另一个手法。

《朝鲜战争秘史》的作者Ｉ·Ｆ·斯顿说："不用说朝鲜城市的工业潜力，就是偏僻山村微不足道的财产也都遭到了破坏。伦敦的《泰晤士报》于一月十五日，以《联合国军在原州》为题报道说：'用焦土化作战烧毁了二十二个村庄，放火烧了三百个干草堆'，这如果是人民在英勇的防卫战中，为自己的祖国而采取的焦土化作战，就会受人称赞，说这是英雄的行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叫人不寒而栗。"（注１）另外，《纽约时报》特派记者从大邱发出了这样的报道："朝鲜人在共产军退却后看到，他们的住宅和学校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与此相反，拥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联合国军却把那些城市烧毁成黢黑一片的地方。共产主义者甚至在退却方面也取得了道德上的胜利。"（注２）

当然，把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那种叫人切齿痛恨的"焦土化"作战，只说成是"简直叫人不寒而栗的行为"或"与共产主义者相比的道德上的失败"，不能算是全部说明了他们的野蛮暴行的程度，但是，这些片断的报道可以算是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自我表白，他们的军队在朝鲜干

了多么可耻的勾当的证据。

注1：I·F·斯顿《朝鲜战争秘史》下册，东京，第一一三页。

注2：《纽约时报》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扼杀”作战

美帝国主义空中强盗在朝鲜大批屠杀无辜人民，全部破坏和平设施的暴行，随着前线的变化，进入一九五一年下半年，以所谓“扼杀”作战的形式进行。

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前线在三八线上固定下来。美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军事冒险连遭失败，损失了庞大的兵力和战斗器材后，不得不在他们挑起侵略战争的原来的界线停了下来。

前线固定下来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回失败，一方面重整兵力，一方面又大力增强飞行队和炮兵火力，妄图伺机突破战线，从东西海岸进行登陆作战。

然而，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企图是根本不能得到实现的痴心妄想。

人民军各部队遵照伟大的革命领袖、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从六月中旬开始在前沿和东西海岸修筑了坚固的坑道阵地，把阵地变成了铜墙铁壁般的要塞；同时，展开积极的军事活动，节节粉碎了敌人的攻势。

连遭惨败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惊慌失措，无计可施。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的美国统治集团为了寻找出路，拼命挣扎，终于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不得不向朝鲜人民军方面建议举行停战谈判。

这样，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开始在开城板门店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狡猾的美帝国主义者在停战谈判的幕后，不断进行凶险的阴谋，妄

图实现侵略目的，摆脱他们日益加深的政治、军事上的困境。他们还装出希望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样子，力图平息谴责美国侵略朝鲜的世界舆论。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策谋在停战谈判桌上达到在前线未能达到的目的，并力图在谈判的幕后，增强兵力，为新的进攻作准备。

美帝国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之下，要在前线造成多多少少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以便在谈判桌上占到便宜。他们为达到这一狡猾的目的，采用了最残忍的战争手法——"扼杀"作战。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报道，他们的"扼杀"作战的目的是截断和牵制北朝鲜的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使之不能到达三八线附近的前线，从而"扼杀"部署在前线的朝鲜人民军部队。其实，他们的目的不止是这些。他们企图通过"扼杀"作战，大量屠杀朝鲜人民。美帝国主义提出"扼杀"作战的时期，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头子们怂恿美国士兵干出了大量屠杀的暴行，把朝鲜说成是"试验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兵力和军械的试验场"，并说，"必须尽可能多杀人"（注1）。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曾说："在朝鲜的目标是最大限度的杀伤"（注2）。这些事实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一作战的野蛮的目的。

注1：郝薛尔·梅厄《美国现代史》京都，第一八〇——一八一页。

注2：同上书，第一八一页。

为了达到侵略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垂死的挣扎。

美帝国主义空中强盗按照国防部的"要尽可能多杀朝鲜人"这道命令，进行了"扼杀"作战。即使与军事毫无相关，但只要与运输有关，连农村的羊肠小道、石桥、木桥也都遭到了美国飞行队的狂轰滥炸，牛

车和在地里蹚地的牛也都成了机枪扫射的目标。

照他们的说法“彻底遭到破坏，支离破碎”的北朝鲜的和平居民区也成了“扼杀”作战的重要对象。尤其是，平壤首当其冲。

从开始停战谈判的第二天即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一日到八月二十日的期间，经二百五十多次，出动包括“B－29”轰炸机在内的一万多架次美军飞机，向平壤投掷了燃烧弹、汽油桶和定时炸弹等四千颗炸弹。结果，四千名和平居民被炸死，二千五百多名负了重伤。还有，平壤牡丹峰剧场等文化设施以及永明寺、浮碧楼等大部分宝贵的历史遗物遭到破坏或烧毁。（注１）

美帝空中强盗在停战谈判幕后进行所谓“扼杀”作战，向北朝鲜全境肆行了狂轰滥炸，像用篦子梳头一般进行了机枪扫射。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到八月十日的雨汛期里，包括七千八百零八架轰炸机在内的一万八千六百八十五架次美军飞机，向黄海道一带进行三千二百多次轰炸和机枪扫射，炸毁和烧毁了四千四百五十八户住宅，杀死了六千八百九十四名和平居民，其中包括六百二十五名儿童。(注2)

此外，美帝空中强盗不分昼夜地向南浦、罗津、清津、咸兴、元山、新义州等城市和一直到偏僻山村的北朝鲜全境投掷了凝固汽油弹、地雷弹、爆破弹、定时炸弹和汽油桶，杀害了大批和平居民，野蛮地炸毁和烧毁了居民的土窖、住宅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

注1，2：《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调查委员会关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李承晚匪帮的暴行的报道第五号》。（《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五三——五四页）

一九五二年，美远东军司令克拉克抱着要把“北朝鲜一扫而光”的目的，叫嚷要把北朝鲜七十八座城镇全部“从地图上抹掉”，公布所谓

“打击计划”，驱使他手下的空军去进行更大规模的“扼杀”作战。

克拉克的“打击计划”公布后，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向平壤及其周围投下了凝固汽油弹、地雷弹等各种炸弹五万二千三百八十多枚(注)。当时平壤的面积不超过五十二平方公里，考虑到这个面积，敌人在每一平方公里竟投下了一千枚炸弹。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别，美帝空中强盗对北朝鲜所有地区进行了野蛮的“扼杀”作战。美帝空中强盗“为了扼杀”前线和后方，只在一九五二年一年里向北朝鲜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就有一千五百多万枚之多。此外，他们还发射了五亿多万发机枪弹和四十万发火箭炮弹。

注：《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调查委员会关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李承晚匪帮的暴行的报道第五号》。(《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五七页)

但是，美国侵略者用任何大量的毁灭性武器和任何野蛮手法也决没能吓倒朝鲜人民，也没能挽救他们在前线屡遭失败的命运。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我国人民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和以鲜血捍卫人民民主制度的坚定决心，他们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了从祖国疆土上早日赶走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不惜牺牲地进行了斗争，发挥了无比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不屈的战斗意志。”(《金日成著作集》第七卷，中文版第三四二页)

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英雄的人民军和人民抱着要牢固地捍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火热愿望，一致奋起展开歼灭敌人的斗争，在前线和后方发挥了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和无比的忘我精神。

结果，英雄的人民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扼杀”作战和一九五一年

的“夏季及秋季攻势”，并节节粉碎了一九五二年敌人对人民军阵地和海岸地带进行的疯狂攻击。

一九五一年末，美空军参谋长潘典勃哥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会议所作的演说中说，“我们的F－84型飞机每天飞到敌主要补给线上空，炸毁铁路，破坏桥梁，阻止了他们在白天移动”(注)。但是，这样组织得极周密的截断昼夜补给计划终究未能达到“扼杀”的目的。这就说明他们自己承认了“扼杀”作战的失败。

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为“扼杀”作战失败而更加丧心病狂的美帝空中强盗，肆无忌惮地轰炸了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发电站和水库。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出动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五百架次对我国北部国境地区的水丰发电站大肆进行了轰炸。正如《合众社》对此所作的评论，说这是“两年来的朝鲜战争中采取的新的强硬政策的开始”(注)，美国飞机对水丰发电站的轰炸，说明美帝国主义者在“焦土化”、“扼杀”作战都遭到失败后，在朝鲜开始了毫无指望的垂死挣扎。

注：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二卷，东京，第四一七页。

美帝国主义空中强盗轰炸水丰发电站后，接连轰炸了长津江发电站、赴战江发电站、虚川江发电站等十多个发电站，残酷地破坏了堰堤和发电设施(注)。对发电站的狂轰滥炸，这等于美帝国主义承认再不能在朝鲜战争中坚持下去，而且自我暴露了他们野蛮的黑心肠，要一个不留地毁灭掉朝鲜人的一切，连一点最后的灯亮也不要留下。

注：傀儡空军本部政训监室《空军史》第一集，汉城，第一六八页。

一九五三年，随着停战的逼近，美帝空中强盗狂轰滥炸和平设施的野蛮暴行变得更毒辣了。从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开始，美国飞机炸毁顺安郡石岩水库、顺川郡慈母水库等许多水库，炸死了数千名农民，淹没了许多村庄和耕地，使之荒废，干下了惨绝人寰的暴行。

美帝空中强盗轰炸发电站和水库的这种野蛮暴行，说明他们要强占全朝鲜的愚蠢妄想化为泡影后，丧心病狂的垂死挣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了。

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帝侵略者在狭窄的北朝鲜地区投下的炸弹相当于他们在三年零八个月的太平洋战争期间向太平洋地区各国投下的炸弹吨数，并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向德国投下的炸弹吨数。他们对朝鲜人发射的火箭炮弹及其他枪炮弹总共有二亿二千一百五十六万三千发。此外，美国军舰还发射了四十三万八千吨炮弹和四百万发枪弹(注1)。美国国防部的军部头子们本身也曾说："我们在朝鲜战争中最大量地、最集中地使用了炮火。"(注2)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任何"焦土化"作战和"扼杀"作战也没能使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奋起的英雄的朝鲜人民屈服，也没能对整个战局带来任何影响。停战前夕，一九五三年七月，美国军事评论家保得温在题为《朝鲜战争的教训》的文章中写道：

"海军和空军反复地破坏了北朝鲜的几乎全部桥梁，炸断了铁道线路数千个地方，反复地破坏了公路。尽管几乎完全控制了空中和海面，但没能完全截断他们的补给线，……与'扼杀'作战开始时比较起来，今天，敌人地面上的力量反而大大加强了。在六月份，共产主义者发射了约一百五十万发大炮和迫击炮弹，这等于过去月份最高水平的两倍。空军一直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连续进行集中射击，然而他们却发挥了这

一能力。总之，尽管联合国方面控制了空中和海面，……但共产主义者显示了他们灵活运用战术(特别是他们的补给体系)的卓越才能。他们的陆军战斗力量及攻击作战能力虽然遭受联合国军的空中攻击，可是，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增强了。"(注3)

保得温的评语承认了美国统治集团当作锦囊妙计的"焦土化"作战和"扼杀"作战,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人民军面前终究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也不能挽救他们吃败仗的命运。

《纽约先驱论坛报》曾评论说："朝鲜战争的无法争论的铁的事实，是受到空军和海军强有力的支援的精锐的美军竟被敌人打败。"(注 4) 可见,美国侵略者从"焦土化"作战和"扼杀"作战中所得到的只是惨败。

注 1 ：郝薛尔 · 梅厄《美国现代史》京都，第四一六页。

注 2 ：同上书，第四一六页。

注 3 ：《纽约时报》一九五三年七月二日。

注 4 ：郝薛尔 · 梅厄《美国现代史》第四一六页。

（三） 细 菌 战

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争中,用尽了"杀戮"作战、"焦土化"作战、"扼杀"作战等种种残忍的战法，但也没能使朝鲜人民屈服，也未能挽救失败的命运，也没能恢复败坏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威信。丧心病狂的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恢复已被粉碎的他们"强大"的神话，进行了垂死的挣扎，他们又妄图借细菌的力量来消灭朝鲜人民，突破固定下来的战线。

亲爱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指出：

“美帝国主义为侵朝战争出动了用现代化武器和最新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庞大的陆海空军兵力，还拉来了十五个仆从国军队，并且用尽了最残忍最野蛮的战争方法。”（《让我们都像英雄那样生活和斗争》单行本，中文版，第5页）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朝鲜战争中，是把细菌战和化学战当作“实用的战争形式”来使用的，是“把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当作理想的牵制武器”来使用的。他们的这一罪恶行径，是被朝鲜人民军俘虏的那些直接推行细菌战的美空军军官们所作的口供和各种国际调查团的“调查报告”等物证和资料被揭露并得到证实的。

美国统治集团愚蠢地企图用细菌武器来轻而易举地达到他们的空军用“焦土化”作战和“扼杀”作战所没能达到的战略目的，就把它当作“大量屠杀作战”的重要手段来使用。（注）

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本是由国际法严格禁止使用的最野蛮而非人道的大量屠杀武器。

可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朝鲜战争以前时期就积极主张使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化学战略局局长奥尔登·怀特声称：“我相信细菌战大有可能成为实用的战争形式。”（郝薛尔·梅厄《美国现代史》京都，第二四八页）一九四九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取消美国国会讨论有关禁止细菌战的日内瓦协议。他们还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七三一部队”等细菌战研究机关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又雇佣石井四郎等日本细菌战犯和瓦尔达·舒莱伊巴等法西斯希特勒的细菌战司令部的细菌战犯，在日本和美国本土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研究及发展指挥部”以及在布列得利克的替特里克细菌研究基地，极其秘密地进行了细菌战实验和研究。

对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目的，美空军俘虏们做了内容如下的口供：

首先，“这个计划（细菌战计划）将影响停战谈判，从而带来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重要的是要通过细菌战“使传染病蔓延，招致前线部队和后方的人力资源的不足，从而打掉人民的士气，使之极度沮丧，削弱作战能力”。而且，企图用细菌战“挽回空军‘扼杀战’的失败”。（注）

注：《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一〇七页。

把他们口供的内容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目的是，想利用细菌武器这个不大引起世界人民“注目”的“理想的牵制武器”，在朝鲜战争中，“消灭”更多的有生力量，挽回“扼杀战”的惨败。

美帝国主义者就是从细菌战的这种目的出发，制定了罪恶的细菌战计划。一九五〇年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制定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细菌战分两个阶段进行，即：试验性发展阶段和全面作战阶段。计划第一阶段，主要选定能收效的细菌弹投掷目标，发展投掷方法及细菌战战术；在第二阶段，主要确定污染地区，加强集中投掷等。

据美空军部长办公处副处长迪尔对美空军上校渥克·M·马胡林所说的资料，一九五〇年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空军参谋长潘典勃哥、陆军参谋长克林斯、海军作战部长夏曼等战争贩子聚首一堂决定，因为细菌武器已经奏效，因此要进一步发展它，在朝鲜战争中，把它作为“试验性发展阶段”使用。（注）

注：同上书，第一〇五页。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个细菌战计划，首先在美国马里兰州布列得利克的细菌研究基地替特里克兵营，大规模地生产了细菌弹，接着为了验证它的实际效力，在“试验阶段”对共和国方面的战俘进行了细菌战实验。

举世皆知，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帝侵略军第一〇九一号细菌战用杀戮艇停泊在元山港前海，对我方战俘进行了细菌武器实验；不久，他们在巨济岛海面对收容在这个岛上的我方战俘进行同样的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

据《合众社》揭露，美帝国主义从战俘身上抽出培养病菌所需的东西，拿到那只船上的实验室进行了三千多次实验，使一千四百名战俘得了重病，病情危笃。又使其余战俘的百分之八十得了各种疾病。(注)

注：《合众社》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对战俘的细菌弹效能实验，一九五一年十月下达命令：要在朝鲜正式进行全面的细菌战，但要先从实验性阶段逐步转入全面作战阶段。

一九五二年七月八日被共和国方面击落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参谋长上校弗朗克·歇波尔招供说，“在朝鲜进行的细菌战的全部计划，是一九五一年十月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的”。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向远东军总司令李奇微“特地派人下达命令，要在朝鲜开始进行细菌战，起初要以小规模地当做试验阶段进行，然后把它逐步扩大起来”。这道指示，由李奇微转达给驻日本东京的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威兰为了执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把驻朝鲜美国第五空军司令艾伯列斯特和美远东空军指挥下的驻冲绳岛的第一九轰炸机联队司令召来开会交代任务，要他们把罪恶的细菌战扩大成

为作战行动。（注）

注：《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弗朗克·歇波尔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的供词》（《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一三〇——一三一页）

美第五空军司令部按照远东空军司令威兰的指示，命令属下的各联队，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起进入细菌战的试验阶段，各个飞行队要向指定的地点每月平均投掷十次细菌武器。美国空军上校马胡林对此做了这样的供述："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开始，我们从第五空军司令部定期接到了要我们出击投细菌的指示。我在第五一联队时，一个月里平均接到了十次出击投细菌的指示，其中，有两三次是到鸭绿江北边去的。投细菌的出击全部结束后，飞行员们向情报部报告了投下细菌槽的地点，而这一情报转达到第五空军本部。"（注）

注：《美国空军上校渥克·M·马胡林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日的供词》（同上书，第二二八——二二九页）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的细菌战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实验疾病的蔓延和传染的程度、各个不同种类的细菌武器和容器的性能、各种类型的飞机作为载运手段是否适合，实验细菌武器对各个不同的地形和地带（山沟、平原、高原、孤立的地区、连接的地带、城市、农村等）的效果、季节性气温的反应即在最寒冷的季节和炎热的季节的效果，并进一步发展投掷方法和细菌战战术。（注）

注：《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弗朗克·歇波尔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的供

词》(同上书，第一三一——一三二页)

在这一阶段，投细菌的暴行是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开始的。他们用“B－29”对朝鲜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进行夜间袭击的方法，投下了细菌弹。

这样，仅在自一九五二年一月到三月的期间，对江原道伊川、铁原、平康、金化地区，北汉江以东地区，平康以北地区，黄海道瑞兴、载宁、黄州、遂安地区，平壤市及平安南道大同、中和、平原地区，安州、介川地区，江东、顺川、阳德地区，平安北道博川地区集中投掷了细菌弹。在前线地区则用火力武器发射了细菌弹及毒气弹。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投下的细菌弹里，装满了苍蝇、跳蚤、蜘蛛、臭虫、蚊子、虱子、甲虫、蟋蟀等有害昆虫，而这些昆虫带有霍乱、鼠疫、伤寒等最恶性传染病菌。(注)

注：据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发表的《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在北朝鲜的一百六十九个地区发现了各种昆虫，其中在代表性的十五个地区得到证实的带有传染病菌的昆虫种类如下：

No.	年　月　日	投弹地名	昆虫名
1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江原道平康郡	苍蝇、跳蚤、蜘蛛
2	二月十一日	江原道铁原郡	苍蝇、跳蚤、蚊子
3	二月十七日	江原道平康郡	蜘蛛
4	二月十八日	平安南道安州郡	苍蝇、跳蚤
5	二月二十三日	平安南道平原郡	苍蝇

6	二月二十五日	江原道文川郡	蜘蛛、其他昆虫
7	二月二十六日	平安南道大同郡	苍蝇、蜘蛛
8	二月二十七日	平安南道江东郡	苍蝇
9	二月二十七日	黄海道(驻军地区)	虱子
10	二月二十七日	平安南道顺川郡	苍蝇
11	二月二十九日	黄海北道遂安郡	苍蝇、其他昆虫
12	三月一日	平安北道铁山郡	苍蝇、跳蚤
13	三月一日	平安南道阳德郡	苍蝇、其他昆虫
14	三月二日	咸镜南道高原郡	跳蚤、其他昆虫
15	三月四日	平壤市中区	苍蝇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发表的《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同上书，第三六三页）

由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罪恶的细菌战，投下细菌弹的地区，发生了过去未曾有过的鼠疫、伤寒等传染病，夺去了许多人民宝贵的生命。（注）

注：国际科学调查团调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野蛮的细菌战暴行，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提出的调查报告写道：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成了细菌武器的试验对象。

“这些细菌武器是由美军部队用各种方法使用的，其中有几种方法是把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的同样的方法发展起来的。……

“本调查团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可辩驳地承认，美国不顾来自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实际上使用了这种非人的方法。”（《关于美国侵略者

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四四七页）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根据罪恶的细菌战计划，从试验阶段逐步转入作战阶段，并企图把范围扩大到共和国北半部所有地区。

一九五二年五月下旬，美国第五空军司令伯克斯（艾伯列斯特的后任）指示美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司令载梭要更加扩大细菌战。

载梭立刻召开第一联队参谋成员的会议讨论了有关美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执行伯克斯指示进一步扩大细菌战的问题。载梭在会上说："已经接到了要我们大搞这一行动（指细菌战）的指示。"并就作战阶段的细菌战计划说道："伯克斯将军指示，要造成一条横贯北朝鲜中部的污染地带。本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将负责其左翼，它包括由新安州至军隅里的地区和其周围及这一地区的中间地带。空军将负责中部较广阔的地区，也就是从军隅里到离东海岸约三十哩的地点，海军将负责右翼。"（注）

注：《美海军陆战队上校弗朗克·歇波尔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供词》（同上书，第一三九——一四〇页）

按照美第五空军司令伯克斯的指示，美海军陆战队空军在北半部划定污染区域，对一个地区集中投细菌弹和每隔十天反复进行污染，力图用这种方法把细菌战扩大到作战阶段。

美帝侵略者把污染地带划在横贯共和国北半部中部的带形区域的目的，在于切断通往前线的补给线，使之陷于瘫痪状态。这一计划表明了美帝国主义的脆弱性和可怜的丑相。他们企图借昆虫和细菌的力量来挽回靠空军的力量搞的"扼杀"作战的失败，以便挽回他们在前线的失败。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细菌战的作战阶段，动员了许多飞行队。只在一九五二年，就动员美空军第三及第一七轻型轰炸机联队、第四及第五一战斗轰炸机联队、第八及第一八、第四九、第五八、第四七四战斗轰炸机联队和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进行了细菌战暴行，由“B－29”及“B－26”轰炸机、“F－51”、“F－80”、“F－84”、“F－86”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轰炸机及夜间战斗机等执行了投细菌弹的任务。（注）

注：《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一〇八页。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美空军参谋长潘典勃哥闯进南朝鲜，同美第五空军司令伯克斯一道全面指挥了细菌战，并检查了结果。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掩盖细菌战的罪行，按照潘典勃哥的指示，主要地在夜间进行细菌战，并且同时配合细菌弹的投掷、侦察和轰炸，并对有关细菌战的一切问题严密封锁消息，以防泄露秘密，甚至战斗报告也都使用了密码。（注）

注：同上书，第一一〇页。

他们在投掷细菌弹方面，把主要投弹对象定在细菌最能奏效的地方，如：人口稠密的城市及驻军地区、交通要道、公路、架有铁桥的地点等，甚至向河川和上水道水池投掷细菌弹等，肆无忌惮地犯下了滔天罪行。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所犯下的细菌战罪行中，对新安州的暴行是最严重的一个。他们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起每天平均出动四百八十架飞机，一连五天进行了对新安州的细菌攻击。就这样，美帝国主义在世界战争历史上最大规模地进行细菌战方面，占据了可耻的首位。

美帝侵略者在进行细菌战的同时，悍然进行了化学战。一九五一年五月到六月，三架“B－29”轰炸机对南浦市附近的三和面、后浦里、筑洞里、龙井里和龙水里一带投掷毒气弹，杀伤了一千三百七十八名；八月一日对黄海道的延城里、远川里，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对元山以北的鹤仙里，分别投下毒气弹，杀害了无辜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美帝国主义在具有长期的细菌战“经验”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积极协助下，干出了细菌战暴行。

在朝鲜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协助美帝侵略者制订野蛮的细菌战计划，不止提供日本领土做细菌战的攻击基地和供应基地，还替他们研究细菌武器，制造细菌弹，并提供进行细菌战的方法等“经验”（注）和对在这一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

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大量杀戮中国、苏联和朝鲜人民，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地区犯下滔天罪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研究和使用了细菌武器。为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曾在东北地方组建“第七三一部队”、“第一〇〇部队”等秘密“特设部队”充做细菌武器研究机构，其头头就是前日本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表面上，挂着“医学研究所”招牌的这些“特设部队”里，设有旨在研究和实验细菌的图书馆、实验室、细菌武器生产工厂、监狱等。他们利用这些手段，把霍乱、伤寒、鼠疫等各种病菌培养于老鼠、跳蚤等动物和昆虫身上，并利用“战俘”进行大量杀害人类的实验。他们在哈尔滨和长春附近的“特殊工厂”生产陶制细菌弹等各种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所有这些经验，给美帝国主义者提供了他们在朝鲜侵略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底子。（《对于以准备及使用细菌武器罪被起诉的前日本军务者事件的公审资料》莫斯科，外文图书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三〇－一三一页）

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决没能使朝鲜人民屈服，反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可耻的惨

败。（注）

注：吉武要三在《美国失败了》一书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者进行细菌战，这“只能证明联合国军在军事上完全失败了。细菌武器这个东西，由于它的非人道性、悖德性、非文明性受人谴责自不必说，它首先在军事上是个失败者的凶器”，“细菌武器的使用者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军事上的失败”。（吉武要三《美国失败了》东京，第九八页）

全体朝鲜人民坚决执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发布的军事委员会命令，在各地设监视哨和防疫队，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反细菌战运动，及时发现美帝侵略者投下的细菌弹和细菌媒介，并彻底预防了来自它的祸害。结果，美帝国主义企图大量杀害我国人民，切断前线补给线的侵略野心，又一次完全遭到了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非人道的细菌战暴行，遭到全世界人民一致的诅咒和谴责，他们在政治道德上遭到了更大的惨败。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表的有关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中严厉谴责说：“对于使用细菌武器这一类不人道的武器，我们必须认为，这表现了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行径到了何等野蛮的地步，它们是会威胁到每一个男女、每一个妇女和儿童的。”（注1）内外记者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说：“我们呼吁全世界人类良心，要求立即制止这种含有毁灭人类的危险性的、反对全人类的这一可怕的罪行，并要求惩罚罪魁祸首。”（注2）

注1：《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三九一页。

注2：同上书，第三九八页。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细菌战暴行表明：由于美帝国主义要靠军事技术优势结束朝鲜战争的侵略野心归于失败，他们不得不乞灵于细菌战这一国际法禁止的、最野蛮的、非人道的战争手法，作垂死挣扎。同时，还反映了他们不得不向昆虫世界乞求活路的那种脆弱性和野蛮性。这一暴行再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就是早在血泊里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国鬼子的后裔，他们是为实现侵略目的，不择任何残忍的战争方法和手段的披着“文明国”外衣的二十世纪吃人生番，是用两条腿走路的野兽。（注）

注：戴维德·坤迪说，在朝鲜干下细菌战暴行的三十八个美军俘虏，回国后有十个人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公然取消了他们供词的内容。接着他讥讽道：“当时，有些观察家认为，若是那三十八名一起发表那种声明，美国才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戴维德·坤迪《现代朝鲜史》第二卷，东京，第四一一页）

五、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遭到的军事、政治道德上的惨败

（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遭到的军事惨败

美帝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接连遭到惨败，它"强大"的神话已被打破，威信扫地了，但他们不仅不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为重振这一神话，进行垂死挣扎。

取代杜鲁门登上总统宝座的艾森豪威尔，为了争取"光荣的停战"，准备了新的攻势。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艾森豪威尔"视察"朝鲜前线临走前，在美第八军司令部召集克拉克、范佛里特、威兰等在朝鲜前线指挥侵略军陆、海、空军的司令，甚至还召来驻台湾的美军事顾问团团长，策划了扩大战争的凶恶阴谋，这就是旨在实现"报复战略"的艾森豪威尔"新攻势"计划。

艾森豪威尔"新攻势"是要对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地点进行水陆两方面的作战和空军伞兵攻击战，并与之相配合进行突破当时的战线的作战，把当时的战线推到北纬四十度线，形成新的战线。为支援这一作战，美海军和空军要攻击中国本土，封锁海岸，让蒋介石傀儡军扰乱中国后方。（注）

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们要转入大攻势，就势必轰炸在满洲的中国补给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并将用其他类似的手段，把战争

扩大到朝鲜境外，这是再清楚不过的。（《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一卷东京，第一六二页）他为转入“新攻势”，公然策划了扩大战争的阴谋。

他们的目的是，无论如何要把他们的兵力总动员起来，将战线推向北方，占领共和国北半部的领土，同时把战争扩大到大陆，以便实现“光荣的停战”。艾森豪威尔的“新攻势”企图，实际上是麦克阿瑟曾妄想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大陆的所谓“报复方案”的翻版。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寄予最后一线希望的“新攻势”，在朝鲜人民军勇士们万无一失的防御面前完全化为泡影。由于朝鲜人民军联合部队的三次强大的反击战，敌人被打死七万八千名，失掉了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地区。

美帝国主义者在三年朝鲜战争中的任何一个“攻势”、核讹诈政策、大规模的“焦土化”作战和“扼杀”作战、大批屠杀暴行和罪恶的细菌战暴行，并没能使朝鲜人民屈服，也没能拯救他们面临灭亡的命运。

美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新攻势”完全归于失败，顾不得“光荣的停战”的妄想和曾大吹“强大”的神话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体面，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爬到停战谈判桌上来，向朝鲜人民屈膝认输，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结果，历经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以朝鲜人民的伟大胜利结束。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争中遭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惨重的军事失败，这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已经开始走下坡路。”（《金日成著作集》第十九卷，中文版第四〇六页）

美帝国主义要依靠数量及技术优势、最残忍的战争方法及手段达到侵略目的的这一恶毒战法，在朝鲜战争中遭到了全面的破产，美帝

国主义“强大”的神话也被完全粉碎了。

美帝国主义曾进行过一百一十多次侵略战争和八千九百多次海外侵略。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他们在海外侵略历史上从未打过败仗，但他们在朝鲜第一次遭到了无可挽回的惨重的军事、政治道德上的失败，对此，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也承认说他们“强大”的神话全面破产，痛叹说：“强大的神话已经被完全粉碎了，我国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的国家”。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军事失败。

美帝国主义在三年战争期间，向不那么大的狭窄的朝鲜战场，投入了炫耀“最新装备”的本国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和十五个仆从国家军队和南朝鲜傀儡军等二百多万大兵力，消耗了七千三百万吨以上的军需物资(注)，并用尽在战争史上，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残忍、最残暴的作战方法和各种手段进行了侵略战争。

注：《韩国战争史》写道(第五五六页)：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消耗的直接和间接军费共达一千六百五十亿美元。

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武装力量和最新技术器材，大大超过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投入的武装力量。这是战争史上空前庞大的武装力量。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动员了美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师、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一装甲师、第七师、第五师、第三师、第四十师、第四十五师、第九师等以最新战斗技术器材装备起来，并在许多次海外侵略战争中赢得“胜利”和“荣誉”的所有“精锐”师。美帝国主义为“速战速决”朝鲜战争，还把麦克阿瑟、李奇微、克拉克、渥克、

范佛里特、迪安、默厄、凯、卡伊格、史密斯等曾多次参加海外侵略战争"立过功"，并在战争过程中"磨练"屠杀本领和侵略战法的所有恶名昭著的杀人将军派到朝鲜战场上来。

美帝国主义仗着以本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为基础的军事技术优势，动用飞行队出击了一百零五万多次，对共和国北半部进行了野蛮轰炸。但是，南朝鲜傀儡们也承认："任何空中攻击也没能切断敌人兵站对前线的供应，也没能破坏敌人阵地。"（注）

注：《韩国战争史》汉城，第五四八页。

美帝国主义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没有看到：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天才的军事战略家、伟大的革命领袖金日成同志英明领导下的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战无不胜的威力，人民民主制度的真正的优越性和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周围的朝鲜人民的政治思想上的统一，他们不懂得任何力量也征服不了人民当家作主、行使主权的民族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正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从战争初期起就连遭军事惨败，所谓它"强大"的神话被彻底粉碎了。

《观察家》报的一个评论员指出：朝鲜战争"证实了强大的美国武力在怎样进行毫无希望的激烈而残酷的战争；最小的国家北朝鲜军队在怎样击退美国军队，把它赶进海里去的"（注1）。英国《经济学家》在社论中嘲讽美帝国主义的惨败相写道："用精良的武器武装起来，技术装备又优越，在空中和海上掌握着霸权的两大强国的军队，竟在用轻武器装备的步兵大军面前退却了，这种光景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恐怕从未有过"。（注2）

注1：《观察家》报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

注2：《经济学家》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九日。

由于英雄的朝鲜人民军的及时反击，已在战争初期，自夸为"常胜师"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第二十四师遭到歼灭，从战争初期到第三阶段第二次战役的头六个月期间，美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师、第一装甲师、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等许多"精锐"师全遭溃灭。对此，连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刊物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及其盟国在遭受莫大的灾殃。共产军把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美军被迫作了地地道道的退却。……这在美国遭受的失败中是最糟的失败。"

美帝国主义者从战争初期起，与朝鲜人民军相比，在数量上和技术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进行了作战，但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美帝国主义大肆叫嚣的一九五〇年"圣诞节攻势"也在一夜之间遭到粉碎，到头来以"十二月总退却"的可耻惨败告终。一九五一年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也全遭粉碎，损失了十五万多的有生力量和大量战斗器材。一九五二年末到一九五三年初的艾森豪威尔的"新攻势"，也遭到奋起展开殊死战的朝鲜人民军官兵和人民的英勇反击破产了。他们靠那样大吹大擂的所谓"空中优势"进行的"焦土化"作战和"扼杀"作战以及野蛮的"杀戮"作战，也都没能使朝鲜人民屈服，也没能"扼杀"前线和后方。

与此同时，那些带着许多师的兵力闯进朝鲜战场的好战将军得到的却是惨败、耻辱和死亡，而不是"胜利"和"荣誉"。在朝鲜战争中连遭惨败的麦克阿瑟，得了"败战将军"的可耻绰号被革了职，美第八军司令渥克遭到人民军的猛攻成了黄泉客，此外第九军军长默厄、澳大利亚军司令格林等也都死掉了。曾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夺回菲律宾的战斗中，击溃"无敌皇军"，"连战连胜"而号称"常胜师"的美第二十四师

师长迪安,在大田战斗中吃败仗, 换穿士兵服逃窜时被我军活捉了;历来臭名远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扼杀者、号称“海军陆战队之花”的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史密斯在朝鲜战争中折了一大半兵力,被称为“坟墓将军”;曾叫嚷什么“虽是第二师但决不是第二位”的第二师师长卡伊格丢开自己的所有部下只身逃跑了。李奇微、范佛里特也在“夏季及秋季攻势”中遭到惨败,成了“败战将军”;克拉克又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的美国司令”, 他获得令人不羡慕的荣誉 , 落到了和先行的好战将军一样的命运。

美帝国主义者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中损失了一百五十六万七千一百二十八名(其中美军四十万五千四百九十八名,南朝鲜傀儡军一百一十三万零九百六十五名, 其他仆从国家军队三万零六百六十五名),损失了“空中要塞B—29”等各种飞机一万两千二百二十四架、各种炮七千六百九十五门、坦克及装甲车三千二百五十五辆和重巡洋舰“普尔迪姆”号、第七舰队旗舰“密苏里”号等各种军舰和船舶五百六十四艘。这相当于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四年的太平洋战争中所受损失的约两点三倍。这是在美国战争史上未曾遭受过的惨重损失和极大的军事失败。美帝侵略者在朝鲜战争中遭受的军事失败, 意味着依靠军事技术优势的“强大”的神话完全遭到破产了。

朝鲜战争彻底粉碎了所谓原子弹决定战争命运的这一鬼话。

前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里连塔承认说:“原子炸弹虽是强有力的武器, 但不是绝对的武器, 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武器。即使使用原子炸弹, 美国也不能解脱增加陆军力量, 增强空军和海军力量那样费力的事。原子炸弹并不是万能的武器。”(注)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塔佛脱慨叹说:“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军事方面原子弹并不是人们一时所想象的那样占绝对优势的武器”。

注：美国杂志《旅伴》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

可以说，这种论调说明美帝国主义者承认了他们对核武器万能的神话表示怀疑。尤其是，在美国已丧失了核垄断权的今天，要用核讹诈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那简直是同唐·吉诃德的妄想没有什么两样。

朝鲜战争还彻底粉碎了美国统治集团认为靠空中优势进行的战略轰炸可以给战争命运以决定性影响的神话。朝鲜战争证实了依靠空中优势的战略轰炸，在人民民主制度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前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承认了空中优势的彻底破产。他说："我们的空军没能阻挡敌人的供应物资和增援部队不断地到达前线。也就是说空军无法'孤立'前线。这就使战争变成了步兵战了。"（注）

注：马克·克拉克《韩国战争秘史》汉城，第一八页。

克拉克的这句话，说明朝鲜战争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空军第一主义"和对战略轰炸的幻想。

美帝国主义的"空中优势"虽然把朝鲜的各个城市和农村炸成了灰烬，破坏了公路和桥梁，但是没能阻挡朝鲜人民的战时生产和支前斗争，未能挫败为从敌人的侵略中坚强地保卫人民民主制度一致奋起展开斗争的朝鲜人民的斗争意志。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的周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也从没有停止过战时生产，一到黑夜，就修复被破坏的公路和桥梁，继续保障了战时运输。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遭到的军事失败，确凿地证明了"军事技术优势"在革命军队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美国统治集团本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说："美军的士兵和军官都认识到了武器装备的优越性并不能保证胜利。"（注）

注：美国《纽约时报》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九日。

的确，正如布莱德雷所告白，美帝国主义者“在选错了的地点，在选错了的时间，以选错了的敌人为对手，被拉进了错误的战争”。（注）

注：罗伯特·墨菲《军人中的外交官》东京，第四五〇页。

由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惨败，所谓美帝“强大”的神话，彻底遭到粉碎。从这个时候起美帝国主义者开始走下坡路，它的脆弱性更加暴露无遗了。

（二）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遭到的政治道德上的惨败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不仅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而且遭到了政治道德上的惨败。

在朝鲜战争中美军遭到的政治道德上的失败，是使美帝国主义“强大”的神话全面遭到破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举世皆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披着“解放者”和“援助者”的外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弱小国家和殖民地附属国扶植了崇美思想，造成了认为美国“强大”的幻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自吹为“文明国”，打着“自由女神”的幌子，以“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的推护者”自居，大肆宣传美国式“文明”，宣扬要求奴隶屈从的“和平”，以“和平的使者”行事。

但是，朝鲜战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完全摘掉了假面具，使它的骗

人的、反动的本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朝鲜战争在人类面前彻底地、全面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这个野蛮、残忍和狡猾的化身的真面目。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有计划地使用了国际法规定禁止使用的细菌武器等毁灭性武器，不分前线和后方，进行狂轰滥炸，把整个朝鲜炸成了一片灰烬，肆行了大量屠杀和平居民的野蛮暴行。

朝鲜战争的整个过程清楚地证明了美帝国主义就是发动朝鲜战争的最野蛮的凶手、和平和民主的恶毒死敌、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可耻的扼杀者、嗜血成性的刽子手。

由于朝鲜战争中遭到的政治道德上的惨败，美帝国主义彻底被世界人民孤立了。

世界人民通过朝鲜战争更清楚地知道了披着“文明国”外衣的美帝国主义的野蛮性，更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就是人类文明的凶恶敌人、可恨的种族主义者，是正义、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扼杀者。

因此，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华沙和巴黎曾体验过希特勒的野蛮暴行的、在伦敦遭受过纳粹空军轰炸的、在广岛看过美帝国主义干出的野蛮暴行的、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下的中国体验过“皇军”野蛮暴行的世界各国新闻工作者来到朝鲜，一致谴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干下的野蛮暴行，说这“是世界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里也未曾有过的”暴行。（注）

注：《国内外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谴责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发表的联合声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关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野蛮暴行的文件集》平壤，第三九八页）

郝薛尔·梅厄嘲笑美国统治集团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肆行的野蛮暴行，使“华盛顿把他们自己写成的关于维护‘基督教和西欧文明’的传说归于泡影了”。（郝薛尔·梅厄《美国现代史》京都，第一九

一页）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们在朝鲜干出的种种野蛮暴行，激起了朝鲜人民和全世界善良人民的一致愤怒。

世界进步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非正义战争而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美反战运动，世界到处更加响亮地发出要求"美帝国主义从朝鲜缩回沾满鲜血的魔爪！"的愤怒的呼声。

由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遭到的政治道德上的惨败，说它"强大"的神话被粉碎，它的脆弱性彻底暴露在世界面前，随之世界被压迫人民丢掉对美国的"幻想"，走上自主的道路，他们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的惨败，宣告帝国主义任意跋扈和征服革命人民的时代已终结了。朝鲜战争给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即使是小国人民，只要他们为自由、独立和进步而奋起展开斗争，就能摧毁任何帝国主义的堡垒。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领导朝鲜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自诩为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赶进死胡同，使全世界亿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迎接了在东方的一角朝鲜土地上开始给数世纪以来恣意侵略和掠夺世界的"大美利坚帝国"奏起葬送曲的这一庄严的世界历史的开端。

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反美斗争以朝鲜战争为转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而美帝国主义没有医好在朝鲜战争中遭受的严重创伤，就在世界到处接连挨打，越来越陷进了灭亡的深渊。

由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遭到政治道德上的惨败，在它的"盟国"和仆从国中间更加孤立了。

美帝国主义者从战争初期就企图把侵略战争的沉重负担和牺牲强加于"盟国"和仆从国而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但是，随着战争的长期

化和扩大战争的阴谋被暴露，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诡计遭到了它的“盟国”和仆从国的谴责，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甚至最积极支持当时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的英国反动统治集团，到了最后也不干预美帝国主义的扩大战争阴谋了。当时虽然美国总统杜鲁门胡说什么在联合国会员国中有“四十二个国家对联合国(军)提供了援助”，但实际上，只有十五个国家向朝鲜派了雇佣军，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都拒绝了美帝国主义的派兵要求。仆从国对美帝国主义要求增派兵力表示了冷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写道:“在英国有着不希望参加朝鲜战争的浓厚空气。据他们的看法，这个战争是为美国的利益的，也是为他们所嘲讽的美国生活方式而进行的。不管前者或后者，都不是英国人所希望的。”(注1)《经济学家》说:“目前美国的政策像是在采取强行命令的形式，如果不立刻服从这种命令,就大发脾气。我们是美国最亲密的朋友，但可悲的是英国人对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能力的信赖，开始动摇了”。(注2)这反映了美英之间围绕朝鲜战争产生的矛盾。

注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注2:《经济学家》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法国雇佣军中尉M·赫里耶被拉到朝鲜战场白白送了命。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法国士兵们在朝鲜像名副其实的笨驴一样受人驱使。朝鲜土地上激烈战斗的主要负担全由那些除了要把它压在我们脊背上的美国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承担起来了。”(注1)他痛叹自己作雇佣兵的可怜的处境，诅咒了摆出主子架子的美帝国主义。

菲律宾雇佣军第十营军士希美内斯诅咒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挑起了朝鲜战争，说:“美国人歧视菲律宾人。他们把我们当作第二类的

人。……没有一个菲律宾士兵不诅咒美国人发动战争”。(注2)

注1:耶·巴勒加《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诸根本问题》上册,平壤,第一八九页。

注2:《新德意志报》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随着朝鲜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在美国士兵、仆从国军和傀儡军的士兵中间反对这一战争,开小差的人数也急剧增加了。据官方资料,到朝鲜战场的美国士兵中开小差的人数,一九五二年同战争初期的几个月期间相比增加了五倍多,从一九五〇年六月到一九五二年年底,除了海、空军而外的美国陆军中开小差的人数竟达四万六千多名。(注)

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仅据驻南朝鲜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莱因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表的资料,南朝鲜青年中接到“征兵令”后逃跑的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傀儡军里开小差的竟达二十万名。开小差士兵数的增加,是证明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朝鲜战争的非正义性的一个实例。

虽然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军”的招牌下把它的仆从国军队拉进朝鲜战争,但终究还是不得不单枪匹马地承担“联合国军”整个军事行动的百分之九十的负担,因此美帝国主义当初要依靠仆从国雇佣军的力量来进行朝鲜战争的计划遭到了破产。

以朝鲜战争中的惨败为转机,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方面产生了深刻的意见对立,而且围绕这个问题引起了史无前例的集团性冲突和分裂。在朝鲜战争中遭到惨败的美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空军兵力论”者和“地面军论”者之间出现了主张立即扩

大朝鲜战争的“立即战争”派与要更好地武装欧洲后再去扩大朝鲜战争的“下次战争”派。他们各自说他们的战略战术才是侵略朝鲜、中国和苏联的最好的药方，相互进行攻击和非难。一九五一年夏秋历时约两个月在美国参议院召开的“公开报告会”上两派之间的勾心斗角就是一个例子。

如上所述，由于在朝鲜战争中遭到政治道德上的惨败，美帝国主义不用说被世界人民所孤立,就是在他们的“盟国”中间也陷于孤立,越来越陷进了绝境。

自诩为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在一百多年的血腥的侵略历史上，第一次在朝鲜遭到军事、政治、道德上的惨败,开始走下坡路；而朝鲜人民作为世界上第一次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英雄的民族，不仅牢牢地捍卫了自己光荣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且可靠地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和世界和平。

朝鲜人民在祖国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在长期艰苦的抗日革命斗争烈火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的、伟大的革命思想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天才的军事艺术兼备的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天才的军事战略家、伟大的革命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的革命的军事战略的辉煌胜利，是朝鲜人民以政治道德上的优越性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军事技术优势的伟大胜利。

结 束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者取代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南朝鲜，从侵占的第一天起就实行反动的殖民地法西斯统治，抱着侵略全朝鲜和亚洲的愚蠢的妄想，对共和国北半部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终于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动了对朝鲜人民的侵略战争。

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发动的武装进攻，是他们从一百多年前起就对朝鲜推行的罪恶的侵略政策的延续，是企图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的侵略计划的一个环节。

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最野蛮的杀戮战争，用尽超越人的想象的种种残忍的手段和方法，以图征服朝鲜人民，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

但是，美帝国主义战争狂人打错了算盘，到头来遭到最可耻的惨败，在朝鲜人民面前，屈膝认输。

在朝鲜战争中，美帝国主义从军事、政治道德上遭到沉重的惨败，他们“强大”的神话，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彻底粉碎，开始走下坡路了。

不甘心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这是帝国主义者的本性。

美帝国主义者不仅不从朝鲜战争中遭到的惨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忘记了历史教训，从停战协定签订后直到今天，一味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为挽救他们走下坡路的命运，进行冒险的活动。战后几十年来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战后，美帝国主义疯狂地企图从侵略和战争中寻找出路，摆脱自己走下坡路的处境，越来越露骨地进行侵略活动，但是不得不全面地

“重新审查”称霸世界政策特别是亚洲战略和侵朝政策了。

美帝国主义者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起叫嚷什么“战略的转变”，开始对侵略政策进行“重新审查”，经过一九五四年初和夏季的两次修改和补充，拟订了冒险的“大量报复战略”。

这个“大量报复战略”是通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在纽约PL饭店召开的外交问题评议会上发表的演说公布的。这是美帝国主义要一方面利用他们在核武器和战略攻击武器方面一时占据的优势，加剧以热核武器和导弹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竞赛，把它推向新的阶段，进一步加强经济的军事化，另一方面把西德和日本军国主义等更多的仆从国家和南朝鲜、南越等更多的傀儡拉进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以继续推行“实力政策”。

一九五四年三月签订的“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一九五四年九月炮制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一九五五年二月在台湾海峡制造的紧张局势等一系列事实，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战后，美帝国主义根据以“实力政策”为基础的“大量报复战略”拟定的侵朝政策的根本是：阻挠朝鲜的统一，永久霸占南朝鲜，大大增强傀儡军武力，更加加强南朝鲜这个军事战略基地，同时使日本军国主义同南朝鲜傀儡相勾结，加紧推进旨在强占全朝鲜的新战争准备。

从此，美帝国主义首先为永久霸占南朝鲜疯狂地进行了活动。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七日，也就是在朝鲜签订停战协定的现实可能性已成熟了的时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即使实现了停战，美军也要继续驻扎在南朝鲜。接着同年六月，艾森豪威尔给李承晚的信和七月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伯逊和李承晚傀儡集团之间发表的“联合声明”透露，将以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形式使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永久化。

就这样，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墨汁还没有干，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和陆军部长斯蒂文森闯进南朝鲜，于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同傀儡集团缔结所谓“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以保证美帝国主义永久霸占南朝鲜。（于十月一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一九五四年一月“批准”）

这个“条约”是侵略性条约，它规定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可以永久霸占南朝鲜，对共和国北半部进行军事活动，并保证了美帝国主义者随时可以发动战争。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之间达成协议的“关于韩美军事经济援助的协定”（临时签署）和“韩美会谈备忘录”，是“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补充“协定”，是以再度肯定美帝侵略军永久霸占南朝鲜，进一步加强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统治，进行“北伐”战争的准备为内容的。

美帝国主义疯狂地企图根据这种“条约”和“协定”，不仅使他们霸占南朝鲜永久化，而且还大大增强南朝鲜傀儡军，非法运进作战物资，把南朝鲜转变成了宜于新战争准备的军事战略基地。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增加南朝鲜傀儡军兵力，炮制所谓“志愿兵令”，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编成了十个预备师。结果，傀儡军从停战当时的十六个师增加到三十一个师，其兵力从五十九万四千人增加到七十二万人。

战后，美帝国主义还对把南朝鲜变成新战争准备所需的强大军事基地赋予了重大意义。

一九五四年末，美军第十军军长阿尔门德在美国国会上说：“再没有比具有供应基地和支援海、空军所需的基地的朝鲜更好的战场。可作后方基地的日本、菲律宾、台湾地区是不受中国和苏联攻击的安全地区。朝鲜是个第一流的战略地区。”（注）这说明，战后他们对南朝鲜的军事基地化赋予了多么巨大的意义。

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

美帝国主义根据对南朝鲜的军事基地化政策,大大增强驻南朝鲜的美军兵力,扩充了军事设施。

美帝国主义尤其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世界帝国主义者和国际反动派疯狂掀起“反共”浪潮的时期,空前加强了旨在发动新战争的侵略活动。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闯进南朝鲜,同李承晚傀儡集团进行密谈后,发表所谓“解放北朝鲜”的挑衅性声明,唆使南朝鲜傀儡们更加大肆掀起“北伐”骚动。同年一月和八月,先后两次闯进南朝鲜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鼓吹南朝鲜傀儡对共和国北半部挑起侵略战争,他说:因为“国军后面有联合国军”,所以南朝鲜“不必害怕”。

一九五七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宣布后,美帝国主义更加加强了对共和国北半部的战争挑衅活动。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五月间,美国的战争头子艾森豪威尔、泰勒(美陆军参谋长)等叫嚷什么“战争临头”,“南北之间有军事上的不平衡”等,还叫嚣什么必须向南朝鲜提供新式武器,用新式武器加强驻南朝鲜美军和傀儡军的装备。

美帝国主义在七月一日把驻日本的“联合国军司令部”非法地搬到南朝鲜,由“联合国军司令”兼任驻南朝鲜美军司令和美第八军司令,实现了他们对南朝鲜的军事统治的一元化,走上了全面地搬进原子及导弹武器来实现南朝鲜原子基地化的道路。一九五七年七月到八月间,美帝国主义把驻南朝鲜美军第七师改编为原子师,同年十月,把美军骑兵一师从日本拉进南朝鲜,同美军第二十四师合并,截至十二月底改编成了原子师。

这样,美帝国主义为准备新战争把南朝鲜转变成核战争前哨基地,

直接拿核战争来进行讹诈，更加加剧了紧张局势。

美帝国主义根据亚洲战略和侵朝政策的基本方向，使日本军国主义同南朝鲜傀儡勾结起来，积极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再度侵略南朝鲜，从各方面阻挠了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战后，美帝国主义阻挠了将讨论从朝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召开，破坏了日内瓦会议，并为使美帝侵略军永久驻扎南朝鲜合理化而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这就是一个实例。

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殖民奴役政策和新战争准备活动，以一九六〇年四月南朝鲜人民反美斗争的高昂和李承晚傀儡政权的崩溃为转机，更加露骨化了。

由于四月人民起义，李承晚傀儡政权被推翻了。它被推翻以后，美帝国主义为维持它的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演出了所谓“过渡政府”、“第二共和国”之类的交替傀儡政权的骗人把戏，但是它并未能挽救他们的危机。这样一来，他们就露骨地策划了炮制军事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罪恶的阴谋活动。

要在南朝鲜炮制军事法西斯独裁政权来交替李承晚傀儡政权的这一计划，早在一九五八年初就提交美国国务院，从第二年春起作为实践性问题列入美国国会的议程里。一九五九年年底，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汇总的《坤仑报告》里建议：鉴于“南朝鲜的政治危机逐渐趋于严重，……政治不安定和威胁日益增大的事实”，“应该考虑李承晚政权的政党政治失败后用军人政治来接替”的问题(注)。美国总统肯尼迪接受《坤仑报告》和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提出的“继承南朝鲜执政者的人应是在战场上成长的新的青年军人们”的主张，全面推进了要在南朝鲜发动“军事政变”以交替政权的阴谋活动。

注：《坤仑报告》第四项，《对东北亚的政策》，《韩国》一章序言。

这样，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幕后操纵下，亲美亲日走狗朴正熙军事暴徒发动了“军事政变”。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下，由朴正熙军事暴徒们组成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改成“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解散了南朝鲜的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直接掌握了“行政”、“司法”、“立法”的一切权力，把现役军人安插于从中央直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的要职上，实行了靠军事暴力的法西斯镇压统治“军政”。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实行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带有空前的残暴性和野蛮性，是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实行的法西斯统治的典型。

在南朝鲜制造军事法西斯独裁政权这一事实，如实地反映了不依靠刀枪就不能维持殖民统治的、走下坡路的美帝国主义的脆弱性和垂死挣扎的面貌。

美帝国主义者在南朝鲜制造五·一六“军事政变”之后，在加强军事法西斯统治的同时，为了使南朝鲜傀儡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靠这个军事法西斯统治罪恶地勾结起来，并把它加以合法化，进行了狡猾的阴谋活动。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美帝国主义的幕后操纵下签订罪恶的“韩日条约”和“协定”的结果，使南朝鲜傀儡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起来了。从此，美帝国主义更明目张胆地进行了要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充当他们侵略朝鲜和亚洲的“突击队”的阴谋活动。

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活动，为的是把南朝鲜变成它的前哨基地，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充当它的“突击队”，在朝鲜再度发动新战争，并轻而易举地调动日本的军事潜力，来进行他们在亚洲的侵略战争。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新战争准备和军事挑衅，在炮制军事法西斯

独裁政权，缔结了罪恶的“韩日条约”和“协定”之后，进入了更严重的阶段。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指出：

“在朝鲜，美帝国主义新的战争挑衅活动已经达到了严重的地步。他们在南朝鲜加紧准备新战争，走上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更加露骨地进行军事挑衅的道路。”（《金日成著作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三七七页）

美帝国主义把战术核武器和导弹武器等毁灭性武器及其辅助武器大量运进南朝鲜，增强霸占南朝鲜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战斗力，并扩充南朝鲜傀儡军兵力，对共和国北半部不断进行了直接的武装挑衅。

特别是为了根据罪恶的“韩日条约”和“协定”，整顿和加强“美日韩共同作战体系”，加强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之间的军事勾结，频繁地进行旨在发动新战争的、大规模的“美日韩联合军事演习”。

南朝鲜傀儡集团迎合主子的战争骚动，大力鼓吹“胜共统一”论来代替了已破产的“北进统一”论，并大吹大擂地说什么要靠实力进行南北交锋。

一九六六年十月，美国总统约翰逊闯进南朝鲜视察军事分界线一带回去以后，朝鲜的局势进入了极其严重的阶段，当时的局势使人联想到一九五〇年六月杜勒斯视察三八线以后发动朝鲜战争的前夜的局势。

美帝国主义在一九六七年大年初一到十八日这期间，每天派几十艘军舰和武装舰艇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海进行军事挑衅，一月十九日又派武装间谍船护卫舰“56号”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海进行挑衅，朝鲜人民军采取自卫措施将其击沉了。

从美国总统约翰逊来过南朝鲜之后，到一九六七年九月的这一年

期间，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向共和国北半部地区发射的枪炮弹数超过了在停战后十三年内发射的枪炮弹总数的五倍，即六万九千多发，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美帝国主义在这个时期发动的军事挑衅达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美帝国主义的新战争挑衅活动中，特别严重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海，进行侦探行为的事件。

举世皆知，美国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冒充什么“海洋电子研究舰艇”，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开始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海的十七个地点，进行了侦探和敌对活动，一月二十三日在东朝鲜湾北纬三十九度十七分二十四秒东经一百二十七度四十六分五十四秒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海被朝鲜人民军海军舰艇截获。当时，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借这次事件发动朝鲜战争，把他们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等大规模机动舰队集结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东海，把大批战斗轰炸机从日本冲绳运进南朝鲜，“威胁”说，要“报复”。他们叫嚷什么要采取“报复措施”，“如果必要的话就要攻击元山港”，要“轰炸北朝鲜的战略目标”等等，明目张胆地从地面、海上和空中对共和国北半部进行军事挑衅。

“普韦布洛”号事件发生的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里，单是在地面他们就进行了两千多起各种军事挑衅，平均每天达二十五起，对共和国北半部地区发射了四百多次、四万多发枪炮弹。仅在一九六八年一年，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对共和国北半部进行的武装侵犯事件就增加到前一年的三倍以上，这一年参加武装侵犯的人数增加到停战后十四年来被动员参加武装侵犯的人数的六倍以上。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美帝国主义者又派设有电子装置的大型间谍飞机“EC－121”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空纵深，进行了极为

严重的敌对侦察等军事挑衅，这次也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自卫措施而被击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正如世界战争历史所证明，美帝国主义者接连挑起的这种军事挑衅行为，是帝国主义者为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只在战争前夕蓄意干出的侵略行为。

后来，美国反动统治集团也不得不正式承认他们对朝鲜人民干出的这种侵略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板门店会议上，美国陆军少将奥得威特代表美国政府，就“普韦布洛”号事件向朝鲜人民谢罪，他在谢罪书上写道：

“……美国舰艇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严重的侦探行为，对此负起全部责任，并严肃地表示谢罪，坚决提出保证今后不再使任何美国舰艇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海。……”

全世界人民都注视并表示了深切忧虑的这次事件，完全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耐心的爱好和平政策，才得到解决，而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战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从解放初期直到今天，始终一贯地主张，在朝鲜消除紧张局势，不是用战争的方法而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共和国政府先后一百五十多次提出了自主地、根据民主的原则、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国家的统一的和平统一方案。

特别是，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真诚的努力，发表了以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统一祖国三大原则为基本内容的历史性南北联合声明，给朝鲜人民的统一事业带来了光辉的前景，给朝鲜人民争取统一祖国的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

但是，南北联合声明发表以后，美帝国主义者表面上说“支持”和

“欢迎”南北对话和南北联合声明，但实际上与朝鲜的新的形势发展和时代趋势的要求倒行逆施，依然顽固地乞灵于侵略和战争政策。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在发表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以后，粗暴地蹂躏停战协定的各种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美帝国主义者根据“尼克松主义”的教理，说什么“南朝鲜是尼克松主义的试验场”，“东北亚特别是朝鲜”才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交锋点”等等，便加强新战争挑衅活动，并为永久分裂朝鲜，制造“两个朝鲜”，继续维持他们在南朝鲜的殖民统治，疯狂地进行了挣扎。

美帝国主义为反对共和国北半部而干出的各种违犯停战协定的行为，单是共和国政府在停战后二十一年期间正式提出抗议的，就达十四万四千三百九十多起。这清楚地表明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新战争挑衅活动已达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柬埔寨、老挝遭到可耻的惨败被赶出以后，为达到掌握南朝鲜这个侵略亚洲的支撑点的凶恶目的，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露骨地进行了对朝鲜的侵略活动。

美帝国主义抛出所谓“印度支那事态以后”的“新的亚洲战略”，把侵略的矛头集中在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并且叫嚷什么掌握南朝鲜是个“紧要的因素”。

美帝国主义战争头子们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将同朴正熙傀儡集团“进一步加强纽带”，“坚守”同他们的“公约”，并宣布南朝鲜为美国的“前线防卫地区”，甚至还公然地玩弄侵略性狂言，说什么“美军决不撤走”，“必要时就要从军事上全面进行干预”，“不辞使用原子武器”等。他们还为永久霸占南朝鲜制造借口，恬不知耻地胡说什么“美军驻扎南朝鲜是为保障朝鲜半岛的和平而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增强了他们驻南朝鲜的侵略军武力，改编了作战指挥体系，大量地运进核武器部署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甚至进行发射演习等，掀起了

战争骚动。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公然推进把日本领土作为侵朝战争的“出发基地”的阴谋活动，拟订了以日本为基地对朝鲜人民进行核攻击的罪恶计划。

一九七六年，美帝国主义制造“板门店事件”，大肆掀起了战争骚动。

不仅如此，美帝国主义从一九七六年起打着“年例防御训练”的牌子在南朝鲜每年举行挑衅性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并逐步升级地扩大其规模，以图加紧核战争准备。这个联合军事演习，从其参加演习的兵力构成和装备及其训练内容来看，显然是为对共和国北半部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做的预备战争，又是核试验战争。

今天，军事分界线南边，数达四万多名的美军和一百多万名南朝鲜傀儡军保持向北进攻态势，还有数达一千多的核弹头和核弹瞄着北方。

这一切历史事实如实地表明：战后走下坡路的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放弃企图继续掌握南朝鲜并以它为基地侵略全朝鲜和亚洲的罪恶野心，他们为实现这种侵略野心，唆使南朝鲜傀儡集团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正像过去他们唆使李承晚匪帮发动朝鲜战争一样。

朝鲜半岛所以产生紧张局势和核战争危险，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对朝政策和对亚战略的产物。

北南之间已签署《关于实现北南方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关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宣言》和为实现这些协议制定的附件，并都已宣布生效，然而，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当局非但不认真去执行，反而百般阻碍它的履行，继续加剧朝鲜半岛局势，进行种种活动，妄图实现“胜共统一”。

由于美帝国主义者愈益加剧侵略和战争活动，今天朝鲜面临了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严重的危险局面，正像当年他们发动侵略战争时那样。

由于美帝国主义者愈益加剧侵略和战争活动，今天朝鲜面临了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严重的危险局面，正像当年他们发动侵略战争时那样。

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无视朝鲜人民的正义主张，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忘记历史教训，在朝鲜发动新的侵略战争，那么他们必将遭到比过去在朝鲜战争时期遭到的失败还要大的惨败，被烧死在自己点燃的战火中。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ㄱ－30658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MwOTcwMjc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097027.zip",
  "filesize": 58539771,
  "md5": "fab1d9165ae3cdca46593c1feef9b9ea",
  "header_md5": "b1079473c713b083887ffeb8fb3eded5",
  "sha1": "e7e230bdf9e5dd84ab82ecc083719e0acdd9e254",
  "sha256": "eae902e9e15fb8ba40d60441d6de5518dc4974179f360f933f3ea35896dbee47",
  "crc32": 93241362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6569198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72,
  "pdg_main_pages_max": 272,
  "total_pages": 276,
  "total_pixels": 105008768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